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溫庭筠全集校注

下

劉學鍇 撰

中華書局

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詞

菩薩蠻^①

小山重疊金明滅^②，鬢雲欲度香頰雪^③。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④。
照花前後鏡^⑤，花面交相映。新帖繡羅襦^⑥，雙雙金鷓鴣^⑦。

校注

① 蘇鶚《杜陽雜編》：「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絡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又云：「上（懿宗）初修安國寺，臺殿廊宇，制度宏麗……降誕日於宮中結綵爲寺，賜升朝官以下錦袍。李可及嘗教數百人，作四方菩薩蠻隊。」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四：「温庭雲字飛卿，或「雲」作「筠」字，名岐，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温李」。才思豔麗，工於小賦。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其新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浦江清《詞的講解》云：「《菩薩蠻》疑從信奉佛教的邊裔之國進奉，由佛曲脫化而出，後爲宮中舞曲，始盛於宣、懿之世。崔令欽《教坊記》雖已著錄，但崔氏之書可能爲後人所綴補。蘇

鶚云：「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温飛卿好遊狹邪，又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詞，正當宣宗大中初年，當時倡優好此新曲，飛卿遂倚聲爲詞，本作倡優之樂府，原非宮詞也。令狐綯假之以獻，可信與否，無關宏旨。」又云：「惟此十四首《菩薩蠻》中所寫，所設想之身份亦不同。如「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則是歌舞之女子，「青瑣對芳菲，玉關音信稀」，則征夫遠戍，設爲思婦之詞，不必倡女。凡此皆當時歌曲最普通之情調也。又有人謂此十四首《菩薩蠻》首尾關聯，首章是初起曉粧，末章爲夜深入睡，若敘一日之情景者然，此論亦非。其中如「藕絲秋色淺，人勝參差剪」，則是正月七日，「牡丹花謝鶯聲歇」，已是春末夏初，「雨晴夜合玲瓏日」，則是五月長夏之景，安能謂之一日乎？故每章各爲起訖，並不連貫。惟作者或編者稍稍安排，若有一總起訖存乎其間耳。」（《浦江清文錄》第一三五至一三七頁）【按】據楊憲益《零墨新箋·李白與菩薩蠻》一文考證，《菩薩蠻》係緬甸古樂，玄宗時傳入中國，係《驃苴蠻》、《符詔蠻》之異譯。盛唐崔令欽《教坊記》「曲名表」已列《菩薩蠻》。現存敦煌曲子詞中有多首《菩薩蠻》詞，其中有時代早於温庭筠，可視爲盛、中唐時之作品者，如「敦煌古往出神將」即是。故蘇鶚之記述或可說明大中間《菩薩蠻》曲之流行與文士寫作《菩薩蠻》詞之盛。而《菩薩蠻》曲之傳人並流傳京師教坊則早在盛唐。至於温之十四首《菩薩蠻》詞是否有組織有寓託自成首尾之聯章體，自清代張惠言以來，學者看法不一。本編僅就每首詞本身作注釋疏解，不涉及對十四首是否有組織有寓託之聯章體之看法。張以仁

《溫飛卿〈菩薩蠻〉詞張惠言說試疏》、《溫庭筠〈菩薩蠻〉詞的聯章性》對張惠言說有詳細闡發，可參閱（張文載其《花間詞論集》一〇七至一五二頁）。《菩薩蠻》詞雙調四十四字，上下片各四句，兩仄韻換兩平韻。據《北夢瑣言》所載，此十四首或大中四年十月至十三年十二月令狐綯為相期間所作。《唐五代文學編年史》酌編大中六年前後。

②【浦江清曰】「小山」可以有三個解釋。一謂屏山，其另一首「枕上屏山掩」可證，「金明滅」指屏上彩畫。二謂枕，其另一首「山枕隱穠妝，綠檀金鳳凰」可證，「金明滅」指枕上金漆。三謂眉額，飛卿《遐方怨》云：「宿粧眉淺粉山橫」，又本詞另一首「蕊黃無限當山額」，「金明滅」指額上所傅之蕊黃，飛卿《偶游》詩「額黃無限夕陽山」是也。三說皆可通，此是飛卿用詞晦澀處。（《詞的講解》）俞平伯曰「小山」，屏山也。此處律用仄平，故變文耳。「金明滅」狀初日生輝，與畫屏相映。日華與美人連文，古代早有此描寫。（《讀詞偶得》）沈從文曰「中晚唐時，婦女髮髻效法吐蕃，作「蠻髻椎髻」式樣，或上部如一棒槌，側向一邊，加以花釵梳子點綴其間」，「當時於髮髻間使用小梳有用至八件以上的」，「當成裝飾，講究的用金、銀、犀、玉或牙等材料，露出半月形梳背，有的多到十來把的」，「『小山重疊金明滅』，即對當時婦女髮間金背小梳而詠」，「所形容的，也正是當時婦女頭上金、銀、牙、玉小梳背在頭髮間重疊閃爍情形」。（《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據黃進德《唐五代詞選集》轉引）黃進德曰「上句詠美人髮間金背小梳閃爍情景。王建《宮詞》：『玉蟬金雀三層插，翠髻高聳

綠鬢虛。舞處春風吹落地，歸來別賜一頭梳。」可證（沈說）。小山，形容隆起的髮髻。【按】四說似均可通，亦各有所據。然此詞通篇均描繪刻畫女子睡態、畫眉梳妝、簪花照鏡、妝畢試衣情事，不涉及房中陳設及首飾，故「屏山」、「山枕」、「梳弓」諸說似均未能妥帖切合。以「小山重疊」形容多把金背小梳在頭髮間重疊閃爍，無論讀詞者，聽歌者均不易理解其爲何種物象。張以仁謂：「前人詩文詞賦中罕見以小山狀梳者；而插滿小梳，盛妝以眠，亦似不合情理，且下文「鬢雲欲度香腮雪」，係狀雲鬢蓬鬆垂拂之態，亦顯其人曾卸妝就寢，非小憩也。」（《花間詞論集》第三頁）所辨甚是。似仍以「眉山」之說較長。李商隱《代贈二首》之二：「總把春山掃眉黛，不知供得幾多愁？」此本《西京雜記》卷二：「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爲詩家所習用。「小山重疊」，猶言眉山隱隱；「金明滅」，則謂眉上之塗飾（青黛、蕊黃）滅沒，蓋形容其宿妝猶殘。

③ 鬢雲，如雲的鬢髮。度，越，過。香頰雪，如雪的香腮。許昂霄《詞綜偶評》：「猶言鬢絲撩亂也。」俞平伯《唐宋词選釋》：「度」字含有飛動意。「胡國瑞《論温庭筠詞的藝術風格》解此句云：「她的散亂的鬢髮，似流動的雲樣將要渡過那雪白香豔的臉腮。」按：此句形容女子睡態：鬢髮鬆散，斜掩如雪香腮，似有飄然欲度的態勢。

④ 二句寫女子起牀後畫眉、梳髮、洗臉，分承一二句。因眉額妝殘，故「懶起畫蛾眉」；因鬢髮散亂，故「弄妝梳洗遲」。「弄」字含有把玩、欣賞、精心打扮之意。因「弄妝」，故「梳洗遲」。

⑤ 二句寫女子簪花、照鏡。前後鏡，即打反鏡。用前後鏡對映以審視髮髻後影是否妥貼美觀。花面，分指簪在髮髻上的花和女子的面龐。交相映，即「人面桃花相映紅」之謂。

⑥ 帖，同「貼」。黃進德曰：「貼，指堆綾、貼絹法，以彩色綾絹照圖案需要剪好釘在衣料上。」或說，即貼金工藝，將黃金箔製成之飾物貼在衣服上。襦，短襖。

⑦ 金鷓鴣，指繡羅短襖所貼的金色鷓鴣圖案。浦江清曰：「鷓鴣是舞曲……伎人衣上畫鷓鴣，韋莊《鷓鴣詩》：「秦人只解歌爲曲，越女空能畫作衣。」……故知飛卿所寫正是伎樓女子。」

箋評

【湯顯祖曰】芟《花間集》者，額以溫飛卿《菩薩蠻》十四首，而李翰林一首爲詞家鼻祖，以生不同時，不得列入。今讀之，李如藐姑仙子，已脫盡人間煙火氣；溫如芙蓉浴碧，楊柳挹青，意中之意，言外之言，無不巧雋而妙人。珠璧相耀，正自不妨並美。（湯評《花間集》卷一）

【李調元曰】溫庭筠善用「麗艷」及「金鷓鴣」、「金鳳凰」等字，是西崑積習。金，皆衣上織金花紋。（《雨村詞話》卷一）

【許昂霄曰】小山，蓋指屏山而言。「鬢雲欲度香腮雪」，猶言鬢絲撩亂也。「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承上梳妝言之。（《詞綜偶評》）

【張惠言曰】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長門賦》，而用節節逆敘。此章從夢曉後領起。「懶起」二字，

含後文情事。「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詞選》卷一）

【譚獻曰】以《士不遇賦》讀之最確。「懶起」句：起步。（《譚評詞辨》卷一）

【陳廷焯曰】溫麗芊綿，已是宋、元人門徑。（《雲韶集》卷一）飛卿詞全祖《離騷》，所以獨絕千古。《菩薩蠻》、《更漏子》諸闕，已臻絕詣，後來無能爲繼。（《白雨齋詞話》卷一）所謂沉鬱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寫怨夫思婦之懷，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於一草一木發之。而發之又必若隱若現，欲露不露，反覆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非獨體格之高，亦見性情之厚。飛卿詞如「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無限傷心，溢於言表。（同上）飛卿《菩薩蠻》十四章，全是變化楚騷，古今之極軌也。徒賞其芊麗，誤矣。（同上）

【王國維曰】固哉！舉文之爲詞也。飛卿《菩薩蠻》、永叔《蝶戀花》、子瞻《卜算子》，皆興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舉文深文羅織。（《人間詞話刪稿》）

【李冰若曰】「小山」當即屏山，猶言屏山之金碧晃靈也。此種雕鏤太過之句，已開吳夢窗堆砌晦澀之徑。「新貼繡羅襦」二句，用十字止說得襦上繡鷓鴣而已。統觀全詞意，諛之則爲盛年獨處，顧影自憐，抑之則侈陳服飾，搔首弄姿。「初服」之意，蒙所不解。（《栩莊漫記》）

【丁壽田、丁亦飛曰】此詞表面觀之，固一幅深閨美人圖耳。張惠言、譚獻輩將此詞與以下十四章一併申講，謂係「感士不遇」之作。此說雖曾盛行一時，而今人多持反對之論。竊以爲單就此一首而言，

張、譚之說尚可從。「懶起畫蛾眉」句暗示蛾眉謠詠之意。「弄妝」「照花」各句，從容自在，頗有「人不知而不愠」之慨。王國維《虞美人》詞「且自簪花坐賞鏡中人」蓋脫化於此，但王詞覺牢騷氣稍重矣。或謂飛卿不過一浪漫無行之失意文人，平生未遭何奇冤極禍，寧有悲天憫人之懷抱足以仰企屈子？此說可商。夫浪漫無行不過當時社會之偏面批評，豈足以盡溫尉之人格？如納蘭容若固一升平公子，而其詞哀感頑豔足以比南唐二主（陳其年評語），何也？人之思想固與環境有關，但環境者非止於衣食起居之事，一切觀感所及均環境也。「文乃心聲」，此言良是，但如飛卿者，吾人肉眼不足以窺其多重人格，宜乎覺其詞與其人不相稱矣。（《唐五代四大家詞》甲編）

【劉永濟曰】此調本二十首，今存十四首，此則十四首之一。二十首之主題皆以閨人因思別久之人而成夢，因而將夢前、夢後、夢中之情事組合而成。此首則寫夢醒時之情思也。首言思婦睡夢初醒，見枕屏而引動離情。「小山重疊」，興起人遠之感；「金明滅」，牽動別久之思。次句言睡餘之態。三四句，梳妝也，曰「懶」曰「遲」，以見梳妝時之心情。五六句，簪花也；花面交映，言其美也。七八句，著衣也；「雙雙」句，又從見衣上之鳥成雙引起人孤單之感。全首以人物之態度、動作、衣飾、器物作客觀之描寫，而所寫之人之心情乃自然呈現。此種心情，又為因夢見離人而起者，雖詞中不曾明言，而離愁別恨已縈繞筆底，分明可見，讀之動人。此庭筠表達藝術之高也。（《唐五代兩宋詞簡析》）

【俞平伯曰】小山，屏山也……此句從寫景起筆，明麗之色現於毫端。第二句寫未起之狀。古之帷屏與牀榻相連。「鬢雲」寫亂髮，呼起全篇弄妝之文。「欲度」二字似難解，却妙。譬如改作「鬢雲欲掩」，逕直易明，而點金成鐵矣。此不但寫晴日中之美人，并寫晴日小風中之美人，其巧妙固在難解之二字耳。難解並不是不可解。三、四兩句一篇主旨，「懶」、「遲」二字點睛之筆，寫豔俱從虛處落墨，最醒豁而雅。欲起則懶，弄妝則遲，情事已見。「弄妝」二字，弄字妙，大有千回百轉之意，愈婉愈溫厚矣。過片以下全從「妝」字連綿而下。此章就結構論，只一直綫耳，由景寫到人，由未起寫到初起、梳妝、簪花照鏡、換衣服，中間並未間斷，似不經意然，而其實針綫甚密。本篇旨在寫豔，而只說「妝」，手段高絕。寫妝太多似有賓主倒置之弊，故於結句曰：「雙雙金鷓鴣」，此乃暗點豔情，就表面看，總還是妝耳。謂與《還魂記·驚夢》折上半有相似之處。（《讀詞偶得》）

【浦江清曰】此章寫美人晨起梳妝，一意貫穿，脈絡分明。論其筆法，則是客觀的描寫，非主觀的抒情，其中只有描寫體態語，無抒情語。易言之，此首通體非美人自述心事，而是旁觀的人見美人如此如此……因為這些曲子是預備給歌伎傳唱的，其中的內容即是倡樓生活，所以是「她」是「我」，不容分辨。在聽者可以想像出一個「她」，在歌者也許感覺着是「我」。詞人作詞，只是「體貼」二字，不分主觀與客觀。首兩句寫美人未起。三四始述動態，於不矜持處見自然的美。五六美豔，彷彿見《牡丹亭·驚夢》折杜麗娘唱「裊晴絲吹來閒庭院」一曲之身段……前後鏡中人面交相映的美態，在飛卿

以前尚無人說過。（《詞的講解》）

【唐圭璋曰】此首寫閨怨，章法極密，層次極清。首句，寫繡屏掩映，可見環境之富麗，次句，寫鬢髮撩亂，可見人未起之容儀。三四兩句敘事，畫眉梳洗，皆事也。然「懶」字、「遲」字，又兼寫人之情態。「照花」兩句承上，言梳洗停當，簪花爲飾，愈增豔麗。末句，言更換新繡之羅衣，忽睹衣上有鷓鴣雙雙，遂興孤獨之哀與膏沐誰容之感。有此收束，振起全篇。上文之所以懶畫眉、遲梳洗者，皆因有此一段怨情蘊蓄於中也。（《唐宋詞簡釋》）

【夏承燾曰】溫庭筠這首《菩薩蠻》是描寫一個女子的孤獨苦悶的心情。開頭兩句是寫她褪了色走了樣的眉暈、額黃和亂髮，是隔夜的殘妝。「小山」是指眉毛（唐明皇造出十種女子畫眉的式樣，有遠山眉、三峯眉等等。小山眉是十種眉樣之一），「小山重疊」即指眉暈褪色。「金」是指額黃……「金明滅」是說褪了色的額黃有明有暗……全篇點睛的是「雙雙」兩字，它是上片「懶」和「遲」的根源。全詞描寫女性，這裏面也可能暗寓這位沒落文人自己的身世之感。至若清代常州派詞家拿屈原來比擬，說「照花前後鏡」四句即《離騷》「初服」之意，那無疑是附會太過了。（《唐宋詞欣賞》）

【葉嘉瑩曰】此詞自客觀之觀點讀之，實但寫一女子晨起化妝而已……首二句寫美人嬌卧未起之狀……次句「鬢雲」寫亂髮……「香腮雪」三字寫美人面。「香」，其氣味也；「雪」，其顏色也。「香腮雪」三字連文，與前「欲度」二字，初讀皆似有不通費解之感，然飛卿詞之妙處，實即在此等處也。後

二句「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私意以爲唐杜荀鶴《春宮怨》詩之「早被嬋娟誤，欲妝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四句，大可爲此二句之注脚。欲起則懶，弄妝則遲者，正緣此「教妾若爲容」之一念耳。美人之嬌慵，美人之自持，可以想見……且復着一「弄」字，千迴百轉，無限要好之心，無限幽微之怨，俱在言外矣。後片「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則妝成之象矣……結二句「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鸂鶒」，則自起牀、化妝、照鏡，直寫到穿衣矣……襦而爲羅，羅而爲繡，更加之以熨貼，猶以爲未足，復益之曰「新貼」，一氣四字，但形容此一襦也。然此猶未足盡其精美，因更足之曰「雙雙金鸂鶒」，「金」是一層形容，「雙雙」是又一層形容，此「襦」之華麗精美，有如是者……飛卿此詞，姑不論其含意如何，即以其觀察之細微、描寫之精美、層次之分明、鍼鏤之綿密而言，已大有不可及者矣。（《溫庭筠詞概說》，見其《迦陵論詞叢稿》）

【周汝昌曰】本篇通體一氣，精整無只字雜言，所寫只是一件事，若爲之擬一題目增人，便是「梳妝」二字……而妝者，以眉爲始；梳者，以鬢爲主。故首句即寫眉，次句即寫鬢……上來兩句所寫，待起未起之情景也。故第三句緊接懶起……閨中曉起，必先梳妝，故「畫蛾眉」三字一點題——正承「小山」而來，「弄妝」再點題，而「梳洗」二字又正承鬢之腮雪而來。其雙管并下，脈絡最清。然而中間又着一「遲」字，遠與「懶」字相爲呼應，近與「弄」字互爲注解。「弄」字最奇，因而是一篇眼目。一「遲」字，多少層次，多少時光，多少心緒，多少神情，俱被此一字包盡矣……過片重開，即寫梳妝已

罷，最後以兩鏡前後對映而審看梳妝是否合乎標準……兩鏡之交，「套景」重疊，花光之與人面，亦交互重疊，至于無數層次……梳妝既妥，遂開始一日之女紅：刺繡羅襦，而此新樣花貼，偏偏是一雙一雙的鸚鵡圖紋。閨中之人，見此圖紋，不禁有所感觸……飛卿詞極工於組織聯絡，回互呼應，此一例，足以見之。（見《唐宋词鑒賞辭典》）

【按】此為十四首《菩薩蠻》之第一首，且其首句「小山重疊金明滅」即頗晦澀難解，故學者紛紛加以解讀評鑒，發掘之深，體會之細，分析之精，可謂字無剩義，甚至遠超出作者進行創作時主觀上所欲表現之意蘊。然平心而論，此首雖有個別易生歧解或看似刻意用力之詞語，全篇內容實極平常，不過寫一女子早晨自嬌卧未醒、宿妝已殘而懶起梳妝，而妝畢簪花照鏡，而穿上新羅襦之過程。結構亦循此次序作直綫型之描敘，極清晰明瞭。而對此詞內容意蘊之理解，關鍵又在弄清詞中女主人公之身份與作者之立場態度。結拍二句「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鸚鵡」，正透露出女子所著者係舞衣，女子之身份為歌舞伎人。飛卿出人倡樓，對此類女子之生活極為熟悉，詞中所寫伎人早起梳妝前後之情事情態，即其經常親歷者。讀此詞，宛然可見此女子之旁有作者之身影。作者係站在旁觀者之立場，抱着欣賞之態度注視此女子自嬌卧未醒至懶起梳妝，至妝畢臨鏡、試穿新衣之全過程，其中看似着力經意之「度」字、「懶」字、「弄」字、「遲」字，即透露作者欣賞態度之字眼，既欣賞其嬌慵，亦欣賞其「弄妝」。「照花」二句，女子妝畢臨鏡，顧盼自賞，作者旁觀，欣賞其自我欣賞之情亦自

然流露。結拍試穿新襦，則女子自我欣賞之結束與高潮，亦作者旁觀欣賞之結束，故繁筆描繪刻畫。飛卿詞爲文人詞中典型的應歌之作，實即當時之流行歌曲。後世詞論家爲尊詞體，往往賦予此類詞以比興寄託，《離騷》「初服」之大義，殆與歷史實際不符。此詞在藝術表現方面，固有如評家所分析總結之精密綺豔特徵，王國維以「畫屏金鷓鴣」形容飛卿詞品，即以此種作品爲主要依據。然在溫詞中，本篇實非上品。李賀有《美人梳頭歌》，元稹有「水晶簾下看梳頭」之句，此詞性質，實與之相類。

菩薩蠻

水精簾裏頗黎枕^①，暖香惹夢鴛鴦錦^②。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③。藕絲秋色淺^④，

人勝參差剪^⑤。雙鬢隔香紅^⑥，玉釵頭上風^⑦。

校注

① 頗黎，《金奩集》作「珊瑚」。水精簾，即水晶簾。李白《玉階怨》：「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頗黎，即玻璃，古爲玉名，亦稱水玉，係天然水晶石。《新唐書·西域傳下·吐火羅》：「武德二年，遣使者獻寶帶、玻璃、水精杯。」

② 鴛鴦錦，用織有華麗鴛鴦圖案的彩錦製成的被。暖、香均就錦被而言。惹，牽引、逗引。

③【張惠言曰】「夢」字提，「江上」以下略敘夢境。【俞平伯曰】後來說本篇者亦多采用張說。說實了夢境似太呆，不妨看作遠景。【按】俞說是。

④藕絲，指女子身上穿着藕白色的衣裳。【俞平伯曰】藕合色近乎白，故說「秋色淺」。又曰：藕絲是借代用法，把所指的本名略去，古詞常見……這裏所省名詞，當是衣裳。【張以仁曰】秋色非一，然秋晨多霜，秋原草木蕭條，蘆花獨盛，是白色爲秋天景色特徵之一。元稹「藕絲衫子柳花裙」，詠「白衣裳」者也，溫氏《歸國遙》詞：「舞衣無力風斂，藕絲秋色染」，亦謂藕白之衣裙，有如染上淡淡之秋色。王達津《讀溫庭筠菩薩蠻二首》云：「藕色就像染上淡淡的秋光」，是矣。（《花間詞論集》十七頁）【按】秋又稱「素秋」，可證「秋色」即白色。

⑤人勝，人形之飾物，於人日（正月初七）用之。《初學記》卷四引《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爲人日，以七種菜爲羹，剪綵爲人，或鏤金簿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髮。」此指戴在頭髮上的綵勝。參差剪，形容所剪人勝刀法純熟精巧，參差錯落，隨物賦形。

⑥【俞平伯曰】「雙鬢」句承上，着一「隔」字，而兩鬢簪花如畫。香紅即花也。【按】「香紅」固可借代花朵，然亦可借指女子芳香紅潤之面龐，參較前首「香腮雪」之語可知。兩鬢烏黑，越襯出中間的面龐芳香紅潤。「隔」字亦似更切。

⑦形容女子走動時，頭上的玉釵、釵頭的綵勝亦隨之搖曳顫動，如在春風中搖蕩。

箋評

【楊慎曰】王右丞詩「楊花惹暮春」，李長吉詩「古竹老梢惹碧雲」，溫庭筠詞「暖香惹夢鴛鴦錦」，孫光憲詞「六宮眉黛惹春愁」，用「惹」字凡四，皆絕妙。（《升菴詩話》卷五）

【徐士俊曰】「藕絲秋色染」，牛嶠句也（按：此庭筠《歸國遙》句），「染」、「淺」二字皆精。（《古今詞統》卷五）

【張惠言曰】「夢」字提。「江上」以下略敘夢境。人勝參差，玉釵香隔，言夢亦不得到也。「江上柳如煙」是關絡。（《詞選》卷一）

【譚獻曰】「江上柳如煙」句，觸起。（《譚評詞辨》卷一）

【吳衡照曰】飛卿《菩薩蠻》云：「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更漏子》云：「銀燭背，繡簾垂，夢長君不知。」《酒泉子》云：「月孤明，風又起，杏花稀。」作小令不似此着色取致，便覺寡味。（《蓮子居詞話》卷一）

【孫麟趾曰】何謂渾？如「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西風殘照，漢家陵闕」，皆以渾厚見長者也。詞至渾，功候十分矣。（《詞逕》）

【陳廷焯曰】「楊柳岸，曉風殘月」從此脫胎。「紅」字韻，押得妙。（《雲韶集》卷一）「江上」二句，夢境淒涼。（《詞則·大雅集》卷一）「江上」二句，佳句也，好在是夢中情況，便覺綿邈無際。若空寫兩句景

物，意味便減，悟此方許爲詞。不則即金氏（應珪）所謂「雅而不豔，有句無章者矣。」（《白雨齋詞話》卷七）

【李冰若曰】「暖香惹夢」四字與「江上」二句均佳。但下闕又雕績滿眼，羌無情趣。即謂夢境有柳煙殘月之中，美人盛服之幻，而四句晦澀已甚，韋相便無此種笨筆也。（《栩莊漫錄》）

【俞平伯曰】以想像中最明淨的境界起筆……「暖香」乃人夢之因，故「惹」字妙。三四忽宕開……飛卿之詞，每截取可以調和之諸印象而雜置一處，聽其自然融合，在讀者心眼中，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必問其脈絡神理如何如何，而脈絡神理則儼然自在……即以此言，簾內之情穠如斯，江上之芊眠如彼，千載而下，無論識與不識，解與不解，都知是好言語矣……過片以下，妝成之象，「藕絲」句其衣裳也，「人勝」句其首飾也……末句尤妙，着一「風」字，神情全出，不但兩鬢之花氣往來不定，釵頭幡勝亦顫搖於和風駘蕩中。……過片似與上文隔斷，按之則脈絡具在……點「人勝」一名自非泛泛筆，正關合「雁飛殘月天」句，蓋「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固薛道衡《人日》詩也，不特有韶華過隙之感，深閨遙怨亦即於藕斷絲連中輕輕逗出。（《讀詞偶得》）

【浦江清曰】「暖香惹夢」四字所以寫此鴛鴦錦者，亦以點逗春日曉寒，美人尚貪戀暖衾而未起。此兩句寫閨樓鋪設之富麗精雅，說了枕衾兩事，以文法言，只有名詞而無述語。述語可以省略。聽者可以直接想像有此閨房，閨房內有此枕衾也……「江上」兩句，忽然開宕，言樓外之景，點春曉。張惠

言謂是夢境，大誤。上半闕雖未說出人，但于惹夢兩字內已隱含此主人，與前章相同，亦說美人曉起，惟不正寫曉起之情事，寫簾內及樓外之景物耳……下半闕正寫人，而以初春之服飾爲言……此章之時令，在「人勝參差剪」一句中，蓋初春情事也。（《詞的講解》）

【葉嘉瑩曰】此詞全以諸名物之色澤及音節之優美取勝。首二句寫簾裏之情景……晶瑩澄澈，一片清明。次句寫鴛鴦錦，不明言其爲衾爲褥，而但標舉其質地花紋，以喚起人一種極華麗之意象，而不作切實之說明，此正温詞純美作風之特色。「惹夢」之「惹」字，與前一首「鬢雲欲度」之「度」字同妙，而況「惹夢」者又是「暖香」，則夢境可知。此句纏綿旖旎，無限溫馨……三四兩句……從簾裏轉至簾外，由華麗轉爲淒清。前賢多以爲此二句乃寫夢境之辭……所言誠大有可取，然似亦不必拘執其說……蓋飛卿詞之所以爲美，關係於色澤、聲音者多，而關係於內容、含意者少。即以此詞前半闕而言，其所標舉之諸名物，如水精簾、頗黎枕、暖香、鴛鴦錦、煙柳、殘月，其色澤或爲明，或爲暗，或爲濃，或爲淡，皆於矛盾中見諧和，似相反而實相成者也。又如以其聲音分析言之，則一二兩句「枕」「錦」二字上聲寢韻，幽抑曲折，三四兩句忽轉爲平聲先韻，輕快清明，皆能極和諧變化之妙……至於「玉釵頭上風」之「風」字，初讀之，似不免有不通之感，細味之，方覺其妙。蓋必着此一「風」字，然後前所云之「參差」之「人勝」，與夫「雙鬢」之「香紅」，乃增無限裊裊翩翩之感，然又必不明言其裊裊翩翩。而但着一名詞「風」，與「香紅」二字同妙。但以氣味、顏色、名物喚起人之意象，

而不予以說明。若飛卿此詞，大可爲純美派之代表作矣。（《溫庭筠詞概說》）

【張以仁曰】此蓋傷別之詞，寫戀人之離別也。故寓以旅雁，示以殘月，所謂「雁飛殘月天」是也。古人行旅，多發於清晨……下片寫女子頭戴人勝，則是早春時節。又曰：此詞佳處，結構是其一。首句寫「簾」，次及枕衾，由外而內。三句寫江上煙柳，四句寫天邊雁月，由近而遠，是一對稱；首次兩句寫室中物，三四兩句寫室外景，是又一對稱……衣藕白之衫，戴金箔之勝，鬢插紅花，頭簪玉釵，其色彩莫不兩兩對比，而又與首次二句有呼應之妙。似此安排，非無意也，蓋與暫聚而又別兩種情感相繫繫也。是景有冷暖，而情亦有歡悲，景之冷暖，亦即情之歡悲，則又一對稱也。上闋寫景，下闋寫人，此又一對稱；上闋寫景而人在其中，情亦在其中。下闋寫人，妙在只間接烘托，決不直接描狀，專從衣物首飾上着色落筆，捕捉其特點。或濃染之，或細勾之，或圖其貌，或傳其神，而人之容色、氣味、姿態，無不一一襯托而出，此畫家圖雲狀水之法也。又曰：（玉釵頭上風）此「風」字實虛設，風之有無，非此句重點也。特以之烘托其人首飾顫動之貌與其款款行來婀娜之姿也。再深一層看，其首飾顫動之貌實亦狀其體態之婀娜有致也。彼抽象難描難畫之無限神韻，盡藉此一具體之「風」字呈現，此飛卿之所以爲高也。（《溫庭筠詞舊說商榷》。《花間詞論集》十至二十頁）

【按】此首上片一二句寫室內，其人夢境旖旎纏綿，尚未醒來。三四句寫室外，江柳如煙，雁飛殘月。此既非夢境，亦非純粹之空鏡頭，而係其人清曉夢醒後所見。境界高遠空闊中略帶淒清寂寥，

謂是寫離別之景固可，謂是寫懷人之情亦可，不妨視爲此女子心境之外化。下片寫其人之衣着、首飾、容鬢及舉步時玉釵顫動之態。作者之意，僅在表達對此女子容飾體態之美的一種印象與感受。至於其人之心緒則並未明示，不妨任人自領。此詞在結構上具有明顯跳躍性，全篇又始終無一直接抒情之筆，故表情更爲含蓄，意境亦呈撲朔迷離之致。較之前首，更能充分體現並發揮詞體本身之特點與優長。就詞境論，亦較前首更爲優美且具有更大想像空間。故就整體而言，此首之藝術水準實超越前首。前首可稱精美，此首則精美之中復有空靈跳宕與悠遠韻致。不但「江上」二句、「玉釵」句爲詞中逸品，其轉接過渡處亦一片神行也。按：庭筠有《詠春幡》詩云：「閒庭見早梅，花影爲誰裁？碧煙隨刃落，蟬鬢覺春來。代郡嘶金勒，河陽悲鏡臺。玉釵風不定，香步獨徘徊。」內容與此詞下片相近，尾聯與「玉釵頭上風」句尤可相參，拈出「獨」字，又有「代郡」二句點明征人遠戍、閨人獨居，或可證此詞所寫係閨人獨居之離愁也。然此首之意境格調已純然是詞的意境格調，與詩固迥然有別。

菩薩蠻

蕊黃無限當山額①，宿妝隱笑紗窗隔②。相見牡丹時，暫來還別離③。
翠釵金作股，釵上蝶雙舞④。心事竟誰知，月明花滿枝⑤。

校注

① 蕊黃，即額黃，六朝至唐，女妝常用黃粉撲額或塗額，因其色如黃色花蕊，故稱蕊黃。梁簡文帝《戲贈麗人詩》：「同安鬟裏撥，異作額間黃。」李商隱《酬崔八早梅有贈兼示之作》：「幾時塗額藉蜂黃。」《失題》：「壽陽公主嫁時妝，八字宮眉捧額黃。」溫庭筠《照影曲》：「黃印額山輕爲塵。」《湘宮人歌》：「黃粉楚宮人。」《南歌子》詞：「撲蕊添黃子。」當，正值。山額，即額頭，因其隆起如山，故稱。無限，界限模糊，指額黃顏色由深而漸淺。

② 宿妝，昨夜的妝飾。隱笑，猶斂笑，藏笑。句意蓋謂隔着紗窗，室內的女子殘妝猶在，笑容已斂。當因暫見旋別之故，參三四句。

③ 牡丹時，指暮春牡丹花開放時節。暫來，指女子所懷的情人剛剛來到。還，旋即。

④ 翠釵，翡翠鑲嵌的髮釵。金作股，指金釵以兩股鑄成。白居易《長恨歌》：「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蝶雙，鄂本、湯本《花間集》作「雙蝶」。非。此雙舞之「蝶」係釵頭之飾。【張以仁曰】「金作股」與「蝶雙舞」皆寓成雙成對之意。（《花間詞論集》二十四頁）。【按】釵作兩股，蝶作雙舞，均反襯女子之孤獨無侶，具有象徵意味。

⑤ 【浦江清曰】知、枝爲諧音雙關語。《說苑·越人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主要還是說「心事竟誰知」一句，而以「月明花滿枝」爲陪襯，在語音本身上的關聯更爲緊湊。在意境上，

箋評

則對此明月庭花能不更增幽獨之感？是語音與意境雙方關聯，調融得一切不隔。（《詞的講解》）

【李漁曰】「結句述景最難」：有以淡語收濃詞者，別是一法……大約此種結法，用之憂怨處居多，如懷人、送客、寫憂、寄慨之詞，自首至終，皆訴淒怨，其結句獨不言情，而反述眼前所見者，皆自狀無可奈何之情，謂思之無益，留之不得，不若且顧目前。而目前無人，止有此物，如「心事竟誰知，月明花滿枝」、「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之類是也。此等結法最難，非負雄才、具大力者不能，即前人亦偶一爲之，學填詞者慎勿輕效。（《窺詞管見》）

【張惠言曰】提起。以下三章，本人夢之情。（《詞選》卷一）

【李冰若曰】以一句或二句描寫一簡單之妝飾，而其下突接別意，使詞意不貫，浪費麗字，轉成贅疣，爲溫詞之通病，如此詞「翠釵」二句是也。（《栩莊漫記》）

【浦江清曰】此章換筆法，極生動靈活。其中有描繪語，有敘述語，有託物起興語，有抒情語，隨韻轉折。「蕊黃」兩句是描繪語，「相見」兩句是敘述語，「翠釵」兩句託物起興，「心事」兩句抒情語也。又

曰：《越人歌》古樸有味，飛卿的詞句（指末二句）更其新鮮出色，樂府中之好言語也。（《詞的講解》）

【張以仁曰】所謂「心事」者，實即卿卿我我雙宿雙飛之意願也。際此佳辰令夕，月白風輕，睹春花之盛放，末二句豈但言「別意」？實更涵觸景傷懷惜流光而怨幽獨之不盡感傷，正與此雙股雙蝶之意緊

扣密接，乃栩莊譏其「詞意不貫」，何也？（《溫飛卿詞舊說商榷》。《花間詞論集》二十四頁）

【按】三四一篇之主。暫來還別，故「紗窗隱笑」。下片寫別後女子之「心事」，翠釵雙股交纏，釵頭雙蝶飛舞，正興起下文「心事」，亦反托女子獨處之「心事」。結拍先揭出「心事竟誰知」之孤寂苦悶，自憐自嘆，自怨自艾，然後以「月明花滿枝」之即景描寫作結，兩句之間，似接非接，不即不離，若斷若續，而無限幽寂孤獨，感傷「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之意全蘊其中，特具雋永的韻味。飛卿詩詞中，此種以景結情之佳句最爲擅長，亦最稱高格。

菩薩蠻

翠翹金縷雙鸚鵡^①，水紋細起春池碧^②。池上海棠梨^③，雨晴紅滿枝。
繡衫遮笑靨，煙

草粘飛蝶^④。青瑣對芳菲^⑤，玉關音信稀^⑥。

校注

① 翠翹，翠綠色的尾羽。金縷，金色的毛羽。翠翹金縷，指黃綠相間的毛羽。鸚鵡，水鳥，形大於鴛鴦，好並游。此句謂池中翠翹金縷的鸚鵡在成雙成對地游泳。「翠翹」「金縷」，均爲「鸚鵡」之修飾成分。或說，此句指女子頭上的首飾（詳箋評引俞平伯說），「翠翹」是翡翠翹，「金縷雙鸚鵡」是金絲編織成的鸚鵡。但細按上下文，如此句寫女子首飾，下句突然轉寫春池水碧，終嫌突兀；而解爲

實寫池中之鵝鵝，則與下句「春池」「水紋」一意貫串。且末句云「青瑣對芳菲」，此歡游於春池中之雙鵝鵝亦「芳菲」之一景也。

② 水紋細起，當因鵝鵝並游而漾起池面細紋。

③ 海棠梨，又名海紅、甘棠，二月開紅花，八月果實成熟。此句「海棠梨」指其花。韓偓《以庭前海棠花一枝寄李十九員外》：「二月春風澹蕩時，旅人虛對海棠梨。」俞平伯曰：「海棠梨即海棠也，昔人於外來之品物每加一「海」字，猶今日對於舶來品，多加一「洋」字也。」紅滿枝，謂海棠之紅花綴滿枝頭。

④ 靨，面頰上之酒窩，亦指女子之面飾。李賀《惱公》：「曉奩妝秀靨。」此云「笑靨」，或指酒窩。煙草，如煙的春草，形容草生長繁茂。粘飛蝶，形容蝴蝶在草叢上低飛流連，彷彿被「粘」住。或謂，指女子繡衫上有草及飛蝶的圖案。然以前說為優。

⑤ 青瑣，《漢書·元后傳》：「赤墀青瑣。」孟康注：「以青畫戶邊縷中，天子制也。」顏師古曰：「孟說是。青瑣者，刻為連瑣文，而以青塗之也。」此句「青瑣」泛指雕刻成連瑣花紋塗以青漆之窗戶。《世說新語·惑溺》：「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瑣中看，見壽，說之。」借指瑣窗中的女子。芳菲，指春天的花草樹木禽鳥。

⑥ 玉關，玉門關。此泛指邊塞。句意謂女子遠戍邊塞的丈夫音信稀疏。

【俞平伯曰】鵝鵝，鴛鴦之屬，金雀釵也……「水紋」以下三句，突轉入寫景，由假的水鳥，飛渡到春池春水，又說起池上春花的爛漫來。此種結構，正與作者之《更漏子》「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同一奇絕。「水紋」句初聯上讀，頃乃知其誤。金翠首飾，不得云「春池碧」也。飛卿另一首《菩薩蠻》「寶函鈿雀金鵝鵝，沈香閣上吳山碧」，兩句相連而絕不相蒙，可以互證。下云「春池」，非僅屬聯想，亦寫美人遊春之景耳。於過片云「繡衫遮笑靨」，乃承上「翠翹」句；「煙草黏飛蝶」，乃承上「水紋」三句。「青瑣」以下點明春恨緣由，「芳菲」仍從上片「棠梨」生根，言良辰美景虛設也。其作風猶是盛唐佳句。瑣訓連環，古人門窗多刻鏤瑣文，故曰瑣窗。曰青瑣者，宮門也。此殆宮詞體耳，說見下（指「竹風輕動」首箋評）。（《讀詞偶得》）

【浦江清曰】此章賦美女遊園，而以春日園池之美起筆。首句託物起興。鵝鵝，鴛鴦之屬。翹，鳥尾長毛。吳融《詠鴛鴦》詩：「翠翹紅頸復金衣，灘上雙雙去又歸。」此言金縷，亦即金衣也……俞平伯釋此詞，以釵飾立說……殆誤。飛卿此處實寫鵝鵝，下句實寫春池，非由釵飾而聯想過渡也……今證之以吳融之詩，知飛卿原意所在，實指鴛鴦之類……上半闕寫景，乃是美人遊園所見……「繡衫」兩句，正筆寫人。寫美女遊園，情景如畫，讀此彷彿見《牡丹亭·驚夢》折前半主婢兩人遊園唱「原來姍紫嫣紅開遍」一曲時之身段。飛卿詞大開色相之門，後來《牡丹亭》曲《紅樓夢》小說皆承之而起，

推爲詞曲之鼻祖宜也。作宮閨體詞，譬如畫仕女畫，須用輕細的筆致，描繪柔輕的輪廓。「繡衫遮笑靨」之「遮」字，「煙草黏飛蝶」之「黏」字……皆詞人鍊字處……此章言美女遊園，而以一人獨處玉關征戍作結，此爲唐人詩歌中陳套的說法，猶之「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之類也。（《詞的講解》）

【劉永濟曰】此首追敘昔日歡會時之情景也。上半闕描寫景物，極其鮮豔，襯出人情之歡欣，下半闕前二句補明歡欣之人情。後二句則以今日孤寂之情，與上六句作對比，以見芳菲之景物依然，而人則音信亦稀，故思之而怨也。（《唐五代兩宋詞簡析》）

【張以仁曰】此詞就其佈局結構言，從髮飾展開，所謂近取諸身也。由金縷之水禽而及水紋細起之春池，而及池上之海棠梨，海棠梨枝頭盛放之花朵。從物之聯想，到景之展佈，採遞進之法，層次分明。便如乘車遊覽，車行景變，應接不暇，而又連續不斷。然詞中女主角實未嘗移動，正所謂「平春遠綠窗中起」也。由下片「青瑣對芳菲」句可知……此女身坐窗前，而縱目馳騁，畫面因而逐一展開，由近而遠，由內而外，而神思飛越……情景激蕩，而情語出焉：「玉關音信稀。」一語鎮紙！又曰：詞中通篇多用顏色字：「金」者鸚鵡，「碧」者春池，「紅」者海棠梨之花，窗則曰「青瑣」，地則曰「玉關」，飛煙之草上著翩躚之蝴蝶，則一片生氣之新綠間，時見翔動之彩翼，是極盡色彩敷陳之能事，而又化靜爲動，使此一片陽和春景，色彩鮮明且兼生動活潑……飛卿善以穠麗之字面，精巧之

筆法，敷寫景物，實即加強物象之可感性，藉此物象以傳達其難以言狀之心曲，其辭之深密處即其情之細膩處也。（《溫飛卿詞舊說商榷》。《花間詞論集》二十八至二十九頁、三十一頁）

【按】「青瑣對芳菲，玉關音信稀」，二語為全篇結穴，亦為全篇主意。通首即寫一閨中少婦憑窗覽眺春日之「芳菲」，忽憶遠戍玉關之良人近來音信漸稀而有所根觸也。舉凡翠翹金縷之春池鷓鴣，水紋細起之池塘碧水，池邊雨晴紅滿枝頭之海棠梨花，如煙碧草上流連徘徊之雙飛舞蝶，均包於「芳菲」二字之內，不獨煙草棠梨花而已。「芳菲」即春色之代名詞。以上所有景物，既充滿春天之活力與繁豔，使女主人公在覽眺之際深感青春與生命之歡欣，而有「繡衫遮笑靨」之輕快愉悅；又因其充滿愛情之聯想暗示而自然憶及遠戍之良人，故有「玉關音信稀」之根觸遺憾。此詞之內容構思及女主人公之思緒變化確與王昌齡《閨怨》有相似處（與李商隱五律《即日》亦頗相類）。至於此女身份，視「玉關」句，自為閨中少婦而非宮女，不得因「青瑣」一語而判定為宮詞也。

菩薩蠻

杏花含露團香雪①，綠楊陌上多離別。燈在月朧明，覺來聞曉鶯②。
玉鈎褰翠幕，妝淺舊眉薄③。春夢正關情，鏡中蟬鬢輕④。

校注

① 杏花二月開花。花蕾色純紅，開時色白微帶紅，至將落時則色純白。此言「團香雪」，當是盛開後將落之杏花。遠望成團成簇，故曰「團」。按：「香雪」既可指梅花，亦可泛指白色的花，如杏花、白菊。唐時尚無以香雪指梅花者。劉兼《春夜》：「杏花滿地堆香雪。」視下文「綠楊」、「曉鶯」，時令當在二月末三月初。「含露」點時在清晨。

② 朧明，微明。元稹《嘉陵驛》之一：「仍對牆南滿山樹，野花撩亂月朧明。」朧明，即朧明，形容月色朦朧。黃進德曰：「燈在」二句，倒敘初醒見聞……下句與金昌緒《春怨》：「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取意略同。按：前此浦江清亦主倒敘之說，詳後箋評引。疑首二句係總敘時令背景。

③ 玉鈎，玉製的簾鈎。褰，撩起。翠幕，猶翠簾。此處宜仄，故用「幕」。幕，垂掛的窗帷、簾幔。江總《永陽王齋後山亭銘》：「樹影搖牕，池光動幕。」韓偓《春恨》：「平明未卷西樓幕，院靜時聞響轆轤。」舊眉，浦江清曰：「昨日所畫之眉，晨起猶是宿妝，故曰薄。」

④ 關情，牽動情懷。蟬鬢，古代婦女的一種髮式，兩鬢薄如蟬翼，故稱。崔豹《古今注·雜注》：「魏文帝宮人絕所寵者，有莫瓊樹、薛夜來、田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乃製蟬鬢，縹眇如蟬翼，故曰蟬鬢。」輕，薄。形容鬢髮之縹緲輕盈。

【湯顯祖曰】「碧紗如煙隔窗語」，得畫家三昧。此更覺微遠。（湯評《花間集》卷一）

【陳廷焯曰】「夢境迷離。」（《詞則·大雅集》卷一）又曰：「春夢正關情，鏡中蟬鬢輕。」淒涼哀怨，真有欲言難言之苦。（《白雨齋詞話》卷一）

【丁壽田、丁亦飛曰】此詞「杏花」二句，從遠處泛寫，關合本題於有意無意之間，與前「水精」一首中「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二句同一筆法。飛卿詞，每如織錦圖案，吾人但愛其詞調和之美可耳，不必泥於事實也。（《唐五代四大家詞》甲篇）

【俞平伯曰】「杏花」二句亦似夢境，而吾友仍不謂然，舉「含露」為證，其言殊諦。夫人夢固在中夜，而其夢境何妨白日哉？然在前章則曰「雁飛殘月天」，此章則曰「含露團香雪」，均取殘更清曉之景，又何說耶？故首二句只是從遠處泛寫，與前所謂「江上」二句忽然宕開同，其關合本題，均在有意無意之間。若以為上文或下文有一「夢」字，即謂指此而言，未免黑漆了斷紋琴也……「燈在」，燈尚在也。「月朧明」，殘月也；此是在下半夜醒來，忽又朦朧睡去的光景。「覺來聞曉鶯」，方是真醒了。此二句連讀，即誤。「玉鉤」句晨起之象，「妝淺」句宿妝之象，即另一首所謂「卧時留薄妝」也。對鏡妝梳，關情斷夢，「輕」字無理得妙。（《讀詞偶得》）

【浦江清曰】此章亦寫美人曉起，惟變換章法，先說樓外陌上之景物。「杏花」、「綠楊」兩句，雖同為寫

景，而「團香雪」給人以感覺，「多離別」給人以情緒。「團」字鍊……以層次而言，先是美人聞鶯而醒，殘燈猶在，曉月朧明，於是舉幙以觀，見陌上一片春景。看了半晌，方想到理妝，取鏡過來，自覺舊眉之薄，蟬鬢之輕，復惦念於昨宵的殘夢，心緒亦不甚佳。散文的層次，應是如此，詩詞原可參差錯落地說。以詩詞作法而論，則先以寫景起筆，而杏花、綠楊亦是託物起興，樂府之正當開始也。先說春天景物，容易喚起聽曲者之想像，至「燈在月朧明，覺來聞曉鶯」，則若有人焉，呼之欲出。至下半闕則少婦樓頭，全露色相，明鏡靚妝之際，略窺心事。章法是一致的由外及內。以觀點而論，亦在客觀主觀之間。如由「覺來聞曉鶯」句看，則主詞似是「我」，通首可看成是美人的自言自語。其實飛卿心中，無此成見，仍是描繪體貼的筆墨。作為客觀地說一美人，亦可通得。此十四章均寫美人，主詞即是美人，無論作第三人稱的「她」，或第一人稱的「我」，均可省却，而又可兩面看，此樂府歌曲之特點也。（《詞的講解》）

【唐圭璋曰】此首抒懷人之情。起點杏花、綠楊，是芳春景色。此際景色雖美，而人多離別，亦黯然也。「燈在」二句，拍到己之因別而憶，因憶而夢，一夢醒來，簾內之殘燈尚在，簾外之殘月尚在，而又聞曉鶯惱人，其境既迷離愴怳，而其情猶可哀。換頭兩句，言曉來妝淺眉薄，百無聊賴，亦懶起畫眉弄妝也。「春夢」兩句倒裝，言偶一臨鏡，忽思及宵來好夢，又不禁自憐憔悴，空負此良辰美景矣。張皋文云：「温飛卿詞，深美閎約。」觀此詞可信。末兩句，十字皆陽聲字，可見温詞聲韻之響亮。（《唐

宋詞簡釋

【張以仁曰】此詞首二句寫春夢，三、四兩句寫夢醒，五句下牀，六句對鏡，七句以「春夢」二字正面關應前文，末句自傷亦自憐，更呼應第六句……謂鏡中人青春若是，貌美如斯，何堪離別相思之苦！

（《溫飛卿詞舊說商榷》。《花間詞論集》第三十五頁）

【按】此首自「燈在」以下六句，敘次分明：由殘燈熒熒、殘月朦朧而覺來聞鶯，而玉鈎牽簾、覽鏡梳妝，而見鏡中蟬鬢，縹緲輕盈，均為女子清晨起牀前後所見所聞所行，「春夢關情」亦清晨覽鏡時所憶所感。難點在首二句。夢境說、上片倒敘說均各有所據，亦均可通。然謂一二句為夢境，而此二句之口吻似是泛言春色之美與離別之多，並無專狀女主人公與所愛者離別之跡象，且景物情事亦無夢境之朦朧特徵；謂上片係倒敘，一二句為夢醒後所見，則杏花團香雪及陌上多離別之情景似亦非「燈在月朧明」之際所能見，須天明後「牽翠幕」時方可望見，而「牽翠幕」之行動至下片方發生，此時翠幕未牽，何由見簾外杏花團雪、陌上離別之情景？頗疑首二句並非覺後牽簾日擊之景，亦非夢中所見之景，而係概括點明時令景物及離別之事，作為全詞抒情敘事之總背景者，其性質作用類似柳永《雨霖鈴》下片之開頭：「自古多情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此二句則「更那堪明豔芳春節」而傷離別也。女主人公之「春夢」即因芳春傷離而生。

菩薩蠻

玉樓明月長相憶①；柳絲裊娜春無力②，門外草萋萋③，送君聞馬嘶。畫羅金翡翠④，香燭銷成淚⑤。花落子規啼⑥，綠窗殘夢迷⑦。

校注

- ① 玉樓，華美的樓，指女主人公所居。《十洲記·崑崙》：「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金臺五所，玉樓十二所。」此「玉樓」係仙人所居。唐人多以指道觀或妓樓。前者，如李商隱《河陽詩》：「黃河搖溶天上来，玉樓影近中天臺。」後者，如白居易《聽崔七妓人箏》：「花臉雲鬟坐玉樓，十三絃裏一時愁。」浦江清曰：「舉玉可見樓中人之身份。玉樓本道家語，謂神仙所居，古人每以北里豔游，比之高唐洛水，不啻仙緣，故此所謂玉樓者即秦樓、青樓之比，詩人所用之詞藻也。」玉樓明月，似化用曹植《七哀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嘆有餘哀。」此謂明月高照玉樓時，總是思念遠別的情郎。

- ② 裊娜，此狀柳絲柔弱細長貌。春無力，形容在柔軟的春風吹拂下柳絲柔弱無力的情態，暗透相思的女子慵懶無憊、提不起精神的意緒情態。作者《郭處士擊甌歌》：「莫霑香夢綠楊絲，千里春風正無力。」浦江清曰：「春」字見字法，若云「風無力」則質直無味。柳絲的裊娜，東風的柔軟，人的懶

洋洋地失情失緒，諸般無力的情景，都是春（無力）的表現。」

③ 萋萋，草生長茂盛貌。《楚辭·招隱士》：「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浦江清曰：「從草萋萋三字上可以聯想到王孫，加以驕馬之嘶，知此玉樓中人所送者為公子貴人也。」此二句回憶當時與君離別之情景。

④ 畫羅金翡翠，指蠟燈的羅罩籠上畫有金色的翡翠鳥圖案。李商隱《無題四首》之一：「蠟照半籠金翡翠，麝熏微度繡芙蓉。」或解：羅，指羅幃，幃上繡有金色翡翠鳥圖案，亦通。

⑤ 蠟燭中摻有香料，故稱香燭。香燭銷成淚，謂夜深燭殘，蠟脂銷成燭淚。兼寓女子的相思之淚。

⑥ 子規，即杜鵑鳥。每於春末夏初時晝夜啼鳴，其聲淒苦。屈原《離騷》：「恐鵝鳩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鵝鳩即杜鵑鳥。花老子規啼，示青春將逝。

⑦ 綠窗，指女子居處。李紳《鶯鶯歌》：「綠窗嬌女字鶯鶯，金雀姬鬟年十七。」韋莊《菩薩蠻》：「勸我早歸家，綠窗人如花。」

箋評

【張惠言曰】「玉樓明月長相憶」，又提。柳絲嫵娜，送君之時，故「江上柳如煙」，夢中情境亦爾。七章「闌外垂絲柳」，八章「綠楊滿院」，九章「楊柳色依依」，十章「楊柳又如絲」，皆本此柳絲嫵娜言之，明相憶之久也。（《詞選》卷一）

【譚獻曰】「玉樓明月」句；提。「花老子規啼」句；小歇。（《譚評詞辨》卷一）

【陳廷焯曰】音節淒清，字字哀豔，讀之魂銷。（《雲韶集》卷一）低回欲絕。（《詞則·大雅集》卷一）「花落子規啼，綠窗殘夢迷」，又「鸞鏡與花枝，此情誰得知」，皆含深意。此種詞，第自寫性情，不必求勝人，已成絕響。後人刻意爭奇，愈趨愈下。安得一二豪傑之士，與之挽回風氣哉！（《白雨齋詞話》卷一）

【況周頤曰】姚令威《憶王孫》云：「毵毵楊柳綠初低，淡淡梨花開未齊。樓上情人聽馬嘶，憶郎歸。細雨春風濕酒旗。」與温飛卿「送君聞馬嘶」，各有其妙，政可參看。（《蕙風詞話續編》卷一）

【李冰若曰】前數章時有佳句，而通體不稱，此較清綺有味。（《栩莊漫記》）

【丁壽田、丁亦飛曰】此詞蓋寫一深閨女子，思念離人，因回憶臨別時種種情景。「玉樓明月」，蓋離別之前夜也；「柳絲裊娜」，芳草萋萋，蓋分手時光景也。「畫羅」以下各句則係眼前空閨獨守之景况。（《唐五代四大家詞》甲篇）

【浦江清曰】此章獨以抒情語開始，在聽者心弦上驟然觸撥一下。此句總提，下文敘惜別情事……云「長相憶」者，此章言美人晨起送客，曉月朧明，珍重惜別，居者憶行者，行者憶居者，雙方的感情均在其內……「柳絲」句見春色，又見別意……下片言送客歸來。「畫羅金翡翠」言幔帳之屬。金翡翠，興而比也。觸起離緒。燭淚滿盤，猶長夜惜別之景象，而窗外鳥啼花落，一霎癡迷，前情如夢。

舉綠窗以見窗中之佳人，思憶亦曰夢。往日情事至人去而斷，僅有斷片的回憶，故曰殘夢。「迷」寫癡迷的神情，人既遠去，思隨之遠，夢逸天涯，迷不知蹤跡矣。（《詞的講解》）

【唐圭璋曰】此首寫懷人，亦加倍深刻。首句即說明相憶之切，虛籠全篇。每當玉樓有月之時，總念及遠人不歸。今見柳絲，更添傷感。以人之思極無力，故覺柳絲搖漾亦無力也。「門外」兩句，憶及當時分別之情景，宛然在目。換頭，又入今情。繡幃深掩，香燭成淚，較相憶無力，更深更苦。着末，以相憶難成夢作結。窗外殘春景象，不堪視聽；窗內殘夢迷離，尤難排遣。通體景真情真，渾厚流轉。（《唐宋詞簡釋》）

【張以仁曰】此（指首句）但直敘玉樓之上明月之夜之相思意也。「長相憶」者，謂思念無時或已也。二、三、四句即承此意而轉寫當日別離情景，如以舞台擬之，則另一場景耳……下片又回到現場，舞台在玉樓之上，香閨之中。夜深，故燃燭，與「明月」應；「香燭銷成淚」，思念之情與別離之情相應，不覺曙色已臨，眼中見辭樹之花，耳中聞思歸之鳥，花零落而春難駐，鳥思歸而人未回，而閨中之人猶迷離於往夢之中，夢而曰「殘」，可見希望日益渺茫矣。（《溫飛卿詞舊說商榷》。《花間詞論集》三 十六至三十七頁）

【按】此首寫景，除「柳絲裊娜春無力，門外草萋萋，送君聞馬嘶」三句為日間景象外，其他各句均為夜間景象，視「玉樓明月」、「畫羅翡翠」、「香燭成淚」、「子規啼」、「殘夢迷」等語可知。謂上片寫美人

晨起送客，下片寫送客歸來，恐非。首句「玉樓明月長相憶」乃全篇總冒，通首即寫此玉樓中女子每當月明之夜對所愛者之思憶。二、三、四句，即承「長相憶」而回憶昔年春天別離情景：柳絲裊娜，春風無力，芳草萋萋，門外馬嘶。過片兩句，由回憶往昔別時折回玉樓明月、空房獨守之現境：畫羅燈罩（或帷帳）上之翡翠雖成雙成對，而人則孤獨無侶，惟伴殘燭而相思流涕。末二句則因相思而入夢，夢醒時但聞子規哀鳴，而殘夢迷離，不可追尋矣。下片四句，時間由夜深而漸至破曉。蓋此「長相憶」之情，無日無夜、醒時睡時，無時或已也。點出「花落子規啼」，正遙應篇首「柳絲裊娜春無力」，別來已經年矣。

菩薩蠻

鳳凰相對盤金縷^①，牡丹一夜經微雨^②。明鏡照新妝，鬢輕雙臉長^③。畫樓相望久，欄外垂絲柳。音信不歸來^④，社前雙燕迴^⑤。

校注

① 鳳凰相對盤金縷，指金縷衣上鑲繡有一對鳳凰圖案。盤，用彩線鑲繡成花紋圖案。《宋史·外國傳一·夏國》：「便服則紫皂地繡盤毬子花旋欄，束帶。」金縷，金色絲線，此指女子華麗的服裝，即金縷衣。庭筠《南歌子》：「手裏金鸚鵡，胸前繡鳳凰。偷眼暗形相，不如從嫁與，作鴛鴦。」可證此

句之「鳳凰」係繡於女子衣裳前胸者，亦可見此女子之身份。

② 句意謂牡丹經一夜微雨滋潤，清晨開放，鮮豔奪目。此雖晨起所見庭院中實景，然亦具有象徵意味。着新裝之女子容顏之明豔可想。

③ 雙臉，指兩邊的臉頰。《集韻·琰韻》：「臉，頰也。」《正字通·肉部》：「臉，面臉，目下頰上也。」梁吳均《小垂手》：「蛾眉與曼臉，見此空愁人。」曼臉，即雙臉長。蓋鬢輕、臉長，為女子美貌之標誌也。二句寫對鏡梳妝，有顧影自憐意。

④ 音信，指女子所思念的男子的音書。

⑤ 燕子春社時來，秋社時去，故有社燕之稱。此謂春社之前雙燕就已按時歸來，而所思之人則遲遲未歸，即「燕歸君不歸」之意。

箋評

【湯顯祖曰】「牡丹」句：眼前語，非會心人不知。（湯評《花間集》卷一）

【李冰若曰】飛卿慣用「金鷓鴣」、「金鸚鵡」、「金鳳凰」、「金翡翠」諸字以表富麗，其實無非繡金耳。十四首中既累見之，何才儉若此！本欲借以形容豔麗，乃徒彰其俗劣。正如小家碧玉初入綺羅叢中，只能識此數事，便矜羨不已也。此詞「雙臉長」之「長」字，尤為醜惡。明鏡瑩然，一雙長臉，思之令人發笑。故此字點金成鐵，純為湊韻而已。（《栩莊漫記》）

【浦江清曰】此章寫別後憶人。「鳳凰」句竟不易知其所指……或云：金縷指繡衣。鳳凰，衣上所繡……「牡丹」句接得疏遠……歌謠之發句及次句有此等但以韻脚爲關聯的句法……曰「雙燕迴」，見人之幽獨，比也。（《詞的講解》）

【張以仁曰】「音信不歸來」爲事，「相望久」爲情，二者乃此詞之關鍵，他則物焉景焉。鳳凰相對，牡丹經雨，前者寫衣著，後者狀容態……得情語點破，皆化物爲情矣。前者實亦暗示舊日之恩愛纏綿，後者則亦狀寫此際相思之長夜悲苦。故明鏡所照，其人消瘦也（按：張氏從華鍾彥《花間集注》，解「雙臉長」爲消瘦）。作者以穠麗之筆凸顯此二物，乃使一切相關情事，若隱若現於可感可觸之曖昧彷彿中，此飛卿慣技也。（《溫飛卿詞舊說商榷》。《花間詞論集》四十四頁）

【按】此首上下片各有一主句。上片之主句爲「明鏡照新妝」，下片之主句爲「音信不歸來」。上片起句寫衣着之華豔，次句突接庭中「一夜經微雨」之牡丹，兩句之間似不相連屬，實則此一夜微雨露潤後盛開之牡丹鮮豔奪目之容態，正是衣着華豔之女子的一種象徵性描寫。既是即日所見的實景，又寓含象徵意味，是寫實與象徵的巧妙融合。三四二句則女子對鏡照己之新妝，對鏡中人蟬鬢縹緲、雙臉修曼之情影充滿自賞自憐的感情。「新妝」二字，既包含一二句，亦包含第四句所寫的內容。整個上片，情緒基調是歡欣愉悅的，而非哀愁淒苦的。關鍵在於一夜微雨浸潤之牡丹新豔奪目而非愁泣殘紅，「鬢輕臉長」乃是姿容新豔而非憔悴愁損，此之謂「新妝」。下片寫女子畫樓相望，

盼所思之人歸來，但見楊柳又垂絲縷，雙燕又復歸來，而對方則音書不歸，天涯遠隔。如此似花美眷，豈堪在「相望久」中度此似水流年乎？上片寫女子明鏡新妝之美豔，正所以反襯下片音信不歸、畫樓相望之惆悵。

菩薩蠻

牡丹花謝鶯聲歇^①，綠楊滿院中庭月。相憶夢難成，背窗燈半明^②。
翠鈿金壓臉^③，寂寞香閨掩。人遠淚闌干^④，燕飛春又殘。

校注

① 牡丹暮春開花，黃鶯春天鳴囀。牡丹花謝鶯聲歇，表明時令已值殘春。白居易《買花》：「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可證。下句「綠楊滿院」亦暮春之景。

② 【浦江清曰】飛卿《酒泉子》：「背蘭釭」，《更漏子》：「紅燭背，繡簾垂，夢長君不知」，顧夔《甘州子》：「山枕上，燈背臉波橫」，尹鶚《臨江仙》：「紅燭半條殘焰短，依稀暗背銀屏」，毛熙載《菩薩蠻》：「小窗燈影背」，顧夔《木蘭花》：「背帳猶殘紅蠟燭」，皆言燈燭之背，是唐時俗語。臨睡時燈燭未熄，移向屏帳之背，故曰背。或唐時之燈，有特殊裝置，睡時不使太明，可以扭轉，故曰背，今不可曉。

【按】背燈確為唐五代人俗語，但對此詞語之解釋至今仍存在問題。《漢語大詞典》謂燈盡或燭盡

曰背，舉王渙《惆悵詩》「夢裏分明入漢宮，覺來燈背錦屏空」及顧夙《獻衷心》詞「銀釭背，銅漏永，阻佳期」，鹿展宸詞《思越人》「翠屏欹，銀燭背，漏殘清夜迢遞」為證；《漢語大字典》訓背為「閉」，舉宋聞人武《菩薩蠻》「燈背欲眠時，曉鶯還又啼」為證；《全唐詩大辭典》釋義同《漢語大詞典》，舉王渙詩為證。以上四例，釋「背」為「盡」或「閉」雖或可通，但浦氏所舉諸例中，如顧夙之「山枕上，燈背臉波橫」，「燈背」必不能解作「燈盡」，如燈已盡，又何由見眼波之橫？尹鶚之「紅燭半條殘焰短，依稀暗背銀屏」，更明言尚有「紅燭半條」，何能訓「背」為「盡」？細揣「暗背銀屏」、「背帳猶殘紅蠟燭」、「燈背錦屏空」、「翠屏欹，銀燭背」等語，背燈當如浦氏之前一解，指臨睡時將燈燭移置屏、帳等物之背面，藉以掩暗燈燭之光。蓋「背」在身之後，故「背」有「後」義，物體之後面、反面均可曰背，「背燈」者，將燈置於某種遮蔽物之後，使不大亮而仍依稀可見也。然「背窗燈半明」之句則與「背燈」有別，當指將燈移至窗下，背對着窗，既可稍掩燈光，又不至被風吹滅，故曰「燈半明」，其非指燈盡亦灼然可見。至於特殊裝置可以扭轉使燈不大明，則油燈或有可能，燭則絕無可能。

③【浦江清曰】翠鈿即花鈿，唐代女子點於眉心。「金壓臉」疑即金壓子，點於兩頰者，孫光憲《浣溪沙》「膩粉半粘金壓子」是也。【按】翠鈿有兩義，一為用翠玉製成之首飾。梁武帝《西洲曲》：「樹下郎門前，門中露翠鈿。」所指即頭飾。一指翠壓，係婦女面飾，用綠色「花子」粘在眉心，或製成小圓形貼在面頰上如同酒壓。顧夙《虞美人》詞：「遲遲少轉腰身裏，翠壓眉心小。」庭筠《南歌子》詞：

「臉上金霞細，眉間翠鈿深。」此貼於眉心者。本篇之「翠鈿」，視「金壓臉」之語，或爲貼於面頰者。

④ 闌干，縱橫貌。

箋評

【張惠言曰】「相憶夢難成」，正是「殘夢迷」情事。（《詞選》卷一）

【陳廷焯曰】「領略孤眠滋味。逐句逐字，淒淒惻惻，飛卿大是有心人。」（《雲韶集》卷一）三章云：「相見牡丹時」，五章云：「覺來聞曉鶯」，此云：「牡丹花謝鶯聲歇」，良辰已過，故下云「燕飛春又殘」也。

（《詞則·大雅集》卷一）

【浦江清曰】此章寫春光將盡、寂寞香閨之情事。（《詞的講解》）

【按】上片一二句點時令已是殘春季候。三四明點思念遠人，徹夜難眠，惟殘燈熒熒，背窗半明。下片一二句則殘妝猶在，香閨深掩，寂寞孤獨。三四句謂值此燕飛春又殘之季節，思念遠人而音書渺茫，惟有流淚縱橫而已。着一「又」字，暗示人之遠離已是經年。全篇均用殘春景物襯托獨處香閨之寂寞與青春消逝之感傷。

菩薩蠻

滿宮明月梨花白①，故人萬里關山隔②。金雁一雙飛③，淚痕霑繡衣。小園芳草綠④，

家住越溪曲^⑤。楊柳色依依，燕歸君不歸^⑥。

校注

①【華鍾彥注】《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釋文：「古者貴賤同稱宮，秦、漢以來，惟王者所居稱宮焉。」此宮字當用古義，非王者所居之專稱。温庭筠《舞衣曲》云：「不逐秦王卷象牀，滿樓明月梨花白。」是其左證。此敘民間女子事，故下文云，故人遠隔也。【浦江清曰】古者宮、室通稱，不必指帝王所居，而梵宇道觀亦均可稱宮。飛卿另有《舞衣曲》，其結句云「滿樓明月梨花白」，與此僅差一字，今云「滿宮」，是文人變換詞藻，不可拘泥。此章如詠宮中美人，則不應有「故人萬里關山隔」之句，豈必如劉無雙、王仙客之故事乎？此不可通者也。又曰：頃細思其事，更進一步。蓋飛卿所製實為教坊及北里之歌曲。教坊中之妓女常應節令人宮歌舞。崔令欽《教坊記》云：「妓女人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知教坊人或兩院人與內妓或內人有別……今飛卿此章所寫之妓，其已入宜春院為內妓，或僅為教坊兩院中人，所不可知。要之均可有人宮歌舞之事。如此則所謂「滿宮」者或實指宮苑而言。【黃進德曰】滿宮，猶滿院。宮，此指一般民居。（《唐五代詞選集》）【按】先秦時代，宮、室固可互訓，但自秦漢以來，迄至唐代，「宮」之宮苑含義已經固定（梵宇道觀稱宮，亦從宮苑義而來）。且下片「家在越溪曲」，明用西施及浣紗女事，則此詞之女主人公即是西施，借指宮中嬪妃宮女。可證此句「滿宮」之「宮」定指宮苑。參下

「越溪曲」注及箋評引俞平伯說。

② 故人，當指以前與西施一起浣紗的女伴。王維《西施詠》：「豔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朝仍越溪女，暮作吳宮妃……當時浣紗伴，莫得同車歸。」故人，即「當時浣紗伴」也。

③ 【華鍾彥注】劉貢父《中山詩話》云：「金雁，箏柱也。」謂離懷至深，彈箏以寫之也。或曰：金雁首飾也，楊萬里詩：「珠襦玉匣化爲土，金雁銀鳧亦飛去。」即其例。竊疑雁當指遠人書信，金，言其貴重。杜甫詩：「家書抵萬金」是也。【俞平伯曰】（金雁句）指衣上的繡紋。（《唐宋詞選釋》）【浦江清曰】雁而曰金，豈非秋之季候于五行屬金，謂金雁者猶秋雁乎？曰：梨花非秋令之物，不應作如此解。或云：金雁即舞衣上所繡，猶之第一章之「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金雁一雙飛」言舞袖之翩翩，亦猶鄭德輝詠舞之曲「鷓鴣飛起春羅袖」也。此可備一說。另解，金雁者箏上所設之柱，箏柱成雁行之形，故曰雁柱，亦有稱金雁者，溫飛卿《詠彈箏人》詩云：「鈿蟬金雁今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與此詞意略同，以此解爲最勝。【黃進德曰】金雁，此指遠人書信。司空曙《燈花三首》之一：「幾時金雁傳歸信，剪斷香魂一縷愁。」【按】諸說似均可通，亦各有所據。然此處「金雁」似解爲高空飛雁更爲直捷。「金」僅取其字面之華美，此飛卿摘藻之積習，自非指「秋」。如解爲秋雁，不但與「梨花白」直接衝突，亦與「芳草綠」、「楊柳色依依」等明寫春令景物者不符。雁爲候鳥，春天由南方飛向北方。舊有雁足傳書之說，今只見南雁雙雙北飛，而不見「故人」（浣紗女伴）的音

訊，故思念故鄉舊伴，不禁淚霑繡衣。

④ 小園，指越中故鄉的小園，參下句注。

⑤ 【俞平伯曰】越溪即若耶溪，北流入鏡湖，在浙江紹興。相傳西施浣紗處……杜荀鶴《春宮怨》：「年年越溪女，相憶采芙蓉。」亦指若耶溪。（《唐宋詞選釋》）

⑥ 君，浣紗女伴稱居於吳宮的西施。詳箋評部分編著者按語。燕，雪豔亭本《花間集》作「雁」，非。燕歸，即第七首「社前雙燕迴」之意，指春天燕子按時歸來，而「君」（西施）則不歸。

箋評

【湯顯祖曰】興語似李賀，結語似李白，中間平調而已。（湯評《花間集》卷一）

【陳廷焯曰】淒豔是飛卿本色，從摩詰「春草年年綠」化出。（《雲韶集》卷二四）結句即七章「音信不歸來」二語意，重言以申明之，音更促，意更婉。（《詞則·大雅集》卷一）

【浦江清曰】首句託物起興，見梨花而忽憶故人者，「梨」字借作離別之離，樂府中之諧音雙關語也。夫明月之下，若梅若杏，若桃若李，芳菲滿園，何必獨言梨花？此詞人之剪裁，從梨花而觸起離緒，乃由語言之本身引起聯想也。故人者即舊情人，教坊姊妹自有婚配，亦可有情人……「金雁」從「關山」帶出……此章上下兩片，隨意捏合，無甚關聯。「小園芳草綠」之「小園」，與「滿宮明月梨花白」之「滿宮」是否為一地，抑兩地，不可究詰。由小園芳草之綠，憶及南國越溪之家，意亦疏遠……「家

住越溪曲「暗用西施典故，用一歷世相傳美人之典故，見此妓容貌端麗，亦爲一美女子。「楊柳色依依，燕歸君不歸」，是敷衍陳套語。「君」……爲女子想念之對方，亦即上片中之故人也。（《詞的講解》）

【俞平伯曰】「越溪」即若耶溪……相傳西施浣紗處。本詞疑亦借用西施事……上片寫宮廷光景，下片寫若耶溪，女子的故鄉。結句即從故人的懷念中寫，猶前注所引杜荀鶴詩意。「君」蓋指宮女，從對面寫來，用字甚新。柳色如舊，而人遠天涯，活用經典語。（《唐宋詞選釋》）

【張以仁曰】俞氏謂此詞「越溪」即若耶溪，且係暗用西施事，皆有見地。惟謂「君」指宮女，則頗費解。依俞氏之說，謂「結句即從故人的懷念中寫」，則此詞上片之「故人」，與下片之「君」，其非同一人甚明。下片寫「故人」懷念此宮女，上片是否寫宮女懷念彼「故人」？上下兩片，各寫一方，類此結構雖非絕無僅有，亦殊不多見，此姑不論。然如暗用西施事，則彼「故人」應指夫差。吳越之戰，夫差兵敗自殺，西施與范蠡偕遊於五湖，俞氏之說，無論情事，皆與典故不合。此其一。且「君」字飛卿詞凡十一見，除此處不計，其他十見……其中「君」字，皆指男性，一望而知，無稱呼女性者……此其二也。竊謂此詞有自傷自惜而欲近無方之意；下片以越女爲况，自矜國色也；上片託宮怨爲之，示遭冷落也。待重拾舊歡乎？奈阻隔重重無能親近何？眼前與念中，場景變換。實外託男女眷戀之貌，內寄感士不遇之情。（《溫飛卿詞舊說商榷》。《花間詞論集》五十四至五十五頁）

【按】俞說甚是。此首顯詠西施事，「宮」指宮苑（吳宮）。上片寫西施思念故人（浣紗女伴），下片寫浣紗女伴思念西施。上片之場景為吳宮，下片之場景為越溪為小園。上片由眼前「滿宮明月梨花白」之虛寂景象引發對「萬里關山隔」的故里故人（浣紗女伴）之思念，又由「萬里關山隔」引發對鴻雁傳書的企盼。然鴻雁雖來而故人音書杳然，故「淚痕霑繡衣」。上片意蘊，近似張祜《宮詞》：「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惟彼所懷者側重「故國」，此則側重「故人」；彼因聽歌而淚下，此則因故人音書不至而淚霑繡衣。傳統宮詞多寫宮嬪之怨曠與處境之冷寂，此則主要寫宮嬪對故鄉故人（女伴）之思念。下片寫昔日浣紗女伴對西施的思念，亦從眼前景（小園芳草綠）寫起，次句明點「家在越溪曲」，此「家」既為浣紗女伴（故人）之家，亦為西施（君）之家。「小園」與「宮」，正相對映，說明上下片分寫兩地及居於兩地之人。俞氏謂「結句即從故人的懷念中寫……「君」蓋指宮女」，精切不移，然謂「從對面寫來」，似可商酌。蓋下片解為西施想像越溪浣紗女伴如何思念自己，不如解為越溪浣紗女伴（即西施之故人）思念關山遠隔之西施（即君）更為直捷而了無窒礙也。小園之芳草年年返綠，溪邊之楊柳歲歲垂絲，營巢之燕子春又歸來，而昔日同在越溪浣紗之西施則至今不歸。從「故人」對西施的思念中進一步寫出一人深宮永無歸期的宮嬪生活命運。上下片雖分寫兩地（宮中與越溪）兩方（西施與浣紗女伴），而主旨則統一於宮嬪歸期無日之怨思。此種上下片平行並列相互對映的結構章法，是對上下分片的雙調詞形式的創造性運用。解

此詞之關鍵，不僅須正確理解「宮」、「故人」、「君」、「小園」及「越溪曲」等詞語，更須打破對雙調詞結構章法及「君」、「故人」等詞語之慣性認識。雙調詞之結構章法多數情況下固為綫型，即按時間順序敘事寫景抒情，偶有顛倒跳躍，亦不改變綫型結構之整體，而此詞則完全打破通常慣例，上下片平行並列對映。此種結構章法，雖較罕見，亦非絕無僅有。如歐陽修《踏莎行》：「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薰風暖搖征轡。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

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欄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上片寫征人，下片寫思婦，上片是溪橋行旅圖，下片是高樓望遠圖。人物、場景不同，並列對映。與庭筠此首可稱此種結構章法之範例，庭筠得其先機，永叔後來居上。再如「君」與「故人」，多數情況下固指男性。然西施稱昔日之浣紗伴為「故人」，可謂完全切合。稱女子為「君」者，此詞亦非僅有之獨例，如韋莊《浣溪沙》：「夜夜相思更漏殘，傷心明月凭闌干。想君思我錦衾寒。」

咫尺畫堂深似海，憶來惟把舊書看。幾時攜手入長安？」其中之「君」即指男子所思念之深處畫堂之女子。此類詞語之習慣性用法，偶一打破，只須運用切當，亦自有新趣。庭筠詞多密麗，此詞除偶用「金」「繡」等麗字外，整體風貌疏淡明快，可稱溫詞別調。

菩薩蠻

寶函鈿雀金鸂鶒^①，沉香閣上吳山碧^②。楊柳又如絲，驛橋春雨時^③。
畫樓音信斷，

芳草江南岸^④。鸞鏡與花枝，此情誰得知^⑤？

校注

①【華鍾彥曰】函，匣也，套也，故有劍函、鏡函、枕函諸名。此當作枕函解，韓偓詩：「羅帳四垂銀燭背，玉釵敲着枕函聲。」鈿雀，釵也。金鸞鵲，釵頭所飾也。枕函之旁，有墮釵，謂初起也。李義山詩：「水紋簾上琥珀枕，傍有墮釵雙翠翹。」是其例。【黃進德曰】：「鈿雀，似指枕函上飾有平磨螺鈿製成的孔雀形象的圖案。鈿，指用薄如蟬翼的貝殼製作的傳統工藝。【浦江清曰】寶函者，奩具，盛鏡、釵、耳環、脂粉之盒，嵌寶爲飾。鈿雀，釵也，鏤金以爲各樣花式曰鈿，鈿雀是金釵，上有鳥雀之形以爲飾。鸞鵲，鴛鴦之屬。上言鈿雀，下言金鸞鵲，實只一物，蓋「鈿雀」但說金釵之上有鳥飾者，至「金鸞鵲」方特說此鳥飾爲一對鴛鴦也。【按】兩說均可通，浦說較長。蓋此詞係寫女子晨起對鏡梳妝時所見所思。首句「寶函」指妝奩或鏡奩，因其內放置珍貴之首飾，故稱「寶函」。枕頭雖可稱「枕函」，但以「寶函」指稱枕頭者，尚未見其例。且首句如寫枕頭及枕傍墮釵，似只能暗示此女子尚嬌卧未起，不特與三四句寫望中景象不接，亦與末二句「鸞鏡與花枝」脫節。而解爲妝奩，則人已起牀，與三四句及末二句均相承接。此句實即寫女子晨起打開妝奩時看見匣中有鑲嵌精美之鸞鵲形金釵。動詞省略，此詩詞中常見，可以意會。鸞鵲鴛鴦之屬，取其成雙嬉游，以興起怨別懷遠之情。

② 閣，晁刻本《花間集》原作「關」，據雪豔亭本改正。沉香閣，用沉香木建造之樓閣，用以形容其華美。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卷下：「楊國忠又用沉香爲閣，檀香爲欄，以麝香、乳香篩土和爲泥飾壁……禁中沉香之閣，殆不侔此壯麗也。」此雖近小說家言，然李白《清平調辭》「沉香亭北倚闌干」，則興慶宮確有沉香亭。沉香，香木名。嵇含《南方草木狀》：「交趾有蜜香，樹幹似柅柳，其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欲取香，伐之，經年，其根幹枝節，各有別色也。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爲沉香。」《南史·夷貊傳上·林邑國》：「沉木香者，土人斫斷，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名曰沉香。」吳山，泛指江南吳地之山。又，今陝西隴縣西南之吳嶽（又作吳岳）亦稱吳山。然據下片「芳草江南岸」之語，此句之「吳山」當泛指江南吳地之山。《文選·謝朓〈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鵲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此爲三國吳故地之山。賈島《送朱可久歸越中》：「吳山侵越衆，隋柳入唐疏。」此爲春秋吳故地之山。然本篇之「吳山」又非實指江南吳地之山，而係指畫屏上之吳山。浦江清《詞的講解》引另說云：「吳山指屏風。飛卿《春日》詩：「一雙青瑣燕，千萬綠楊絲。屏上吳山遠，樓中朔管悲。」句意蓋謂居住在華美樓閣上的女子清晨打開妝奩準備梳妝時瞥見畫屏上碧綠的吳山。古代屏風上常繪金碧山水，故云「吳山碧」。女子所懷的男子現居江南吳地，故見畫屏上之吳山碧不禁有所根觸。」

③ 驛橋，驛站旁的橋。驛，古代供傳遞文書、官員來往及運輸中途暫息、住宿之處，亦可泛指旅店。

二句寫女子在樓閣上望見樓外楊柳又抽縷垂絲，驛站的橋邊正下着濛濛的春天絲雨。

④ 畫樓，當即女子所居的沉香閣。音信斷，指女子所思念的男子音信斷絕。芳草江南岸，係女子遙想中的男子所居的江南吳地的春天景象，暗用《楚辭·招隱士》：「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二句意謂：畫樓中的女子接不到所懷男子的音信，此時芳草想又綠遍對方所在的江南岸了。

⑤ 鸞鏡，指妝鏡，背上鐫刻鸞鳳圖案，故稱。又《太平御覽》卷九一六引范泰《鸞鳥詩序》：「昔罽賓王結罝峻祈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欲其鳴而不致也。乃飾以金樊，饗以珍羞，對之逾戚，三年不鳴。夫人曰：『聞鳥見其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映之？』王從其言。鸞覩影感契，慨焉悲鳴。哀響中宵，一奮而絕。」花枝，指女子梳妝插鬢的花。二句寫女子對鏡簪花時的心理活動：值此對鏡理妝、簪花插鬢之時，自己的滿腹思念之情與青春虛度之悲又有誰知道呢？二句亦化用《越人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之詞意。

箋評

【湯顯祖曰】「沉香」、「芳草」句，皆詩中畫。（湯評《花間集》卷一）

【張惠言曰】「鸞鏡」二句，結，與「心事竟誰知」相應。（《詞選》卷一）

【譚獻曰】「寶函鈿雀」句，追敘。「畫樓」句，指點今情。「鸞鏡」句，頓。（《譚評詞辨》卷一）

【陳廷焯曰】只「又」字，多少眼淚，音節淒緩。凡作香奩詞，音節愈緩愈妙。（《雲韶集》卷一）「鸞鏡

與花枝，此情誰得知？」皆含深意，此種詞第自寫性情，不必求勝人，已成絕響。（《白雨齋詞話》卷一）

【浦江清曰】首句……託物起興。鷓鴣，興而比也。下接「沉香閣上吳山碧」，意甚疏遠，亦韻的傳遞作用。以詞意言之，則首句言女子所用之奩具及釵飾，次句為女子所居之樓及樓外之景……「吳山碧」是樓外所見之景，吳地諸山，概可稱為吳山……另說，吳山指屏風……「楊柳又如絲，驛橋春雨時」，寫景如畫，句法開宕，與「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絕類，皆晚唐詩之格調也。上片言樓內樓外，下片接說人事。言畫樓以見樓中之人。此女子憑樓盼遠，但見江南芳草萋萋，興起王孫不歸之感嘆，故曰「音信斷」。單說「畫樓音信斷」可有兩義，一意思是說畫樓中人久無音信到來，是男子想念女子的話。一意思是說遠人的書信久不到畫樓，是女子想念男人的話。今詞中所說的是後面一層意思。鸞鏡亦寶函中之物，鏡背有鸞鳳之花紋，故曰鸞鏡。此句遠承第一句，脈絡可尋，知此女子晨起理妝，對鏡簪花插釵而憶念遠人，詩詞不照散文的層次說，因詩詞的語言要顧到語言本身的銜接，不照意義的承接也。知、枝同音雙關語，例見《詩經》及《說苑·越人歌》，飛卿於此《菩薩蠻》中兩用之，皆甚高妙，已見前「心事竟誰知？月明花滿枝」句之箋釋。飛卿熟悉民歌中之用語，樂府之意味特見濃厚。《白雨齋詞話》特稱賞此兩句，謂含有深意，初不知深意究竟何在，蓋陳氏但從直覺體味，尚未抉發語言中之祕奧耳。（《詞的講解》）

【唐圭璋曰】此首，起句寫人妝飾之美，次句寫人登臨所見春山之美，亦「春日凝妝上翠樓」之起法。「楊柳」兩句承上，寫春水之美，彷彿畫境。曉來登高騁望，觸目春山春水，又不能已於興感。「又」字，傳驚嘆之神，且見相別之久。換頭，說明人去信斷。末兩句，自傷苦憶之情，無人得知。以美豔如花之人，而獨處淒寂，其幽怨深矣。「此情」句，千回百轉，哀思洋溢。（《唐宋詞簡釋》）

【按】浦解極精妙，惟次句「吳山碧」當從另說指屏風上所繪之「吳山」耳。花間詞中如「翠疊畫屏山隱隱」、「小屏香靄碧山重」、「畫屏閑展吳山翠」等句均可類證。飛卿詩句「屏上吳山遠」更可作的證。首二句貌似客觀描寫，實則「鈿雀金鸂鶒」與屏上「吳山碧」均為觸發女子感情之物。前者引發對雙棲雙宿美好愛情生活之聯想，後者勾起對遠在江南吳地的所歡的懷念。三四由屏上吳山之「碧」聯想到時已芳春，遂倚樓而望，但見楊柳絲絲，驛橋春雨，韶光妍麗如許。這兩句不但寫景明麗鮮妍，如同畫圖，而且筆致疏宕流暢，音情搖曳，兼具詩情、畫意與音樂美。點眼處尤在「又」字，彷彿疊印鏡頭，於當下目接之境上隱現往年曾歷的同樣境象，其中隱含春色依舊而人事已非的意蘊。妙在只畫出麗景，而今昔情事均在「又」字中透出。這種寓虛於實、寓昔於今而又以昔日之歡聚襯托今日之傷別的手法，運用得自然入妙，不露痕跡。過片從「又」字生發，點明「畫樓」與「江南」兩地相隔。「芳草」句與上片「吳山碧」、「楊柳如絲」、「春雨」相應，與「畫樓」句之間則若斷若續，若即若離。蓋此女子因對方音信斷絕而遙想心所繫念之男子身居之地江南，此時該又是芳草

綠遍了。此「芳草江南岸」乃是心之所想而非目之所存。上下兩句頓宕開合之間，正透露出情思的流動。結拍二句，由心繫江南又回到眼前。「鸞鏡」、「花枝」，正與首句呼應。此女子晨起梳妝，面前不僅有妝奩鴛釵，且有鸞鏡花枝。鸞鏡本有象徵圓滿愛情之意味，花枝更是青春韶華之象徵。但信杳人遠，縱有鸞鏡花枝，映襯如花之容顏，又誰適爲容？縱有滿腹相思懷遠之情，又有誰能了解？兩句之間，不僅因化用「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構成聲韻上的聯繫，且在意蘊上也具有啓示讀者多方面聯想的作用。鸞鏡雖能照映自己美好的倩影，却無法透視自己的「心事」；花枝雖能映襯自己姣好的面容，却同樣不理解自己的幽怨。全詞寫一位所歡遠隔的女子晨起梳妝的瞬間觸物興感的過程。先是由奩中鴛釵和屏上吳山觸發對愛情、春色和吳地的聯想，繼又由屏上春色引出對眼前春景的矚望和對往日曾歷之境的追憶，由此又生出信斷人杳的嘆息和對芳草江南的遙想。最後又由傷離懷遠回到眼前的鸞鏡花枝，歸結爲「此情誰知」的幽怨。像是繞了一個圓圈，實則其中已包含一系列的情思飛越。既有今昔之間的聯想對映，亦有畫樓與江南之間的空間懸隔與遙想。各句、各聯之間，看似隨意跳躍，細推則「物」與「情」輾轉相生，仍有跡可循，不過所循的是心靈的游動變化之跡而已。此詞雖有「寶函鈿雀金鸞鵲」這種穠麗而不免累贅晦澀之句，但就整體而言，却疏宕靈動，情韻悠長，充分發揮了詞體本身的優長。

菩薩蠻

南園滿地堆輕絮^①，愁聞一霎清明雨^②。雨後却斜陽，杏花零落香^③。無言勻睡臉，枕上屏山掩^④。時節欲黃昏，無慳獨倚門^⑤。

校注

① 輕絮，指柳絮。楊花質輕，有風的晴日，漫天飛舞，是爲「飛絮」。此云柳絮滿地堆積。「南園」泛稱庭園。

② 一霎，一陣，此處形容下雨時間之短。《荆楚歲時記》：「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清明在寒食節後一二日，「疾風甚雨」即指此種「一霎」時的陣雨、急雨，亦即此句所謂「一霎清明雨」。從此句寫「清明雨」之特點看，應是北方氣候特徵。如係江南一帶，當是「清明時節雨紛紛」。

③ 却，反。二句意謂：雨後反又轉晴，氣溫升高，零落堆地的杏花在斜陽照射下發散出陣陣芳香。

④ 勻睡臉，指午睡後因脂粉模糊，起來後重新勻拭臉面。枕上屏山，指枕屏，放在枕前，用作遮蔽。屏風曲折如山，故曰屏山。

⑤ 無慳，無聊賴，精神無所依托之狀。

箋評

【沈際飛曰】雋逸之致，追步太白。（《草堂詩餘正集》卷一）

【張惠言曰】此下乃敘夢。此章言黃昏。（《詞選》卷一）

【譚獻曰】「雨後」句：餘韻。「無憀」句：收束。（《譚評詞辨》卷一）

【王國維曰】溫飛卿《菩薩蠻》「雨後却斜陽，杏花零落香」，少游之「雨餘芳草斜陽，杏花零落燕泥香」雖自此脫胎，而實有出藍之妙。（《人間詞話·附錄》）

【俞陛雲曰】十四首中言及楊柳者凡七，皆託諸夢境。風詩比興，屢言楊柳，後之送客者，攀條贈別，輒離思黯然，故詞中言之，低徊不盡。其託於夢境者，寄其幽渺之思也。（《唐詞選釋》）

【浦江清曰】《菩薩蠻》律用仄平平仄起者為工，此章用平平仄仄起，稍疏。一霎，當時俗語，馮延巳《蝶戀花》：「紅杏開時，一霎清明雨。」詞是唐五代之俗曲，比詩較能容納當時之俗語，且以運用若干俗語為流動也。「清明雨」三字成爲一個詞藻……蓋當寒食清明之際，春光明媚之時，一陣小雨，密密濛濛，收去十丈軟塵，換來一片新鮮的空氣，然而柳絮沾泥，落紅成陣，使人感着春光將老，引起傷春的情緒。這「清明雨」三字就可帶來這些個想像。（《詞的講解》）

【按】此首抒寫女子由春殘日暮景象所觸發的芳華零落、孤寂無憀意緒。上片着重寫柳絮堆地、杏花零落的殘春景象，而情寓景中，「愁聞」二字，略透主觀情思。下片着重寫女子的情態，「無言」、

「無憀」、「獨倚門」等語，透露孤寂空虛、惆悵失落的意緒。「雨後」二句寫出暮春時節乍雨旋晴的特徵性景象，其中既有對美的凋衰的惋惜，又有對凋衰之美的欣賞。這種複雜微妙的感情意緒，正曲折透露出女主人公對自身境遇命運的感觸，其象喻意蘊可於言外領之，而不落言筌。此詞寫獨居女子的傷春情懷，其情境與歐陽修《蝶戀花》（一作馮延巳詞）下片「雨橫風狂三月暮」數語有些相似，但歐詞感情比較強烈，表情也較顯露，而溫詞則感情比較內斂，表情亦較含蓄。

菩薩蠻

夜來皓月纔當午^①，重簾悄悄無人語^②。深處麝煙長^③，卧時留薄妝^④。當年還自惜^⑤，往事那堪憶。花露月明殘^⑥，錦衾知曉寒^⑦。

校注

① 纔，恰，正。午，日月正當中天。纔當午，指月亮正高掛中天，時值午夜。

② 重簾，重重簾幕。

③ 【俞平伯曰】「深處」承上「重簾」來，指簾帷的深處。【浦江清曰】重簾深處即是臥室。麝煙，焚麝香之煙縷。

④ 【浦江清曰】薄妝者與穠妝相對，謂穠妝既卸，猶稍留梳裹，脂粉勻面。古代婦女穠妝高髻，梳裹不

易，睡時稍留薄妝，支枕以睡，使髻髮不致散亂。

⑤ 自惜，自憐，自我愛憐欣賞。

⑥ 露，鄂本、湯本《花間集》作「落」。【葉嘉瑩曰】自文法言之，似以作「花落」較爲通曉易明，「花露」則令人有晦澀不通之感。然私意以爲此詞寫夜，「月明殘」三字，自是破曉前月將沉光景。此情此景，似與花之落無甚相關。蓋花之落未必定在破曉時也。若云「花露」，則花上露濃，正是後半夜破曉前情事，如此方與「月明殘」三字密合無間。至「花露」二字之鄰於不通，則又飛卿但標舉名物以喚起人之意象而不加說明之特色也。【浦江清曰】這裏不必紀實，猶李存勗《憶仙姿》（《如夢令》）「殘月落花煙重」。或校「花落」作「花露」，恐非。【按】作「花露」或作「花落」均可通，亦均爲天將破曉時景象（第六首末二句云：「花落子規啼，綠窗殘夢迷。」寫破曉時景象亦云「花落」，可參證）。作「花露」雖似有語病，然「玉釵頭上風」之「風」字正是類似句法。「花露月明殘」，謂花上露濃，天邊月殘，亦凌晨之景。

⑦ 錦衾，錦被。

箋評

【張惠言曰】此自臥時至曉，所謂「相憶夢難成」也。（《詞選》卷一）

【陳廷焯曰】「知」字淒警，與「愁人知夜長」同妙。（《詞則·大雅集》卷一）

【李冰若曰】《菩薩蠻》十四首中，全首無生硬字句復饒綺怨者，當推「南園滿地」、「夜來皓月」二闕，餘有佳句而無章，非全璧也。（《栩莊漫記》）

【浦江清曰】此章脈絡分明，寫美人春夜獨睡情事，自午夜至天明……皓月中天是半夜庭除之景。「重簾悄悄」言院落之幽深……流光似水，一年又是春殘，靜夜獨卧，不禁追思往事，自惜當年青春美好，匆匆度過，有不堪回憶者。「花落月明殘」，賦而比也。花落月殘是庭中之景，此人既獨卧重簾之內，何由見此？此句亦只虛寫，取其比興之義，以喻往事難回，舊歡已墜，起美人遲暮之傷感。言錦衾，見衾中之人，一夜轉側，難以入睡，驟覺曉寒之重。「知」字有力。以仄平平仄平結句，《菩薩蠻》之正格。此第三字宜用平聲字，不同於五律中之句法也。（《詞的講解》）

【唐圭璋曰】《菩薩蠻》云「夜來皓月纔當午，重簾悄悄無人語」、「竹風輕動庭除冷，珠簾月上玲瓏影」、「楊柳又如絲，驛橋春雨時」、「雨後却斜陽，杏花零落香」、「牡丹花謝鶯聲歇，綠楊滿院中庭月」，皆寫景如畫，韻味雋永。（《温韋詞之比較》）

【葉嘉瑩曰】此詞前半闕，首三句皆為寫景之辭，惟第四句乃寫人之辭，而此寫人之一句，實乃全詞之關鍵。前半闕三句是此人之所見；後半闕四句是此人之所感……首句「夜來皓月纔當午」……只此一「纔」字，夜來之漫長可想矣。長夜無聊，偶一環顧四周，則但見重簾悄悄，寂無人語，曲屏深處，尚有餘香，極寫長夜無眠之寂寞也。而此「深處麝煙長」之「長」字實極妙，大可與王摩詰詩「墟里上

孤煙」(《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之「上」字及「大漠孤煙直」(《使至塞上》)之「直」字相比美……其爲近於繪畫式之客觀藝術之一點則頗爲相似，以「上」字、「直」字、「長」字形容靜定空氣中之煙氣，皆極繪畫式之客觀藝術之妙。(《溫庭筠詞概說》)

【張以仁曰】此詞上片云：「夜來皓月纔當午」，月上中天而著一「纔」字，可見輾轉難眠之狀；下片云：「當年還自惜，往事那堪憶」，傷今惜往，言其不眠之故也；又云：「花露月明殘」，月明而曰「殘」，自是曉月將沉之時；又云：「錦衾知曉寒」，則通宵失眠明矣。(《溫飛卿詞舊說商榷》。《花間詞論集》六十頁)

【按】此章寫女子長夜不眠、幽寂孤冷的情景與青春不再、往事不堪回首的傷感。用筆較疏淡。「當年」二句，直抒情懷，而能含蓄，《菩薩蠻》十四首中罕見。「錦衾」句亦耐吟味。然「花露月明殘」實爲累句，即從別本作「花落月明殘」，「月明殘」三字亦不詞。而上片末句「卧時留薄妝」亦與全篇意旨脫節。

菩薩蠻

雨晴夜合玲瓏日①，萬枝香裊紅絲拂②。閑夢憶金堂③，滿庭萱草長④。
綉簾垂麗
歎⑤，眉黛遠山綠⑥。春水渡溪橋，凭欄魂欲銷⑦。

校注

- ① 日，《金奩集》、朱本《尊前集》作「月」。【張以仁曰】「月」「拂」同在詞韻十八部，「日」則在十七部。就韻言，作「月」為諧。然既謂「雨晴」，下文景物，亦非夜間；而《花間》各本並作「日」，則作「日」似為原貌。且就《花間》言，十七部與十八部，亦有叶韻之同例：薛昭蘊《離別難》：「未別心先咽，欲語情難說出。」「咽」在十八部，「出」在十七部，而亦相叶，則作「日」是矣。後人或由句中「夜合」之錯覺，更依一般韻例改為「月」，不知「夜合」乃花名，而《花間》自有其韻例耳。【按】張說甚是。作「日」，則「玲瓏」係形容夜合花之精巧美好，作「月」則「玲瓏」係形容月之明澈瑩潔，孤立看似均可通。但聯繫全篇，則此首乃寫女子日間凭欄遠眺近觀時所見所感。「萬枝香裏紅絲拂」、「滿庭萱草長」、「春水渡溪橋」均非夜間所能望見之景象，故以作「日」為是。「夜合玲瓏日」，夜合玲瓏之時也。此與下首「珠簾月上玲瓏影」所寫之對象有別，不必以彼例此。夜合，花名，即合歡花，又名馬櫻花。落葉喬木，羽狀複葉，小葉對生，夜間成對相合，故俗稱夜合花。夏季開花，頭狀花序，合瓣花冠，雄蕊多條，淡紅色。嵇康《養生論》：「合歡蠲忿，萱草忘憂。」
- ② 紅絲，指夜合花的花蕊，其雄蕊垂散如絲，上半肉紅，故云。
- ③ 金堂，指華麗宏偉的堂屋。或即「鬱金堂」之省。《玉臺新詠》卷九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

蘇合香。」沈佺期《古意》有「盧家少婦鬱金堂」之句。此謂「閑夢憶金堂」，當指女子因離居獨處的空虛寂寞，白晝入夢，夢見昔日與情人共處此金堂的歡樂生活。

④ 萱草，俗稱黃花菜、金針菜，多年生宿根草本。花漏斗狀，橘黃色或橘紅色。古人以為種植此草，可以使人忘憂，因稱忘憂草。《詩·衛風·伯兮》：「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草，即萱草。在詩詞中，合歡與萱草常並提，因其常於五月同時盛開。此處或反襯女子之幽獨，或反襯其憂愁。

⑤ 麗艷，下垂貌。馮延巳《鵲踏枝》：「楊柳千條垂麗艷。」此則形容繡簾上的垂纓下垂之狀。

⑥ 《西京雜記》卷二：「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

⑦ 二句寫女子凭欄遠眺時，見到綠水溪橋之景，觸動對往昔離別情景的追憶，不覺魂為之消。

箋評

【張惠言曰】此章正寫夢。垂簾、凭闌，皆夢中情事，正應「人勝參差」三句。（《詞選》卷一）

【陳廷焯曰】「繡簾」四句婉雅。叔原「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聰明語，然近於輕薄矣。

（《詞則·大雅集》卷一）

【浦江清曰】詞人言夜合，言萱草，皆託物起興，闡怨之辭也。杜甫《佳人》詩：「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詩經·伯兮》：「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痠。」兩處皆敘婦人離索之感……「閑夢憶金堂」者，即金堂中有人有所閒憶，亦即美人有所想念之意……憶者憶念遠人，夢者神思飛

越……金堂是閒夢之地……非閒夢之對象。此句因押韻之故，作倒裝句法，意謂人在金堂中間夢，非夢到一金堂也。而夜合之玲瓏與滿庭之萱草，皆此金堂中所有之實物……眉黛句接得疏遠，亦遞韻之法。「春水渡溪橋，凭欄魂欲銷」，情詞俱美，惟究與上文作如何之關聯乎？勉強說來，則「春水」從上句「遠山綠」三字中逗出，但遠山是比喻，從虛忽度到實，其猶「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之從實忽度到虛之一樣奇絕乎？此皆可以聯想作用解釋之。但上片言盛夏之景，此處忽曰「春水溪橋，究嫌抵觸。飛卿《菩薩蠻》於七八兩句結句有極工妙不可移易者，如「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花落子規啼，綠窗殘夢迷」之類；有敷衍陳套語，如「楊柳色依依，燕歸君不歸」，「時節欲黃昏，無慆獨倚門」之類；亦有語句雖工，但類似游離的句子，入此首固可，入另首亦無不可者，如「人遠淚闌干，燕飛春又殘」，「春水渡溪橋，凭欄魂欲銷」之類是也。（《詞的講解》）

【張以仁曰】所謂「繡簾垂麗蹶」者，因人出簾動以相及，意脈不斷，非虛寫也。故下文以眉黛狀遠山，「眉黛遠山綠」即「遠山眉黛綠」，情景相合，純任自然，且與人以芳草羅裙之聯想。此種手法，宜會其神韻，不當呆看……下文接寫春水溪橋，憑欄魂銷，眼前景猶當年景，此時情即昔時情，二者交織纏綿，神承意協，筆勢不沾不滯，讀者不必強解而自能得其流利之暢美，會其心曲之深密矣。（《温飛卿詞舊說商榷》。《花間詞論集》六三至六四頁）

【按】此章蓋寫女子傷離懷遠之情，時令當在五月盛夏。起二句寫夜合花於雨後盛開，萬枝紅絲垂

拂，香氣裊裊。夜合象徵情人合歡，此處反襯女子之獨居離索。三四句謂女子因離居獨處，心情鬱悶，難銷永日，故晝日憶念情人，繼而夢見往日於此金堂中與情人曾度過的歡樂生活。而今則離居，故雖面對滿庭萱草亦不能忘憂。「閑夢」一句點醒，豔麗的夜合、繁茂的萱草均成爲離情的反襯。過片二句，承上「閑夢」，寫女子居室繡簾垂地，閑夢方醒，對鏡理妝，眉若遠山。結拍則寫女子凭欄遠眺，但見溪水蜿蜒，橋橫綠波，不禁回憶起昔日與情人在春水溪橋之上離別之情景，而悵然魂銷。二句蓋化用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辭意，蓋目接綠水溪橋而憶昔年於此橋上別也。此章按實際生活中的次序，當是女子晝日思念情人而入夢，醒後重新理妝。凭欄近觀庭院，夜合垂絲，萱草繁茂，非特不能忘憂，反增離緒；遠眺綠水溪橋，憶及當年離別，益腸斷而魂銷矣。詞的章法靈動跳躍，遂拆散重組，以免平鋪直敘。

菩薩蠻

竹風輕動庭除冷^①，珠簾月上玲瓏影^②。山枕隱穠妝^③，綠檀金鳳凰^④。
兩蛾愁黛淺^⑤，故國吳宮遠^⑥。春恨正關情^⑦，畫樓殘點聲^⑧。

校注

① 庭除，庭院的臺階。除，臺階。

② 玲瓏，此狀珠簾明澈瑩潔貌。謝朓《玉階怨》：「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李白《玉階怨》：「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首二句「庭除冷」、「珠簾」、「玲瓏」等語均從謝朓、李白詩句化出。次句即「月上玲瓏珠簾影」之意，因平仄而調換次序。

③ 山枕，枕頭。古代枕頭多用木、瓷等製作，中間微凹，兩端突起，其形如山，故稱。隱，憑、倚。《孟子·公孫丑》：「隱几而卧。」

④ 【俞平伯曰】「綠檀」承「山枕」言，檀枕也。「金鳳凰」承「穠妝」言，金鳳釵也。【浦江清曰】「綠檀金鳳凰」即承上山枕而言。檀木所製，綠漆，鳳凰花紋。【按】浦說較長。

⑤ 兩蛾，雙眉。愁黛，猶愁眉。黛，青黑色顏料，古代女子用以畫眉。愁黛淺，謂愁眉不展。

⑥ 故國，故里。吳宮，指館娃宮，春秋時吳王夫差為西施所建，故址在今蘇州市西南靈巖山上。句意謂女子的故里離吳宮甚遠。西施故里在今浙江諸暨苧蘿村，離吳宮甚遠。

⑦ 恨，《金荃詞》作「夢」。

⑧ 殘點聲，古代以銅壺滴漏計時，一夜分為五更，每更分為五點。「殘點聲」指五更將盡時之更漏聲。

箋評

【張惠言曰】此言夢醒。「春恨正關情」與五章「春夢正關情」相對雙鎖。青瑣、金堂、故國、吳宮，略露寓

意。（《詞選》卷一）

【陳廷焯曰】「春恨」二語是兩層，言春恨正自關情，况又獨居畫樓而聞殘點之聲乎！（《雲韶集》卷一）
纏綿無盡。（《詞則·大雅集》卷一）

【俞平伯曰】「竹風」以下說人晚無憀，凭枕閒卧。「隱」當讀如「隱几而卧」之隱。「綠檀」承「山枕」言，檀枕也；「金鳳凰」承「穠妝」言，金鳳釵也。描寫明豔。「吳宮」明點是宮詞，昔人傳會立說，謬甚。其又一首「滿宮明月梨花白」可互證。歐陽炯之序《花間》曰：「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此兩語詮詞之本質至為分明。温氏《菩薩蠻》諸篇本以呈進唐宣宗者，事見《樂府紀聞》，其述宮怨，更屬當然。末兩句不但結束本章，且為十四首之總結束，韻味悠然無盡。畫樓殘點，天將明矣。（《讀詞偶得》）

【浦江清曰】「故國吳宮遠」用西施之典故，不必指實，猶上章之「家住越溪曲」也。「春恨正關情」較前章之「春夢正關情」僅換一字。此十數章本非接連敘一人一事，故亦不妨重複。前章言晨起，故曰「春夢」，此章尚未入睡，故曰春恨。春恨者，春閨遙怨也。畫樓殘點，天將明矣，見其心事翻騰，一夜未睡，故鄉既遠，彼人又遙，身世萍飄，一無着落，不勝淒涼之感。飛卿特以此章作結，不但畫樓殘點，結語悠遠，而且自首章言晨起理妝，中間多少時日風物之美，歡笑離別之情，直至末章寫夜深入睡，是由動而返靜也。（《詞的講解》）

【唐圭璋曰】飛卿寫景，多沉着淒涼，十四首《菩薩蠻》，有八首寫月夜境界。此外，寫落花、寫孤燈、寫暗雨、寫更漏之處亦多。（《温章詞之比較》）

【按】此首上片寫女子於夜間竹風輕動，庭階生涼，月透珠簾之時，穠妝倚枕而卧。下片寫其身在此吳宮，思繫故國，路遠難歸，愁眉不展。春恨（故國難歸之恨）牽情，長夜難眠。一夜輾轉，不覺已是殘更傳點之清晨矣。此章與「滿宮明月梨花白」一首均為宮詞，詞中主角，亦均為西施式之宮嬪。

更漏子^①

柳絲長，春雨細，花外漏聲迢遞^②。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③。
香霧薄，透簾幕，惆悵謝家池閣^④。紅燭背^⑤，繡簾垂^⑥，夢長君不知。

校注

① 《更漏子》，詞調名。《花間集》錄温庭筠《更漏子》詞六首，均借詠更漏或夜景，抒寫離情羈思。此調始見於温庭筠詞，當為其新創。雙調，四十六字，上下片各二十三字。上片的第二、三句，下片的第一、二、三句押仄韻。上下片的第五、六句換押平韻。

② 漏聲，指根據銅壺滴漏所計的時刻打更報點的聲音。迢遞，悠遠。

③ 謂傳更報點的聲音驚起了從北方邊塞飛來的大雁和城上的棲鳥，而樓閣中卧聽更漏聲的女子則

悄然面對畫屏上所繪的金色鷓鴣。

④ 謝家，即謝娘家。梁劉令嫺有《摘同心梳子贈謝娘因附此詩》，題內「謝娘」或為歌妓一類人物。唐李德裕家有美姬謝秋娘為名歌妓。晚唐五代詞中之「謝娘」亦多為歌妓一類人物的代稱。韋莊《浣溪紗》：「小樓高閣謝娘家。」又張泌《寄人》詩：「別夢依依到謝家。」或謂「謝娘」指謝道蘊，疑非。道蘊高門才女，非詞中「謝娘」身份。

⑤ 背，用屏、帳、帷幕等遮蔽物掩暗燈燭之光。詳《菩薩蠻》（牡丹花謝鶯聲歇）「背窗燈半明」句注。

⑥ 簾，《尊前集》作「帷」。

箋評

【尤侗曰】飛卿《玉樓春》、《更漏子》為詞擅場，而義山無之也。（《梅村詞序》）

【張惠言曰】此三首（指本篇及下「星斗稀」、「玉爐香」三首）亦《菩薩蠻》之意。「驚塞雁」三句，言懽戚不同，與下「夢長君不知」也。（《詞選》卷一）

【陳廷焯曰】思君之詞，託於棄婦，以自寫哀怨，品最上，味最厚。（《詞則·大雅集》卷一）飛卿《更漏子》三章，自是絕唱，而後人獨賞其末章「梧桐樹」數語。飛卿《更漏子》首章云：「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此言苦者自苦，樂者自樂。（《白雨齋詞話》卷一）明麗。（《雲韶集》卷二四）

【王國維曰】「畫屏金鷓鴣」，飛卿語也，其詞品似之。（《人間詞話》）

【俞陛雲曰】《更漏子》四首，與《菩薩蠻》詞同意。「夢長君不知」，即《菩薩蠻》之「心事竟誰知」、「此情誰得知」也。前半詞意以鳥爲喻，即引起後半之意。塞雁、城烏，俱爲驚起，而畫屏上之鷓鴣，仍漠然無知，猶簾垂燭背，耐盡淒涼，而君不知也。（《唐詞選釋》）

【李冰若曰】全詞意境尚佳，惜「畫屏金鷓鴣」一句強植其間，文理均因而扞格矣。（《栩莊漫記》）

【俞平伯曰】「塞雁」、「城烏」是真的鳥，屏上的「金鷓鴣」却是畫的，意想極妙……李賀《屏風曲》：「月風吹露屏外寒，城上烏啼楚女眠。」詞意本如此，畫屏中人，亦未必樂也。（《唐宋詞選釋》）

【錢鍾書曰】（驚塞雁三句）謂雁飛鳥噪，騷離不安，而畫屏上之鷓鴣寧靜悠閑，蕭然事外……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說温詞云：「此言苦者自苦，樂者自樂。」中肯破的。（《管錐編》第二冊一四七二頁）

【葉嘉瑩曰】起三句音節極佳，以其頗能以聲音表現意象也。首句「柳絲長」，「長」字寬宏而舒緩，正像春夜之靜美。次句「春雨細」，「細」字纖細而幽微，漸有雨絲飄落矣。三句「花外漏聲迢遞」，連用「迢遞」二字，同屬舌頭音，恍若有滴答之雨聲入耳矣（按：葉氏以爲「漏聲」實指雨聲）……「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三句……乃温詞純美之特色，原不必深求其用心及文理上之連貫。塞雁之驚，城烏之起，是耳之所聞，畫屏上之金鷓鴣，則目之所見，機緣湊泊，遂爾並現紛呈，直截了當，如是而已……後半闕六句，但視爲與前半闕「畫屏金鷓鴣」一句相承之辭，一氣而下，直寫此主人公所居之室內之情景而已……一結「君不知」三字，怨而不怒，無限低徊。（《温庭筠詞概說》）

【張以仁曰】此詞佈局，上片偏重聽覺，下片偏重視覺。彼雨聲也、漏聲也，初尚隱約，不甚清晰，故著「細」字、「迢遞」字，正狀甫醒神志尚帶模糊彷彿情況。繼聞塞雁驚飛，城烏羣起，或天將明，或雨漸急，乃音聲大作。妙在以「雁」「鳥」引出「鷓鴣」（閨中之人，豈非畫屏之金鷓鴣哉），所謂以類相從，飛卿慣用此等手法……又妙在由耳聞轉為目視，此過程之必然者。夢回之人張目所見，畫屏最近，故承之以「畫屏金鷓鴣」。（《溫飛卿詞舊說商榷》。《花間詞論集》七十五頁）

【按】《更漏子》，即可視為夜曲。本篇抒寫女子春夜聞更漏聲所觸發之相思與惆悵。上片均圍繞「漏聲」來寫。起三句以細長袅娜之柳絲、迷濛浙瀝之雨絲，烘托漏聲之悠遠，以表現女子長夜不寐、愁聽更漏時深長幽細而迷惘的情思。「驚塞雁，起城烏」二句，寫女子在夜聽更漏的過程中，聽到雁鳴、烏啼而想像其為漏聲所驚起，透露出寂寥、淒清和騷屑不寧的心緒。下陡接「畫屏金鷓鴣」一語，由外而內，由聽而視，似是客觀展示女子室內陳設，却帶有對身居華美居室却不免孤寂的女子的象喻意味。過片承「畫屏」句，轉筆描寫女子的居處環境。「惆悵」二字輕點，而上片結句的含蘊可藉此約略窺見，上下片之間亦藉此勾連過渡。結拍三句寫女子在惆悵索寞中黯然入夢。「夢長君不知」不妨視為女子的心理獨白。此首《尊前集》作李煜詞。曾昭岷等編著之《全唐五代詞》附考辨云：「《花間集》所錄溫詞中有此闕。《花間》成書於廣政三年夏四月，其時李煜年僅四歲，此詞非其所作甚明。」

更漏子

星斗稀，鐘鼓歇^①，簾外曉鶯殘月^②。蘭露重，柳風斜，滿庭堆落花^③。虛閣上^④，倚闌望，還似去年惆悵^⑤。春欲暮，思無窮，舊歡如夢中^⑥。

校注

① 鐘鼓歇，指城頭報更的鐘鼓聲已經停歇，天已曉。

② 曉鶯，謂清晨鶯啼。

③ 蘭露重，蘭花上露滿濃重的露水。柳風斜，拂曉的微風斜拂柳絲。二句點清晨。「滿庭堆落花」點春暮。

④ 虛閣，空寂的樓閣。女子所居。

⑤ 謂所見情景還像去年此時那樣令人惆悵，暗示去年此時已與所歡離別。似，《金荃詞》作「是」。

⑥ 舊歡，舊時的歡情。

箋評

【湯顯祖曰】「簾外曉鶯殘月」，妙矣，而「楊柳岸，曉風殘月」更過之。宋詩遠不及唐，而詞多不讓，其故殆不可解。（湯評《花間集》卷一）

【張惠言曰】「蘭露重」三句，與「塞雁」、「城烏」義同。（《詞選》卷一）

【陳廷焯曰】飛卿《更漏子》首章云：「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此言苦者自苦，樂者自樂。次章云：「蘭露重，柳風斜，滿庭堆落花。」此又言盛者自盛，衰者自衰，亦即上章苦樂之意。顛倒言之，純是風人章法，特改換面目，人自不覺耳。（《白雨齋詞話》卷一）「堆」字妙，空庭無人可知，回首可憐。（《雲韶集》卷二四）思君之意，託於棄婦，以自寫哀怨，品最厚。「蘭露」三句，即上章意，略將歡戚顛倒爲變換。「還似去年惆悵」，欲語復咽，中含無限情事，是爲沉鬱。「舊歡」五字，結出不堪回首意。（《詞則·大雅集》卷一）

【俞陛雲曰】下闕追憶去年已在惆悵之時，則此日舊歡回首，更迢遙若夢矣。（《唐詞選釋》）

【施蟄存曰】次章上片言曉鶯殘月中，露重風斜，落花滿庭，此皆即景，以引起下片之抒情。下片即言在此景色中登樓望遠，倏已經年，舊歡如夢，愁思無窮。所謂「盛者自盛，衰者自衰」，此意又何從得之？此二詞（按：指上章與本章）皆賦閨情，念昔日之雙棲，怨今日之睽隔。第二首可言今昔之感，而非盛衰之感。陳氏於飛卿詞求之過深，適成穿鑿，此皆以比興說詞之失也。（《讀溫飛卿詞札記》）

【胡國瑞曰】這首詞寫的是一個思婦晨起悵望之情。上闕純寫清曉時的景象……首二句從高處遠處寫起，「簾外」句落到近處。星斗、鐘鼓、曉鶯、殘月，一片清曉景象，俱是從人的耳目感受到的……

「蘭露重」三句繼續描寫景物，不僅感到其中有人，而且隱約似見其活動，從室內寫到了庭院。這三句庭院景物的描寫，使人於寂靜中還感到消沉的意味……「滿庭堆落花」除了進一步表明春已晚暮，也微逗出人的意興闌珊……下闕着重寫主人公的活動心情。「虛閣上」三句寫閣上眺望引起的感觸。「虛」字既表物象，也表人情……「倚闌望」是下闕的關節，一切內心活動俱由此句的「望」引出。「還似」句是「望」的最初感觸，「去年惆悵」包蘊情事無限。「去年惆悵」的內容為何？當是良人未歸、芳時虛度之類的情節。「還似」二字表情有力。「去年惆悵」的已是去年以前許多時日的種種，而今年「還似」，則其孤處時間當更漫長……這二字既有對過去的回顧，還有對當前的失望……「春欲盡」三句是惆悵之際的深入思索。（見《唐宋詞鑑賞辭典》）

【按】上片寫暮春清曉所見所聞之景，似一組空鏡頭，而星稀月殘、露重柳斜、鐘鼓聲歇、落花滿庭的景象中透露出淒清寂寞的氣氛與凋衰的氣息，正反映出女主人公的心緒。過片「虛閣上，倚闌望」二句為全篇樞紐，既點醒上片所寫均係閣上倚闌所見所聞景象，又點明下片所寫係閣上倚闌望所引起的回憶與感觸。下片純粹抒情，不涉具體情事，全從虛處着筆，而「舊歡如夢」之慨自深。「虛閣上」三句，雖直抒而極富蘊含，陳廷焯謂其「欲語復咽，中含無限情事，是為沉鬱」，可稱善於體悟。於此可見溫詞善於直抒與白描的一面。又，此詞調名之意僅於「鐘鼓歇」一語中虛點，全篇寫清曉情景，亦與他篇多寫夜景有別。

更漏子

金雀釵^①，紅粉面^②，花裏暫時相見。知我意，感君憐^③，此情須問天^④。
香作穗^⑤，蠟成淚^⑥，還似兩人心意^⑦。山枕膩，錦衾寒，覺來更漏殘^⑧。

校注

① 金雀釵，上端製成雀形的金釵，又作金爵釵。《文選·曹植〈美女篇〉》：「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

② 紅粉，指婦女化妝用的胭脂和鉛粉。

③ 憐，愛。

④ 謂此情天可作證。

⑤ 香作穗，指綫香燒成下垂如穗的灰燼。或謂指下墜之燈芯。韓偓《生查子》：「時復見殘燈，和煙墜金穗。」

⑥ 蠟成淚，蠟燭燃盡，流脂如淚。李商隱《無題》：「蠟炬成灰淚始乾。」

⑦ 似，《尊前集》作「是」。句意謂兩人的心意似香銷成灰，蠟燃成淚，死而後已。

⑧ 覺，《尊前集》作「夜」。

箋評

【華鍾彥曰】（香作穗三句）此言契闊已久，君心如香穗，如死灰，不復念我，我心之憂，不可細言，只有流淚如燭耳。此以香穗比君，以蠟淚比我，故云還似兩人心意也。（《花間集注》卷一）

【黃進德曰】此詞以半茹半吐、乍隱乍現的筆調透露出「女也不爽，士忒其行」所造成的少女失戀的痛苦，在溫詞中並不多見。（《唐五代詞選集》）

【按】此詞似寫一對青年男女，自「花裏暫時相見」之後，遂彼此相知相愛。無奈因別離而彼此相思，故只能獨卧錦衾，醒後已是殘漏將盡的清晨。全篇均從女子方面着筆，但表現的却是彼此相知相憐、死而後已的深摯感情。「知我意，感君憐，此情須問天」，「香作穗，蠟成淚，還似兩人心意」，或直抒，或設譬，都說明相愛是雙方的。通體明快直白，在溫詞中別是一格。

更漏子

相見稀，相憶久，眉淺淡煙如柳①。垂翠幕②，結同心③，待郎燠繡衾④。
雪，蟬鬢美人愁絕。宮樹暗⑤，鵲橋橫⑥，玉籤初報明⑦。
城上月，白如

校注

① 眉淺，畫眉輕淡。句意謂女子淡掃蛾眉，如同柳葉含煙。

② 簾幕低垂，謂時已夜深。

③ 結同心，謂女子用錦帶編結連環回文樣式的同心結。梁武帝《有所思》：「腰中雙綺帶，夢爲同心結。」同心結象徵青年男女永結同心的願望。

④ 繡衾，錦被。

⑤ 宮樹，宮苑中的樹。宮樹暗，係破曉時景象。月圓之夜，破曉時月沒天暗，故顯出宮樹的暗影。

⑥ 鵲橋橫，謂銀河西斜，亦天將曉時景象。唐韓鄂《歲華紀麗·七夕》：「七夕鵲橋已成，織女將渡。」原注引《風俗通》：「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爲橋。」

⑦ 玉籤，對古代計時器漏壺中浮箭的美稱。籤以竹或木製，上有刻度以紀時。報明，報曉。或解：指宮中伺漏報更用的更籤。《陳書·世祖紀》：「每雞人伺漏，傳更籤於殿中，乃勅送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

箋評

【湯顯祖曰】口頭語，平衍不俗，亦是填詞當家。（湯評《花間集》卷一）

【王士禛曰】「蟬鬢美人愁絕」，果是妙語。飛卿《更漏子》、《河瀆神》，凡兩見之。李空同所謂「自家物終久還來」耶？（《花草蒙拾》）

【李冰若曰】飛卿詞中重句重意，屢見於《花間集》中，由於意境無多，造句過求妍麗，故有此弊，不僅

「蟬鬢美人」一句已也。（《栩莊漫記》）

【華鍾彥曰】（城上三句）此言夢醒之時，不知郎處，但見皎潔之月，高掛嚴城，空使美人愁絕耳。（《花間集注》）

【按】此首寫女子徹夜不寐、待郎不至的愁緒。時間由夜深至天明，景物由「城上月，白如雪」到「宮樹暗，鵲橋橫，玉籤初報明」，感情亦由等待期盼而到「愁絕」，到徹底的失望。

更漏子

背江樓，臨海月，城上角聲嗚咽①。堤柳動②，島煙昏③，兩行征雁分④。京口路⑤，歸

帆渡⑥，正是芳菲欲度⑦。銀燭盡，玉繩低⑧，一聲村落雞。

校注

① 三句謂征行之人（詞人自己）背對江城城樓，面向海上明月，耳聞城上號角之聲嗚咽。角，號角，形如竹筒，本細末大，以竹木或皮革等製成。古時軍中多用以警昏曉，振士氣，肅軍容，亦用以報警戒嚴。此為曉角。城，當指唐潤州城（今鎮江市），視下「京口路」可知。唐李涉有《潤州聽暮角》七絕。

② 清晨曉風拂柳，故曰「堤柳動」。

③ 江中的洲渚為晨霧所籠罩，故曰「島煙昏」。

④ 征雁，征行的大雁。分，指雁行呈「人」字形排列。春天南雁北飛。

⑤ 京口，鄂本、湯本《花間集》作「西陵」。京口，指潤州，今江蘇鎮江市。建安十四年，孫權將首府自吳遷此，稱京城。十六年，遷治建業，改稱此為京口鎮。京口路，泛指京口一帶的道路。

⑥ 歸帆，歸舟。渡，指渡越長江。自潤州北渡長江至揚州，有金陵渡。

⑦ 芳菲，指春天芬芳的花。度過。句謂春光將盡。

⑧ 玉繩，星名。《文選·張衡〈西京賦〉》：「上飛闔而仰眺，正睹瑤光與玉繩。」李善注引《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謝朓《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寄西府同僚》：「秋河曙耿耿，玉繩低建章。」玉繩低，是天將曉時景象。故末句云「一聲村落雞」。

箋評

【湯顯祖曰】「兩行征雁分」句好。（湯評《花間集》卷一）

【丁壽田、丁亦飛曰】此詞寫舟行旅途中黎明之景。夜間泊舟於京口，則一面臨岸，一面與小島遙遙相對。由「背江樓」一句可知此人背岸而臥，故目臨海月而遙望島煙也。全詞從頭到尾寫舟中所見實景，條理井然，景色如畫。（《唐五代四大家詞》甲篇）

【俞陛雲曰】就行役昏曉之景，由城內而堤邊，而渡口，而村落，次第寫來，不言愁而離愁自見。其「征雁」句寓分手之感。唐人七歲女子詩「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飛」，亦即此意。結句與飛卿《過潼關》詩「十

里曉雞關樹暗，一行寒雁隴雲愁。清真詞「露寒人遠雞相應」，皆善寫曉行光景。（《唐詞選釋》）

【黃進德曰】此詞抒寫黎明時分游子在征途上的見聞與感受。遠近相映，意境恢宏，時地並舉，動靜互見。序次井然，色調清曠。煞尾寫凝重的歸思，周邦彥《蝶戀花》：「樓上闌干橫斗柄，露寒人遠雞相應」，由此化出。（《唐五代詞選集》）

【按】詞有「歸帆渡」之句，當是飛卿自京口北渡長江歸家（長安鄆縣）途中作。飛卿會昌元年春，曾自長安赴吳中舊居，見卷六《書懷一百韻》「行役議秦吳」之句及卷四《春日將欲東歸寄新及第苗紳先輩》等詩。此詞有「正是芳菲欲度」之句，當是會昌三年暮春自吳中歸長安途中作。過片「京口路，歸帆渡」六字，一篇之主。通篇均寫早起征帆甫發時所見所聞。曉角嗚咽，征雁嘹唳，村雞曉唱，均傳出旅人之淒清感受與對旅途風物之新鮮感；而堤柳飄拂，島煙迷濛，江樓海月，又處處顯示「京口」之地理特點。上述所有景物，均統一於「曉發」這一特定時間背景。全篇境界開闊，格調清新，與其閨情詞之局限於閨閣庭院，風格偏於密豔迥然不同。觀此，可知飛卿詞雖絕大部分為應歌之作，但亦偶有佚出此範圍以外者。此篇就性質而言，與其《商山早行》等行旅詩并無二致，風格亦近，純為基於個人行旅生活體驗的自我抒情之作，而非類型化的代言體。文人行役詞，此當為現存作品中時代最早者（前此劉長卿有《謫仙怨》，性質近似，係貶謫途中作，內容亦抒「謫去」之恨，或當視為貶謫詞）。與《更漏子》調名之聯繫，亦益隱而不顯，僅於結拍三句中稍點，且易夜景為曉景矣。

此詞在庭筠詞中雖爲特例，但可說明，即使在爲應歌而作曲子詞的大時代氛圍下，文人一旦純熟掌握了這種新的體裁，偶亦會用它來自我抒情。

更漏子

玉鑪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①。眉翠薄，鬢雲殘^②，夜長衾枕寒。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③。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④。

校注

① 玉爐，香爐的美稱。畫堂，泛指華麗的堂舍。崔顥《王家少婦》：「十五嫁王昌，盈盈出畫堂。」秋思，此指秋天懷念遠人的愁緒。「照」字承「紅蠟」言。「畫堂秋思」，指畫堂中懷着離愁別恨的女子。

② 謂翠黛色的畫眉褪色，如雲的鬢髮散亂，暗示夜間輾轉反側，殘妝散亂。

③ 不道，不知，不理會。

④ 何遜《臨行與故游夜別》：「夜雨滴空階。」

箋評

【胡仔曰】庭筠工於造語，極爲綺靡，《花間集》可見矣。《更漏子》（玉爐香）一詞尤佳。（《苕溪漁隱叢話·唐人雜記》下）

【楊慎曰】飛卿此詞亦佳，總不若張子野「深院鎖黃昏，陣陣芭蕉雨」更妙。（《評點草堂詩餘》卷一）

【徐士俊曰】「夜雨滴空階」五字不爲少，「梧桐樹」此二十二字不爲多。（卓人月《古今詞統》卷五引）

【李廷機曰】前以夜闌爲思，後以夜雨爲思，善能體出秋夜之思者。（《草堂詩餘評林》卷四）

【沈際飛曰】子野句「深院鎖黃昏，陣陣芭蕉雨」，似足該括此首。第觀此，始見其妙。（《草堂詩餘正

集》卷一）

【許昂霄曰】《更漏子》（玉鑪香）已上三首，與後毛文錫作，皆言夜景，略及清晨，想亦緣調所賦耳。

（《詞綜偶評》）

【譚獻曰】「梧桐樹」以下似直下語，正從「夜長」逗出，亦書家「無垂不縮」之法。（《譚評詞辨》卷一）

【謝章铤曰】太白如姑射仙人，溫尉是王謝子弟。溫尉詞當看其清真，不當看其繁縟。胡元任（仔）謂

庭筠工於造語，極爲奇麗（按：《漁隱叢話》作「綺靡」）。然如《更漏子》云：「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

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語彌淡，情彌苦，非奇麗爲佳者矣。（《賭棋山莊詞話》卷八）

【陳廷焯曰】遺辭淒豔，是飛卿本色。結三句開北宋先聲。（《雲韶集》卷一）後半闕無一字不妙，沈鬱

不如上二章，而淒警獨絕。（《詞則·大雅集》卷一）飛卿《更漏子》三章，自是絕唱，而後人獨賞其末

章「梧桐樹」數語……不知「梧桐樹」數語，用筆較快，而意味無上二章之厚。（《白雨齋詞話》卷一）

【李冰若曰】飛卿此詞，自是集中之冠。尋常情事，寫來淒婉動人，全由秋思離情爲其骨幹。宋人「枕

前淚共窗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本此而轉成淡薄。溫詞如此淒麗有情致不爲設色所累者，寥寥可數也。溫、韋並稱，賴有此耳。（《栩莊漫記》）

【俞陛雲曰】此首亦上半闕引起下文。惟其錦衾角枕，耐盡良宵，故桐葉雨聲，徹夜聞之。後人用其詞意人詩云：「枕邊淚共窗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加一「淚」字，彌見離情之苦。但語意說盡，不若此詞之含渾。（《唐詞選釋》）

【俞平伯曰】後半首寫得很直，而一夜無眠却終未說破，依然含蓄。（《唐宋詞選釋》）

【唐圭璋曰】此首寫離情，濃淡相間。上片濃麗，下片疏淡。通篇自晝至夜，自夜至曉，其境彌幽，其情彌苦。上片，起三句寫境，次三句寫人。畫堂之內，惟有爐香、蠟淚相對，何等淒寂。迨至夜長衾寒之時，更愁損矣。眉薄鬢殘，可見展轉反側、思極無眠之況。下片，承夜長來，單寫梧桐夜雨，一氣直下，語淺情深。宋人句云：「枕前淚共窗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從此脫胎。然無上文之濃麗相配，故不如此詞之深厚。（《唐宋詞簡釋》）

【葉嘉瑩曰】飛卿之爲詞，似原不以主觀熱烈真率之抒寫見長……其直抒懷感之詞，則常不免於言淺而意盡矣。此詞「梧桐樹」數語，實非飛卿詞佳處所在。《栩莊漫記》以爲「溫、韋並稱，賴有此耳」，既不足以知飛卿，更不足以知端己者也……即以同爲寫雨夜離情之作相較，端己《應天長》「綠槐陰裏」一首，結尾之「夜夜綠窗風雨，斷腸君知否」二句，其懇摯深厚，真乃直入人心，無可抗拒，且不僅

直入人心而已，更且盤旋鬱結，久久而不去。以視飛卿此詞之「梧桐樹……」數句，則此數句不免辭浮於情，有欠沉鬱。（《溫庭筠詞概說》）

【按】此詞寫秋夜離思，精彩處全在下半闋。蓋緣其於「夜長衾枕寒」，輾轉難眠之情況下，集中筆墨抒寫梧桐夜雨、葉葉聲聲所給予離人之淒清難堪感受，純用白描，一氣直下，既淋漓盡致，又復能含蓄。此數語實本何遜「夜雨滴空階」及白居易《長恨歌》「秋夜梧桐葉落時」二語加以發揮展衍，遂創造出富於典型性之詞境。王國維曰：「詞之爲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人間詞話》）本篇下片即體現「詞之言長」特點之例證。下片雖以疏快盡致爲特色，但「不道離情正苦」一句，橫插於前後兩個三字句中，於清疏明快中略作頓挫，不致一瀉無餘，且始終不道破一夜無眠，故淋漓盡致中仍有含蓄頓挫。《更漏子》詞調本身，上下片四節，共有八個節短勢促的三字句，客觀上也提供了形成清疏明快詞風的條件。溫氏六首《更漏子》詞，除首章（柳絲長）外，其餘五首均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清疏明快之特色。故亦可視爲作者對《更漏子》詞調本身特點及優長的充分利用與發揮。溫詞之主導風格誠非清疏明快一路，然具有清疏明快特點之詞作中確有佳篇名聯。就此詞論，亦非完美之作，上片雖穠麗，情却疏淡，除「偏照畫堂秋思」一語外，頗多套語；而下片則語雖清疏，情實濃烈。「梧桐夜雨」典型意境之創造，對後世詞、曲影響亦至爲深遠。

歸國遙^①

香玉^②，翠鳳寶釵垂麗鬋^③，鈿筐交勝金粟^④。越羅春水綠^⑤。畫堂照簾殘燭，夢餘更漏促。謝娘無限心曲^⑥，曉屏山斷續^⑦。

校注

① 《歸國遙》，唐教坊曲名，後用爲詞調。雙調四十二字，或四十三字。上下片各四仄韻。首句，溫庭筠所作二首均爲二字，韋莊所作均爲三字。曲調名的本意可能是歌詠戍邊將士歸國路遙的感情。庭筠此二首所詠內容與調名本意已看不出有何關聯。

② 香玉，此指女子芳香白潤的面頰。

③ 翠鳳寶釵，釵頭以翠鳳爲飾。麗鬋，下垂貌。此指釵頭的垂飾。

④ 鈿筐，鑲嵌金、銀、玉、貝的小簪。筐，小簪。金粟，花蕊形的金首飾。交勝，猶爭勝。或解，指彩勝。

⑤ 謂女子身着越州所產羅綢製成的舞衣，顏色如春水之綠。綠，同「綠」。越羅，越地所產絲織品，以輕柔精緻著稱。劉禹錫《酬樂天衫酒見寄》：「酒法衆傳吳米好，舞衣偏尚越羅輕。」李商隱《燕臺詩四首·秋》：「瑤琴悵悵藏楚弄，越羅冷薄金泥重。」可見越羅是製作舞衣之上佳材料。

⑥ 謝娘，見前《更漏子》（柳絲長）「謝家」注。心曲，猶心事。

⑦ 屏風曲折連環如同山形，故曰「山斷續」。

箋評

【湯顯祖曰】「芙蓉脂膩綠雲鬟」，故覺釵頭玉亦香。（湯評《花間集》卷一）

【李冰若曰】此詞及下一首，除堆積麗字外，情境俱屬下劣。（《栩莊漫記》）

【按】上片寫女子面頰、首飾、衣衫，下片寫女子曉夢醒來，聞見殘燭照簾，更漏急促，畫屏曲折，而滿腹心事無可訴語。此女子當是舞伎一類人物。「越羅」、「謝娘」等語均透露其身份，下首更明點「舞衣」。或謂首句「香玉」指釵飾或玉佩一類飾物，恐非，下首「雙臉」即此首之「香玉」也，可參證。

溫詩《晚歸曲》「雀扇圓圓掩香玉」指女子以團扇掩面，更可作為顯證。

歸國遙

雙臉①，小鳳戰篋金點豔②。舞衣無力風斂③，藕絲秋色染④。錦帳繡幃斜掩，露珠清

曉簟⑤。粉心黃蕊花壓⑥，黛眉山兩點。

校注

① 雙臉，指女子兩邊面頰。見《菩薩蠻》（鳳凰相對盤金縷）「鬢輕雙臉長」句注。

② 篔，當即指插在女子髮髻上作為裝飾用的金背小梳（詳《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句注引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貼鬢，閃亮光豔貌。句意謂女子頭上插着鳳釵、篔梳，搖曳顫動，金光閃耀。或以「小鳳戰篔」連讀，指篔梳上飾以金鳳，行動時微微顫動。

③ 謂走動時，風斂束舞衣，似有弱不勝衣的嬌柔之態。

④ 指身上的舞衣呈藕白色，似為素秋之色所染。參《菩薩蠻》（水精簾裏頗黎枕）「藕絲秋色染」句注。

⑤ 簟，竹席。句意謂清晨的竹席透出涼意，似有清露暗凝。

⑥ 黃蕊，即蕊黃，指額黃妝。蕊，狀其顏色。粉心，指額黃妝所用的黃粉。花靨，女子面頰上塗貼的妝飾，多以金、翠作成花形或星形，故又稱「金靨」、「翠靨」、「星靨」。唐五代時又稱「花子」。段成式《酉陽雜俎·黥》：「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點跡。」而馬縞《中華古今注·花子》則云：「秦始皇好神僊，常令宮人梳僊髻，帖五色花子，畫為雲鳳虎飛昇……至後周又詔宮人帖五色雲母花子，作碎妝以侍宴。」或解：「粉心黃蕊」係修飾「花靨」者，指花形面靨之顏色如花之紅心黃蕊。

箋評

【唐圭璋曰】全寫一美人顏色服飾之態，而情蘊釀其中，却無一句寫出。（《溫韋詞之比較》）

【袁行霈曰】以靜態的描繪代替人物的抒情，尤其着力於細部的渲染，因細部的膨脹而失去整體的均

衡感也在所不惜……一首詞就像一幅工筆的毫髮畢見的仕女圖……詞中的女性大多是靜態的……上闕寫女子的首飾、衣服，下闕寫她的卧牀和她的妝扮，把她的外部特征描繪得極其細致。篋子、舞衣、花壓、黛眉，各個細部渲染得十分逼真。（《温詞藝術研究》。《中國詩歌藝術研究》三二一—三二八頁）

【按】上片寫女子面頰、首飾、舞衣，下片寫幃帳牀簾及面部、眉部妝飾。純為客觀描繪。此二首不免堆砌繁碎，有詞乏情。只上首「越羅春水淥」，此首「舞衣無力風斂」二句稍有韻致。

酒泉子^①

花映柳條，閑向綠萍池上^②。凭欄干，窺細浪，雨蕭蕭^③。近來音信兩疎索^④，洞房空

寂寞^⑤。掩銀屏，垂翠箔^⑥，度春宵。

校注

① 《酒泉子》，唐教坊曲名，後用作詞調。以平韻為主，間入仄韻。有多種體式，主要有二體：一見於敦煌曲子詞，雙調四十九字，一多見於《花間集》，雙調自四十字至四十五字。此曲當產於河西酒泉地區。唐五代曲子辭，存體最多者為《酒泉子》。王昆吾謂「產生這麼多異體，字句增減分合是次要的，關鍵的問題，是修辭手法造成了衆多的變異。」（《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一一二頁）

② 閑，鄂本、湯本《花間集》作「吹」。

③ 蕭蕭，此狀雨聲。

④ 兩疎索，謂雙方均音信稀疏。

⑤ 洞房，此指女子所居的深幽房室。《楚辭·招魂》：「姱容修態，絢洞房些。」

⑥ 銀屏，鑲銀絲的屏風。白居易《長恨歌》：「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箔，雪本《花間集》作「幕」。翠箔，翠簾。

箋評

【湯顯祖曰】《酒泉子》強半用三字句，最易。（湯評《花間集》卷一）

【李冰若曰】銀屏、翠箔，麗矣，奈洞房寂寞度春宵何！（《栩莊漫記》）

【華鍾彥曰】花映柳條，是花與柳相合也。吹落池上，則又與柳相離也。感離合之倏忽，而傷人事之錯午也。（《花間集注》）

【按】上片寫女子凭欄覽眺，但見花映柳條，閑拂綠萍池上，春雨蕭蕭，池起細浪，景色明麗而境界空寂。下片寫與所思男子彼此遠隔，音信稀疏，洞房幽寂，惟掩屏垂簾，獨自度此春宵。上下片分寫日間、晚間情景，而以「近來音信兩疎索，洞房空寂寞」二句統領。

酒泉子

日映紗窗，金鴨小屏山碧^①。故鄉春，煙靄隔^②，背蘭缸^③。
宿妝惆悵倚高閣^④，千里雲影薄。草初齊，花又落，燕雙雙^⑤。

校注

① 金鴨，一種鍍金的鴨形銅香爐。戴叔倫《春怨》：「金鴨香消欲斷魂，梨花春雨掩重門。」李商隱《促漏》：「舞鸞鏡匣收殘黛，睡鴨香爐換夕熏。」小屏山碧，指枕屏上繪青碧山水。

② 煙靄，指香爐熏香所透出的煙氣。長孫佐輔《幽思》：「金爐煙靄散，銀缸殘影滅。」

③ 蘭缸，燃蘭膏的燈。背，掩暗。

④ 宿妝，昨日的舊妝、殘妝。句意謂女子晨起尚未梳妝，便倚高閣惆悵遠望。

⑤ 雙雙，王輯本《金荃詞》作「雙飛」。

箋評

【毛先舒曰】漢武帝置酒泉郡，城下有泉味如酒。郭弘好飲，嘗曰：「得封酒泉郡，實出望外。」調名取此，曰《酒泉子》。（《填詞名解》卷四）

【蕭滌非曰】這首詞，結構極分明，上半寫室內，下半寫室外，時間是一個清晨，地點是一間樓上，主人

翁則是一個「單棲無伴侶」的異鄉女子……曰「背蘭缸」，無聊之情態可想……「背蘭缸」句略作一勒，言雖心念故鄉，而眼前所見者惟此經宵未滅之殘燈耳，正乃「情餘言外」。（《樂府詩詞論叢·一個老問題》）

【按】上片寫女子晨起前情景：日映紗窗，枕屏山碧，殘燈猶在，爐煙猶繞，而夢中故鄉春天之景色竟如煙靄之遙隔。下片寫其未曾梳洗即惆悵倚閣遠眺，但見千里雲淡，故鄉杳遠，極目不見。眼前草齊花落，燕子雙雙，又是一年春盡，益增對故鄉之思念。上片「故鄉春，煙靄隔」，當是女子因思念故鄉而積思成夢，夢中回到闊別已久之故鄉，夢醒之際，殘燈熒熒，爐煙裊裊，而故鄉已杳隔於千里之外矣。「煙靄隔」既透出夢境之迷茫，又透出醒後之茫然，且透出此意念即因眼前爐煙繚繞之景象引起。而下片「千里雲影薄」又正與「故鄉春，煙靄隔」相應。寫情含蓄精微。中國古代詩賦向有游子思歸之傳統主題，而無「游女」懷鄉者。此詞可能是表現此類主題之極少數作品之一，反映出隨着城市商業經濟的發展，城市中聚集了一大批離鄉背井，以歌舞技藝謀生的單身女性，她們的思想情緒，包括懷念故鄉的感情，已引起熟悉市井生活之詞人如溫庭筠之注意，並在詞中加以表現。此詞與下篇「楚女不歸」均為同一類型作品，在詞的題材、主題的擴大與創新方面值得注意。

酒泉子

楚女不歸^①，樓枕小河春水。月孤明，風又起，杏花稀。玉釵斜簪雲鬢髻^②，裙上金縷

鳳^③。八行書^④，千里夢，雁南飛^⑤。

校注

① 楚女，故鄉在楚地的女子。不歸，指難以回歸故鄉。宋玉《高唐賦序》：「昔者先王（懷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此處當用此典，暗示此「楚女」係歌妓一類神女式人物。

② 簪，《陽春集》（此詞又見馮延巳《陽春集》）作「插」。簪，同「簪」。髻，《全詩》作「重」。

③ 金縷鳳，指裙上繡有用金綫織成的鳳凰圖案。

④ 八，《陽春集》作「一」。【按】當作「八」。八行，指書信。《後漢書·竇章傳》：「更相推薦」李賢注引馬融《與竇伯向（章）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謂信紙一頁八行，故以「八行」代指書信。

⑤ 上片云「春水」、「杏花稀」，時值春令，雁當北飛。此云「雁南飛」，當是因表現楚女思歸之情，暗用

鴻雁傳書的典故無意中與上片所寫時令相違。

箋評

【湯顯祖曰】全四調中，織詞麗語，轉折自如，能品也。（湯評《花間集》卷一）

【吳衡照曰】《酒泉子》云：「月孤明，風又起，杏花稀。」作小令不似此着色取致，便覺寡味。（《蓮子居詞話》卷一）

【陳廷焯曰】情詞悽楚。（《詞則·別調集》卷一）（月孤明）三句中有多少層折。（同上）

【按】此抒「楚女」懷鄉思歸之情。上片側重寫景，景中寓含身世孤寂之感，青春凋衰之情。下片前二句寫服飾，透露「楚女」身份。結拍三句抒懷鄉之情，謂欲凭南飛之雁寄書，以抒千里思歸之情也。詞風清新明麗，情味雋永。此首一作馮延巳詞，非。溫氏四首《酒泉子》均寫客居異鄉之歌伎懷鄉念遠之情，內容、風格有其內在的統一性，可視為組詞。

酒泉子

羅帶惹香，猶繫別時紅豆^①。淚痕新，金縷舊，斷離腸^②。一雙嬌燕語雕梁，還是去年時節。綠陰濃，芳草歇，柳花狂^③。

校注

① 羅帶，絲織的衣帶。羅帶縮有同心結的稱同心帶，是男女間用以表達愛情的信物。紅豆，又名相思子，用以表達相思之情。王維《相思》：「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二句謂女子的羅帶上猶露有往昔織時留下的舊香，還繫着去年別時對方相贈以表相思之情的紅豆。

② 淚痕新，言離別相思之淚新舊相續，即新淚痕疊舊淚痕。金縷，即金縷衣，金絲線所繡的華美衣裳。金縷舊，謂離別已久，睹物傷感。斷離腸，謂因離別相思而腸斷。

③ 陰，吳本、毛本《花間集》作「楊」。歇，指芳草的香氣衰歇。狂，此處形容柳絮漫天飛舞。三句均寫暮春景象。

箋評

【李冰若曰】離情別恨，觸緒紛來。（《栩莊漫記》）

【華鍾彥曰】淚痕新，言別情之深也；金縷舊，言別日之久也；斷離腸，言相思之切也。温詞《酒泉子》四首，獨此首此句（指「一雙嬌燕語雕梁」句）「梁」字不與下句叶，而與前闕「香」「腸」，後闕「狂」字叶，與前三首均各不同。歇，泄也，謂香氣消歇也。《離騷》：「恐鶉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謝靈運詩：「芳草亦未歇。」皆其例。末三句，意謂春殘花謝。

【按】上片起二句以羅帶猶惹昔時舊香，猶繫別時紅豆，抒寫對往昔愛情的追戀，對去年離別的傷感，暗示相思離別之情的深濃。「淚痕」三句，連貫而下，新舊對映，層層渲染。下片由當下景引起對去年別時情景的追憶。「一雙嬌燕語雕梁」，反襯昔日離別、今日獨處的傷感；「綠陰濃」三句，一氣直下，透露出青春消逝的強烈感喟。全篇以昔時物（羅帶、紅豆、金縷）、今時景（嬌燕、綠陰、芳草、柳花）溝通當下與往昔，寄情於物、寓情於景，新舊今昔對映，表現了相思離別之情的深濃。

定西番^①

漢使昔年離別，攀弱柳，折寒梅^②，上高臺^③。千里玉關春雪^④，雁來人不來。羌笛一聲愁絕^⑤，月徘徊^⑥。

校注

① 《定西番》，唐教坊曲名，後用作詞調。雙調三十五字。上下片首句及下片第三句叶仄韻；上片三四句及下片二、四句叶平韻。又一體四十一字，單叶平韻。此首平仄韻異部間叶。《定西番》的曲調，最初當是反映唐朝與西北邊各族戰爭的軍中謠。溫庭筠三首《定西番》，第一、三兩首的內容仍與調名相關。

② 漢使，西漢張騫曾奉命出使西域。《漢書·張騫傳》：「漢方欲事滅胡……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

募，使月氏。」拜騫爲中郎將……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此泛指唐朝出使西北邊塞的使者。係詞中女主人公之丈夫。攀弱柳，指女子折柳送別丈夫。折寒梅，謂女子折梅花相贈，以表相思之情。《太平御覽》卷九七〇引《荊州記》：「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並贈范詩曰：『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折寒梅化用其語意。

③ 上高臺，指丈夫啓程後，女子登上高臺遙望。

④ 玉關，即玉門關，漢武帝置，爲通往西域各國之門戶。故址在今甘肅敦煌市西北小方盤城。

⑤ 羌笛，古代管樂器，因出於羌中，故名。王之渙《涼州詞》：「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此用其詞意。

⑥ 月徘徊，月光流動貌。曹植《七哀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嘆有餘哀。」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妝鏡臺。」

箋評

【湯顯祖曰】「月徘徊」是「香稻啄殘鸚鵡粒」句法。（湯評《花間集》卷一）

【董其昌曰】攀柳折梅，皆所以寫離別之思。末二句聞笛見月，傷之也。（《評注便讀草堂詩餘》卷七。

轉引自張紅編著《溫庭筠詞新釋輯評》

【按】全篇均從閨中思婦角度着筆，以女子口吻寫。上片寫漢使（丈夫）昔年離別赴邊塞時自己折柳相送、折梅寄情，登高臺遙送之情景。下片寫月明之夜，見北雁南飛，而丈夫仍遠使未歸，想像此時千里之外的玉關，春雪未銷，戍樓之上，羌笛聲悲，月光徘徊，令人無限哀愁。上片從回憶中寫昔之傷別，下片從想像中寫今之傷離。意境開闊，風格清迥。文人之邊塞詞，中唐韋應物《調笑》（胡馬）外，此當為時代較早者。

定西番

海燕欲飛調羽^①，萱草綠，杏花紅，隔簾櫳^②。

雙鬢翠霞金縷^③，一枝春豔濃^④。樓上

月明三五，瑣窗中^⑤。

校注

① 海燕，燕子的別稱。古人認為燕子產於南方，須渡海而至，故稱。沈佺期《古意呈喬補闕知之》：「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或云，海燕即越燕，燕之一種。《爾雅翼·釋鳥》：「越燕，小而多聲，頷下紫，巢於門楣上，謂之紫燕，亦謂之漢燕。」因其產於濱海百越地區，故又稱海燕或越燕。調羽，調弄羽翼，準備飛翔。

② 萱草為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春來抽葉返綠，故曰「萱草綠」。簾櫳，窗簾與窗格，此泛指窗戶。三

句倒置，謂隔簾望見庭院中萱草綠、杏花紅的春天景象。

③ 句意謂女子的雙鬢插着翠霞色的釵飾。華鍾彥曰：「翠霞，釵色；金縷，釵穗也。」

④ 此即李白《清平調辭》「一枝紅豔露凝香」之意，謂女子新妝甫就，如同一枝紅豔鮮濃的春花。也可連上句理解為在鬢邊插一枝紅豔的春花。

⑤ 謂十五的圓月映入樓上刻有連環花紋的窗戶中。

箋評

【湯顯祖曰】「樓上月明三五，瑣窗中。」不知秋思在誰家。（湯評《花間集》卷一）

【丁壽田、丁亦飛曰】如此良辰美景，而佳人幽居樓上，垂簾不卷，其情緒可想見矣。（《唐五代四大名家詞》甲篇）

【按】上片寫樓上女子隔簾望見庭院中燕子調羽、萱草泛綠、杏花吐豔的春天景象，下片寫其妝束之豔麗與月圓人未圓的惆悵。上片日間景物，下片夜間景物。而「隔簾櫳」、「瑣窗中」則為所見景物的共同憑藉，其中暗透幽寂的意緒。語言爽利，而表情含蓄。此篇內容與調名的聯繫已不明顯。

定西番

細雨曉鶯春晚。人似玉，柳如眉，正相思。

羅幕翠簾初捲，鏡中花一枝。腸斷塞門消

息①，雁來稀②。

校注

① 塞門，猶邊關。《文選·顏延之〈赭白馬賦〉》：「簡偉塞門，獻狀絳闕。」李善注：「塞，紫塞也。有關，故曰門。」此指西北邊塞。作者《楊柳枝》之八：「塞門三月猶蕭索，縱有垂楊未覺春。」腸斷塞門消息，謂戍守塞門的征人久無音訊，閨中思婦爲之腸斷。參下句。

② 雁來稀，謂音書稀少。傳說雁足能傳書，故以「雁來稀」指雁書之稀。

箋評

【按】上片寫暮春清曉女子的相思。下片前兩句寫其卷簾幕理曉妝，「鏡中花一枝」既寫其對鏡簪花，亦像喻鏡中人如鮮豔的春花。結拍點出相思之由。「塞門」句與詞調名關聯。

南歌子①

手裏金鸚鵡，胸前繡鳳皇②。偷眼暗形相③，不如從嫁與，作鴛鴦④。

校注

① 《南歌子》，唐教坊曲名，後用爲詞調，有單調、雙調二體。單調二十三字或二十六字，平韻。雙調五十二字，有平韻、仄韻二體。唐人另有《南歌子詞》，單調二十字，平韻，實即五言絕句體，與此調

有別。溫庭筠《南歌子》現存七首，均爲單調二十三字，二、三、五句押三平韻。《南歌子》曲調，當產於江南吳越一帶地區。

- ②【華鍾彥曰】金鸚鵡，手裏所攜者；繡鳳凰，衣上之花也。此指貴介公子言。以真鳥與假鳥對舉，引起下文抽象之鳥。【俞平伯曰】這兩句，一指小針線，一指大針線。小件拿在手裏，所以說「手裏金鸚鵡」。大件繡在架子上，俗稱「綉子」，古言「繡牀」，人坐在前，約齊胸，所以說「胸前繡鳳凰」，和下面的「作鴛鴦」對照，結出本意。（《唐宋詞選釋》）【按】庭筠《南歌子》七首，其他六首一二句均寫女子之體態、妝飾、動作，此首似不應例外而寫眼中所見貴介公子。《菩薩蠻》之七有「鳳凰相對盤金縷」之句，係指女子繡衣上有用金線繡成的鳳凰圖案；張泌《南歌子》之三亦有「羅衣繡鳳凰」之句，則庭筠「胸前繡鳳凰」句當指女子繡衣的胸前位置有鳳凰圖案。然則「手裏金鸚鵡」亦可能實指手裏托着鸚鵡架（逗弄調教鸚鵡），或如俞說手裏持金鸚鵡圖案之繡件。

③ 形相，猶端詳、打量。

④ 任嫁與，隨自己的意願嫁給他。作鴛鴦，喻結爲恩愛伴侶。

箋評

【湯顯祖曰】短調中能尖新而轉換，自覺雋永。可思腐句腐字，一毫用不着。（湯評《花間集》卷一）

【徐士俊曰】「峨眉山月」四句五地名，此詞四句三鳥名。（卓人月《古今詞統》卷一）

【譚獻曰】盡頭語，單調中重筆，五代後絕響。（《復堂詞話》）

【陳廷焯曰】「偷眼暗形相」五字開後人多少香奩佳話。（《雲韶集》卷二四）五字摹神。「鴛鴦」二字與上「鸚鵡」、「鳳凰」映射成趣。（《詞則·閑情集》卷一）

【李冰若曰】飛卿《南歌子》七首，有《菩薩蠻》之綺豔而無其堆砌，天機雲錦，同其工麗，而人之盛推《菩薩蠻》為集中之冠者，何耶？又曰：《花間集》詞多婉麗，然亦有以直快見長者，如「不如從嫁與，作鴛鴦」，「此時還恨薄情無」等詞，蓋有樂府遺風也。（《栩莊漫記》）

【唐圭璋曰】這兩首（指本篇及「懶拂鴛鴦枕」一篇）《南歌子》語意大膽直率，前一首表示決心嫁給自己所愛的對象，第二首說明相思之深。詞中女子的口吻，與民間詞的人物很相近，與溫詞主要作品中含蓄委婉的特色不同，當是民間詞的仿作。兩首詞辭藻都很華麗，但其中使用了口語，為的是能更形象地表達出人物的思想活動。（《唐宋詞選注》）

【袁行霈曰】象徵着美好姻緣的鴛鴦，是由巧舌傳情的鸚鵡和成雙成對的鳳凰引起的聯想。而這首詞的構思就是建立在這三種禽鳥的類比和聯想上。感情真率，語言巧妙，帶有濃厚的民間詞的氣息。（《溫詞藝術研究》）

【按】《南歌子》七首，所寫均為歌舞妓一類人物。在不少詞中這類人物往往被仕女化、閨情化、類型化，此首却頗具本色，寫其心理活動尤生動傳神，具有個性化色彩。抒情直率，風格明快，有濃鬱

民歌風味，但仍具綺豔特色。

南歌子

似帶如絲柳，團酥握雪花^①。簾捲玉鈎斜^②。九衢塵欲暮^③，逐香車^④。

校注

① 團酥，猶凝脂。李調元《雨村詞話》卷一：「温庭筠《南歌子》『團酥握雪花』，言花之白如團蘇也，與酥同義。」華鍾彥曰：「團酥，猶凝脂也。宋人詞多有用之者。稼軒詞《白牡丹》：『最愛弄玉團酥，就中一朵，曾入揚州詠。』曾觀詞：『玉人今夜，滴粉搓酥，應斂眉山。』一般指酥胸，此處指粉面。《詩經·碩人》：『膚如凝脂。』握雪，猶言撲粉。花，指面容。白居易詩：『雲鬢花顏金步搖。』按二句以似帶如絲之柳枝、似凝脂團雪的梅花喻女子體態之袅娜、膚色之白潤。柳與梅不同時，當非實指。

② 簾，指車簾，視下文「香車」可知。玉鈎，指掛簾的簾鈎。

③ 九衢，縱橫交叉的大道。此指京城繁華的大道。

④ 謂街道的暗塵隨女子的香車馳過而一路飛揚。蘇味道《正月十五夜》：「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此化用其意。

箋評

【譚獻曰】源出古樂府。（《譚評詞辨》）

【丁壽田、丁亦飛曰】此詞言暮春傍晚，卷帘眺望，則見柳絮成團，車塵漠漠，所謂城市之光也。前溫飛卿《菩薩蠻》：「時節欲黃昏，無憀獨倚門」，情緒與此略似。（《唐五代四大家詞》甲篇）

【華鍾彥曰】言卷簾所欲望者，歸人也。屬目九衢之中，車塵萬丈，自晨至昏，而不見歸人，空逐香車馳過而已。（《花間集注》）

【按】此首寫女子體態婀娜，肌膚白潤，晚乘香車奔馳於京城九衢之中，揚起一路暗塵。此即蘇味道詩所謂「遊妓皆穠李」者也。「簾捲玉鈎斜」之際，故得瞥見車上之女子。張泌《浣溪沙》：「晚逐香車入鳳城，東風斜揭繡簾輕，慢迴嬌眼笑盈盈。」情景與此略似，第溫詞中作者係旁觀者，而張詞中作者則為一逐香車伴醉隨行之「狂生」也。不必將其閨情化。

南歌子

鬢墮低梳髻^①，連娟細掃眉^②。終日兩相思，爲君憔悴盡，百花時^③。

校注

① 鬢墮，同「倭墮」，古代婦女髮髻的一種樣式。漢樂府《陌上桑》：「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晉崔

豹《古今注·雜注》：「墮馬髻，今無復作者。倭墮髻，一云墮馬之餘形也。」段成式《髻鬟品》：「長安城中有盤桓髻、驚鵲髻……及倭墮髻。」唐許景先《折柳篇》：「寶釵新梳倭墮髻，錦帶交垂連理襦。」【黃進德曰】倭墮髻，即墮馬髻，中唐以後流行的髻式，即將頭髮自兩鬢梳向腦後，掠至頭頂挽成一髻，再向額角俯偃下垂，偏於一側，故曰低梳。白居易《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風流誇墮髻。」原注：「貞元末，城中復爲墮馬髻。」此髻式始自漢代。（《唐五代詞選集》）

- ② 連娟，彎曲而纖細。《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長眉連娟，微睇綿藐。」司馬貞索隱引郭璞曰：「連娟，眉曲細也。」【黃進德曰】蛾眉，有兩種。一、細長而彎曲若蠶蛾之觸鬚然，古已有之……流行至天寶末。白居易《上陽白髮人》：「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二、較濃，即所謂「蛾翅眉」，爲元和以後新眉式。張籍《倡女詞》：「輕鬢叢梳闊掃眉。」……文宗大和六年六月有詔「改革」，「婦人高髻險妝，去眉開額」風俗，一仍貞元中舊制（參見《唐會要》卷三十一「輿服上·雜錄」），眉式遂變。溫庭筠《南歌子》：「倭墮低梳髻，連娟細掃眉」可參證。此當指前一種。（《唐五代詞選集》一一四至一一五頁）
- ③ 謂整個百花開放的春季都因相思而爲君憔悴。

箋評

【譚獻曰】「百花時」三字，加倍法，亦重筆也。（《譚評詞辨》卷一）

【陳廷焯曰】低徊欲絕。（《詞則·閑情集》卷一）

【唐圭璋曰】此首寫相思，純用拙重之筆。起兩句，寫貌。「終日」句，寫情。「爲君」句，承上「相思」，透過一層，低回欲絕。（《唐宋詞簡釋》）

【按】曰「終日」、曰「盡」，抒情直截而強烈，不復爲委婉含蓄之辭，與「不如從嫁與，作鴛鴦」同趣。

南歌子

臉上金霞細^①，眉間翠鈿深^②。欹枕覆鴛衾^③。隔簾鶯百轉，感君心^④。

校注

① 金霞，蕊黃粉。詳《菩薩蠻》之三「蕊黃無限當山額」句注。金霞細，形容撲蕊黃之細粉如金霞之細。日本青山宏《唐宋詞研究》：「沈從文著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第二八七頁（插圖一〇四），在所載的范文藻摹寫的「榆林窟壁畫五代人供養人」圖中，描繪了在眉間施飾以花鈿的八位女性，其中四人在花形的紅色花鈿中心，加入了翠色的色彩。這四人特別在鬢髮和眼梢之間和太陽穴附近，施以與眉間同樣的化妝。還有在口的左右的面頰部，也好像化了妝。這八位女性，誰都在左右眼睛之下的面頰部的中心部，施有由濃而淡的黃色。這種由濃而淡的化妝，就是被歌詠爲「臉上金霞細」。（轉引自張紅編著《溫庭筠詞新釋輯評》）

- ② 翠鈿，詳《菩薩蠻》之八「翠鈿金壓臉」句注。曰「眉間翠鈿」，則指用綠色「花子」粘於眉心。
- ③ 欹枕，斜倚枕頭。覆，蓋。鴛衾，繡有鴛鴦圖案的錦被。
- ④ 感君心，思念君之心。

箋評

【李冰若曰】婉變纏綿。（《栩莊漫記》）

【華鍾彥曰】（末二句）聞鶯百囀，感春光將盡，思君之心，益悵悵而難平也。（《花間集注》）

【按】一二句，女子之妝飾。「低梳」、「細掃」，寫其着意修飾。三四五句則晨起因思念情人而欹枕擁衾，聽流鶯之百囀，嘆芳春而獨處也。

南歌子

撲蕊添黃子^①，呵花滿翠鬟^②。鴛枕映屏山^③，月明三五夜，對芳顏^④。

校注

- ① 撲蕊，撲施蕊黃粉。蕊，蕊黃粉，婦女化額黃妝所用。詳《菩薩蠻》之三「蕊黃無限當山額」句注。
- 温庭筠《懊惱曲》：「藕絲作線難勝針，蕊粉染黃那得深。」黃子，指額黃。李商隱《宮中曲》：「賺得羊車來，低扇遮黃子。」

- ② 呵花，戴花之前用口吹一下花朵，使其舒展。毛熙震《酒泉子》：「曉花微斂輕呵展，裊釵金燕軟。」
- ③ 鴛枕，繡有鴛鴦的枕頭，象徵愛情的美滿。屏山，山形的枕屏。映，湯本《花間集》作「暗」。
- ④ 謂芳顏獨對三五之圓月。示情人別離，月圓而人未圓。

箋評

【湯顯祖曰】「撲蕊」、「呵花」四字，從未經人道過。（《湯評《花間集》卷一》）

【李冰若曰】此詞與上闕同一機杼，而更悵悵自憐。（《栩莊漫記》）

【按】雖精心妝扮，然鴛枕獨宿，月圓人離，惆悵之情何堪。此首只作客觀描寫，不直接抒情，較為含蓄。

南歌子

轉眄如波眼①，娉婷似柳腰②。花裏暗相招③。憶君腸欲斷，恨春宵④。

校注

- ① 眄，王輯本《金筌詞》、毛本《花間集》作「盼」。轉眄，目光流轉。
- ② 娉婷，姿態美好貌。
- ③ 花叢中向對方暗暗招手相邀。此或是與情人初次私約相邀情景。

④ 春宵而獨處，思君而腸斷，故「恨春宵」之難度，亦「恨春宵」之愈增己之孤寂。

箋評

【陳廷焯曰】「恨春宵」三字，有多少宛折。（《雲韶集》卷二十四）

【李冰若曰】末二句率致無餘味。（《栩莊漫記》）

【張以仁曰】末二句情上落筆，幾許哀愁，無限相思，正賴此一會傾訴。二句正是全詞重點，否則便顯輕佻……此詞非追憶之作，實寫女方久別重逢心意情態，末二句乃傾訴相思之久，而恨春宵之短，其急切，其纏綿，得此二句，躍然欲出。又曰：此詞首句寫表情，知伊人已來，狀聞聲而喜也；次句描姿態，以狀字作動詞，蓋急切行來，不覺其花枝招展矣；三句述動作，連帶說明環境，謂私會也。一句一變，各有重點，各擅風情，而又一氣呵成，有如電影連續之特寫鏡頭。（《溫飛卿詞舊說商榷》。《花間詞論集》九十六頁）

【按】此首前二句看似客觀描寫女子倩目流波，娉婷多姿，然與第三句連讀，則確帶有敘事意味，蓋女主人公回憶初次與情人私約會面時自己之媚姿逸態與花裏相招的急切情景。後二句以「憶」字點醒前三句乃回憶中情景，謂別來日久，值此春宵良夜，獨處思君，不禁腸斷，而恨春宵之長也。

南歌子

懶拂鴛鴦枕^①，休縫翡翠裙^②，羅帳罷爐燠^③；近來心更切，爲思君。

校注

① 拂，有拂拭、觸及、放置等義，均可通。鴛鴦枕，即鴛枕，繡有鴛鴦圖案的枕頭，象徵男女合歡。或指成雙成對的枕頭。

② 翡翠裙，繡有翡翠鳥圖案的裙。《楚辭·招魂》：「翡翠珠被，爛齊光些。」王逸注：「雄曰翡，雌曰翠。」翡翠亦美好愛情之象徵。因離別相思，情思慵倦，意緒無聊，故「懶拂」、「休縫」；亦可理解爲怕觸動離別相思之情，故「懶拂」、「休縫」。休，罷也。下句有「罷」字，故避複作「休」。

③ 因意中人不在，故羅帳亦不復熏香。

箋評

【陳廷焯曰】上三句三層，下接「近來」五字甚緊，真是一往情深。（《詞則·閑情集》卷一）

【李冰若曰】「懶」、「休」、「罷」三字，皆爲思君之故，用「近來」二字，更進一層。於此可悟用字之法。

（《栩莊漫記》）

【唐圭璋曰】此首，起三句三層。「近來」句，又深一層。「爲思君」句總束，振起全詞，以上所謂「懶」、「

「休」、「罷」者，皆思君之故也。（《唐宋詞簡釋》）

【張以仁曰】首句寫晨起之慵懶，次句寫白日之無聊，三句寫入夜之意緒缺乏，一天情況如此。加「近來」一句，重之以「更」字，則天天如此且情況日益嚴重矣。白雨齋之所以作爲此評也。然白雨齋但識「近來」二字之妙，不知「更」字著力深厚處，猶一間未達也。（《溫飛卿詞舊說商榷》。《花間詞論集》九十七頁）

【按】「近來心更切，爲思君」八字，全篇主意，亦上三句之總結。「懶拂」、「休縫」、「罷熏」，均「近來心更切，爲思君」之具體表現。第三句下加一承上總括之冒號，則意豁然矣。層層渲染，末二句結出主意。

河瀆神^①

河上望叢祠^②，廟前春雨來時。楚山無限鳥飛遲，蘭棹空傷別離^③。
何處杜鵑啼不歇，豔紅開盡如血^④。蟬鬢美人愁絕，百花芳草佳節。

校注

① 《河瀆神》，唐教坊曲名。後用爲詞調。唐五代存詞均不離調名本意，詠及河邊祠廟。雙調四十九字。有兩體：一體上片平韻，下片換仄韻；一體通首押平韻。庭筠所作三首均爲前一體。

② 叢祠，建在叢林中的祠廟。《史記·陳涉世家》：「又間令吳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司馬貞索隱引《戰國策》高誘注：「叢祠，神祠也。叢，樹也。」

③ 蘭棹，蘭舟，木蘭樹製作的舟船。用作對舟船的美稱。

④ 杜鵑，鳥名。《埤雅》：「杜鵑一曰子規，苦啼，啼血不止。一名怨鳥，夜啼達旦，血漬草木。」此二句上句寫杜鵑鳥哀鳴不歇，下句寫杜鵑花盛開豔紅如血，似為杜鵑鳥啼血所染。極言離別之哀愁。

箋評

【王士禛曰】「蟬鬢美人愁絕」，果是妙語。飛卿《更漏子》、《河瀆神》凡兩言之。李空同所謂自家物終究還來耶。（《花草蒙拾》）

【陳廷焯曰】《河瀆神》三章寄哀愁於迎神曲中，得《九歌》遺意。（《詞則·別調集》卷三）

【李冰若曰】飛卿詞中重句重意，屢見《花間集》中。由於意境無多，造句過求妍麗，故有此弊，不僅「蟬鬢美人」一句已也。（《栩莊漫記》）

【按】「蘭棹空傷別離」句束上起下，為一篇之主。詞寫情人河畔傷別所見所聞所感。春雨如絲，楚山無限，杜鵑哀鳴不歇，杜鵑花盛開如血。風格哀豔，情感悱惻。「何處杜鵑啼不歇，豔紅開盡如血」二句，將杜鵑啼血與杜鵑花豔紅如血聯繫在一起，以暗示情人之泣血傷離，極富想像。

河瀆神

孤廟對寒潮，西陵風雨蕭蕭①。謝娘惆悵倚蘭橈②，淚流玉筯千條③。暮天愁聽思歸

樂④，早梅香滿山郭。迴首兩情蕭索⑤，離魂何處飄泊？

校注

① 西陵，今浙江杭州市蕭山區西興鎮的古稱。李白《送友人尋越中山水》：「東海橫秦望，西陵遠越臺。」六朝時其地爲西陵戍。南朝樂府民歌《蘇小小歌》有「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之句，西陵在錢塘江之西，又稱西陵渡。與李白詩之「西陵」在錢江之東者不同。五代吳越時改西陵爲西興。孤廟，即河邊之神祠。

② 謝娘，見《更漏子》（柳絲長）「惆悵謝家池閣」句注。此借指傷別的女主人公。蘭，原作「欄」，據陸本《花間集》改。蘭橈，即上首「蘭棹」。

③ 玉筯，喻女子成行的珠淚。筯，筷子。

④ 【曾昭岷等《全唐五代詞》校】樂，鄂本、毛本《花間集》作「落」。毛本《花間集》注云：「一作「樂」。」李一氓《花間集校》云：「樂，讀如約。」施蟄存《讀温飛卿詞札記》云：「非也，此「思歸樂」乃是鳥名。」舉元稹《思歸樂》詩爲證，並引陶岳《零陵記》云：「狀如鳩而慘色，三月則鳴，其音云「不如歸去」。」

蓋即杜鵑也。施氏所云甚是。【按】元稹《思歸樂》云：「山中思歸樂，盡作思歸鳴。」「山中思歸樂」即指山中杜鵑鳥。庭筠《河濱神》第一首又有「何處杜鵑啼不歇」之句，似此首愁聽之「思歸樂」亦當指杜鵑鳥。然細審上下文，乃知此「思歸樂」必非指杜鵑鳥。蓋杜鵑鳥鳴於春末夏初，前首寫杜鵑啼，亦云「百花芳草佳節」、「春雨來時」。而此詞一則曰「寒潮」，再則曰「早梅香滿」，時令當在季冬或早春，此時豈復有杜鵑鳥之鳴？此「思歸樂」乃是當時樂曲名。王溥《唐會要》卷三十三《諸樂》：「太常梨園別教院，教法曲樂章等：《王昭君樂》一章，《思歸樂》一章，《傾杯樂》一章……」此從「思歸」二字着眼，蓋謂雖聽《思歸樂》之曲而漂泊不歸，故曰「愁聽」。李一氓謂「樂，讀如約」，是。

⑤ 蕭索，淒涼冷清。

箋評

【湯顯祖曰】二詞頗無深致，亦復千古並傳。《柏梁》、《金谷》、《蘭亭》帶挈中乘人不少。上駟之冤，亦下駟之幸耶？閱筆爲之一噓。（湯評《花間集》卷一）

【陳廷焯曰】起筆蒼茫中有神韻，音節奏合。（《雲韶集》卷一）

【按】此早春在西陵與情人離別之作，視「謝娘惆悵倚蘭橈」、「回首兩情蕭索，離魂何處飄泊」等句可知。紀實色彩明顯，非一般應歌之作。調名本意只起處一點。此詞只起處意境闊遠，餘皆平平。

疑會昌二年初春自吳中赴越中途經西陵時作。

河瀆神

銅鼓賽神來^①，滿庭幡蓋徘徊^②。水村江浦過風雷，楚山如畫煙開^③。
索，玉容惆悵妝薄。青麥燕飛落落^④。捲簾愁對珠閣^⑤。離別櫓聲空蕭

校注

- ① 銅鼓，古代西南少數民族所使用的樂器，節日及舉行宗教活動時每用之。《後漢書·馬援傳》：「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銅鼓，古蠻人所用。南邊土中時有掘得者，相傳爲馬伏波所遺，其制如坐墩而空其下，滿鼓皆細花紋，極工緻。四角有小蟾蜍。兩人舁行，以手拊之，全似鞞鼓。」賽神，設祭酬神。
- ② 幡蓋，賽神時用以迎神的旗幡、華蓋等儀仗。徘徊，往返回旋貌。
- ③ 過風雷，或解爲迎神之車聲（見箋評引華鍾彥說），然連下句，當是實寫。煙，指籠罩在山間的雲霧。「楚山如畫煙開」，即「楚山煙開如畫」之意。上句寫江邊水村雷陣雨疾，下句寫雨過楚山雲開霧散，洗出山色如畫。
- ④ 落落，稀疏貌。漢杜篤《首陽山賦》：「長松落落，卉木蒙蒙。」

⑤ 珠，吳本《花間集》作「朱」。

箋評

【李冰若曰】上半闕頗有《楚辭·九歌》風味，「楚山」一語最妙。（《栩莊漫記》）

【施蟄存曰】飛卿亦有拙句，如「新歲清平思同輦，爭奈長安路遠。」「青麥燕飛落落，卷簾愁對珠閣。」

「樓上月明三五，瑣窗中。」「淚流玉箸千條」等句，皆俚俗。（《讀溫飛卿詞札記》）

【華鍾彥曰】賽神，謂報祭神祇也。唐時賽神之始，建臺觀，設道場，具儀仗，簫鼓雜戲，迎神於河上……此言鳴銅鼓以迎神，故庭臺之前，幡蓋搖蕩也……雷，車聲也。此言神之來也，則迎神之車，行如風，聲如雷，馳驅於水村江浦之間。及其往也，煙開雲散，但見楚山歷歷如畫耳。以興神之去來易事也。奈何人之去而不返耶？麥青時節，約在三月，錢昭度《春陰詩》：「語燕初飛隴麥青，春雲將雨滯人行。」（《花間集注》）

【按】上片前兩句寫祠廟賽神之熱鬧場景。三四轉寫江邊水村雷過雨歇，楚山雲開霧散，清景如畫。換頭點出情人河上傷離，「玉容惆悵。」係送者。末二句則別後女子珠閣捲簾所對清寂之景。此首雖亦寫情人傷別，但背景不局限於眼前狹小之庭院，而擴大至江邊神廟賽神、水村風雷過後楚山如畫之情景，為閨情題材、傷別主題注入新鮮的生活氣息，可謂別開生面之作。飛卿《河濱神》三首雖均詠男女河畔傷離，然時、地不同。第一、三首均言及「楚山」，又各有「春雨」、「杜鵑」、「青麥」

等字，當同時同地之作。第二首則初春作於西陵。係會昌二年初春自吳中赴越中途經西陵時作。庭筠詩集七有《題蕭山廟》，卷九有《江上別友人》，中有「馬嘶秋廟空」，「地勢蕭陵歇」及「秋色滿葭莢」之句，係會昌二年秋自越中返吳中途經蕭山、錢塘江時作。此三首均不同程度具有紀實色彩。本調之意僅各於起手處稍點，其他各句均以詠男女傷離為中心，不妨視為以河邊神祠為背景之男女傷別組詞。

女冠子^①

含嬌含笑，宿翠殘紅窈窕^②。鬢如蟬。寒玉簪秋水^③，輕紗捲碧煙^④。雪胸鸞鏡裏，琪樹鳳樓前^⑤。寄語青娥伴^⑥，早求仙。

校注

① 《女冠子》，唐教坊曲名，後用為詞調。唐五代此調多詠調名本意（即詠女道士）。今存詞中，小令始於温庭筠。雙調四十一字。上片一、二句押仄韻，三、五句換押平韻。下片二、四句押平韻。宋代有《女冠子》長調，始於柳永，雙調一百一十一字，仄韻。

② 宿翠殘紅，謂眉間臉上還留有昨日的殘妝。翠，指眉黛；紅，指紅粉、胭脂。

③ 寒玉，指玉簪。玉色晶瑩透明，似泛寒意，故云。秋水，形容寒玉之色。句意謂插上寒碧若秋水之

色的玉簪。

④ 此謂披着如同碧煙般的輕紗霧縠。【張紅曰】輕紗，指「披帛」、「畫帛」。唐宋時流行的一種女子服飾，類似今之圍巾。以輕薄紗羅裁成，上面印有花紋圖案，一般有兩米長。用時將它披在肩背上，兩端盤繞臂旁自然垂下，行走時，可隨手臂擺動而飄舞生姿，十分美觀。【按】張說甚詳，今存唐畫中上層社會婦女用披帛者甚多。女冠是否亦用披帛，未詳。韋莊《天仙子》：「金似衣裳玉似身，眼如秋水鬢如雲，霞裙月帔一羣羣。」所詠亦女冠，所謂「月帔」或即溫詞之「輕紗捲碧煙」者也。捲，狀披肩之飄逸。

⑤ 琪樹，仙境中的玉樹。《文選·孫綽〈遊天台山賦〉》：「建木滅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呂延濟注：「琪樹，玉樹。」此借喻亭亭玉立的美人，即女冠。鹿展宸《女冠子》：「鳳樓琪樹，惆悵劉郎一去，正春深。」用同溫詞。鳳樓，用蕭史、弄玉事，見《列仙傳·蕭史》，此借指女冠居處，即道觀。江總《蕭史曲》：「來時兔月滿，去後鳳樓空。」

⑥ 青娥，美麗的少女。青娥伴，指昔日的女伴。

箋評

【湯顯祖曰】「宿翠殘紅窈窕」，新妝初試，當更嫵媚撩人，情語不當爲登徒子見也。（湯評《花間集》卷一）
【沈際飛曰】宿翠殘紅尚窈窕，新妝又當何如？「寒玉」二句，仙乎？幽閒之情，浪子風流，即於風流

豔詞發之。（《草堂詩餘別集》卷一）

【陳廷焯曰】仙骨珊珊，知非凡豔。（《詞則·閑情集》卷一）綺語撩人，麗而秀，秀而清，故佳。清而能煉。（《雲韶集》卷二十四）

【按】上片寫女冠晨起殘妝猶在，風韻猶存，及重新梳妝、插簪穿衣。下片寫妝成之後對鏡自賞，並寄語青春女伴，望其早日人道求仙。「寒玉」一聯，造語新穎有韻致。詞則沈氏所謂「風流豔詞」也。

女冠子

霞帔雲髮^①，鈿鏡仙容似雪^②。畫愁眉^③，遮語迴輕扇^④，含羞下繡幃^⑤。
玉樓相望久^⑥，花洞恨來遲^⑦。早晚乘鸞去，莫相遺^⑧。

校注

① 霞帔，以雲霞爲服。指道士服。《雲笈七籤》：「並頭戴寶冠，身披霞帔，手執玉簡。」《新唐書·隱逸傳·司馬承禎》：「帝錫寶琴，霞紋帔，還之。」【張紅曰】霞帔，古代婦女的一種服飾，類似披肩，以紗羅製成。其形狀如彩虹繞過頭頸，披掛在胸前，下垂一顆金玉墜子。因其有雲霞樣花紋，故名。道家常著此帔，故亦以「霞帔」稱道士服。

② 鈿鏡，用金、銀、玉、貝鑲嵌的妝鏡。句意謂晨起對鏡，鏡中容顏似雪。仙，指女冠。

③ 愁眉，一種細而曲折的眉妝。《後漢書·梁冀傳》：「（孫）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顰妝、墮馬髻、折腰步、顰齒笑，以爲媚惑。」李賢注引《風俗通》：「愁眉者，細而曲折。」白居易《代書一百韻寄微之》：「風流誇墮髻，時勢鬪愁眉。」

④ 即「迴輕扇以遮語」之意，係形容其嬌媚之態。

⑤ 羞，王輯本《金荃詞》作「笑」。繡幃，彩繡的牀幃。

⑥ 玉樓，傳說中天帝或仙人的住所。《十洲記·崑崙》：「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所。」此指女道士所居。

⑦ 花洞，道教稱仙人或道士居處。貫休《送軒轅先生歸羅浮山》：「玉房花洞接三清。」又，傳說中仙女所居的桃源（或作桃溪）洞亦可稱「花洞」。劉義慶《幽明錄》載，東漢永平間，劉晨、阮肇至天台山采藥迷路，遇二仙女，於桃源洞中結爲伴侶，留半年始歸。唐人常以「桃源洞」喻指女冠居處。

⑧ 早晚，多早晚，何時。乘鸞去，指登仙昇天而去。遺，《金奩集》作「違」。莫相遺，莫相棄，係作者的叮囑之詞。

箋評

【華鍾彥曰】「畫愁（眉）」三句，敘女冠在凡時女伴，終日含羞倚愁也。「玉樓」二句，言玉樓中之女伴，思念女冠，望其早歸，而花洞中之女冠，懷想女伴，恨其遲來也。「早晚」二句，女冠之願詞也。（《花間集注》）

【張以仁曰】她的生活奢華、姿容美豔、風情動人……這樣一個類似交際花的女道士，她所盼望的會不會是一個男伴一類情人呢？她們早訂舊約，而竟久候未來。她……珍視眼前短暫的歡聚，希望對方不要遺棄她……題旨應該是：「寫女冠之姿容與凡情。」（《溫庭筠兩首〈女冠子〉的訓解與題旨的問題》。《花間詞論集》一八二至一八三頁）

【按】上片寫女冠晨起對鏡梳妝、畫眉、穿衣，以及迴扇遮語、含羞下幃等嬌媚之態，係作者往日與其歡會時所見之情景。下片作者抒情，謂對方居玉樓之上，花洞之中，別來相望已久，却始終未能再到其地重敘歡情。末二語則叮囑女冠，願與其攜手同登仙界，永為仙侶，望其莫相棄也。此有所戀於女冠之詞。

玉蝴蝶^①

秋風淒切傷離，行客未歸時^②。塞外草先衰^③，江南雁到遲^④。
芙蓉凋嫩臉，楊柳墮新眉^⑤。搖落使人悲^⑥，斷腸誰得知？

校注

① 《玉蝴蝶》，有小令、長調二體。小令始於溫庭筠此首，雙調四十一字，上片四平韻，每句押韻。下片二、四句押二平韻。或四十二字。長調始於柳永，雙調九十九字。亦有九十八字體。平韻。庭

筠此首已非詠調名本意。

② 行客，征人，出門在外的人。此指女子所懷的男子。

③ 塞外，此指「行客」所在的邊塞之地。

④ 江南，此指女子所居之地。雁到遲，兼寓雁書到遲。

⑤ 二句含義雙關。既謂秋風淒切之時，荷花凋謝，柳葉隕落，亦借喻傷離之女子凋芙蓉之嫩臉，墮柳葉之新眉，容顏憔悴，無心畫眉勻臉。似從白居易《長恨歌》「芙蓉如面柳如眉」化出。

⑥ 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搖落，指草木樹葉枯黃凋零。

箋評

【陳廷焯曰】「塞外」十字，抵多少《秋聲賦》！飛卿詞「此情誰得知」，「夢長君不知」，「斷腸誰得知」，三押「知」字，皆妙。（《雲韶集》卷一）

【按】此女子清秋傷離之詞。首句「秋風淒切傷離」提挈全篇主意。「行客」居塞北，思婦在江南。「草先衰」係遙想，「雁到遲」是即景，兼寓音書到遲。過片寫女子因傷離而憔悴瘦損，巧合秋風淒切之景物。末結出「秋風」「傷離」之意，而嘆斷腸之情無人得知，倍感淒切。詞風清麗，境界亦較闊遠。

清平樂^①

上陽春晚^②，宮女愁蛾淺^③。新歲清平思同輦^④，爭奈長安路遠^⑤。
鳳帳鴛被徒燠^⑥，寂寞花鎖千門^⑦。競把黃金買賦，爲妾將上明君^⑧。

校注

① 《清平樂》，唐教坊曲名，後用爲詞調。班固《兩都賦序》：「海內清平，朝廷無事。」曲名或本此。雙調四十六字。上片押四仄韻，下片一、二、四句押平韻。亦有全首押仄韻者。庭筠此首，有「新歲清平思同輦」之句，與調名仍有關連。

② 上陽，宮名，在唐東都洛陽。唐高宗時建。《新唐書·地理志》：「上陽宮在禁苑之東，東接皇城之西南隅，上元中置，高宗之季常居以聽政。」白居易《新樂府》有《上陽白髮人》，憫宮人之怨曠，其自序云：「天寶五載已後，楊貴妃專寵，後宮人無復進幸矣。六宮有美色者輒置別所，上陽是其一也。貞元中尚存焉。」庭筠此首，亦抒宮女之寂寞望幸心情。

③ 愁蛾，猶愁眉。眉淺，謂未畫眉。

④ 謂時值清平年代，又值新歲，思得君主恩幸，與君同輦而遊。

⑤ 爭奈，怎奈、無奈。天子在長安，已在洛陽上陽宮，故云「爭奈長安路遠」，此言望幸無緣。「長安路

遠」隱用「日近長安遠」故典之字面。

⑥ 鳳帳鴛被，繡有鳳凰圖案的牀帳和鴛鴦圖案的錦被。鳳凰、鴛鴦均象徵愛情。望幸無緣，故曰「徒燠」。

⑦ 此句似從杜甫《哀江頭》「江頭宮殿鎖千門」及元稹《行宮》「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化出。千門，指皇帝宮殿的千門萬戶。《漢書·郊祀志》：「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此指上陽宮。

⑧ 傳司馬相如有《長門賦》。其序云：「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太平御覽》作「求」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人，陳皇后復得親幸。」《黃金買賦》出此。按：陳皇后復得親幸與史實不符，此序乃後人所加，非相如作。將上，猶獻上。《詩·小雅·楚茨》：「或剝或亨，或肆或將。」鄭玄箋：「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箋評

【湯顯祖曰】《清平樂》亦創自太白，見呂鵬《遏雲集》，凡四首。黃玉林以二首無清逸氣，韻促促，刪去，殊惱人。此二詞（指溫庭筠之二首《清平樂》）不知應作何去取。（湯評《花間集》）

【按】此宮怨詞。全篇既寫其寂寞怨曠，更抒其望幸情切。曰「競把黃金買賦」，則上陽宮中怨曠者自多。《菩薩蠻》十四首謂之感士不遇或嫌牽強，而此首謂其於抒宮女怨曠中微露感士不遇，或尚切合。

清平樂

洛陽愁絕，楊柳花飄雪^①。終日行人恣攀折^②，橋下流水嗚咽^③。
上馬爭勸離觴^④，南浦鶯聲斷腸^⑤。愁殺平原年少^⑥，迴首揮淚千行。

校注

① 二句暗點暮春洛陽送別。楊花飄蕩如雪，是暮春季候。范雲與何遜聯句，范作云：「洛陽城東西，却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二句化用范詩，暗寓離別使人愁絕。

② 恣，王輯本《金荃詞》，鄂本、吳本、毛本《花間集》作「爭」。【按】下片有「爭勸離觴」語，此處不應重出「爭」字。古有折柳送別習俗，見《三輔黃圖·橋》。此句寫行人恣意折柳，正點離別之多。

③ 橋，疑指洛陽之天津橋，係古浮橋。隋煬帝大業間遷都，以洛水貫都，有天漢津梁氣象，因建此橋，名曰天津。故址在今洛陽市西南。

④ 離觴，餞行的酒。

⑤ 《楚辭·九歌·河伯》：「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南浦，送別之地。

⑥ 平原，指平原侯曹植。《三國志·魏志·陳思王傳》：「植字子建……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植有

《名都篇》云：「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平原年少」用此，借指貴游子弟。或云：平原，戰國時趙邑。燕趙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故常揮淚惜別。（華鍾彥《花間集注》）

箋評

【陳廷焯曰】「橋下」句從離人眼中看得，耳中聽得。（《詞則·放歌集》卷一）上半闕最見風骨，下半闕微遜。上三句說楊柳，下忽接「橋下流水鳴咽」六字，正以襯出折柳之悲，水亦爲之鳴咽。如此着墨，有一片神光，自離自合。（《雲韶集》卷一）

【丁壽田、丁亦飛曰】此詞悲壯而有風骨，不類兒女惜別之作，其作於被貶之時乎？（《唐五代四大名家詞》甲篇）

【俞陛雲曰】通首寫離人情事，結句尤佳。臨歧忍淚，恐益其悲，至別後回頭，料無人見，始痛洒千行之淚，洵情至語也。後人有出門詩云：「欲泣恐傷慈母意，出門方洒淚千行。」此意欲別母時賦之，彌見天性之篤。（《唐詞選釋》）

【按】視詞中用范雲、何遜離別及曹植「平原年少」典，所寫當非男女情人之傷別，而係丈夫之壯別。故遣詞用語無脂粉氣，聲情亦道壯瀏亮。陳、丁二評均有見。然丁謂作於被貶時，則於詞無徵。此首似亦非爲應歌而作。

遐方怨^①

憑繡檻^②，解羅幃^③。未得君書，斷腸瀟湘春雁飛^④。不知征馬幾時歸。海棠花謝也^⑤，雨
霏霏。

校注

① 《遐方怨》，唐教坊曲名，後用作詞調。有單調、雙調二體。單調始於温庭筠，二、四、五、七句押平韻。雙調見於顧夔、孫光憲詞。王昆吾《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遐方怨》，温庭筠辭二首皆「七五三」結，孫光憲兩疊體兩片作「六七」結，各減一、二字，各減一句。」此曲原當為反映邊地戰爭征戍造成夫婦分離的謠歌，庭筠此首猶詠調名本意。

② 繡檻，雕刻精美的欄杆。此指牀邊欄杆。

③ 羅幃，羅帳。

④ 斷腸，雪本《花間集》作「腸斷」。

⑤ 海棠花二月開放，花謝已是暮春。

箋評

【陳廷焯曰】神致宛然。（《雲韶集》卷一）

【華鍾彥曰】瀟湘，水名，湘水合瀟水之總稱。其會合處，在今湖南零陵縣北。此言見瀟湘歸雁，而不見征人歸信也。（《花間集注》）

【唐圭璋曰】詞中有以情語結者，有以景語結者。景語含蓄，較情語尤有意味。唐五代詞中，溫飛卿多用景語結，韋端已多用情語結。溫詞如《遐方怨》結云：「不知征馬幾時歸，海棠花謝也，雨霏霏。」韋詞如《女冠子》結云：「覺來知是夢，不勝悲。」雖各極其妙，然溫更有餘韻。（《論詞之作法》）

【按】詳詞意，女主人公當居南方瀟湘之地，「君」則遠戍北邊。春來南雁北飛，而「君」則雁信不至，故云「斷腸」、「不知征馬幾時歸」。一結風韻悠然，洵為詞中佳境。

遐方怨

花半坼^①，雨初晴。未捲珠簾，夢殘惆悵聞曉鶯^②。宿妝眉淺粉山橫^③，約鬢鸞鏡裏^④，繡羅輕^⑤。

校注

① 坼，開。

② 謂殘夢為曉鶯啼鳴聲打斷，醒後倍感惆悵。可與金昌緒《春怨》「打起黃鸝兒，莫叫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
得到遼西」互參。

③ 粉山，指眉妝褪色後顯露的粉底如山之形。

④ 約鬟，梳弄頭髮，將頭髮挽成環形的髮髻。

⑤ 彩繡的絲羅衣裙輕薄飄逸。

箋評

【徐士俊曰】（二首）「斷腸」、「夢殘」二語，音節殊妙。（卓人月《古今詞統》卷三引）

【李冰若曰】「夢殘」句妙，「宿妝」句又太雕矣。「粉山橫」意指額上粉，而字句甚生硬。（《栩莊漫記》）

【按】前四句寫女子春曉殘夢初醒的惆悵。後三句寫晨起對鏡，梳妝穿衣。「夢殘」句精煉含蓄，抵得一首金昌緒的《春怨》，《遐方怨》之調名本意亦於此微透。

訴衷情 ①

鶯語，花舞。春晝午。雨霏微 ②。金帶枕 ③，宮錦，鳳皇帷 ④。柳弱蝶交飛 ⑤，依依 ⑥。遼陽音信稀 ⑦，夢中歸 ⑧。

校注

① 《訴衷情》，唐教坊曲名，後用作詞調。有單調、雙調兩體。單調三十三字，句句押韻。仄韻、平韻互用。雙調有四十一、四十四、四十五字三體，平韻。庭筠此作係單調。

② 春晝午，春日白天正午時分。霏微，雨細小迷濛貌。

③ 金帶枕，以金色綬帶爲飾的枕頭。曹植《洛神賦》李善注引《感甄記》，謂甄后死後，魏文帝曹丕曾以甄后遺物玉鏤金帶枕贈與曹植。

④ 宮錦，爲宮廷特製的高級錦緞。鳳皇帷，織有鳳凰圖案的帷帳。帷帳用宮錦製成。

⑤ 蝶，陸本、茅本、湯本《花間集》作「燕」。曾校《全唐五代詞》作「燕」。

⑥ 依依，形容柳絲輕柔披拂之狀。《詩·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⑦ 遼陽，漢代遼東郡有遼陽縣。沈佺期《古意呈補闕喬知之》：「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遼陽縣古治在今遼寧遼陽市西北。唐代這一帶是與東北邊少數民族發生戰爭的地方。「遼陽音信稀」即「白狼河北音書斷」之意。

⑧ 夢中歸，指征戍的丈夫在夢中歸來。

箋評

【陳廷焯曰】哀感頑豔，琢句遣字無不工妙。結三字淒豔。（《雲韶集》卷二十四）節愈促，詞愈婉。結三字淒絕。（《詞則·別調集》卷一）

【胡國瑞曰】溫庭筠還有些曲調節拍短促而韻律轉換頻數的作品，如《訴衷情》、《荷葉杯》（第二首）。這類詞調形式，與五、七言詩大異其趣，確足令人一新耳目。但由於句短、韻繁而變換多，很易犯辭

藻堆疊而氣勢壅塞不暢的毛病，必須句斷而意思輾轉相連，乃能通首融成一片，既有完美的意象，而又具有活潑的節奏之美。如《訴衷情》開始平列四種景物，接着又平列三種飾物，彼此間沒有承接的關係，又沒有感情的融注，令人只覺是麗辭的堆積。（《論温庭筠詞的藝術風格》）

【按】詞寫閨中少婦因征戍遼陽的丈夫音信稀少而春晝積思成夢，夢見丈夫歸來的情景，情節略似京劇《春閨夢》。前九句全寫物象，以之作層層烘托渲染，而女子獨居寂寥、意緒無憀之況可想。「春晝午，雨霏微」逗下「夢」字。末二語點醒全篇主意。陳評「節愈促，詞愈婉」，固切合此詞特點，然細碎堆砌之弊亦較明顯。

思帝鄉^①

花花，滿枝紅似霞。
羅袖畫簾腸斷^②，卓香車^③。
迴面共人閑語^④，戰篋金鳳斜^⑤。
唯有阮郎春盡、不歸家^⑥。

校注

① 《思帝鄉》，唐教坊曲名，後用爲詞調，創自温庭筠。單調三十六字，平韻。又有三十三、三十四字等體。

② 羅袖女子卷起香車上的畫簾，面對滿枝紅似霞的春花，有感於紅顏易衰，不禁爲之腸斷。

③ 卓，停。徐士俊云：「卓」字又見薛昭蘊詞「延秋門外卓金輪」。（卓人月《古今詞統》卷三引）【按】卓香車，謂出遊賞春之香車停駐路旁。

④ 閑，王輯本《金荃詞》作「言」。

⑤ 篔，指插在女子髮髻上的金背小梳。戰，顫動。金鳳，指金鳳釵。句意謂女子回頭與人閑語時，梳篔顫動，金鳳釵斜。《歸國遙》有「小鳳戰篔金點鬢」之句，可參。

⑥ 歸，《金奩集》作「還」。阮郎，指阮肇。用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遇二麗質仙女，被邀至仙洞，共居半年之事。見劉義慶《幽明錄》。後常以劉、阮借指與麗人（多為女冠）結緣之男子。劉長卿《過白鶴觀尋岑秀才不遇》：「應向桃源裏，教他喚阮郎。」此泛指情郎。

箋評

【按】此女子春日乘車出遊，見春花似錦，有感於紅顏易衰、青春將盡，而怨情郎春盡不歸。結二句點明全篇主意。

夢江南^①

千萬恨，恨極在天涯^②。山月不知心裏事，水風空落眼前花^③。搖曳碧雲斜^④。

校注

- ① 《夢江南》，原名《望江南》，唐教坊曲名。又名《憶江南》。《樂府雜錄》謂《望江南》本名《謝秋娘》，係李德裕爲亡姬謝秋娘作。後改此名。但玄宗時教坊已有此曲。白居易依其曲調作《憶江南》三首，自注云：「此曲亦名《謝秋娘》，每首五句。」劉禹錫亦有《憶江南》，自注云：「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爲句。」單調二十七字，平韻。又有南唐馮延巳所作，五十九字，爲變體。平仄韻換叶。
- ② 句意謂最恨的是遠在天涯的所思的男子久久不歸。
- ③ 水風，水上之風。
- ④ 搖曳，搖蕩、飄動。江淹《雜體·擬休上人怨別》：「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碧雲，碧空的雲彩。此處「搖曳碧雲斜」亦暗含「佳人殊未來」之意。

箋評

- 【湯顯祖曰】風華情致，六朝人之長短句也。（湯評《花間集》卷一）
- 【徐士俊曰】幽涼殆似鬼作。（卓人月《古今詞統》卷一引）
- 【沈際飛曰】（山月二句）慘境何可言！（《草堂詩餘別集》卷二）
- 【陳廷焯曰】低徊深婉，情韻無窮。（《雲韶集》卷二十四）低回宛轉。（《詞則·別調集》）
- 【李冰若曰】「搖曳」一句，情景交融。（《栩莊漫記》）

【唐圭璋曰】此首敘飄泊之苦，開口即說出作意。「山月」以下三句，即從「天涯」兩字上，寫出天涯景色，在在堪恨，在在堪傷。而遠韻悠然，令人誦讀不厭。（《唐宋詞簡釋》）

【張以仁曰】此詞主題為傷春傷別，詞中主角係一懷遠傷春之思婦，傷春實緣傷別而起。首陳懷遠之恨，所謂「千萬恨」者，謂恨有千絲萬縷也……乃此恨山月不知，猶照清景如畫……眼前但見風吹花落，花逐水流，所謂「空落」者，花開欣賞無人，花落更無人惜之謂。以花擬人，「眼前」之「花」，豈非即此眼前之人乎？以月擬人，遙天之月，豈非即彼遠在天涯之人乎？則所謂「空落」者，實亦寓「虛度」之意……飛卿移景就情，使「眼前」之景與「心裏」之事相結合；「山月」謂其「不知」，「落」上著一「空」字，皆化景為情之關鍵字也。於是身外景物盡化心中情境。觸緒生愁，彼山月、彼水風、彼花樹，其照耀、其吹拂、其搖曳、其流、其斜，皆化作有情之象矣。哀絕萬端而不失其嫺雅之態……「搖曳碧雲斜」，謂花樹搖曳於碧空之下也。（《試釋溫飛卿〈夢江南詞〉一首》。《花間詞論集》一八六至一九〇頁）

【按】此詞以重筆直抒起，以下三句，却以搖曳空靈之筆調，借山月、水風、落花、碧雲等景物作側面烘染，女主人公之感情意緒，則主要借「不知」、「空落」等詞語透露，寫得極宛轉而富韻味。末句尤悠然神遠，可作為此詞風格之絕妙形容。此小令之極詣，詞中之化境。可見溫氏所長並不專在密麗綺豔一路。

夢江南

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①，斜暉脈脈水悠悠②。腸斷白蘋洲③。

校注

① 皆不是，謂均非自己所盼男子乘坐的歸舟。謝朓《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此句反其意而用之。

② 脈脈，含情相視貌。《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字本作「脈脈」。

③ 白蘋洲，生長着白蘋花的芳洲。柳惲《江南春》：「汀洲采白蘋，日暮江南春。」湖州霅溪之東南有白蘋洲，即因梁吳興太守柳惲之《江南曲》詩句而得名。此詞之「白蘋洲」係泛指。俞平伯《唐宋詞選釋》引中唐趙微明《思歸》詩中間兩聯：「猶疑望可見，日日上高樓。惟見分手處，白蘋滿芳洲。」認爲「合於本詞全章之意，當有些淵源。」則「白蘋洲」或是昔日與男子分手之處，故望之而「腸斷」。

箋評

【湯顯祖曰】「朝朝江上望，錯認幾人船。」同一結想。（湯評《花間集》卷一）

【沈際飛曰】癡迷、搖蕩、驚悸、惑溺，盡此二十餘字。（《草堂詩餘別集》卷一）

【譚獻曰】猶是盛唐絕句。（《復堂詞話》）

【陳廷焯曰】絕不着力，而款款深深，低徊不盡，是亦謫仙才也。吾安得不服古人。（《雲韶集》卷一）

【李冰若曰】《楚辭》：「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幽情遠韻，令人至不可聊。飛卿此詞：「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意境酷似《楚辭》，而聲情綿渺，亦使人徒喚奈何也。柳詞：「想佳人倚樓長望（按：柳詞作「妝樓顛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從此化出，却露勾勒痕跡矣。又：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一首，論者謂刪却末二句尤佳，然如飛卿此詞末句，真爲畫蛇添足，大可重改也。「過盡」二語，既極悵悵之情，「腸斷白蘋洲」一語點實，便無餘韻。惜哉，惜哉！（《栩莊漫記》）

【俞陸雲曰】「千帆」二句窈窕善懷，如江文通之「黯然消魂」也。（《唐詞選釋》）

【俞平伯曰】《西洲曲》：「樓高望不見，盡日闌干頭。」意境相同。詩簡遠，詞宛轉，風格不同。（《唐宋詞選釋》）

【胡國瑞曰】這兩首詞似清淡的水墨畫，避去其所習用的一切濃麗詞藻，只輕輕勾畫幾筆，而人物的神情狀態宛然紙上，在作者整個詞的作風上是極特殊的。如「梳洗罷」一首，所寫爲思婦終日盼望歸人的情態，她獨自倚樓盼望着，從早起到傍晚，從急切希望到惘然絕望，她的神態，她的心情，一切都在作者的素描手法下，鮮明地構成一幅完整的藝術形象。這幅形象極爲明切易感，而又令人體味不盡。這類作品在他的創作中是最爲可貴的，但可惜太少了。（《論溫庭筠詞的藝術風格》）

【夏承燾曰】這首詞「斜暉脈脈」是寫黃昏景物，夕陽欲落不落，似乎依依不舍。這裏點出時間，聯繫開頭的「梳洗罷」，說明她已望了整整一天了。但這不是單純的寫景，主要還是表情。用「斜暉脈脈」比喻女的對男的脈脈含情，依依不舍。「水悠悠」可能指無情的男子像悠悠江水一去不返……這樣兩個對比，才逼出末句「腸斷白蘋洲」來。這句若僅作景語看，「腸斷」二字便無來源。溫庭筠詞深密，應如此體會。（《唐宋詞欣賞》）

【施蟄存曰】此女獨倚江樓，自晨至暮，無乃癡絕？竊謂此詞乃狀其午睡起來之光景。飛卿《菩薩蠻》云：「無言勻睡臉，枕上屏山掩。時節欲黃昏，無聊獨閉門。」其上片云：「雨後却斜陽，杏花零落香。」情態正同，皆寫其午睡醒時孤寂之感，一則倚樓凝望，一則無聊閉門耳。（《讀溫飛卿詞札記》）

【唐圭璋曰】此首記倚樓望歸舟，極盡惆悵之情。起兩句，記午睡起倚樓。「過盡」兩句，寓情於景。千帆過盡，不見歸舟，可見凝望之久，凝恨之深。眼前但有脈脈斜暉，悠悠江水，江天極目，情何能已。末句，揭出腸斷之意，餘味雋永。溫詞大抵綺麗濃鬱，而此兩首則空靈疏蕩，別具丰神。（《唐宋詞簡釋》）又曰：有以敘事直起者，如李中主之「手卷珠簾上玉鉤」，飛卿之「梳洗罷，獨倚望江樓」皆是。（《論詞之作法》）

【按】此首集中筆墨，抒寫女子江樓終日凝望歸舟不至的惆悵。次句「獨」字，第三句「盡」字、「千」字、「皆」字均用重筆，寫來却一氣呵成，了無用力之跡，直接敘事而又高度凝煉概括，重筆抒慨而又

蘊蓄豐厚。尤妙在「過盡」句下突接「斜暉脈脈水悠悠」一句空靈搖蕩之境，似不經意書即目所見江上景物，却構成極富遠韻之境界，能引發讀者多方面的聯想。江上之空寂，女子心中之空虛失落，斜暉之脈脈含情，流水之悠悠無情，乃至凝望中的女子脈脈含情而惆悵的眼神與悠悠不盡的哀愁，均可於言外領之。可謂一時興到而又堪稱神來之筆。末句亦「過盡千帆皆不是」後凝望所及。回憶昔日於白蘋洲上遊衍與分手，不禁腸斷。雖直抒，仍有蘊蓄。溫詞頗多密麗綺豔之作，其中亦有佳篇。然其最出色之佳篇名句，却往往爲疏朗空靈、清新有致之格。不但此二首可稱典型，即《菩薩蠻》、《更漏子》諸闕，其佳處亦多爲疏朗清新之句，如：「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心事竟誰知？月明花滿枝」，「池上海棠梨，雨晴紅滿枝」，「花落子規啼，綠窗殘夢迷」，「人遠淚闌干，燕飛春又殘」，「楊柳又如絲，驛橋春雨時」，「畫樓音信斷，芳草江南岸」，「鸞鏡與花枝，此情誰得知」，「雨後却斜陽，杏花零落香」，「春水渡溪橋，凭欄魂欲銷」，「春恨正關情，畫樓殘點聲」，「柳絲長，春雨細，花外漏聲迢遞」，「簾外曉鶯殘月」，「城上月，白如雪，蟬鬢美人愁絕」，「京口路，歸帆渡，正是芳菲欲度」，「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均其顯例。可見，被視爲代表溫詞密麗綺豔風格之《菩薩蠻》、《更漏子》諸章，其佳處亦往往在疏處也。詞家之所好，並不等於即其所長。

河傳^①

江畔，相喚，曉妝鮮^②。仙景箇女採蓮^③。請君莫向那岸邊。少年，好花新滿舡^④。紅袖搖曳逐風暖^⑤，垂玉腕，腸向柳絲斷^⑥。浦南歸，浦北歸，莫知。晚來人已稀。

校注

① 《河傳》，隋代曲名。《碧雞漫志》引《脞說》云：「《水調·河傳》，煬帝將幸江都時所製，聲韻悲切。」楊慎《詞品》則云是「隋開汴河時辭人所作勞歌」。現存詞中以温庭筠所作三首最早，然已非詠調名本意。有多種格體。《花間集》所收錄各詞，均爲雙調，自五十一字至五十五字不等，句式頗不一致，叶韻亦有參差。温庭筠此三首均五十五字，上下片各七句，平仄韻互叶。

② 此指採蓮女曉妝鮮豔。

③ 箇女，那女子。

④ 舡，同「船」。

⑤ 暖，王輯本《金荃詞》作「軟」。

⑥ 柳絲搖曳，牽繫人腸，故曰「腸向柳絲斷」。

【陳廷焯曰】《河傳》一調，最難合拍，飛卿振其蒙，五代而後，便成絕響。（《白雨齋詞話》卷七）猶有古意，逐字逐句神理俱合。（《雲韶集》卷二十四）

【萬樹曰】此調體製最多，通篇用一韻而字少者，惟此詞。又曰：《詞譜》列此詞爲第一首，以此調創自飛卿也。（《詞律》卷六）

【蔡嵩雲曰】《河傳》調，創自飛卿，其後變體甚繁。《花間集》所載數家，圓轉宛折，均遜溫體。此調句法長短參差相間，溫體配合最爲適宜。又換韻極難自然，溫體平仄互叶，凡四轉韻，毫無一牽強之病，非深通音律者，未易臻此。又溫體韻密多短句，填時須一韻一境，一句一境。換叶必須換意，轉一韻，即增一境。勿令閑字閑句佔據篇幅，方合。（《柯亭詞論》）

【劉毓盤曰】其真能破詩爲詞者，始於李白之《憶秦娥》（詞略），極於溫庭筠之《河傳》詞。（《詞史》第二章）

【華鍾彥曰】「江畔」二句，言採蓮女子江畔相呼也。仙景，謂風景幽秀如仙境也。「請君」三句，舟人之語。柳絲，指少年所在地也。（末四句）此言傍晚之時，少年歸去，蓮女不見少年，乃猜想之：「其自浦南歸去乎？抑自浦北歸去乎？」莫知其處，而遊人已稀，無從詢問焉。（《花間集注》）

【按】此首寫江畔女子曉妝鮮妍，紅袖搖曳，垂腕採蓮，而岸邊少年則情牽腸斷。末四句採蓮人歸，晚來人稀之空寂景象。王昌齡《採蓮曲》之一：「吳姬越豔楚王妃，爭弄蓮舟水濕衣。來時浦口花迎

人，採罷江頭月送歸。」可證「浦南歸，浦北歸」者乃採蓮女子也。

河傳

湖上，閑望，雨蕭蕭①。煙浦花橋路遙②。謝娘翠蛾愁不銷③，終朝，夢魂迷晚潮④。
蕩子天涯歸棹遠⑤，春已晚，鶯語空腸斷⑥。若耶溪⑦，溪水西，柳堤，不聞郎馬嘶。

校注

① 閑望，無目的地遊眺。「閑望」者為謝娘，即詞中女主人公。蕭蕭，雨細密貌。

② 煙浦，煙霧籠罩的水邊。

③ 翠蛾，指女子的黛眉。

④ 迷晚潮，凝望晚潮，神情癡迷。

⑤ 蕩子，游子。《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⑥ 空腸，湯本《花間集》作「腸空」。

⑦ 若耶溪，即越溪，傳為西施浣紗處。在今浙江紹興市南若耶山下。此指女子所居之地。

【徐士俊曰】或兩字斷，或三字斷，而筆致寬舒，語氣聯屬，斯爲妙手。（《古今詞統》卷七）

【陳廷焯曰】「夢魂迷晚潮」五字警絕。用蟬聯法更妙，直是化境。（《雲韶集》卷一）凄怨而深厚，最是
高境。此調最不易合拍，五代而後幾成絕響。（《詞則·大雅集》卷一）

【俞陛雲曰】此調音節特妙處，在以兩字爲一句，如「終朝」、「柳堤」，與下句同韻，句斷而意仍聯貫。飛
卿更以風華掩映之筆出之，洵《金荃》能手。（《唐詞選釋》）

【華鍾彥曰】謝娘，指遊春女言……此言遊春之女，有所懷念，故晝則眉鎖春恨，夜則夢渡晚潮也……
此舉若耶者，以西子之美自況也。美而不偶，人最傷之。溪水西邊之柳堤，郎馬經行處也。郎去之
後，不復聞馬嘶矣。（《花間集注》）

【唐圭璋曰】此首二、三、四、五、七字句，錯雜用之，故聲情曲折宛轉，或斂或放，真似「大珠小珠落玉
盤」也。「湖上」點明地方，「閑望」兩字，一篇之主。煙雨模糊，是望中景色。眉鎖夢迷，是望中愁
情。換頭，寫水上望歸，而歸棹不見。着末，寫堤上望歸，而郎馬不嘶。寫來層次極明，情致極纏
綿。白雨齋謂「直是化境」，非虛譽也。（《唐宋詞簡釋》）

【廖仲安曰】此詞句式短促，換韻頻繁，給人以繁音促節之感。故明人王世貞在《藝苑卮言》中把溫詞
特點概括爲「豔而促」，並云：「《花間》猶傷促碎。」清人沈曾植在《菌閣瑣談》中曾從詞與音樂的關係

上對這種現象做出了解釋，他說：「《卮言》謂《花間》猶傷促碎，至南唐李主父子而妙。殊不知「促碎」正是唐餘本色，所謂詞之境界，有非詩之所能至者，此亦一端也。五代之詞促數，北宋盛時擘緩，皆緣燕樂音節蛻變而然。即其詞可想其纏拍。」故「促碎」恰恰是早期文人詞「倚聲填詞」的結果，是詞的音樂性的表現，它所反映出的聲律方面的變化，體現了詞這種新的文學形式與音樂結下的不解之緣。（廖仲安主編《花間詞派選集》。轉引自張紅《温庭筠詞新釋輯評》）

【按】全詞以「湖上，閑望」四字爲中心，抒寫蕩子天涯不歸，謝娘魂牽夢繞之愁緒。上片以煙雨迷離之景烘托迷離惆恍之情，下片以晚春韶麗之景反托腸斷之離緒，筆法變化。

河傳

同伴，相喚，杏花稀。夢裏每愁依違①。仙客一去燕已飛②，不歸，淚痕空滿衣。天際雲鳥引情遠③，春已晚，煙靄渡南苑④。雪梅香，柳帶長⑤。小娘⑥，轉令人意傷。

校注

① 依違，猶合離。《文選·曹植〈七啓〉》：「飛聲激塵，依違厲響。」劉良注：「依違，乍合乍離也。」夢裏每愁依違，謂夢中每愁與情人乍合旋離。

② 仙客，仙人，借指所懷的男子。或解：仙客，鶴之別名，喻指情郎。

③ 情，鄂本《花間集》作「晴」。李一氓《花間集校》、曾昭岷等《全唐五代詞》作「晴」。李一氓云：「義雙關。」句意謂天邊的雲鳥將女子的思念之情引向遠處。如作「晴」，意則謂天邊的雲鳥將女子的視線引向晴空遠處，也將女子的思念之情引向遠處。

④ 煙靄，指春天的輕煙霧靄。

⑤ 雪梅，梅花色白，故稱。「雪梅香」與「柳帶長」不同時，與上「杏花稀」、「春已晚」時間亦不合。

⑥ 小娘，年輕女子。

箋評

【湯顯祖曰】凡屬《河傳》題，高華秀美，良不易得。此三調真絕唱也。以俟羊、何。張舍人、孫少監之外，指不三屈。（《湯顯祖集》卷五十）三詞俱少輕倩，似不宜於十七八女孩兒之紅牙拍歌，又無關西大漢執鐵板氣概。（湯評《花間集》卷一）

【華鍾彥曰】依違，猶聚散也。仙客，鶴之別名也。《談苑》：「李昉畜五禽，白鷗曰閑客，鷺曰雪客，鶴曰仙客，孔雀曰南客，鸚鵡曰西客。爲五客圖，自爲詩五章。」此言郎之遠行，如鶴之去，燕之飛也。……梅，早春開花；柳帶長，暮春時也。此言自早春，盼到暮春也。（《花間集注》）

【按】此首寫年輕女子相思懷遠之情。「仙客一去燕已飛，淚痕空滿衣」二句揭出全篇主意。上片於「同伴，相喚」出遊賞春的歡樂中轉憶夢中傷離，引出昔日情郎之離去。下片借暮春景物渲染懷

想遠人的感傷。三首中，此首意稍晦，轉折處意脈不甚清晰，寫景時令亦有矛盾。

蕃女怨^①

萬枝香雪開已遍^②，細雨雙燕。鈿蟬箏^③，金雀扇^④，畫梁相見^⑤。雁門消息不歸來^⑥，又飛迴^⑦。

校注

① 《蕃女怨》，單調三十一字，仄韻轉平韻。蕃，一作「番」。此係溫庭筠之創調。調名本意，當是詠番女之怨思。然此二首均詠思婦懷念征人之情，主角非番女。

② 香雪，指盛開的杏花。溫庭筠《菩薩蠻》之五：「杏花含露團香雪。」蘇軾《月夜與客飲杏花下》：「花間置酒清香發，爭挽長條落香雪。」均可證。

③ 鈿蟬箏，用薄如蟬翼的螺鈿作爲裝飾的箏。

④ 金雀扇，畫着金雀的團扇。

⑤ 連上二句，謂懷箏執扇的女子見到畫梁上春天歸來的燕子。

⑥ 雁門，山名，在今山西代州西北。唐於雁門山頂置關，稱雁門關。此指女子所懷男子征戍之地。句謂久戍雁門的征人杳無音信。

⑦ 謂燕子又飛回畫梁的巢中。温庭筠《菩薩蠻》之七：「音信不歸來，社前雙燕迴。」《定西番》之三：「腸斷塞門消息，雁來稀。」

箋評

【徐士俊曰】字字古豔。（《古今詞統》卷三徐評）

【萬樹曰】「已」字「雨」字，俱必用仄聲。觀其次篇，用「磧南沙上驚雁起，飛雪千里」可見。乃舊譜中岸然竟注作可平。不知詞中此等拗句，乃故爲抑揚之聲，入於歌喉，自合音律。由今讀之，似爲拗而實不拗也。若改之，似順而實拗矣。且此詞起於温八叉，餘鮮作者。試問作譜之人，從何處訂其爲可平乎？（《詞律》卷二）

【陳廷焯曰】「又飛迴」三字，凄惋特絕。（《詞則·別調集》卷一）「又飛迴」三字更進一層，令人叫絕，開兩宋先聲。（《雲韶集》卷一）

【俞陛雲曰】唐人每作征人、思婦之詩，此調意亦猶人，其擅勝處在節奏之哀以促，如聞急管么絃。此調借燕雁以寄懷。集中尚有《遐方怨》二首，有「斷腸瀟湘春雁飛」、「夢殘惆悵聞曉鶯」句，《定西番》三首有「雁來人不來」、「腸斷塞門消息，雁來稀」句，其意境與《蕃女怨》詞相類。（《唐詞選釋》）

【按】此首寫杏花盛開、雙燕歸來的時節，懷箏執扇的思婦對遠戍雁門、音信不歸的征人的思念。全篇以燕之歸反托人之不歸。

蕃女怨

磧南沙上驚雁起^①，飛雪千里^②。玉連環^③，金鏃箭^④，年年征戰。畫樓離恨錦屏空^⑤，杏花紅。

校注

① 磧南，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地區。《北史·魏紀一·道武帝》：「冬十月戊戌，北征蠕蠕，追破之於大磧南商山下。」此泛指北方邊塞荒漠之地。

② 鮑照《學劉公幹體五首》之三：「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

③ 玉連環，此處與「金鏃箭」對舉，言邊塞征戰之事，當指刀環。刀環以玉爲之，呈連環狀，故云。柳中庸《征人怨》：「歲歲金河復玉關，朝朝馬策與刀環。」以刀環與馬策並提，似可類證。或謂指征人服飾之物，似太泛。

④ 金鏃箭，飾以金箭頭的箭。常用爲信契。《周書·異域傳下·突厥》：「其徵發兵馬，料稅雜畜，輒刻木爲數，並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爲信契。」此處泛指用金屬作箭頭的箭。

⑤ 錦屏，本指錦繡的屏風，此借指婦女居室、閨閣。顧夔《酒泉子》：「錦屏寂寞思無窮，還是不知消息。」

【陳廷焯曰】起二句，有力如虎。（《詞則·別調集》卷一）

【廖仲安曰】此調爲飛卿首創。前一首寫思婦一方的孤獨與相思，末句關合邊塞征人未歸；這一首寫邊塞征人的艱苦征戰生活，末句關合閨中思婦的離恨，合起來是一個整體，即表現征人思婦的別離之苦，兩篇一唱一和，且句式短促，韻脚多變，由文字韻律上即可想見演唱時調促弦急，聲聲哀怨的藝術效果。（廖仲安主編《花間詞派選集》。轉引自張紅《溫庭筠詞新釋輯評》）

【按】此首起二句寫北方邊塞之嚴寒。次三句寫征戰之無已。末二句抒思婦之離恨。層次清晰，意境開闊，音節悲壯。內容意蘊類似作者之樂府《塞寒行》。與上首相比，內容之側重點雖有寫閨中思婦與邊塞征人之別，但均歸結到思婦之離恨，與調名本意仍相關。

荷葉杯^①

一點露珠凝冷，波影^②，滿池塘。綠莖紅豔兩相亂^③，腸斷。水風涼。

校注

① 《荷葉杯》，唐教坊曲名，後用爲詞調。有單調、雙調二體。單調二十三字或二十六字，雙調五十字，皆平韻仄韻互用。庭筠三首均爲單調二十三字，一二四句押仄韻，三六句押平韻。荷葉杯

本唐代酒器。趙璘《因話錄》：「靖安李少師……善飲酒。暑月臨水，以荷爲杯，滿酌密繫，持近人口，以筋刺之，不盡則重飲。」白居易《酒熟憶皇甫十》：「疎索柳花盃，寂寥荷葉杯。」或說，隋殷英童《采蓮曲》有「荷葉捧成杯」之句，調名或本此。此三首詠荷葉荷花及女子采蓮，均與調名相關。

② 波影，指荷葉荷花在水中的倒影。

③ 綠莖紅豔，指綠色的荷莖荷葉與紅豔的荷花。

箋評

【湯顯祖曰】唐人多緣題起詞，如《荷葉杯》，佳題也。此公按題矣，詞短而無深味。韋相儘多佳句，而又與題茫然，令人不無遺恨。（湯評《花間集》卷一）

【毛先舒曰】《荷葉杯》取隋英童《采蓮曲》「蓮葉捧成杯」，因以名調。（《填詞名解》卷一）

【李冰若曰】全詞實寫處多，而以「腸斷」二字融景人情，是以俱化空靈。（《栩莊漫記》）

【華鍾彥曰】按此破曉時景也，故云「綠莖紅豔相亂」。若於月下，則不應辨色矣。綠莖：荷莖。紅豔：荷花也。（《花間集注》）

【張以仁曰】這一粒荷珠，一點凝聚的「冷」，因風搖蕩（末句「水風涼」），滴落水面，泛起重重波影。凝聚的「冷」擴散了，佈滿了全池……「風」字是全詞脈動的「能」。因爲「風」，所以露珠下滴，水面不再平靜；因爲「風」，所以綠莖紅豔兩相亂，池上一片騷然……故「風」字繫乎血脈，「冷」字關合精神。

至於「亂」字，則豐富姿態，其句實有如全詞的肌膚……荷池當時景色，實即斷腸人當時心境。景即是情，情即是景。滿池塘的繚亂，即是滿心湖的紛擾！（《試論溫庭筠的一首〈荷葉杯〉詞》。《花間詞論集》一六四至一六五頁）

【按】晨間荷塘，荷葉上露珠凝冷，荷花荷莖之倒影，佈滿池塘。水面涼風起處，綠莖紅花滿池搖曳相亂。獨對此景，不禁腸斷。詞意如此，至於「腸斷」之因，則詞人未加暗示，可任讀者自領。

荷葉杯

鏡水夜來秋月^①，如雪。採蓮時。小娘紅粉對寒浪^②。惆悵，正相思^③。

校注

① 鏡水，即鏡湖，在今浙江紹興市會稽山北麓。賀知章《采蓮》：「鏡水無風也自波。」李白《越女詞》之五：「鏡湖水如月，耶溪女勝雪。」

② 紅粉，猶紅妝。寒浪，秋夜水寒，故云。

③ 相思，曾校：原作「思想」，據吳本《花間集》、《金奩集》改。陸本《花間集》、《花間集校》作「思惟」。

箋評

【按】此首寫越女秋夜月下鏡湖採蓮。月光如雪，紅妝寒水，相映成趣。末微逗惆悵相思之情，採

蓮每與男女愛情相關也。庭筠會昌二年春至越州，秋仍在越，此或其時作。

荷葉杯

楚女欲歸南浦，朝雨，濕愁紅^①。小舡搖漾人花裏^②，波起，隔西風。

校注

① 愁紅，指爲雨所浥濕的荷花。

② 舡，同「船」。搖漾，搖蕩。

箋評

【陳廷焯曰】飛卿「鏡水夜來秋月」一作，押韻嫌苦。此作節奏天然，故錄此遺彼。（《雲韶集》卷一）節短韻長。（《詞則·別調集》卷一）

【李冰若曰】飛卿所爲詞，正如《唐書》所謂側辭豔曲，別無寄託之可言。其淫思古豔在此，詞之初體亦如此也。如此詞若依皋文之解《菩薩蠻》例，又何嘗不可以「波起隔西風」作「玉釵頭上風」同意？然此詞實極宛轉可愛。（《栩莊漫記》）

【丁壽田、丁亦飛曰】此細雨中送別美人之詞也。（《唐五代四大名家詞》甲篇）

【華鍾彥曰】此言雨濕花愁，風吹波起，小船搖蕩之間，人已遠隔矣。（《花間集注》）

【袁行霈曰】前三句寫楚女欲歸未歸之際，朝雨打濕了紅色的荷花，這荷花也為情人的離別而憂愁。後三句寫她乘着小船搖入花叢，在她身後留下一片細細的波紋。「隔西風」是被西風阻隔……一種恨別與悵惘相交織的感情顯而易見。（《溫詞藝術研究》）

【按】此首寫採蓮之楚女欲歸南浦與風吹波起、船行漸遠的情景。「朝雨，濕愁紅」的景物烘染，「小船搖漾入花裏」的目送情景，均啓人聯想與想像。雖短章而情味雋永。

菩薩蠻^①

玉纖彈處真珠落^②，流多暗濕鉛華薄^③。春露浥朝華^④，秋波浸晚霞^⑤。風流心上物，

本為風流出^⑥。看取薄情人，羅衣無此痕^⑦。

校注

① 曾昭岷等《全唐五代詞》考辨：「此首始見《尊前集》，題溫庭筠作。吳本、朱本《尊前集》注云：「一作袁國傳。」案歷代詞籍未見有作袁國傳詞者。然此詞頗鄙俗，與前錄溫庭筠十四首《菩薩蠻》不類，且為《花間集》所遺，是否確為溫作，不無可疑。而《全唐詩》卷八九一，《歷代詩餘》卷九、劉輯本、王輯本《金荃詞》俱作溫詞。姑錄存，俟考。」【按】此詞似詠物詞。現存唐五代詞，似尚乏同類之作。

② 玉纖，指美人纖細潔白的手指。真珠，喻美人的淚珠。

③ 鉛華，婦女化妝用的鉛粉。

④ 浥，濕潤、霑濕。謝靈運《人彭蠡湖口》：「乘月聽哀狖，浥露馥芳蓀。」此句形容流淚的美人如同春天的朝露所霑潤的早晨開放的鮮花。猶李白《清平調》「一枝紅豔露凝香」、白居易《長恨歌》「梨花一枝春帶雨」之謂。

⑤ 此句似形容美人哭紅的雙眼似秋波浸着（倒映着）晚霞。

⑥ 風流，此指多情。

⑦ 此痕，指淚痕。

箋評

【按】此詠美人多情之淚。「春露」二句巧於形容。後四句則不免俚俗。

以上錄温詞五十九首。《楊柳枝詞八首》、《新添聲楊柳枝二首》已入於詩集卷九。又《木蘭花》（家臨長信往來道）即詩集卷三《春曉曲》，非詞。詞集中均不再錄。

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一文

再生檜賦^①

檜有再生之瑞，天符聖運之興^②。挺松身而鱗皴迴出^③，布柏葉而杏藹相承^④。隨道既窮，則沒身於亂土^⑤；唐朝將建，故發德於休徵^⑥。原夫日將興而幽暗皆明，君應期而纖微必表^⑦。生於枯朽，證受命於敗德之時^⑧；長則繁華，示寶祚於延慶之兆^⑨。想夫拔陳根而已茂，聳修幹以方妍^⑩。凌朝而還宜宿露^⑪，向晚而尤稱新煙。以狀而方^⑫，生蕘之枯楊若此^⑬；以理而喻，易葉之僵柳昭然^⑭。效殊祥以示後^⑮，願衆瑞而居先。嘉其擢本旁榮，抽條迴秀^⑯。歷朱夏而彌盛^⑰，冒霜雪而不朽^⑱。應昌業於龍潛之際^⑲，豈曰無心；彰聖德於虎視之前^⑳，孰云虛受！徒觀夫載光紫府^㉑，效祉皇家^㉒。竦亭亭之柯葉^㉓，擢鬱鬱之輝華^㉔。可以播之於萬古，可以流之於四遐^㉕。是知歷數歸唐^㉖，禎祥啓聖。何厚地之朽木，報上天之明命^㉗。殘陽未落，宮廷之林藪忽生^㉘；明月初懸，玉砌之桂華復盛^㉙。矧夫貞

節獨異，高標自持^③，散芳氣而微風乍動，入重陰而宿鳥猶疑。蓋天所贊也，亦神以化之^④。客有生遇明時，身蒙至德^⑤，窮勝負於朕兆，慕休祥於邦國^⑥。敢獻賦以揚榮^⑦，遂布之於翰墨。

校注

① 本篇載《英華》卷八十七賦八十七符瑞四，署名温岐，即温庭筠。又載《全文》卷七八六。係頌祥瑞之詠物賦。再生檜，已枯而再生之檜樹。檜，常綠喬木，莖直立，幼樹葉似針，大樹葉似鱗，雌雄異株，春天開花。木材桃紅色，有香味，細緻堅實，樹齡可長達數百年。《新唐書·五行志一》：「武德四年，亳州老子祠枯樹復生枝葉。老子，唐祖也。占曰：『枯木復生，權臣執政。』」陸孟以爲有受命者。又馮浩《樊南文集詳注》卷四《上兵部相公啓》：「依於檜井」注云：「《太清記》：亳州太清宮有八檜，老子手植，枝幹皆左紐。《雲笈七籤》言九井三檜，宛然長在。武德中，枯檜再生。」此即庭筠所詠之再生檜，而以其爲隋亡唐興之祥瑞。《舊唐書·文苑傳·温庭筠》：「温庭筠者，太原人，本名岐，字飛卿。」《北夢瑣言》卷四：「吳興沈徽云：『温舅曾於江淮爲親表檀楚，由是改名焉。』」本篇署名温岐，當是庭筠遊江淮爲親表檀楚前所作（顧學頡《温庭筠交游考》謂姚勗答逐庭筠事在開成四年之前）。賦末云：「客有生遇明時，身蒙至德，窮勝負於朕兆，慕休祥於邦國。敢獻賦以揚榮，遂布之於翰墨。」似此賦爲早年參加科舉考試前呈獻顯貴之行卷之作。《唐摭言》卷二《等第罷舉》條

載温岐開成四年罷舉，則此時尚未改名。具體寫作年月未詳。

② 聖運，聖朝的運數，指唐朝興起的運數。

③ 挺松身，《爾雅·釋木》：「檜，柏葉松身。」鱗皴，指檜樹身呈鱗狀皴紋。迴出，高聳貌。

④ 布柏葉，檜葉似柏葉，故云。參注③。杳藹，茂盛貌。《文選·張衡〈南都賦〉》：「杳藹蓊鬱於谷底，森尊尊而刺天。」李善注：「皆茂盛貌也。」相承，指檜樹枝葉上下相承接之狀。

⑤ 隨，《英華》作「隋」，同。句意謂隋代末年，此檜樹寄身於亂土，衰敗枯朽。

⑥ 發德，顯揚德性。休徵，吉祥之徵兆。句意謂唐朝將建，則顯揚其德性而呈現吉祥之徵兆。

⑦ 應期，順應期運。任昉《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纖微必表，任何微小的事物也有所表現，指檜樹枯而再生。

⑧ 謂檜樹再生於枯朽之株，印證唐朝受天命於隋煬帝敗德之時。

⑨ 寶祚，聖朝之國統。延慶，延續福祚。句謂檜樹再生，枝葉繁茂，標示唐朝之國統天長地久，福祚永繼。

⑩ 拔，除。修幹，挺直修長的樹幹。

⑪ 凌朝，清晨。宿露，夜凝的露水。

⑫ 方，比方、形容。

⑬ 蕘，茅之嫩芽，此泛指嫩枝、嫩芽。《易·大過》：「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稊、蕘通。二句謂若以形狀來作比方，則類似枯死的楊樹重新長出嫩枝。

⑭ 謂以理而喻，則枯死的柳樹長出新葉與此顯然同理。《漢書·叙傳下》：「枯楊生華，曷惟其舊。」
⑮ 效，顯示、呈現。願，傾羨。

⑯ 擢本，提升樹幹。旁榮，布葉繁茂。抽條，抽引枝條。迴秀，高聳挺拔。

⑰ 朱夏，夏季。《爾雅·釋天》：「夏爲朱明。」

⑱ 《莊子·讓王》：「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君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檜亦常綠喬木，松身柏葉，故云。

⑲ 昌業，昌盛的帝業。龍潛，喻帝王未即位。語本《易·乾》：「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⑳ 虎視，虎之雄視。此喻指唐朝攫取天下。

㉑ 紫府，道教稱仙人所居。《抱朴子·祛惑》：「及至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此借指老子祠。

㉒ 效祉，呈獻福祉祥瑞。

㉓ 竦，通「聳」。亭亭，高聳直立貌。

㉔ 鬱鬱，茂盛貌。輝華，指檜樹繁茂光潤的枝葉。

②5 播，傳。流，布。四遐，四方邊遠之地，外國。

②6 歷，《英華》作「曆」，通。歷數，指帝王繼承之次序，古以爲帝位相承與天象運行次序相應。《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

②7 明命，聖明的命令。《禮記·大學》：「《太甲》，顧諟天之明命。」

②8 殘陽未落，喻隋運已衰但尚未滅亡。林藪忽生，指枯檜忽生嫩枝。宮廷，指老子祠之庭院。道教稱老子祠爲太清宮。

②9 句意謂明月初懸，階前的月光復盛。桂華，指月光。傳月中有桂樹，故稱月光爲桂華。喻唐朝初建，往日的枯檜光華復盛。

③0 高標，本指高聳的樹幹，此借指檜樹高尚的標格。

③1 贊，助；化，化育。《禮記·中庸》：「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③2 至德，盛德。《論語·泰伯》：「泰伯其可謂至德而已矣。」此指當朝皇帝之盛德。

③3 休祥，美好的祥瑞，指枯檜再生。

③4 揚榮，顯揚榮耀。

箋評

【李調元曰】唐温岐《再生檜賦》云：「以狀而方，生蕘之枯楊若此；以理而喻，易葉之僵柳昭然。」以史對經，銖兩悉稱。飛卿此賦，作於未更名之時，蓋其少作也。史稱其才思豔麗，工於小賦，每人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爲鄰鋪假手，而律賦流傳者僅此一篇，想散擲不復收拾耶？天骨開張，刊落浮豔，使作儷體，當不減玉谿生。（《賦話》卷三）

錦鞵賦^①

闌裏花春^②，雲邊月新^③。耀粲織女之束足^④，嫵婉嫦娥之結璘^⑤。碧縵緗鉤^⑥，鸞尾鳳頭^⑦。鞵稱「雅舞」^⑧，履號「遠遊」^⑨。若乃金蓮東昏之潘妃^⑩，寶屐臨川之江姬^⑪。匍匐非壽陵之步^⑫，妖蟲實苧蘿之施^⑬。羅鞵紅蕖之豔^⑭，豐跗皜錦之奇^⑮。凌波微步警陳王^⑯，既蹀躞而容與^⑰；花塵香跡逢石氏^⑱，倏窈窕而呈姿^⑲。擎箱回津，驚蕭郎之始見^⑳；李文明練，恨漢后之未持^㉑。重爲系曰^㉒：瑤池仙子董雙成^㉓，夜明簾額懸曲瓊^㉔。將上雲而垂手^㉕，顧轉盼而遺情^㉖。願綢繆於芳趾^㉗，附周旋於綺楹^㉘。莫悲更衣牀前棄^㉙，側聽東晞珮玉聲^㉚。

校注

① 《全文》卷七八六温庭筠下載本篇。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羣研究·〈漢上題襟集〉與襄陽詩人羣研究》據段成式《嘲飛卿七首》之二「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之句，謂温之《錦鞋賦》中有「願綢繆於芳趾，附周旋於綺楹」之句，即回應段詩，當亦同時戲作。並將此賦收入所輯校之《漢上題襟集》中。可從。則此賦當作於大中十二年至咸通元年段成式閑居襄陽及温庭筠仍居襄陽幕期間。錦鞵，女子的錦鞋。

② 闌，花欄。春，鮮妍。此句以花欄喻指錦鞋，以花喻指女子之足。

③ 雲邊月新，雲彩之旁有一鉤新月。此以「雲」指錦鞋上之雲形圖案。唐王涯《宮詞》之二：「春來新插翠雲釵，尚著雲頭踏殿鞋。」蓋鞋頭以雲形爲飾。以一鉤新月喻女子之纖足。

④ 耀粲，光耀鮮明貌。束足，猶纖足。

⑤ 嫵婉，美好貌。沈約《麗人賦》：「亭亭似月，嫵婉如春。」結璘，同「結麟」。《黃庭內景經·高奔章》：「鬱儀、結璘善相保。」梁丘子注：「鬱儀，奔日之仙；結璘，奔月之仙。」《太平御覽》卷三二引《七聖記》：「鬱華赤文，與日同居；結璘黃文，與月同居，鬱華，日精；結璘，月精也。」

⑥ 縷，圓絲帶，古代用以飾履。《周禮·天官·屨人》：「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黃舄，赤縷黃縷。」鄭玄注：「赤縷黃縷，以赤黃之絲爲下緣。」王力謂縷爲飾屨縫之絲繩。碧縷，綠絲繩。紺鉤，

疑當作「緗絢」。緗，淺黃色。絢，古時鞋頭上之裝飾，有孔，可以繫鞋帶。《儀禮·士喪禮》：「乃履，綦結於跗，連絢。」鄭玄注：「絢，履飾如刀衣鼻，在履頭上，以餘組連之，止足圻也。」

⑦ 鸞尾，鸞鳥之尾，借指錦鞋。鳳頭，鞋頭繡有鳳凰圖飾之花鞋。蘇軾《謝人惠雲中方舄》：「妙手不勞盤作鳳。」自注：「晉永嘉中有鳳頭鞋。」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冠子朵子扇子》：「秦始皇令三妃九嬪……鞞蹲鳳頭履。」

⑧ 鞞，即鞞履，古代少數民族之舞鞋。《周禮·春官·序官》：「鞞鞞氏」鄭玄注：「鞞讀爲履。鞞履，四夷舞者所屣也。今時倡蹋鼓沓行者，自有屣。」孫詒讓正義：「蓋凡舞履皆用革，而四夷舞屣尤殊異，所以名官也。」雅舞，古代帝王用以祭祀天地、祖先及朝賀、宴享的舞蹈，分文、武兩大類。曹丕《於謠作》：「獻酬紛交錯，雅舞何鏘鏘。」此泛指宴會上雅麗之舞蹈。稱，適宜。

⑨ 遠遊，古代履名。李白《江上送女道士褚三清游南岳》：「足下遠遊履，凌波生素塵。」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丹鉛新錄八》：「曹子建賦：踐遠遊之文履。又繁欽詩：足下雙遠遊。蓋魏、晉間履名遠遊也。」

⑩ 潘妃，指南朝齊廢帝東昏侯蕭寶卷之寵妃潘玉兒。《南史·齊本紀·廢帝東昏侯》：「又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⑪ 寶屣，用珠寶裝飾的鞋。《南史·梁臨川王宏傳》：「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屣直千

萬。」江姬，即臨川王之寵姬江無畏。

⑫ 壽陵，戰國燕邑。《莊子·秋水》：「且子獨不聞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此反其意而用之，謂非如壽陵女子學步邯鄲。

⑬ 妖蠱，豔麗。《文選·張衡〈西京賦〉》：「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劉良注：「妖蠱，豔美也。」苧蘿之施，指西施。苧蘿，山名，相傳西施原爲此山鬻薪之女。趙曄《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注：「《會稽志》：苧蘿山在諸暨縣南五里。」

⑭ 曹植《洛神賦》：「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淥波。」又：「陵波微步，羅襪生塵。」紅蕖，紅蓮，即「芙蓉」。跗，姜本作「趺」。豐跗，豐潤的脚面。漢無名氏《雜事秘辛》：「蹀跗豐妍，底平指斂。約縑迫袜，收束微如。」皜錦，白色的錦襪。

⑮ 陳王，指陳思王曹植。凌波微步，見注⑭。《洛神賦》：「轉眄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轉眄流精，即所謂「瞥陳王」也。

⑯ 蹀躞，小步行走貌。容與，從容閑舒貌。

⑰ 石氏，指西晉石崇。花塵香跡，指女子步履而起之塵。晉王嘉《拾遺記·晉時事》：「（石崇）又屑沉水之香如塵末，布象牀上，使所愛者踐之。」《晉書·石崇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

⑱ 倏，倏忽。窈窕，姿態美好貌。

⑳ 蕭郎，指梁武帝蕭衍。《梁書·武帝紀》：「（王）儉一見（蕭衍）深相器異，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采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掛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擊箱，即《河中之水歌》之「擊履箱」。回津，未詳。

㉑ 《飛燕外傳》：「合德新沐，膏九曲沉水香，爲卷髮，號新髻；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衣故短繡裙小袖李文襪。」漢后，漢帝，指漢成帝。句意謂趙合德所著之李文襪，透明潔白，恨漢成帝未能握持。

㉒ 系，猶「亂」。辭賦等文體末尾部分結束全文之辭。《文選·張衡〈思舊賦〉》：「系曰」舊注：「系，繫也，言繫一賦之前意也。」

㉓ 瑤池，傳說中崑崙山上地名，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卷三：「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漢武帝內傳》：「西王母命玉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董雙成，傳說中西王母之侍女。

㉔ 簾額，簾子的上端。《楚辭·招魂》：「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王逸注：「曲瓊，玉鉤。」

㉕ 上雲，上翔人雲，指舞者之舞姿。垂手，《樂府解題》曰：「大垂手，小垂手，皆言舞而垂其手也。」

㉖ 轉盼，眼波流轉。遺情，猶留下情思。曹植《洛神賦》：「於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遺情想像，顧望

懷愁。」

②⑦ 綢繆，緊密束縛貌。《詩·唐風·綢繆》：「綢繆束薪，三星在天。」毛傳：「綢繆，猶纏綿也。」孔疏：「毛以爲綢繆猶纏綿束薪之貌，言薪在田野之中，必纏綿束之，乃得成爲家用。」綢繆於芳趾，謂緊緊貼附在美人的足趾上。猶陶淵明《閑情賦》：「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之意。

②⑧ 綺楹，華美的廊柱。周旋，指步履的移動。陶淵明《閑情賦》：「願在夜而爲燭，照玉容於兩楹。」餘參注②⑦。

②⑨ 《史記·外戚世家》：「衛皇后子夫，生微矣……爲平陽主謳者……武帝……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入宮歲餘，竟不復幸……後大幸，有寵……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爲皇后……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有幸。」更衣，牀前棄，指衛子夫色衰愛弛事。

③⑩ 東晞，東方天明。《詩·齊風·東方未明》：「東方未晞，顛倒裳衣。」

答段柯古贈葫蘆管筆狀①

庭筠累日來洛水寒疝②，荊州夜嗽③，筋骸莫攝④，邪蠱相攻⑤。蝸睨傷明⑥，對蘭缸而不寢⑦；牛腸治嗽，嗟藥錄而難求⑧。前者，伏蒙雅賜葫蘆管筆一莖，久欲含詞⑨，聊申拜

賦^⑩。而上池未效^⑪，下筆無聊。慚怳沈吟^⑫，幽懷未敘。然則產於何地？得自誰人？而能繫以裁筠^⑬，輕同舉羽。豈伊菁草，空操九寸之長；何必靈芝，獨號三株之秀^⑭？但曾藏戢册省^⑮，永貯仙居^⑯。却笑遺民，遷茲佳種^⑰；惟應仲履，忽壓頌聲^⑱。豈常見已墮遺犀^⑲，仍抽直幹。青松所築，漆竹藏珍^⑳。足使玳瑁慚華，琉璃掩耀^㉑。一枚爲貴，豈異陸生^㉒；三寸見珍，遂兼揚子^㉓。謹當刊於巖竹^㉔，真以郊翰^㉕。隨織管而爲牀^㉖，擬凌雲而作屋^㉗。所恨書裙寡媚^㉘，釘帳無功^㉙。實覩凡姿^㉚，空塵異貺^㉛。庭筠狀。

校注

①《全文》卷七八六載本篇。段柯古，段成式字柯古。詳見卷七《和段少常柯古》注①。《全文》卷七八七段成式有《寄温飛卿葫蘆管筆往復書》，文云：「桐鄉往還，見遺葫蘆管筆，輒分一枚寄上。下走困於守拙，不能大用。濩落之實，有同於惠施；平原之種，本慚於屈轂。然雨思茶器，寒想酒杯。嫌苦菜而不吟，持長柄而爲贈。未曾安筆，却省歲書。八月斷來，固是佳者。方知綠沈赤管，過於淺俗。求大白麥穗，獲臨賀石班，蓋可爲副也。飛卿窮素緗之業，擅雄伯之名，沿沂九流，訂銓百氏。筆洒瀝而轉潤，紙襞績而不供。或助操彈，且非玩好。便望審安承墨，細度覆毫，勿令仲宣等閒中詠也。成式狀。」此係成式贈温葫蘆管筆時所附上之書信。庭筠此篇即對段贈筆管及附書之回復。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羣研究》所輯校之《漢上題襟集》收入段、温此二狀，蓋以此二

狀係段、溫在襄陽時往返唱和之書牘。然溫此狀有「庭筠累日來洛水寒疝，荊州夜嗽」之語，當是咸通二年與段成式同在江陵荊南節度使幕爲從事期間所作，考詳本卷《謝紇于相公啓》注⑤。葫蘆管筆，筆管呈葫蘆狀之筆。漢上、漢南向指襄陽，《漢上題襟集》是否收入段、溫二人在江陵幕之往返唱和書牘，待考。

② 寒疝，中醫病名。症見腹中拘攣，繞臍疼痛，惡寒肢冷而汗出。多爲寒邪凝滯腹內而致。《東觀漢記·鄧訓傳》：「太醫皮巡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洛水，切東漢都城洛陽。皮巡東漢時人，故云「洛水寒疝」。

③ 荊州夜嗽：宋玉《風賦》：「楚襄王游于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夫庶人之風，塤然起於窮巷之間，堀堦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堞，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人瓮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傲溷鬱邑，毆溫致濕。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脣爲胗，得目爲蔑，啗齧嗽獲，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楚昭襄王都郢，即唐之江陵。「荊州夜嗽」，即《風賦》所稱受雌風侵襲後「啗齧嗽獲」之症狀。宋玉爲楚襄王侍從小臣，唐代詩文常用宋玉事楚襄王指稱文士供職幕府，如李商隱《席上作》，題下注云：「予爲桂州從事，故府鄭公出家妓令賦高唐詩。」詩云：「淡雲輕雨拂高唐，玉殿秋來夜正長。料得也應憐宋玉，一生惟事楚襄王。」故「荊州夜嗽」既標示作此狀之地點，亦點明庭筠其時之

幕僚身份。

④ 筋骸，猶筋骨，指身體。攝，保養。沈約《神不滅論》：「虛用損年，善攝增壽。」

⑤ 邪，中醫指一切致病因素，如風寒暑溼之氣。《急就篇》顏師古注：「凡人正氣不足則邪氣入體而病生焉。」蠱，此指腹內寄生蟲。

⑥ 眈，《全文》作「眈」，此從《温飛卿詩集箋注》附王國安輯本。蝸眈，一種眼疾。《淮南子·俶真訓》：「夫柁木色青翳而羸瘡蝸眈，此皆治目之藥也。」高誘注：「蝸眈，目疾也。」庭筠詩文中屢言其「病眼」。

⑦ 缸，王國安輯本作「缸」，通。蘭缸（缸），燃蘭膏的燈。

⑧ 藥錄，錄存藥方之典籍，亦指現存之藥方，句謂牛腸可以治咳嗽，但具體的藥方（指配伍之藥物及劑量、服法等）却難以尋求。

⑨ 含詞，指銜詞寫信。

⑩ 拜貺，拜受饋贈。

⑪ 上池，指凌空承取或取之於竹木上之雨露。《史記·扁鵲倉公列傳》：「（長桑君）乃出其懷中藥子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司馬貞索隱：「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上池未效，猶言服上池水所和之藥尚未見效。」

⑫ 慚愧，慚愧恍忽。沈吟，遲疑，猶豫。

⑬ 絮，通「潔」，清潔。裁筠，剪裁竹子。

⑭ 菁草，草名，古代常用菁草之莖占卜吉凶。

⑮ 《楚辭·九歌·山鬼》：「采三秀兮于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三秀，靈芝草之別名，一年開花三次，故名。此言「三株」，未知何據。

⑯ 戢，藏。冊省，猶冊府。古代帝王藏書之所，借指祕書省。《山海經·西山經》：「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穆天子傳》卷二：「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羣玉之山……先王之所謂冊府。」郭璞注：「言往古帝王以爲藏書冊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

⑰ 仙居，此指玉山，西王母所居。參上注。

⑱ 遺民，指段成式。成式父文昌，西河人，世居荊州（江陵），成式亦居荊州，故稱其爲「（荊州）遺民」。庭筠有《寄渚宮遺民弘里生》詩，即寄荊州遺民段成式之意，詳詩集卷八該詩注①。

⑲ 《水經注》卷十三《涿水》：「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年及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于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輒不至。次仲履真懷道，窮數術之美。」「仲履」二句，疑用此。然與「葫蘆管筆」似無關。俟查。

⑳ 遺犀，剩餘的葫蘆內瓢。直幹，指葫蘆管上的筆杆。

②① 漆竹藏珍，似指葫蘆管筆珍藏於塗漆之竹器中。

②② 徐陵《玉臺新詠序》：「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押……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此二句中之「玳瑁」，當指玳瑁裝飾之卷軸，「琉璃」則指琉璃（一種有色半透明之玉石）硯匣。如此方與「葫蘆管筆」相稱。慚華、掩耀，謂玳瑁卷軸、琉璃硯匣不如葫蘆管筆之華美珍奇，在它面前不免失色。

②③ 陸生，指陸績。《三國志·吳志·陸績傳》：「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此謂葫蘆管筆得一已足，非標異於陸績之懷橘三枚。

②④ 三寸，指毛筆。揚子，指揚雄。揚雄《答劉歆書》：「雄常把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廣雅·釋詁四》：「兼，同也。」句意謂己珍愛此筆，同於揚雄。

②⑤ 刊於巖竹，謂用葫蘆管筆寫字刊刻於竹簡之上。

②⑥ 郊，疑「狡」之誤。《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引曹植《長歌行》（一作樂府）：「墨出青松煙，筆出狡兔翰。」然林和靖《清河茂才以良筆并詩爲惠次韻奉答》云：「郊翰秋勁愈於錐，筠管溫溫上玉輝。」已作「郊翰」，則溫詩作「郊翰」亦有可能，然實指兔毫。

②⑦ 纖管，指葫蘆管筆上端之細管。

② 凌雲，指竹，翠竹凌雲直上，故云。句意謂以竹製筆筒作屋。上句「牀」指卧置毛筆之器具。徐陵《玉臺新詠序》：「翡翠筆牀，無時離手。」

② 南史·羊欣傳載，羊欣父爲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著新絹裙晝寢，獻之人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王獻之善書，與父羲之合稱「二王」。論者以爲骨力不及其父而逸氣媚趣過之。句意謂己之書法不如王獻之有姿媚。

③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引用荊州名士韓嵩、鄧義等」裴注引晉衛恒《四體書勢序》：「梁鵠」以勒書自效。公嘗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句意謂己雖釘帳玩賞書法名家之作而無功效。或解：己之書法拙劣，無供人玩賞之價值。

③ 覲，慚愧。凡姿，謙稱自己資質平庸。

③ 塵，污、辱。異貺，珍貴之饋贈。

答段成式書七首①

庭筠白：即日僮幹至②，奉披榮誨③，蒙賚易州墨一挺④。竹山奇製⑤，上蔡輕煙⑥。色奪紫帷，香含漆簡⑦。雖復三臺故物⑧，貴重相傳；五兩新膠，乾輕人用⑨。猶恐於潛曠遠⑩，建業尫羸⑪。韋曜名方，即求雞木⑫；傅玄佳致，別染《龜銘》⑬。恩加於蘭省郎官⑭，禮備

於松楸介婦^⑮。汲妻衡弟^⑯，所未窺觀；《廣記》《漢儀》^⑰，何嘗著列。矧又玄洲（闕）上苑^⑱，青瑣西垣^⑲，讎字猶新^⑳，疑籤尚整^㉑。帳中女史，猶襲青香^㉒；架上仙人，常持縹秩^㉓。得於華近，辱在庸虛^㉔。豈知夜鶴頻驚，殊慚志業^㉕；秋蟲屢縮，不稱精研^㉖。惟憂瘁物虛投^㉗，蠟盤空設^㉘。晉陵雖壞，正握銅兵^㉙；王詔徒深，誰磨石硯^㉚？捧受榮荷^㉛，不任下情。庭筠再拜。

校注

① 《英華》卷六五五啓五謝賜賚載此七首之第一首，題爲《謝所知賚集賢墨啓》，所知，即段成式。《全文》卷七八六載此七首。五代南唐劉崇遠《金華子雜編》卷上：「段郎中成式，博學精敏，文章冠於一時。著書甚衆，《西陽雜俎》最傳於世。牧廬陵日……爲廬陵頑民妄訴，逾年方明其清白。乃退隱於峴山。時温博士庭筠，方謫尉隨縣，廉帥徐太師商留爲從事，與成式甚相善，以其古學相遇，常送墨一錠與飛卿，往復致謝，遞搜故事者九函，在禁集中。爲其子安節娶飛卿女。」按：段成式大中二年至七年任吉州刺史（即「牧廬陵」）。大中九年至十一年任處州刺史。而其《觀山燈獻徐尚書并序》云：「尚書東莞公鎮襄之三年，四維具舉，而仍歲穀熟。」可證最遲在大中十二年正月，成式已寓居襄陽。其《塑像記》又稱：「（大中）十三年秋，予閑居漢上。」而盧知猷《盧鴻草堂圖後跋》（《唐文拾遺》卷三十三）云：「相國鄒平段公家藏圖書，并用所歷方鎮印記。咸通初，余爲荊州從

事，與柯古（成式字）同在蘭陵公（蕭鄴）幕下，閱此軸。「知咸通初（約二年）成式在荆南節度使蕭鄴幕爲從事。《全文》載段成式《與溫飛卿書八首》，即贈墨於溫庭筠往復唱酬之書牘。從上述段成式寓居襄陽之時間看，段、溫往復唱酬之十五首書信應作於大中十二年至大中十四年（即咸通元年）徐商罷鎮襄陽及段成式離襄陽之前。成式《與溫飛卿書八首》之一云：「近集仙舊吏獻墨二挺，謹分一挺送上。雖名殊九子，狀異二螺。如虎掌者非佳，似兔支者差勝。不思吳興道士，忽遇因取上章；越王神女，得之遂能注易。但所恨雞山松節，絕已多時；上谷櫛頭，求之未獲也。成式述作中蹟，草隸非工，惟茲白事，足以驅策。詎可供成塚之硯，奪如椽之筆乎？」庭筠七首之一，即答段之書信。

② 即，《全文》誤作「節」，據《英華》改。僮幹，《英華》作「門幹」。僮幹，原指奴僕和卑官，南北朝時多指服雜役之低級胥吏。《宋書·張暢傳》：「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門幹，守門之吏役。似作「僮幹」是。

③ 披，翻閱。榮誨，對對方書信之敬稱。誨，教誨、誨示。「誨」字《英華》作「示」。

④ 蒙，《英華》作「垂」。易州，《英華》作「集賢」。按：段書謂「近集仙舊吏獻墨二挺，謹分一挺送上」，似作「集賢」是。易州，唐河北道州名。《新唐書·地理志三》：「易州上谷郡，上。土貢：紬、綿、墨。」挺，量詞，多用於條狀物或長形物。《儀禮·鄉飲酒禮》：「薦脯五挺。」今稱「錠」。

⑤《新唐書·地理志四》：房州房陵郡有竹山縣。房州土貢有蠟、蒼礬、麝香、雷丸、石膏、竹麝，其中麝香爲製墨之原料。

⑥《新唐書·地理志二》：蔡州有上蔡縣。輕煙，指松煙。以松煙調膠搗捶製墨。松木燃燒後所凝之墨灰，是製松煙墨之原料。唐安鴻漸《題楊少卿書後》：「端溪石硯宣城管，王屋松煙紫兔毫。」或上蔡亦產松煙。

⑦奪，《英華》作「掩」。紫，《英華》作「緇」。按：「緇」係黑色，似作「緇」是。香含漆簡，謂墨香長留在書寫文字的漆簡上。漆簡本指用漆書寫之竹木簡，此指墨寫的書簡。

⑧三臺，漢因秦制，以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合稱三臺。唐中書省有集賢殿書院，此云「三臺故物」，或即指集賢殿書院之故物，參段成式書。

⑨晉衛鑠《筆陣圖》：「其墨取廬山之松煙，代郡之鹿膠十年以上強如石者爲之。」

⑩於潛，唐縣名，屬江南西道杭州餘杭郡。倪濤《六藝之一錄》卷三十二《石刻文字八》：「於潛縣刊字，秦皇所刊『於潛縣石杵山石杵』十數字。廖瑜《杭州府志》碑碣目。」

⑪《宣和書譜》卷十七草書五梁沈約、蕭子雲：「蕭子雲字景喬，晉陵人，官至侍中，善正隸行草小篆飛白，而正隸飛白尤工意趣，飄然有騫舉之狀……嘗以飛白作一「蕭」字於建業壁間，後人取其壁人南徐海榴堂中以爲奇觀。至唐有李約復載歸洛陽仁風里，構大廈以覆之，目曰「蕭齋」，張諗特爲

記而序其事。」疋羸，瘦弱，此形容其書體勁俊。《梁書·蕭子雲傳》：「其書迹雅爲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曰：『筆力勁俊，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

⑫ 《三國志·吳志·韋曜傳》：「字弘嗣，吳郡雲陽人。」曜原名昭，有《國語注》二十二卷、《吳書》五十五卷、集二卷。此「韋曜（昭）」與本篇之韋曜未必是一人。「名方」事未詳。鷄木，疑指藥用植物。

⑬ 傅玄，魏、晉間詩人、學者，著有《傅子》。《太平御覽》卷六百六引其《水龜銘》云：「鑄其靈龜，體象自然，含出原水，有似清泉。潤彼玄墨，染此弱翰。申情寫意，經緯群言。」佳致，好的情致。

⑭ 蘭省，指尚書省。應劭《漢官儀》卷上：「尚書郎……握蘭含香，趨走丹墀奏事。」又：「尚書令僕丞郎，月賜渝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⑮ 松檟，猶松窗。介婦，非嫡長子之妻。古代喪服之禮制服喪時穿黑色喪服，稱「墨衰絰」或「墨絰」、「墨衰」。此句似謂按禮制，雖介婦亦須墨衰。

⑯ 汲，疑指汲縣人不準，曾盜發魏襄王墓（或謂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車。衡，指匡衡，曾任太常掌故，遷博士、給事中，歷御史大夫至丞相。

⑰ 《廣記》，《隋書·經籍志》雜家類著錄義恭撰《廣記》三卷。《漢儀》，漢應劭撰《漢官儀》十卷。

⑱ 玄洲，神話中十洲之一。《海內十洲記·玄洲》：「玄洲，在北海之中，戌亥之地，方七千二百里，去南岸三十六萬里，上有太玄都，仙伯真公所治……饒金芝玉草。」《全文》於「玄洲」下注：闕。《英

華》及《文房四譜》無。上苑，上林苑。

①⑨ 青瑣，指門下省。西垣，中書省之別稱，即西掖。應劭《漢官儀》卷上：「左右曹受尚書事，前世文士，以中書在右，因謂中書爲右曹，又稱西掖。」

②⑩ 讎字，校讎書籍所增刪改乙的字。《文選·左思〈魏都賦〉》：「讎校篆籀，篇章畢覲。」張載注引《風俗通》：「案劉向《別錄》：『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繆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

②⑪ 疑籤，校書或讀書時對書中文字疑有訛誤所貼的標籤。整，完整、完好。

②⑫ 應劭《漢官儀》卷上：「尚書郎給青縑白綾被，以錦被帷帳氈褥通中枕……給尚書史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從直女侍執香爐燒從人臺護衣。」青，疑作「清」，與下句「縹」字係諧音借對。清香，指墨之清香。

②⑬ 架上仙人，疑指書架上有關仙道之書籍，如《淮南枕中鴻寶苑祕書》之類。縹袂，淡青色之書衣。

②⑭ 華近，顯貴而親近帝王之官職，即段書所稱「集仙舊吏」。庸虛，謙稱自己才能平庸，學識淺薄。

②⑮ 《藝文類聚》卷九十引周處《風土記》：「鳴鶴戒露，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滴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

②⑯ 秋蟲，疑指促織。縮，繫結。此指紡織。不稱精研，稱不上精讀細研。「精研」之「研」切研墨。

②⑦ 瘳物，病物，指藥物。

②⑧ 蠟盤，蠟燭臺。因「蝸院傷明」，不能夜讀，故云「虛設」。

②⑨ 《晉書》卷五十一《束皙傳》：「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晉陵，指晉人所發魏襄王墓。銅兵，即銅劍。

③⑩ 《江文通集》卷三《爲建平王謝賜石硯等啓》：「臣言：奉勅賜石硯及法書五卷，天旨又以臣書小進，更使勤習，敬閱籀篆，側觀硯功……方停煙墨，永砥學玩。」王，指建平王。誰磨石硯，謂無貴重之墨可磨硯。

③⑪ 榮荷，謂受恩承惠。荷，《英華》作「佩」。

二

昨夜安東聽倡①，牖北追涼②。枏枕才欹③，蘭缸未艾④。縹繩初解⑤，紫簡仍傳⑥。麗事珍繁⑦，摘華益贍⑧。雖則竟山充貢⑨，握槩堪書⑩。五丸二兩之精英⑪，三輔九江之清潤⑫。葛龔受賜，稱下士難求⑬；王粲著銘，想遐風易遠⑭。俱苞輪囷，盡入淙池⑮。遺逸皆存，纖微悉舉。鷓觀鵬運，豈識逍遙⑯；鯢人鮒居，應嗟坎窞⑰。願承警欬⑱，以啓愚蒙。

庭筠狀。

校注

① 段成式答溫書第二首云：「昨獻小墨，殆不任用。藉根之力，殊未堅剛；和麩之餘，固非精好。既非懷化所得，豈是筑陽可求。况某從來政能，慚伯祖之市果；自少學業，愧稚川之伐薪。飛卿掣肘功深，焯掌（闕）倦。齊奮五筆，捷發百函。愁中復解玄嘲，病裏猶屠墨守。煙所不附，抑有神乎哉！闕禮承訊。忻懌兼襟。莫測詖辭，難知古訓。行當祇謁，條訪闕疑。」庭筠此首係對段成式第二首之回答。安東，唐代六都護府之一。此借指山南東道節度使府。聽倡，聽樂妓奏樂唱歌。

② 牖北，北窗。陶淵明《與子儼等疏》：「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③ 栴枕，楠木枕。欹，斜靠。

④ 缸，通「釭」。艾，盡。

⑤ 縹繩，繫書卷的淡青色絲帶。

⑥ 紫簡，指對方的書信，詳注①引段書。

⑦ 麗事，以華麗之詞藻形容美好事物。《太平廣記》卷一七三引宋龐元英《談藪·王儉》：「儉嘗集才學之士，累物而麗之，謂之麗事。麗事自此始也。」也可理解為「儷事」，指駢文寫作中屬對為文之

事。珍繁，珍奇繁富。

⑧ 摘華，鋪陳辭藻。段之書簡係用駢文書寫，故有「麗事」二句。

⑨ 梁王僧孺謝啓：「航海梯山，獻琛奉貢。」竟山充貢，將整座山的礦藏都拿來充當貢品。

⑩ 握槩，即握鉛抱槩。槩，木簡。《西京雜記》卷三：「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槩，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

⑪ 五丸，五丸墨，古墨形狀如圓丸，故以「丸」爲量詞。二兩，指一丸墨之重量。

⑫ 三輔，初指西漢治理京畿地區的三個職官（左右內史、主爵中尉）之合稱，後泛稱京城附近地區爲三輔。《太平御覽》卷一六四引《三輔黃圖》：「武帝太初元年改內史爲京兆尹，以渭城以西屬右扶風，長安以東屬京兆尹，長陵以北屬左馮翊。」九江，長江於荊州界，分而爲九，見《書·禹貢》「九江孔殷」傳。又，《文選·郭璞〈江賦〉》：「源二分於岷、嶷，流九派乎潯陽。」九派指今江西九江市北的一段長江，江水有九條支流。

⑬ 葛龔，東漢文人，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以善文記知名，曾任太官丞、蕩陰令、臨汾令，著文賦碑誄書記十二篇。《後漢書·文苑傳》有傳。《初學記》卷二十一錄葛龔《與梁相書》云：「復惠善墨，下土所無，摧骸骨，碎肝膽，不足明報。」受賜，即指梁相惠墨事。

⑭ 王粲著銘，指王粲所著《硯銘》。《藝文類聚》卷五十八引王粲《硯銘》云：「昔在皇頡，爰初書契，日

代結繩。民察官理，庶績誕興。在世季末，華藻流淫。文不寫行，書不盡心。淳樸澆散，俗日崩沉。墨運輸染，榮辱是若。念茲在茲，惟玄是宅。「遐風，即《硯銘》中所述上古淳樸之風。

⑮《全文》「俱苞」下、「盡人」下有闕文。《文房四譜》此二句作「俱苞輪囷，盡人淙池」，茲據補。

⑯《莊子·逍遙遊》：「有鳥焉，其名爲鷦。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斥鷃，即鷦雀，一種小鳥。此以自喻。大鷗喻段。

⑰鯢，雌鯨。《文選·左思〈吳都賦〉》：「長鯨吞航，修鯢吐浪。」劉逵注引楊孚《異物志》：「鯨魚長者數十里，小者數十丈，雄曰鯨，雌曰鯢。」鮒，蝦蟆。《莊子·秋水》：「子獨不聞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出跳梁於井幹之上……」「桓寬《鹽鐵論·復古》：「坎井之鼃，不知江海之大。」坎窞，坑穴。此以「鯢」喻段，以坎窞之蛙自喻。

⑱《莊子·徐無鬼》：「夫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蹵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效其側者乎？」警效，咳嗽。此借指對方之言談，係表敬之辭。

伏蒙又抒冲襟①，詳徵故事②。蒼然之氣③，仰則彌高④。恣彼之泉⑤，汲而增廣。方且驚神褫魄⑥，寧惟衿甲投戈⑦？素洛呈祥⑧，翠媯垂貺⑨。龜字著象⑩，鳥英含華⑪。至於漢省五丸⑫，武都三善⑬。仲宣佳藻，既詠浮光⑭；張永研工，常稱點漆⑮。逸少每停質滑⑯，長康常務色輕⑰。（闕）乃韋書⑱，知爲宋畫⑲。荀濟提兵之檄，磨盾而成⑳；息躬覆族之言，削門而顯㉑。敢恃蛙井，猶望鯤池㉒。不任慚伏宗仰之至。庭筠狀。

校注

① 段成式《與溫飛卿書八首》之三云：「昨更拾從土黑聲（上四字《全文》闕，據《文房四譜補》）之餘，自謂無遺策矣。但愧井蛙尚猶自恃，醯雞未知大全。忽奉毫白，復新耳目。重耳誤（《全文》原闕，據《文房四譜》補）徹，謬設（《全文》闕，據《文房四譜》補）生慙。張奐致渝（《全文》原闕，據《文房四譜》補），研味難盡。詎同王遠術士，題字人木；班孟仙人，噴墨竟紙？雖趙壹非草，數丸志徵；汲媛餉夫，十螺未說（以上十二字《全文》原闕，據《文房四譜》補）。肝膽將破，翰答已疲。有力負之，更遲承問。」溫此首係答段之辭。「又抒冲襟」即指段之第三首。冲襟，謙和曠淡的胸襟。

② 故事，此指典故。

③ 蒼然之氣，形容文章的蒼莽高遠風貌。

④ 《詩·小雅·車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論語·子罕》：「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二句稱贊段之文如高天蒼遠之氣，仰之彌高。

⑤ 《詩·邶風·泉水》：「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毛傳：「泉水始出，毖然流也。」高亨注：「毖通泌，水流貌。」二句謂段文如汨然湧出之泉水，汲而更增廣。

⑥ 褫，奪。

⑦ 《左傳·襄公十八年》：「（齊殖綽、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杜預注：「衿甲，不解甲。」投戈，放下武器。衿甲投戈，謂投降認輸。

⑧ 《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孔傳：「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易·繫辭上》：「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古代認為

出現河圖洛書為帝王聖君受命之祥瑞，故云「素洛呈祥」。

⑨ 翠嬀，綠色的嬀水。《書·堯典》：「釐降二女於嬀汭，嬀於虞。」孔傳：「舜為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垂貺，下贈。

⑩ 見注⑧引《書·洪範》孔傳。

⑪ 鳥英含華，疑指鳥篆，篆體古文字，形如鳥之爪跡。《後漢書·酷吏傳·陽球》：「或鳥篆楹簡。」李

賢注：「八體書有鳥篆，象形以爲字也。」

⑫ 漢省，指尚書省。五丸，五丸墨。參上首注⑪。

⑬ 唐韋續纂《墨薮》卷二《晉衛恒等書勢》：「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按：此本《三國志·魏志·王粲傳》「光祿大夫京兆韋誕」裴松之注引《文章敘錄》，云：「誕之仲將，太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章……初，邯鄲淳、衛覲及誕並善書，有名。」誕又善製筆，撰《筆經》。武都，指韋誕。三善，指其善辭章、善書、善製筆。

⑭ 《龍城錄》卷上《任中宣夢水神持鏡》：「長安任中宣家，素畜寶鏡，謂之飛精，識者謂是三代物。後有八字，僅可曉，然近籀篆，云：「水銀陰精，百煉成鏡。」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下得之。後中宣南驚洞庭，風浪洶然，因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詣中宣，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矣。」中宣問姓氏，但笑而不答，持鏡而去，夢迴亟視篋中，已失所在。」《類說》卷十二引此「中宣」作「仲宣」。浮光，指鏡。鏡面反射之光稱浮光。詠浮光，即鏡背面近籀篆之八字。

⑮ 張永，南朝宋代大臣、詩人，字景雲。研工，研磨精工。古代之墨呈粒狀，用時納入硯中加水，用研石研磨。點漆，指墨色烏黑光亮。《宋書·張永傳》謂其「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隸書，曉音律，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爲太祖所知。紙及墨皆自造，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及也」。其自造墨精良，故稱「研工」、「點漆」。

①⑥ 逸少，王羲之字。質滑，質樸滑易。羲之真書得力於鍾繇，但能去其樸質；行書結體靈妙，章法氣韻純任自然，風流蘊藉。「每停質滑」當指其書法之妍美流便。

①⑦ 長康，畫家顧愷之字。色輕，用的筆墨輕淡。《晉書·文苑傳·顧愷之》：「尤善丹青，圖寫特妙……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顧愷之畫筆勢如春蠶吐絲，纖細連綿，此或即「常務色輕」。

①⑧ 句首有闕文，《文房四譜》作「搗」。韋書，指韋誕之書法。《三國志·魏志》卷十一《胡昭傳》：「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顛、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跡，動見模楷焉。」餘參見注⑬。

①⑨ 宋畫，疑即指顧愷之之畫。愷之晉安帝義熙六年（公元四一〇）後方卒，下距劉裕建立宋朝僅十年。

②⑩ 《北史·文苑傳·荀濟》：「荀濟字子通，其先潁川人，世居江左。濟初與梁武帝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楯上磨墨作檄文。」」

②⑪ 息躬，息夫躬，西漢末人，哀帝時爲光祿大夫。後因日食，爲董賢所譖，帝惡之，遣就國。乃禱祠祝詛，爲人所告發，下洛陽獄，咽絕而死。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曾作《絕命辭》。《漢書》本傳載：「黨友謀議相連數百人。躬母聖，坐祠灶祝詛上，大逆不道，聖棄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

浦。」此即所謂「覆族」，即全家族滅。削門，一門被誅。顯，應驗。「覆族之言」，即指其所作《絕命辭》。傳謂其作《絕命辭》後數年乃死，如其文」，故云「削門而顯」。

② 蛙井，見第二首注①⑦。鯤池，《莊子·逍遙遊》：「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此以「蛙井」喻己之文見識淺陋、格局狹小，以「鯤池」喻段文氣勢恢宏，格局宏大。段來書稱「但愧井蛙尚猶自恃」，溫答書則以井蛙自喻。

四

竊以童山不秀，非鄒衍可吹①；智井無泉，豈耿恭不拜②。墨尤之事，謂之獲麟③；筆聖之言，翻同倚馬④。靜思神運，不測冥搜⑤。亦有自相里而分，豈公輸所削⑥。流輝精絹⑦，假潤清泉⑧。銘著李尤⑨，書投蘇竟⑩。字憂素敗⑪，不長飛揚。傅相見貽，守宮斯王⑫。研蚌胎而合美⑬，配馬滴以成章⑭。更率荒蕪⑮，益慚疎略。庭筠狀。

校注

① 段第四首云：「赫日初昇，白汗四匝。愁議墨陽之地，嬾窺兼愛之書。次復八行，盈巖交互。訪伏牛之夜骨，豈望登真；迷艮獸之沈脂，虛成委任。更得四供晉寢，五人漢陵。隱侯辭著於麴膠，葛

玄術成於魚吐。寧知千松政染，三丸可和。僧虔獨擅之才，周顒自謂無愧而已。支策長望，梯几熟觀。方困九攻，徒榮十部。齊師其遁，詎知脫扃。「溫此首係答段之第四書。童山，不長草木的山。秀，禾類植物開花抽穗，草類植物結實。不秀，不長草木。或解：秀，秀麗。《世說新語·言語》：「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劉向《七略別錄·諸子略》：「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至黍生，至今名黍谷。」

② 智井，廢井、無水的井。《左傳·宣公十二年》：「目於智井而極之。」眼枯不明謂之智，井枯無水謂之「智井」。《後漢書·耿恭傳》：「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嘆曰：『聞昔貳帥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

③ 墨尤之事，書寫奇異之事。《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杜預注：「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主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

④ 筆聖之言，書寫記錄聖人之言。倚馬，形容作文才思敏捷。《世說新語·文學》：「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絕可觀。」按：「墨尤」二句，當指段成式撰《酉陽雜俎》、注《春秋》之事。《酉陽雜俎》：「多詭怪不經之談，荒渺無稽之物，而遺文秘籍，亦往往錯出其中」（《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其自序亦稱「固役而不耻者，抑志怪小說之書也」，此即所謂「墨尤之事」；而庭筠《和太常段少卿東都修竹里有嘉蓮》有「《春秋》罷注直銅龍」之句，則成式曾注《春秋》，此殆即所謂「筆聖之言」。

⑤ 冥搜，高遠之探求。孫綽《遊天台山賦序》：「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杜甫《同諸公登慈恩寺塔》：「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亦可指冥思苦想作詩文。

⑥ 《莊子·天下》：「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司馬彪曰：「姓相里，名勤，墨師也。」自相里而分，謂墨家自相里勤以後分門別派。此處借墨家之墨爲筆墨之墨。公輸，公輸盤（般），春秋魯人，又稱魯班，曾創雲梯及刨、鑽，爲古代著名工匠。木匠用墨斗畫直綫以刨削木料，故云「公輸所削」。亦切「墨」字。

⑦ 指在白色的絹帛上用墨寫字，流輝後世。

⑧ 指在墨池中洗筆硯。著名書法家張芝、王羲之均有墨池傳說著稱後世。

⑨ 李尤，字伯仁，東漢辭賦家，拜蘭臺令史。順帝初遷樂安相。有集五卷，今佚。《初學記》卷二十一

引其《硯銘》、《墨硯銘》，文云：「書契既造，研墨乃陳。煙石相附，筆疏目申。篇籍永垂，紀志功勳。」

⑩ 蘇竟，字伯况，扶風平陵人。西漢平帝時，以明《易》爲博士，善圖讖，通百家言。光武立，爲代郡太守。《後漢書·蘇竟傳》載其《與劉龔書》，以圖讖明光武之必取天下，書中有「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之語。班固曰：「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也」。

⑪ 素，指寫字用的白色絹帛。敗，壞。

⑫ 傅相見貽，守宮斯王，此八字《全文》闕，據《文房四譜》補。古稱輔導國君、諸侯王之官爲傅相。《史記·梁孝王世家》：「故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貽，贈。二句所用之事及義未詳。

⑬ 蚌，《全文》作「蚌」，據《文房四譜》改。蚌胎，指珍珠。古人以爲蚌孕珠如人懷孕，與月之盈虧有關。《文選·揚雄《羽獵賦》》：「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李善注：「明月珠，蚌子珠，爲蚌所懷，故曰胎。」左思《吳都賦》：「蚌蛤珠胎，與月虧全。」

⑭ 馬滴，疑指儲水供磨墨用之馬形水滴盂。《西京雜記》卷六：「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爲書滴。」此係玉製蟾蜍形書滴。「馬滴」則馬形書滴耳。又名硯滴。

⑮ 率，直陳。晉王謐《答桓太尉》：「高旨既臻，不敢默已。輒復率其短見，妄酬來誨。」荒蕪，謙稱自己學識淺陋拙劣。

驛書方來，言泉更涌。高同泰時^①，富類敖倉^②。怯蒙叟之大匪^③，駭王郎之小賊^④。尤有剛中巧製^⑤，廟裏奇香^⑥。徵上黨之松心^⑦，識長安之石炭^⑧。馬黔靡用^⑨，龜食難知^⑩。窺虞器以成奢^⑪，然梁刑而嚴罪^⑫。便當北面^⑬，不獨棲毫^⑭。庭筠狀。

校注

① 段成式第五書云：「藍染未青，玄嘲轉白。責羝羊以求乳，耨石田而望苗。殆將壯（《全文》闕，據《文房四譜》補）腸，豈止憎貌。猶記煙磨青石，黛漬幕（《全文》闕，據《文房四譜》補）書。施根易思，號介難曉。蘇秦同志傭力，有而可題；王隱南遊著書，無而誰給。今則色（《全文》作石，據《文房四譜》改）流琅硯，光滴彩毫。腹笥未緘，初不停綴。疲兵怯戰，惟願豎降。」溫此首係答書。「驛書方來，言泉更涌」，即指段之來書而言。泰時，《史記·孝文本紀》：「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時壇以明應。」泰時，亦稱甘泉泰時。泰指泰一（太一），神話傳說中天帝之別名；時為古代天子祭祀天地五帝之處。武帝元鼎五年十一月在甘泉（今陝西淳化縣西北甘泉山）立泰一祠，係武帝至成帝建始元年西漢帝王舉行祭天活動之主要場所。《三輔黃圖》卷五：「漢園丘，在昆明故渠南，有漢故園丘，高二丈，周迴百二十步。」此為長安南郊之園丘壇，泰時壇之高度或亦

類此。

② 敖倉，亦稱敖庾，秦所建倉，在河南鄭州西北邙山上。山上有城，秦於其中置谷倉，曰敖倉。《史記·項羽本紀》：「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裴駰《集解》引臣瓚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臨河有大倉。」至隋、唐時仍存，見《新唐書·李密傳》及《藩鎮傳·李師道》。

③ 蒙叟，指莊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岑參《河南太守杜公挽歌》之一：「蒙叟悲藏壑，殷宗借濟川。」《莊子·胠篋》：「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縻，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縻局鑄之不固也。」大匪，即「巨盜」，謔指段成式。

④ 《世說新語·尤悔》：「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人，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逼不應。既入，苦相存活。既釋，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明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此以「王郎小賊」謔稱自己。

⑤ 剛，《全文》闕，據《文房四譜》補。

⑥ 《法苑珠林》卷三十七《神異篇》：「晉河陰白馬寺，有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徧。又精達經旨，亦爲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己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爾

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有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咸云神異。」

⑦ 上黨，郡名。《新唐書·地理志三》：河東道有潞州上黨郡。土貢有墨。松心，松木的內心。係製松煙墨之材料。

⑧ 石炭，即煤。

⑨ 馬黔，馬黑色。靡用，不用（墨）。

⑩ 龜食難知，古人認為龜吸氣而生，不食一物，故云。

⑪ 虞器，虞舜的器物。《墨子·節用中》：「飯於土墻，啜於土形。」《韓詩外傳》卷三：「昔者舜甗盆無臚，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工不以巧獲罪。」

⑫ 然，《全文》闕，據《文房四譜》補。梁刑，指戰國時魏國李悝所編撰之《法經》。李悝為魏文侯相，廢世卿世祿，提倡耕作，獎勵開荒，使魏國（又稱梁）富強。並整理諸國刑法，成《法經》六篇。又，刑法五刑之中有墨刑，在被刑者額上刺字，染上黑色。

⑬ 北面，北面（面向北）稱臣。

⑭ 棲毫，停筆。《史通·直書》：「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陸機、虞預各棲毫而無述。」

六

庭筠閱市無功^①，持搥寡效^②。大魂陣聽^③，蝸睨傷明^④。庸敢撫翼鵷鵬^⑤，追蹤驥駟^⑥。每承函素^⑦，若涉滄溟。亦有叢嶮尚存^⑧，箋餘可記^⑨。至於縑從墨制^⑩，既禦秦兵^⑪；綬匪舊儀，仍傳漢制^⑫。張池造寫^⑬，蔡碣舍舒^⑭。荷新滄之恩，空霑子野^⑮；發冶城之沼，獨避元規^⑯。窘類頡羹^⑰，辭同格飯^⑱。其爲愧怍，豈可勝言。庭筠狀。

校注

① 段成式第六書云：「飛卿博窮奧典，敏給芳詞。吐水千瓶，有才一石。成式寸紙寒暑，素所不嫻（《全文》作「閑」，據《文房四譜》改）；一卷篇題，從來蓋寡。竊以墨事故有（《文房四譜》作「實」），巾箱先無。可謂附騏驥而雖疲，遵繩墨而不跌者。忽記鄴西古井，更欲探尋；號略鏤盤，誰當倣效？况又劇間可答，但愧於子安；一見之賜，敢同於到惲乎？陣崩鶴唳，歌怯鷄鳴。復將晨壓我軍，望之如墨也？豈勝懋（《全文》闕，據《文房四譜》補）居，懾處之至。」温此首係答書。閱市，《後漢書·王充傳》：「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此言「無功」，則謂己雖閱讀書籍而不能記誦。

② 搥，擊鼓之杖，此泛指杖。《梁書·儒林傳·沈峻》：「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在門

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句意謂雖篤志苦讀而收效甚少。

③ 此四字《全文》闕，據《文房四譜》補。義未詳。

④ 蝸眈，一種眼疾。見《答段柯古贈葫蘆管筆狀》注⑥。

⑤ 撫翼，拍擊翅膀。鵠，鵠雛，鳳凰一類的鳥。見《莊子·秋水》。鵬，大鵬，見《莊子·逍遙遊》。鵠

鵬喻段。下句「騏驎」同。二句謂已不敢與段比翼奮飛，並駕齊驅。

⑥ 騏驎，良馬。葛洪《抱朴子·喻蔽》：「騏驎追風，不能近其迹。」

⑦ 函素，書信。素，指寫信用的絹。

⑧ 叢縹，雜繒帛裂成的絲縷。

⑨ 箋餘，箋紙的邊角。

⑩ 縗，喪服。墨，黑色。縗從墨制，服喪期間，按禮制喪服用白色，如有戰爭須任軍職者，穿黑色喪

服。參注⑪。

⑪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杜預注：「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

凶服从戎，故墨之。」

⑫ 《漢書·百官公卿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皆銅印黑綬。」《後漢書·蔡邕傳》：「墨綬

長吏，職典理人。」墨綬，結在印紐上的黑色絲帶。

⑬ 張池，東漢書法家張芝與其弟均善草書，相傳其臨池學書，池水盡黑。魏韋誕稱之爲草聖。事見《後漢書·張奐傳》李賢注引王愔《文字志》。造寫，造就書法。

⑭ 蔡碣，東漢文學家、書法家蔡邕書寫的碑碣。《後漢書·蔡邕傳》：「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後人習稱「熹平石經」。

⑮ 子野，晉桓伊小字，事見《晉書·桓宣傳》附族子伊傳，又見《世說新語·方正》、《品藻》、《任誕》等篇。新溢之恩，事未詳。

⑯ 元規，晉庾亮字。冶城，故址在今南京市朝天宮附近，相傳三國吳（一說春秋吳王夫差）冶鐵於此。《世說新語·輕詆》：「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汗人。」」

⑰ 《史記·楚元王世家》：「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佯）爲羹盡，櫟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爲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爲羹頡侯。」頡，刮。窘類頡羹，謂困窘有類刮釜底羹爲食。

⑮ 格飯，義未詳。或解：即乞飯。《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大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七

昨日浴籤時①，光風亭小宴②。三鼓方歸③，臨出捧緘，在醒忘答④。亦以蚺蜥久罄⑤，川瀆皆隕⑥。豈知元化之杯，莫能窮竭⑦；季倫之寶，益更扶疎⑧。雖有瀚海疊石⑨，須陽水號⑩。煙城倥詠⑪，剩出青松；惡道遺蹤，空留白石⑫。扇裏止餘烏犢⑬，屏間正作蒼蠅⑭。豈敢猶彎楚野之弓⑮，尚索神亭之戟⑯。謹當焚筆，不復操觚矣⑰。庭筠狀。

校注

① 段成式第七書云：「韞牘遍尋，緘筠窮索。思安世篋內，搜伯喈帳中。更覩沈家令之謝箋，思生松黛；楊師道之佳句，才煥煥華。抑又時方得賢，地不愛寶，定知災祥不兩，誰識穹昊所無。還介方酬，鬱儀未睨，羽驛沓集，筆路載馳。豈知石室之書，能迷中散；麻繻之語，獨辨《文房四譜》作「只辨」光。和。底滯之時，徵引多誤。殫筆搦紙，慚怯倍增。」温此首係答書。浴籤，沐浴報更。籤，古代夜間計時報更用的竹籤。梁元帝《秋興賦》：「聽夜籤之響殿，聞懸魚之扣扉。」《陳書·世祖紀》：「每雞人伺漏，傳更籤於殿中，乃勅送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

- ② 光風亭，襄陽節度使府內亭名。參見詩集卷九《光風亭夜宴妓有醉毆者》注①。
- ③ 三鼓，三更。
- ④ 在醒，在醉酒中。
- ⑤ 蜺蜎，螞蟻卵與蝗蟲子。《國語·魯語上》：「鳥翼敷卵，蟲含蜺蜎。」韋昭注：「蜺子也，可以爲醢；蜎，蝠陶也，可以食。」此喻微細之物。罄，盡。
- ⑥ 川瀆皆隕，大小河流均毀壞斷流。二句喻己才盡。
- ⑦ 元化之杯，未詳。《後漢書·孔融傳》：「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閒職，賓客日盈其門。常嘆曰：『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融有「化」義，「元化」或指孔融歟？又，陶潛字元亮，性嗜酒，「元化」或「元亮」之訛。蕭統《陶淵明傳》：「性嗜酒，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爲彭澤令……公田悉令種秫，曰：『吾得常醉於酒，足矣。』」俟進一步查考。
- ⑧ 季倫，石崇字。《世說新語·汰侈》：「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疾己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扶疎，枝葉繁茂紛披貌。

⑨ 瀚海，浩瀚的大海。《山海經·北山經》：「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鳥，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詒。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疊石，指精衛壘石以填海。

⑩ 《隋書·地理志下》：南海郡，統縣十五。「曲江，舊置興平郡，平陳廢，十六年又廢須陽縣入焉。」須，當作「湏」（《宋書·州郡志一》作「湏」）。須陽水號，事未詳。

⑪ 控詠，蒙昧無知的歌詠。南朝樂府《神絃歌·白石郎曲》：「積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豔獨絕，世無其二。」二句似含製墨之松煙。

⑫ 《太平御覽》卷九四二錄謝靈運《與弟書》：「聞惡谿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道，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

⑬ 烏牴，黑母牛。事未詳。

⑭ 《三國志·吳志·趙達傳》注引《吳錄》曰：「曹不興善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二句「烏」「蒼」均切墨之黑。「屏」，《文房四譜》作「笄」，誤。

⑮ 《公孫龍子·迹府》：「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事又見《孔子家語·好生》、《說苑·至公》。

①⑥ 神亭之戟，《三國志·吳志·太史慈傳》：「時獨與一騎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并各來赴，於是解散。」後慈爲孫策所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神亭，地名，在今江蘇丹陽縣。二句謂已不敢與段再戰。

①⑦ 操觚，執簡寫作。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以書寫。陸機《文賦》：「或操觚以率而。」按：温謂「焚筆」、「不復操觚」，答書至此首止，而段猶有第八書云：「問義不休，攬筆即作，何啻懸鼓得槌也。小生方更陪鯁，尚自舉尾。更搜屋犬，得復刀圭。因記風人辭中，將書烏皂；長歌行裏，謂出松煙。供椒掖量用百丸，給蘭臺率以六石。棠梨所染，滋潤多方。黎勒共和，周遮無法。傅玄稱爲正色，豈虛言歟？飛卿筆陣堂堂，舌端袞袞。一盟城下，甘作附庸。」

謝襄州李尚書啓①

某啓：某櫟社凡材②，蕪鄉散質③。殊無績效，堪奉恩明。曷當紫極牽裾④，丹墀載筆⑤。顧循虛淺⑥，實過津涯⑦。豈知畫舸方遊，俄昇於桂苑⑧；蘭扃未染⑨，已捧於芝泥⑩。此皆寵自昇堂⑪，榮因著錄⑫。勵鴻毛之眇質⑬，託羊角之高風⑭。日用無窮，常仰生成之德⑮；時來有自，寧知進取之規⑯？兢惕彷徨，莫知所喻。末由陳謝⑰，攀戀空深。

① 《英華》卷六五三啓三謝官，《全文》卷七八六載本篇。襄州李尚書，指李翱。自文宗大和至懿宗咸通年間，李姓任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帶尚書銜者有二人。一爲大和九年至開成元年七月以戶部侍郎「檢校禮部尚書，充山南東道節度使」之李翱；一爲大中六年至十年任山南東道節度使之李景讓。景讓鎮襄期間，曾帶檢校戶部尚書、兵部尚書銜。顧學頡《溫庭筠交游考》因謂此「襄陽李尚書」爲李景讓，並謂「此文爲感謝景讓之推薦得官而作」，「似庭筠曾參景讓幕府，因景讓奏請而得檢校某官，故以此啓謝之」。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亦謂此「襄陽李尚書」爲景讓。【按】啓內明確提到自己因襄州李尚書之薦而「俄昇於桂苑（指太子宮）」之事，此與庭筠開成三年十月莊恪太子李永卒後所作《莊恪太子輓歌詞二首》自稱「鄴客」及「西園寄夢思」之語吻合，而大中六至十年庭筠並無「昇於桂苑」之事。故此「襄州李尚書」當是李翱而非景讓。至於人李景讓幕得檢校官之推測，更與啓文不合。篇末云「末由陳謝」，作啓時庭筠顯然不在襄州。陳尚君《溫庭筠早年事迹考辨》謂：「此啓謝李薦己「升於桂苑」、「丹墀載筆」，核以庭筠生平，如此榮耀事，只有隨太子游相稱。」「丹墀載筆」並非庭筠現任之職，前有「曷當」語可知；「昇於桂苑」則確指從太子游。《舊唐書·文宗紀下》：「大和九年……八月甲戌朔，以戶部侍郎李翱檢校禮部尚書，充山南東道節度使，代王起。」「開成元年……七月辛卯，刑部尚書殷侑檢校右僕射，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此啓當作於

大和九年八月至開成元年七月這段時間內。並可推知，至遲在開成元年七月，庭筠已「昇於桂苑」，從太子李永游。

② 櫟社凡材，喻凡庸無用之材。《莊子·人間世》：「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下蔽數千牛，繫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傍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之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③ 蕪鄉，荒蕪僻遠之鄉。散質，無用之材質。參注②。

④ 曷當，何當，何時能够。紫極，星名，借指帝王宮殿。《文選·潘岳〈西征賦〉》：「厭紫極之間敞，甘微行以遊盤。」李善注：「紫極，星名，王者爲宮以象之。曹植上表曰：『情注于皇居，心在乎紫極。』」牽裾，臣下拉帝王衣裾直諫。《三國志·魏志·辛毗傳》載：魏文帝曹丕欲從冀州遷十萬戶至河南，羣臣諫，不聽。辛毗再諫，文帝不答而入內，毗牽其裾，終減十萬戶。

⑤ 丹墀，宮殿之赤色臺階或地面。載筆，攜帶文具以記錄王事。《禮記·曲禮上》：「史載筆，士載言。」鄭注：「筆，謂書具之屬。」孔疏：「史，謂國史，書錄王事者。」二句蓋謂：何時得能爲皇帝近臣，牽裾直諫，彤庭載筆，書錄王言王事。指自己之從政理想，非指具體官職如左右拾遺、補闕及起居

舍人之類。「曷當」之語，說明「紫極牽裾，丹墀載筆」係想望之情況，非已任之官職。如係實任之官職，則與庭筠生平宦歷不符。

⑥ 顧循，眷顧安撫。虛淺，自謙空疏淺薄。

⑦ 津涯，邊際。二句謂李翱對自己的眷顧之恩浩無邊際。

⑧ 畫舸，畫船。畫舸方遊，謂方陪奉遊宴。桂苑，指桂宮。漢長安宮名。武帝太初四年建，位於未央宮北，周圍十餘里。係武帝時后妃之宮。漢成帝為太子時，曾居此宮。此處即借指太子宫。《漢書·成帝紀》：「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元帝即位，帝為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句意謂己因李翱之薦，陪奉太子遊宴，得昇任東宮之職事。

⑨ 蘭扃，疑指蘭臺，即祕書省。

⑩ 芝泥，封泥。上蓋印章，如後世之火漆印。《新唐書·百官志四》：東宮官有內直局，郎二人，丞二人。掌符璽、衣服、繖扇、几案、筆硯、垣牆。「捧芝泥」，似指「掌符璽」之事。或借指執筆硯為文字之役。

⑪ 《論語·先進》：「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升堂，猶人門弟子。句意謂李翱視己如升堂弟子，恩寵有加。

⑫ 著錄，指列名於私人講學之經師門下，即所謂著錄弟子。《東觀漢記·牟長傳》：「牟長字君高，少

篤學，治《歐陽尚書》，諸子著錄前後萬人。《後漢書·儒林傳上》：「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句意爲己之榮耀，皆因列名於翱之著錄弟子。李翱爲中唐著名儒家學者，從「昇堂」著錄語看，庭筠或曾受學於翱，執弟子禮。

⑬ 鴻毛，鴻雁之細毛，喻輕微不足道。眇質，眇小之形體。

⑭ 羊角，旋風、龍卷風。《莊子·逍遙遊》：「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成玄英疏：「旋風曲戾，猶如羊角。」

⑮ 日用，每日應用。《易·繫辭上》：「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孔疏：「言百姓恒日月賴用此道而得生，而不知道之功也。」生成，養育。

⑯ 時來，時運之來。進取，立志有所作爲。《論語·子路》：「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⑰ 末，《英華》作「未」，誤。末由，無由。《論語·子罕》：「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謝紇干相公啓^①

某啓：某材謝榷枓^②，文非綺組^③。間關千里，僅爲蠻國參軍^④；荏苒百齡，甘作荊州從事^⑤。寧思羽翼，可勵風雲^⑥？豈知持彼庸疎^⑦，栖於宥密^⑧？迴顧而漸離緇垢^⑨，冥昇而欲近煙霄^⑩。榮非始圖，事過初願。此皆揚芳甄藻^⑪，發跡門牆^⑫。丘門用賦之年，相如

人室^⑬；楚國命官之日，宋玉登臺^⑭。一日光陰，百生輝映^⑮。末由陳謝，伏用兢惶。

校注

①《文苑英華》卷六五三啓三謝官，《全文》卷七八六載此篇。紇干相公，未詳。顧學頡《溫庭筠交游考》云：「此亦謝紇干之力而得官之文，且用『丘門』『人室』等典，似與紇干有師生之誼。按：晚唐時有紇干泉，嘗官中書舍人、江西觀察使，拜相，頗有名。此啓或即其人。啓稱『相公』，但《新書》宰相表無其人，兩《唐書》亦無傳，當因唐末喪亂，記載散失甚多所致。又，文中『蠻國參軍』、『荊州從事』，與《上令狐相公啓》中用語全同，寫兩啓時間，相距相近，所指係一事。」按：通檢《新唐書·宰相表》及《宰相世系表》，唐代宰相無紇干姓者。自大和至咸通年間，紇干姓任高官者僅紇干泉一人。然史籍未載其曾任宰相或使相。大中元年，泉由中書舍人出任江西觀察使，見《全唐文》卷七二六崔嘏《授紇干泉江西觀察使制》。大中五年，由行尚書工部侍郎出爲嶺南節度使，見《全唐文》卷七六三沈詢《授紇干泉嶺南節度使制》。後因「以貪狠聞，貶慶王府長史，分司東都」（《東觀漢記》卷中）。約大中八至十年，任河陽節度使（《唐故李氏夫人河南紇干氏墓誌并序》）。約大中末咸通初任華州刺史。其卒後贈官亦僅爲吏部尚書（同上墓誌）。清勞格、趙鉞《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卷七司勳郎中載紇干泉自大和三年至大中八年之宦歷甚詳，亦無其曾任宰相或使相之記載。故此「紇干相公」當非紇干泉。或「相公」字有誤。然此啓爲庭筠所作，則無可疑，蓋啓內

「間關千里，僅爲蠻國參軍，荏苒百齡，甘作荊州從事」二語，與庭筠之《上令狐相公啓》「敢言蠻國參軍，纔得荊州從事」二語相合故也。據「甘作荊州從事」語，啓當上於咸通二年庭筠居江陵荆南節度使蕭鄴幕期間。詳參注⑤。

② 榿，《全文》作「梗」，誤，此據《英華》改。榿爲刺榆，非良材；榿爲南方大木，即黃榿樹，質地堅密，爲建築良材。枏，即楠木，亦著名良材。故榿、枏連稱。《淮南子·齊俗訓》：「伐榿枏豫章而剖黎之，或爲棺槨，或爲柱梁。」謝，遜、不如。

③ 綺組，華美的絲織品和絲綢綬帶，此喻華美的文辭。

④ 間關，輾轉。《世說新語·排調》：「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媿隅躍清池。」桓問：「媿隅是何物？」答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古稱長江流域中部荊州一帶地區及當地人爲蠻荆。《詩·小雅·采芣》：「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朱熹集傳：「蠻荆，荊州之蠻也。」

⑤ 荏苒百齡，謂人之一生時間易逝。荊州從事，與上句「蠻國參軍」意同，均指在荊州任幕職。此句用王粲依荊州劉表典。《三國志·魏志·王粲傳》：「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至荊州依劉表。」顧學頡《新舊唐書溫庭筠傳訂補》引《上令狐相公啓》「敢言蠻國參軍，才得荊州從事」等語及本篇「間關千里，僅爲蠻國參軍，荏苒百齡，甘作荊州從事」之語，謂「似庭筠居江陵，頗歷時

日，其是否以「荊州從事」代署襄陽巡官之事，殊不可知。若謂實指荊州，又无他書佐驗。意者，自襄陽解職，即暫寄寓江陵耶？」按：顧氏謂庭筠自襄陽解職，即至江陵，甚是，然「以荊州從事代署襄陽巡官」則不合情理。山南東道節度使府在襄陽，荆南節度使府在江陵（即荊州），二鎮雖鄰接，然謂以荊州從事代署襄陽巡官，則不但別無佐證，且不符用典慣例。蓋「蠻國參軍」、「荊州從事」均用古人在荊州爲從事之典，庭筠以工於用典著稱於時，二啓中兩用此二典，借指已在荊州爲從事，可謂精切不移。若謂借指爲襄陽巡官，則泛而不切，且隔一層。庭筠當於咸通元年徐商罷鎮襄陽後不久（約在歲杪）赴江陵（參《上首座相公啓》注①），即在荊州爲從事。時荆南節度使爲蕭鄴（鄴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時，庭筠有《投翰林蕭舍人》詩，見卷四）。同幕有段成式、盧知猷、沈參軍。《唐文拾遺》卷三十三盧知猷《盧鴻草堂圖後跋》云：「咸通初，余爲荊州從事，與柯古（段成式字）同在蘭陵公（指蕭鄴）幕下。」庭筠有《答段柯古贈葫蘆管筆狀》，段成式有《寄溫飛卿葫蘆管筆往復書》。今人或繫此二書於溫居襄陽幕時，然庭筠狀有「庭筠累日來……荊州夜嗽」之語，則此二書實爲溫、段荆南幕唱酬之作。溫又有《寄渚宮遺民弘里生》詩，渚宮爲江陵之別稱，弘里生即指段成式，段文昌、段成式父子世居江陵，弘里，謂其弘顯故里。又有《和沈參軍招友生觀芙蓉池》詩，其中有「楚澤」字，當爲江陵作，沈參軍亦荊州從事。凡此，均庭筠曾在荆南節度使幕爲從事之跡。將庭筠「甘作荊州從事」、「纔得荊州從事」之語與上引盧知猷《盧鴻草堂圖後跋》「余爲

荆州從事」之語相對照，益可證「荆州從事」係實指在荆州爲從事，惜所任之具體幕職未詳。餘參見《上令狐相公啓》注。

⑥ 勵，奮。句意謂豈望羽翼奮飛於風雲之上。

⑦ 庸疎，謙稱自己才能平庸，學問空疎。

⑧ 宥密，深密、機密。元稹《追封宋若華制》：「若華等伯姊季妹，三英粲兮，皆在選中，參掌宥密。」按：據此二語，似紇干相公曾薦引庭筠爲「棲於宥密」之職，從下文看，且已就任。而兩《唐書》本傳及其他有關庭筠生平仕歷之文獻材料（包括庭筠自己之詩文）均不載。疑不能明，姑書此以俟進一步考證。或承上文即指其在荆南幕所擔任之幕職有關機密。

⑨ 緇，《英華》校：「集作『淄』，非。」緇垢，污垢。緇，黑色。

⑩ 冥昇，不斷向上攀昇。《易·升》：「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孔疏：「冥猶暗也。處升之上，進而不已，則是雖冥猶升也。」煙霄，雲霄，喻顯位。二句「漸離緇垢」、「欲近煙霄」與「棲於宥密」相參，益見其所任者爲參與機密之職。

⑪ 甄藻，指鑒別人才。《後漢書·郭泰符融等傳贊》：「林宗懷寶，識深甄藻。」

⑫ 發跡，提拔舉薦。門牆，指栽培的後輩。《論語·子張》：「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⑬ 丘門，孔門。《論語·先進》：「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揚雄《法言·吾子》：「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門之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

⑭ 傳爲宋玉所作之《小言賦》云：楚襄王登陽雲之臺，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陪侍。王令曰：「賢人有能爲小言賦者，賜以雲夢之田。」宋玉賦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王稱善，因賜玉雲夢之田。又宋玉《風賦》云：「楚襄王游于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高唐賦序》云：「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于雲夢之臺。」

⑮ 句意謂一日之光照所披，百生得以輝映。形容受恩之深。光陰，猶光芒、光輝。

上蔣侍郎啓二首^①

某聞有以疎賤而間至貴者^②，古人之所譏笑；有以單外而蘄末契者，君子之所兢戒^③。何者？無因而至，豈庸辨其妍媸^④；有爲而然，曾不計於能否。有談嘲異狀^⑤，詭激常姿^⑥；希彼顧瞻^⑦，斯爲銜造^⑧。則亦受嗤於識者，見詆於通人矣。抑又聞三月而行，士人之常準^⑨；十年乃字，女子之常期^⑩。永爲干世之心，厥有後時之嘆^⑪。某尋常爵里^⑫，謬嗣盤盂^⑬。離方遁圓^⑭，因陋成寡。亦嘗研窮簡籀^⑮，耽味聲詩^⑯。頗識前修之懿圖^⑰，蓋聞長者之餘論^⑱。顛愚自任^⑲，并介相忘^⑳。質文異變之方^㉑，驥翰殊風之旨^㉒。粗承師法^㉓，

敢墜緹緗^{②④}。伏以侍郎弘繼濟之機謀^{②⑤}，運搜羅之默識^{②⑥}。思將菲質^{②⑦}，來挂平衡^{②⑧}。遂揚南紀之清源^{②⑨}，謹効東皋之素謁^{③⑩}。越石父彼何人也，夙佩遺文^{③⑪}；趙臺卿敢欺我哉，敬承餘烈^{③⑫}。輒以常所爲文若干首上獻^{③⑬}。

校注

①《英華》卷六五七啓七上文章啓下，《全文》卷七八六載此二首。【顧學頡曰】以時考之，疑蔣侍郎爲蔣伸。第一首末云：「以常所爲文若干首上獻。」上詩文自介之意。第二首云：「頃嘗撰刺門人，投書齊師，蒙垂眄飾，致在褒稱。」獻文後，兩人當已晤面，并獲得蔣之稱許。第二首爲晤面之後某時所上，其中謂蔣「言成訓謨」。按，此係唐人習用語，指官翰林學士或知制誥、中書舍人者，爲皇帝撰制誥，其言成爲訓謨，蓋稱譽之詞。考《舊·紀》大中十一年十二月，以翰林學士承旨、守戶部侍郎、知制誥蔣伸爲兵部侍郎充職。十三年四月，以蔣伸本官同平章事（《舊·傳》所敘蔣伸仕歷，同，並稱伸有文才）。啓中只稱侍郎，不稱相公，知作於伸未拜相之前，約在大中十一、二年間。（《溫庭筠交游考》）【按】蔣侍郎，當爲蔣係。《舊唐書·蔣乂傳》：「子係、伸、偕、仙、佶。係大和初授昭應尉、直史館。二年拜右拾遺、史館修撰……武宗朝，李德裕用事，惡李漢，以係與漢僚壻，出爲桂管都防禦觀察使。宣宗即位，徵拜給事中、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吏部侍郎，改左丞，出爲興元節度使，入爲刑部尚書。」伸登進士第，歷佐使府。大中初入朝，右補闕、史館修撰，轉中書舍

人，召人翰林爲學士，自員外、郎中至戶部侍郎、學士承旨，轉兵部侍郎。大中末，中書侍郎平章事。」是係、仲皆曾任侍郎。係之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在大中八年至十一年（參《舊唐書·宣宗紀》及李商隱《劍州重陽亭銘并序》），故其「轉吏部侍郎，改左丞」，當在大中八年之前的數年內。又據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蔣伸大中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自權知戶部侍郎充，十月二日加承旨，十二月二十九日轉兵部侍郎，依前充。而據啓內「既而文圃求知，神州就選，遂得生芻表意，腐帚生姿。永言棲託之懷，不在翺飛之後。今者商飈已扇，高壤蕭衰。楚貢將來，津塗悵望」及「謹以常所爲文若干首上獻」、「謹以新詩若干首上獻」等語，二啓均爲參加進士試前向顯宦行卷以求延譽的書信。而大中九年，庭筠應舉時有「潛救八人」之事（見《唐摭言》卷十三）；三月試宏詞，又有試題漏泄，庭筠代京兆尹之子柳翰爲文之事（《東觀奏記》卷下）。其後不久，「執政間復有惡奏庭筠攬擾場屋，黜隨州縣尉。」（《唐摭言》卷十一）故自大中九年以後，庭筠已不可能參加進士試。大中十年，即已貶隋縣尉，旋爲徐商留署襄陽節度使巡官。故此二啓所上之蔣侍郎，只可能是蔣係。「言成訓謨」云云，不過美其能文而已，如《新唐書·蔣係傳》開首即云「係善屬文，得父典實」。非必指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也。此二啓當是大中八年以前蔣係爲吏部侍郎期間所上。參《上封尚書啓》，此二啓約大中六年所作，其中第二啓作於秋天。

② 間，《英華》作「聞」，涉上文「聞」字而誤。《左傳·隱公三年》：「且夫賤犯貴，少陵長，遠間親，小加

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間，干犯，非議。

③ 單外，孤單疏遠。 蕲，祈求、希望。 末契，地位高者對地位低者之交誼。 兢戒，警惕戒懼。

④ 庸，用。 妍媸，美醜。

⑤ 談，《英華》作「談」。 談嘲，談笑。 《世說新語·賞譽下》「卜望之峯距」劉孝標注引晉鄧粲《晉紀》：「初，咸和中，貴遊子弟能談嘲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爲達。」異狀，情態怪異。

⑥ 詭激，怪異偏激，異於常情。 《新唐書·劉棲楚傳》：「然其性詭激，敢爲怪行。」《舊唐書·文苑傳·李商隱》：「文思清麗，庭筠過之，而均無持操，恃才詭激，爲當塗者所薄。」

⑦ 顧瞻，眷顧、注意。

⑧ 銜造，炫耀造作。

⑨ 《孟子·滕文公下》：「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常準，通常的準則。

⑩ 《易·屯》：「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字，懷孕。

⑪ 後時，失時，指不遇於時。

⑫ 爵里，官爵鄉里。 尋常爵里，謂非高門世族。

⑬ 盤盂，盛物之圓盤與方盂。古代亦於其上刻文紀功。《韓非子·大體》：「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嗣盤盂，謂繼承先世之功烈。此指己為唐初功臣宰相溫彥博之後裔。

⑭ 離方遁圓，超越規矩法度。《文選·陸機〈文賦〉》：「雖離方而遁圓，期窮形而盡相。」李善注：「方圓，謂規矩也。」

⑮ 簡籀，竹簡上的籀文（即大篆）。泛指古文奇字。

⑯ 聲詩，樂歌，配樂的詩。《禮記·樂記》：「樂詩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

⑰ 懿圖，美好的意圖。

⑱ 餘論，識見廣博之論、宏論。司馬相如《子虛賦》：「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

⑲ 顯愚，愚昧笨拙。

⑳ 并介，兼善天下而又耿介自守。《文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劉良注：「并，謂兼利天下；介，謂孤介自守。」

㉑ 《論語·雍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為政》：「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何晏集解引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曰文質三統。」《禮記·表記》載孔子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尚書大傳》：「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對

夏商周三代質文迭變有進一步闡述。《文心雕龍·通變》：「推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則專論文學之質文代變。

②② 《禮記·檀弓上》：「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鄭玄注：「馬黑色曰驪。翰，白色馬也。」殊風，不同風俗。

②③ 師法，師所傳授之學問與治學方法。

②④ 緹緗，赤黃色和淺黃色之絲織物，古時常用作書衣或書套。借指書籍。此指家學淵源。

②⑤ 繼濟，繼往開來，濟世匡時。

②⑥ 搜羅，訪求羅致。此指訪求搜羅人材。默識，暗中記住。《論語·述而》：「默而識之。」

②⑦ 菲質，菲薄庸劣的材質。

②⑧ 平衡，謂權衡國政使得其平。指蔣侍郎。來挂平衡，謂欲依附於門下。《唐摭言·自負》：「今君坐青雲之中，平衡天下，天下之士，皆欲附矣。」

②⑨ 《詩·小雅·四月》：「滔滔江漢，南國之紀。」鄭玄箋：「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衆川，使不壅滯。」

③⑩ 阮籍《辭蔣太尉辟命奏記》：「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

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東皋，東邊向陽高地，泛指田園。《文選·孔稚珪〈北山移文〉》：「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皋之素謁。」李善注：「素謁，貧素之謁也。」

③① 越石父，《姓解》卷一：「越，姒姓也。史有越石父，其先夏少齊之後，封於會稽，自號越。」《史記·管晏列傳》：「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參《爲人上裴相公啓》注⑥。

③② 趙臺卿，指趙岐，詳《爲人上裴相公啓》注⑤。

③③ 此所獻之文即行卷之文。唐時習尚，應舉士子於考試前將所作詩文寫成卷軸，投送朝中顯貴以求延譽，稱行卷。李商隱《與陶進士書》：「文尚不復作，况復能學人行卷耶？」蔣係「善屬文」，又官吏部侍郎，位居顯職，故庭筠向其行卷而求延譽，第二首啓末亦云「謹以新詩若干首上獻」，則殆所謂「溫卷」也。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八：「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

某聞朔禽違雪①，海鳥知風。苟曰含靈②，咸思擇地。况乎謬窺墳素③，常秉盤盂④。從師於洙泗之間⑤，擢跡於湘江之表⑥。能不成周問道，先詣伯陽⑦；故絳侍言，惟從叔向⑧。伏惟侍郎稟生成之秀⑨，窮先哲之姿⑩。言成訓謨⑪，信比暄燠⑫。某率茲孤植⑬，勗彼單家⑭。持擊缶之凡音⑮，嗣操琴之舊事⑯。於是持撾自警⑰，割席相徵⑱。味謝氏之膏腴⑲，

弄顏生之組繡^⑳。勞神焦慮，消日忘年。雖天分不多，尚慚於風雅；而人功斯極，劣近於謳歌^㉑。頃常撰刺門人^㉒，投書齊師^㉓。蒙垂盼飾^㉔，致在褒稱。既而文圃求知^㉕，神州就選^㉖，遂得生芻表意^㉗，腐帚生姿^㉘。永言棲託之懷^㉙，不在翺飛之後^㉚。今則商飈已扇^㉛，高壤蕭衰^㉜，楚貢將來^㉝，津塗悵望；高堂有念，末路增悲。願持款啓之心^㉞，先偵生成之施^㉟。倘或洛陽種暵，猶記姓名^㊱；建業張逵，方弘採拾^㊲。則百靈斯畢^㊳，一顧爲榮。謹以新詩若干首上獻。《延露》《蚩聲》^㊴，《皇華》《下調》^㊵。有慚狂瞽，不稱仁私^㊶。無任依投之至^㊷。

校注

- ① 違，避開。
- ② 含靈，具有靈性的人和動物。
- ③ 墳素，泛指古代典籍。「墳」指「三墳」。
- ④ 見第一首注^⑬。
- ⑤ 洙泗，洙水與泗水，春秋時屬魯國之地的河流。孔子曾在洙、泗之地聚徒講學。《禮記·檀弓上》：「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此謂已從師於儒者，習儒家之道。
- ⑥ 擢跡，提昇身份。表，邊。此句事未詳。可能與庭筠在湖南的一段經歷有關。
- ⑦ 成周，即西周之東都洛邑。《書·洛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問道，請教道理。伯陽，老

子字。《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此以老子喻指蔣係。

⑧ 故絳，春秋時晉國之舊都，故址在今山西翼城東南。晉穆侯自曲沃遷都於此，孝公時改名爲翼。及景公遷新田，稱新絳，遂稱此爲故絳。叔向，晉大夫羊舌肸，字叔向。侍言，侍從君主，適時進言。《左傳》載叔向之言數十則，分見於襄、昭之時。此以叔向喻指蔣係，謂其侍君進言，言聽計從。

⑨ 生成，自然形成、天生。

⑩ 先哲，前賢。

⑪ 訓謨，《尚書》六體中訓與謨之合稱，泛指訓誨謀畫之詞。

⑫ 暄燠，暖熱。謂如季候之定時回暖轉熱而不失信。

⑬ 孤植，孤立之植物。喻自己家世之孤立無援。

⑭ 勛，勉力。單家，猶寒門。《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亮與徐庶並從」裴注引魚豢《魏略》：「庶先

名福，本單家子。」

⑮ 擊缶，敲擊瓦缶。古人以缶爲樂器，用以打拍子。《詩·陳風·宛丘》：「坎其擊缶，宛丘之道。」此謙稱自己的鄙俗之音。

⑯ 操琴之舊事，指求知音之賞識。《呂氏春秋·本味》：「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爲舉世無足復爲鼓琴者。」

⑰ 持撾自警，撾，擊鼓之杖，此泛指杖。《梁書·儒林傳·沈峻》：「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警，警戒。

⑱ 《世說新語·德行》：「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相徵，相求。此言己擇友之嚴。

⑲ 謝氏，指謝靈運。膏腴，喻文辭華美。葛洪《抱朴子·辭義》：「衆書無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文心雕龍·正緯》：「事豐奇偉，辭富膏腴。」

⑳ 弄，玩味。顏生，指顏延之。《南史·顏延之傳》：「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組繡，華麗之絲繡服飾。

⑳ 謳歌，指民間之歌謠。謙稱自己的詩粗鄙不登大雅之堂，故曰「劣近於謳歌」。

㉑ 刺，古代的名片。行卷前先將名片投呈顯貴，再將著作詩文送上。

㉒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齊師，即齊相。借指蔣係。「投書」當即指所上之第一首啓。

㉓ 盼，《英華》作「眄」。盼飾，眷顧獎飾。

㉔ 文圃，猶文苑。

㉕ 神州，指京都。《文選·左思〈詠史詩〉》：「皓天舒白日，靈景曜神州。」呂向注：「神州，京都也。」就選，指參加選拔貢士的州縣考試。神州就選，指參加京兆府試。

㉖ 《詩·小雅·白駒》：「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生芻，鮮草，可餵養白駒。陳奐《毛詩傳疏》：「芻所以養白駒，託言禮所以養賢人。」生芻表意，謂表達禮敬賢人之意。

㉗ 腐帚，猶敝帚。謙稱自己詩文拙劣。曹丕《典論·論文》：「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㉘ 棲託，寄託、安身。

㉙ 翺飛，飛翔。

③① 商飈，秋風。

③② 高壤，猶高處的原野。

③③ 《左傳·僖公四年》載，齊伐楚，管仲責楚不向周室貢苞茅，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此以「楚貢」借指鄉貢。《唐摭言》卷一《統序科第》：唐高祖武德四年四月一日敕：諸州有「明於理體，爲鄉里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隨物入貢。」貢士啓程赴京之期，通常在秋季，故云。

③④ 款啓，見識少。《莊子·達生》：「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陸德明釋文引李頤曰：「款，空也；啓，開也。如空之開，所見小也。」

③⑤ 生成，養育。

③⑥ 《後漢書·种暠傳》：「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始爲縣門下史。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於大陽郭，遙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句意謂猶記洛陽种暠之姓名。蓋以田歆喻蔣係，以种暠自喻，希其薦引。

③⑦ 《晉書·陶侃傳》：「侃早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

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爲督郵，領樅陽令。「此云「建業張逵」，或「范逵」之誤。《晉起居注》載武帝詔曰：「郎中張逵，忠篤履素，爲江表士大夫所稱，宜在中朝，以逵爲給事中。」則晉武帝時實有張逵其人，「爲江表士大夫所稱」，亦與「建業」合。然《初學記》卷十二、《太平御覽》卷二二二引此並作「張建」。且其事不詳。當闕疑待考。

③⑧ 百靈，各種有靈性的動物。

③⑨ 《延露》亦作《延路》，古俚曲名。《淮南子·人間訓》：「夫歌《采菱》、《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高誘注：「《延路》、《陽局》，鄙歌曲也。」蚩聲，粗野鄙陋之聲。

④⑩ 《皇華》，即《皇芻》，古代通俗歌曲名。《莊子·天地》：「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芻》，則嗑然而笑。」陸德明釋文：「《芻》本又作華。李頤曰：《折楊》、《皇華》，皆古歌曲也。」

④① 仁私，仁者的偏愛。

④② 依投，依戀投靠。

上裴相公啓^①

某啓：聞効珍者先詣隋、和^②，蠲養者必求倉、扁^③。苟無懸解^④，難語奇功。至於有道之年^⑤，猶抱無辜之恨^⑥。斯則沒爲癘氣^⑦，來撓至平^⑧；敷作冤聲，將垂不極^⑨。此亦王公

大人之所慷慨^⑩，義夫志士之所歎歎。某性實顛蒙^⑪，器惟頑固^⑫。纂修祖業，遠愧孔琳^⑬；承襲門風，近慚張岱^⑭。自頃爰田錫寵^⑮，鏤鼎傳芳^⑯。占數遼西^⑰，橫經稷下^⑱，因得仰窮師法，竊弄篇題^⑲。思欲紐儒門之絕帷^⑳，恢常典之休烈^㉑。俄屬羈孤牽軫^㉒，藜藿難虞^㉓。處默無衾^㉔，徒然夜歎；修齡絕米^㉕，安事晨炊！既而羈齒侯門^㉖，旅游淮上^㉗，投書自達^㉘，懷刺求知^㉙。豈期杜摯相傾^㉚，臧倉見嫉^㉛。守土者以忘情積惡^㉜，當權者以承意中傷^㉝。直視孤危^㉞，橫相陵阻^㉟。絕飛馳之路，塞飲啄之塗^㊱。射血有冤^㊲，叫天無路。此乃通人見愍，多士具聞^㊳。徒共興嗟，靡能昭雪。竊見玄宗皇帝初融景命^㊴，遽側宸襟。收拭瑕疵，申明枉結^㊵。劉丞相導揚優詔^㊶，蘇許公潤色昌誓^㊷。五十年間^㊸，風俗敦厚。逮及翔泳未安其所^㊹，雨暘不得其和^㊺，匹夫匹婦之吁嗟，一聚一鄉之幽鬱^㊻，欲期昭泰^㊼，必仰陶鈞^㊽。某進抱疑危，退無依據。暗處囚拘之列，不霑渙汗之私^㊾。與煨燼而俱捐^㊿，比昆蟲而絕望。則是康莊並軌^①，偏哭於窮途^②；日月懸空，獨鄣於豐蔀^③。伏以相公致堯業裕^④，佐禹功高，百姓咸被其仁，一物不違於性。倘或在途興歎，解彼右驂^⑤；彈劍有聞，遷於代舍^⑥。瞻風自卜^⑦，與古爲徒^⑧。此道不誣^⑨，貞明未遠^⑩。謹以文、賦、詩各一卷率以抱獻。縑緙儉陋^⑪，造寫繁蕪^⑫。干冒尊高，無任惶灼。

校注

①《英華》卷六五七啓七上文章啓下，《全文》卷七八六載此首。【顧學頡曰】以時間考之，裴相公當即裴休。《舊·紀》：「大中六年四月，以禮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等使裴休可本官同平章事。」啓中略云：「既而羈齒侯門，旅游淮上，投書自達，懷刺求知。豈期杜摯相傾，臧倉見嫉，守土者以忘情積惡，當權者以承意中傷。直視孤危，橫相陵阻。絕飛馳之路，塞飲啄之塗。射血有冤，叫天無路。此乃通人見愍，多士具聞，徒共興嗟，靡能昭雪」等語，蓋即本傳所謂「庭筠自至京師，致書公卿間雪冤」之事。【按】顧箋謂裴相公指裴休，是。牟懷川《溫庭筠生年新證》（載《上海師範學院學報》一九八四年第一期）謂此啓係開成四年首春求懇裴度之作，並謂啓中「至於有道之年，猶抱無辜之恨」二句的「有道之年」即郭有道（郭泰，字林宗）的享年四十二歲，並由此逆推出溫庭筠生於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公元七九八年）。然牟說頗多疑點。其一，裴度爲四朝元老，憲宗元和十二年即以平蔡首功封晉國公。大和八年加中書令。庭筠詩題或稱其爲裴晉公（《題裴晉公林亭》），或稱其爲中書令裴公（《中書令裴公輓歌詞二首》），不應直到開成四年首春所上之啓仍只稱「裴相公」。其二，據《新唐書·裴度傳》，開成三年，度「以病丐還東都，真拜中書令，卧家未克謝，有詔先給俸料。（四年）上巳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別詔曰：「方春慎疾爲難，勉醫藥自持……」使者及門而度薨。」可見自開成三年以來，度已

衰病，且又年高（七十四歲）。揆之情理，庭筠也不大可能於度衰病時上啓求助，且「以文、賦、詩各一卷投獻」，請其覽閱揄揚。其二，「有道之年」非用郭泰卒年四十二歲之典（且以人之卒年借指己之現年，亦屬不倫），而是泛稱政治清明之年代。《論語·衛靈公》「邦有道，則仕」即「有道」二字所本。「至於有道之年，猶抱無辜之恨」，與此啓下文「康莊並軌，偏哭於窮途」意近。此裴相公當如顧箋所考指裴休。啓末云：「謹以文、賦、詩各一卷率以抱獻。」此啓當是參加進士試前行卷的書信。參前《上蔣侍郎啓》一首及後《上封尚書啓》、《上杜舍人啓》之寫作時間及內容，此啓當上於大中六年八月裴休任相後不久。據《新唐書·宰相表》：大中六年「八月，禮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裴休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如故。」大中十年「十月戊子，休爲檢校戶部尚書、同平章事、宣武節度使」。《舊·傳》、《通鑑》同。《舊·紀》謂休拜相在大中六年四月，誤。庭筠另有《爲人上裴相公啓》、《上鹽鐵侍郎啓》，均係上裴休之啓。裴休與華嚴宗宗主宗密有較密切交往，曾撰《華嚴宗人論序》、《釋宗密禪源諸詮序》、《圭峯禪師碑銘并序》，而庭筠亦曾從圭峯宗密受學，一人之結識或始於其時。

② 効珍，進獻珍寶。隋、和，隋侯與卞和。《淮南子·覽冥訓》：「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曹植《與楊德祖書》：「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李善注：「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大江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和，卞和，春秋楚人。卞和三獻玉璞於三世楚王事，

見《韓非子·和氏》。

③ 蠲養，祛除疾病，調養身體。倉，《英華》作「俞」，非。倉指倉公，姓淳于，名意，齊臨淄人，曾為太倉長，故稱倉公。扁，扁鵲，姓秦，名越人，勃海鄭人。二人均為古代名醫。事詳《史記·倉公扁鵲列傳》。

④ 懸解，了悟。《太平廣記》卷七十二引張讀《宣室志·袁隱居》：「校其年月日，亦符九十三之數，豈非懸解之妙乎？」《舊唐書·方伎傳·神秀》：「吾度人多矣，至於懸解圓照，無先汝者。」此指對奇珍、醫道的了悟。

⑤ 有道，指政治清明。《論語·衛靈公》：「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有道之年，指政治清明的年代，猶下文所謂「康莊並軌」、「至平」。

⑥ 無辜之恨，謂無罪而遭謗毀，猶下文所謂「偏哭於窮途」。

⑦ 沒，同「歿」。疢氣，能致疫病的惡氣。

⑧ 撓，擾亂。至平，治世，亦即上文所謂「有道之年」。《荀子·榮辱》：「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

⑨ 敷，散佈，垂，覆蓋。不極，無窮極、無限。

⑩ 慷慨，感歎。《古詩十九首·西北有高樓》：「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

⑪ 顛蒙，愚昧。

⑫ 頑固，愚妄固陋，不知變通。

⑬ 纂修，整治。孔琳，指南朝劉宋之孔琳之（字彥琳）。《宋書·孔琳之傳》：「不治產業，家尤貧素。」此謂已在整治祖業方面甚至遠愧於孔琳之。

⑭ 《南齊書·張岱傳》：「張岱字景山，吳郡吳人也。祖敞，晉度支尚書。父茂度，宋金紫光祿大夫。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兄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太祖欲以恕爲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太祖曰：「恕爲人，我所悉，且又與瓌同勳，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之恥。」此當即張岱「承襲門風」之具體表現，而謂己愧不如岱之有盛名清操也。按：庭筠舊鄉吳中。此云「承襲門風，近慚張岱」，岱爲吳郡吳人，似亦暗透其舊鄉在吳中也。

⑮ 《左傳·僖公十五年》：「晉於是乎作爰田。」孔疏：「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此指以田地賞賜功臣，故曰「錫寵」。庭筠之遠祖彥博及彥博兄大雅，均唐初功臣，大雅封黎國公，彥博封虞國公。《書懷一百韻》「采地荒遺野，爰田失故都」自注：「予先祖國朝公相，晉陽佐命，食采於并、汾也。」

⑯ 鏤鼎，在鼎上刻鏤銘文，紀錄功勳。

①⑦ 占數，上報家中人數，人籍定居。《漢書·敘傳上》：「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於長安。」顏師古注：「占，度也。自隱度家之口數而著名籍也。」遼西，郡名。《史記·匈奴列傳》：「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遼西，遼河以西地區。《晉書·趙至傳》：「年十六游鄴……詣魏興見太守張嗣宗，甚被優遇。嗣宗遷江夏相，隨到涇川，欲因人吳。而嗣宗卒，乃向遼西而占戶焉。」占數遼西當用此。

①⑧ 橫經，橫陳經籍。指受業或讀書。何遜《七召·儒學》：「橫經者比肩，擁箒者繼足。」稷下，戰國時齊威王、宣王曾在都城臨淄西門稷門附近建學宮，廣招文學游說之士講學議論。事詳《史記·孟荀卿列傳》、應劭《風俗通·窮通·孫况》。此指學宮。

①⑨ 篇題，此指篇章、文章。

②⑩ 紐，繫。《漢書·董仲舒傳》：「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絕帷，謂儒學傳授之道久絕。

②⑪ 恢，弘揚。常，《英華》校：一作「帝」。常典，指五經一類儒家典籍。《文選·孫綽〈遊天台山賦序〉》：「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所列冥奧，其路幽迴。」李善注：「常典，五經之流也。」休烈，美好輝煌。

②⑫ 羈孤，羈旅孤獨。軫，隱痛。

②③ 難，《英華》作「艱」。藜藿，灰菜和豆葉。泛指粗劣的飯食。虞，準備。《孫子·謀攻》：「以虞待不虞者，勝。」

②④ 處默，指隱居不仕。

②⑤ 修齡，長年。

②⑥ 齒，列。

②⑦ 《玉泉子》：「温庭筠有詞賦盛名。初從鄉里舉，客遊江淮間，揚子留後姚勗厚遺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爲狹邪所費，勗大怒，笞而逐之，以故庭筠不中第。其姊趙頴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輒切齒於勗。」《北夢瑣言》卷四亦謂庭筠「少曾於江淮爲親表櫝楚」。顧學頡《温庭筠交游考》云：「按：《通鑑》開成四年五月，「上以鹽鐵推官禮部員外郎姚勗，能鞠疑獄，命權知職方員外郎。右丞韋温不聽，上奏稱：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勗檢校禮部郎中，依前鹽鐵推官。」據此，知姚勗確曾爲鹽鐵官（揚子留後，即鹽鐵轉運在揚州之分設機構）。姚勗笞逐庭筠事，當在開成四年之前。」而夏承燾《温飛卿繫年》引顧肇倉（即顧學頡）《温飛卿傳論》謂「定游江淮在大和末」。

②⑧ 自達，表示自己的意願。

②⑨ 懷刺，懷藏名刺，準備謁見長官。《後漢書·禰衡傳》：「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

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

③〇 《史記·秦本紀》：「孝公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又《商君列傳》：「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此以杜摯指傾軋之小人。

③① 臧倉，戰國時魯平公之寵臣。平公將見孟子，爲倉所阻。後因以臧倉爲進讒害賢之小人。《孟子·梁惠王下》：「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句意謂已遭到臧倉一類小人的嫉妬。守土者，指地方長官，如節度使、刺史等。《書·舜典》：「歲二月，東巡守。」孔傳：「諸侯爲天下守土，故稱守。」按：大和末任淮南節度使者爲牛僧孺。

③② 承意，秉承意旨。此句「承意」之「當權者」或指與牛僧孺爲一黨之宰相李宗閔。宗閔，大和八年十月至九年六月期間爲相。

③③ 孤危，孤立危急之身，作者自指。《戰國策·秦策三》：「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

③④ 陵阻，欺凌阻難。

③⑤ 飲啄，飲水啄食。《莊子·養生主》：「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塞飲啄之塗，謂堵

塞生活出路。與上句「絕飛馳之路」合參，當指斷絕其仕進之路（科舉考試不令其登第），故生活來源無着。

③⑦ 射血，《史記·宋微子世家》：「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此用其事，而意則重在「冤」字。

③⑧ 通人，學識淵博通達之人。多士，衆多賢士。《詩·大雅·文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③⑨ 景命，大命，指授予帝王之位的天命。《詩·大雅·既醉》：「君子萬年，景命有僕。」鄭玄箋：「天之天命。」

④⑩ 瑕疵，有缺點錯誤的官吏。申明，辯明。枉結，冤屈、冤結。《後漢書·馮異傳》：「懷來百姓，申理枉結。」《舊唐書·玄宗紀》：先天二年七月，下制曰：「可大赦天下，大辟罪已下咸赦除之……內外官人被諸道按察使及御史所擿伏，咸宜洗滌，選日依次敘用。」

④⑪ 劉丞相，指劉幽求。景雲二年十月爲侍中，先天元年八月戊午流於封州。翌年召復舊官。導，《英華》作「尋」，非。導揚，導達顯揚。優詔，褒美嘉獎之詔書。《新唐書·劉幽求傳》：「臨淄王人誅韋庶人，預參大策，是夜號令詔敕，一出其手。以功授中書舍人，參知機務……先天元年，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幽求自謂有勞于國，在諸臣右，意望未滿，而竇懷貞爲左僕射，崔湜爲中書令，殊不平，見於言面。已而湜等附太平公主，有逆計。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暉定計，

使暉說玄宗……帝許之。未發也，而暉漏言侍御史鄧光賓，帝懼，即列其狀。睿宗以幽求等屬吏，劾奏以疎間親，罪應死。帝密申右之，乃流幽求於封州……明年，太平公主誅，即日召復舊官，知軍國事，還封戶，賜錦衣一襲。」

④② 蘇許公，指蘇頌。襲封許國公。潤色，修飾文字，使有文采。昌蕃，善美的謀略。《新唐書·蘇頌傳》：「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舊唐書·蘇頌傳》：「景雲中，瓌薨……服闋就職，襲父爵許國公……玄宗曰：『蘇頌可中書侍郎，仍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時李乂爲紫薇侍郎，與頌對掌文誥。上謂頌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讓之……』……十三年，從駕東封，玄宗令頌撰朝覲碑文。』此所謂『潤色昌蕃』。」

④③ 五十年間，指玄宗在位之年的約數。玄宗實際在位之年共四十四年。

④④ 翔泳，飛翔天空的鳥與游泳水中的魚。泛指生物。

④⑤ 雨暘，晴雨。《書·洪範》：「曰雨曰暘。」孔傳：「雨以潤物，暘以乾物。」不得其和，謂霖雨或亢旱。

④⑥ 聚，村落。《史記·五帝本紀》：「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幽鬱，猶憂鬱。

④⑦ 昭泰，清明安泰。

④⑧ 陶鈞，製作陶器所用的轉輪，比喻宰相治國。

④九 列，《英華》作「例」，誤。渙汗，喻帝王的聖旨、號令。《易·渙》：「九五，渙汗之大號。」謂帝王之號令，如人之汗，一出則不復收。私，恩。

⑤〇 煨燼，猶灰燼，捐，棄。

⑤一 康莊並軌，可容兩輛車並行的大道。

⑤二 《晉書·阮籍傳》：「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⑤三 鄣，同「障」，《英華》作「彰」，誤。《易·豐》：「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王弼注：「蔀，覆曖障光明之物也。」後因以「豐蔀」指遮蔽之物。

⑤四 裕，豐裕。裴休自大中四年起以戶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六年八月任宰相後仍領鹽鐵使，八年方罷使，前後領使五年。善理財，立新法整治漕運，又立稅茶十二法，人以爲便。「居三年（指大中四至六年），粟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無留壅。」（《新唐書》本傳）此即所謂「致堯業裕，佐禹功高」。

⑤五 《史記·管晏列傳》：「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解驂，解下驂馬（邊馬）贈人，謂以財物救人困急。此作「右驂」，或偶記誤，或形近而誤。《英華》校：一作「左」。

⑤六 彈劍，即彈鋏，彈擊劍把。《戰國策·齊策四》：「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於門下……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

「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史記·孟嘗君列傳》：「五日，（孟嘗君）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與。」孟嘗君遷之代舍，出人乘輿車矣。」代舍，上等館舍。「倘或」四句，祈望得到裴休之救助與厚遇，願依附於門下。

⑤7 自卜，自己預卜。

⑤8 與古爲徒，與古人爲同道。

⑤9 不誣，不妄。

⑥0 貞明，日月能固守其運行規律而常明。《易·繫辭下》：「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此指日月之光輝。

⑥1 縑緗，供書寫用的淺黃色細絹。

⑥2 造寫，此謂著述書寫。繁蕪，繁多蕪雜。

上令狐相公啓^①

某聞丘明作傳，必受宣尼^②；王隱著書，先依庾亮^③。或情憂國士^④，或義重門人^⑤。咸託光陰^⑥，方成志業，抑又聞棄茵微物，尚軫晉君^⑦；壞刷小姿，每干齊相^⑧。豈繫効珍之飾^⑨，蓋牽求舊之情^⑩。某邴第持囊^⑪，嬰車執轡^⑫。旁徵義故^⑬，最歷星霜。三千子之聲塵，預聞《詩》《禮》^⑭；十七年之鉛槧，尚委泥沙^⑮。敢言蠻國參軍，纔得荊州從事^⑯。自頃藩牀撫鏡^⑰，校府招弓^⑱。《戴經》稱女子十年，留於外族^⑲；稽氏則男兒八歲，保在故人^⑳。藐是流離^㉑，自然飄蕩。叫非獨鶴，欲近商陵^㉒；嘯類斷猿，況鄰巴峽^㉓。光陰詎幾，天道如何！豈知葺陋之姿^㉔，獨隔休明之運^㉕。今者野氏辭任^㉖，宣武求才^㉗。倘令孫盛緹油^㉘，無慚素尚^㉙。蔡邕編錄，偶獲貞期^㉚。微迴警效之榮^㉛，便在陶鈞之列^㉜。不任覲冒彷徨之至^㉝。

校注

① 《英華》卷六六二啓十二投知五、《全文》卷七八六載此首。【顧學頡曰】温詩集中與絢無唱酬之作，惟《文苑英華》卷六六二有《上令狐相公啓》，有「敢言蠻國參軍，才得荊州從事」及「微迴警效之榮」，

便在陶鈞之列」等語，求其援引。《舊唐書》本傳亦載：「咸通中，失意歸江東，心怨令狐綯在位時不爲成名。既至（廣陵），與新進少年狂遊狹邪，久不刺謁。又乞索于揚子院，醉而犯夜，爲虞侯所擊，敗而折齒，方還揚州訴之。令狐綯捕虞侯治之，極言庭筠狹邪醜迹，乃兩釋之。自是汙行聞於京師。庭筠自至長安，致書公卿間雪冤。」又據《唐詩紀事》卷五十四、《南部新書》庚等書所載庭筠譏傲令狐綯諸事……庭筠與綯不僅相識，且有不少糾葛，其科名及仕途失意，頗與綯有關，則又非一般關係矣。綯承其父（楚）蔭，大中時秉政當權，煊赫一時，而李商隱既爲所扼，溫庭筠又遭其辱，反不如其父之尊重文士矣。（《溫庭筠交游考》）又曰：《上令狐相公啓》：「……敢言蠻國參軍，才得荊州從事……」又有《謝紇于相公啓》：「間關千里，僅爲蠻國參軍；荏苒百齡，甘作荊州從事。」其在江陵所作詩亦有數首。似庭筠居江陵，頗歷時日。其是否以「荊州從事」代署襄陽巡官之事，殊不可知。若謂實指荊州，又無他書佐驗。意者，自襄陽解職，即暫寄寓江陵耶？觀上列啓狀，知其貧病交侵，慘愁殊甚。當即《舊書》所云「失意」，《新書》所云「不得志」也。庭筠自襄陽解幕職，即暫寓江陵。其歸江東，約在咸通三、四年之時，尤以四年爲近似……庭筠由江陵起行，約在四年春、夏之交，適令狐綯鎮淮南，遂罹斯辱……《上裴相公啓》……明言守土者以忘情積惡，當權者以承意中傷，當即在淮南令狐綯指使虞侯折辱之事。裴相公當係裴休……《舊書》一七七《裴休傳》：「咸通初，人爲戶部尚書，累遷吏部尚書，太子少師，卒。」蓋此啓即《舊書》所謂「自至長

安，致書公卿間雪冤」之事也。（《新舊唐書》温庭筠傳訂補）【按】令狐相公，令狐綯。《新唐書·宰相表》：大中四年「十月辛未，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年十月戊子，「綯爲尚書右僕射」；十二年「十一月己未，綯爲尚書左僕射」；十三年十二月丁酉，「綯爲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河中節度使」。居相位首尾十年。《舊唐書·令狐綯傳》：「咸通二年，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三年冬，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此啓有「敢言蠻國參軍，纔得荊州從事」之語，顧氏謂「其是否以「荊州從事」代署襄陽巡官之事，殊不可知。若謂實指荊州，又無他書佐驗」，實則，「纔得荊州從事」當實指其在荆南節度使幕爲從事。此已詳《謝紇干相公啓》「荏苒百齡，甘作荊州從事」二句注。庭筠當於大中十四年（即咸通元年）徐商罷鎮襄陽內徵後罷襄陽幕，約元年歲杪離襄陽赴江陵，咸通二年春已在荆南節度使蕭鄴幕爲從事。啓又有「嘯類斷猿，况鄰巴峽」之語，係用《水經注·江水·三峽》「高猿長嘯，屬引淒異」、「朝發白帝，暮到江陵」之典，更可證作啓時庭筠居於鄰近巴峽之江陵。令狐綯約在咸通二年冬暮由河中節度使調任宣武節度使（繼令狐綯任河中節度使者爲蔣伸，《新唐書·宰相表》：咸通三年「正月己酉，（蔣）伸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河中節度使」。啓有「野氏辭任，宣武求才」之語，當指令狐綯由河中節度使調任宣武節度使。「宣武求才」，既借桓宣武（温）開府廣求人材以喻令狐綯，又切宣武節度使幕府。故此啓當上於咸通二年冬令狐綯移鎮宣武時。

②《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之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製義法，王道備，人事決。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作傳，指作《春秋左氏傳》，即《左氏春秋》、《左傳》。受，《英華》作「授」，非。受，受之於。宣尼，指孔子。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左思《詠史》之四：「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

③《晉書·王隱傳》：「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並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於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

④憂，《英華》作「優」。國士，一國中才能最優秀的人物。情憂國士，承上指庾亮善待王隱。憂，憂念。

⑤《論語·公冶長》：「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或據此謂左丘明爲孔子門人。義重門人，承上指孔子重視門人左丘明。

⑥光陰，光芒、光亮。王度《古鏡記》：「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冰著體，冰徹腑臟。」

⑦ 棄茵，即棄席。《淮南子·說山訓》：「（晉）文公棄荏席，後黥黑，咎犯辭歸。」《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晉）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面目黥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再拜而辭，文公止之……解左驂而盟于河。」軫，隱痛。

⑧ 壞刷，猶敝帚。齊相，指曹參。此句用《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魏勃欲求見齊相曹參，無以自通，乃掃齊相舍人之門事。詳《上蔣侍郎啓二首》之二注⑬。

⑨ 繫，牽掛、繫念。効珍，呈獻珍寶。

⑩ 《書·盤庚上》：「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⑪ 邴，邴吉，又作丙吉。《漢書·丙吉傳》：「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耆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馭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污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犇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人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向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此以邴吉喻令狐綯，以馭吏自喻，謂綯如能似邴吉之善待門客下吏，掩過揚善，必有以報。

⑫ 嬰，指齊相晏嬰。《史記·管晏列傳》：「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子長八尺，乃爲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以是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此以晏嬰指縑，以馭吏自指。據「邴第」二句，庭筠當嘗依令狐縑爲門下客。

⑬ 義故，以恩義相結合的故舊。《世說新語·德行》：「渾瑊，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金。」《北齊書·盧潛傳》：「琳部曲義故，多在揚州。」

⑭ 三千子，傳孔子有弟子三千人。《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聲塵，名聲。

⑮ 鉛，鉛粉筆。槩，木板片。古代書寫文字的工具。《西京雜記》卷三：「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槩，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此以「鉛槩」指自己的文章著作。揚雄《答劉歆書》：「雄常抱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槩，二十七年于今矣。」此言「十七年」，或記誤。委泥沙，謂湮沒不聞於世。

⑯ 詳《謝紇于相公啓》注④⑤及本篇注①編著者按語。二句謂己在荆南節度使幕爲從事。

⑰ 藩，《英華》作「潘」，誤。撫，《英華》作「無」，誤。藩，指節度使或節度使府。撫鏡，持鏡（照影）。謝

靈運《晚出西射堂》詩：「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此處「撫鏡」即含有持鏡照影而歎年衰之意。

⑱ 校，《英華》作「儉」。招，《英華》作「召」，旁注：疑。校府，軍營。招弓，舉弓。句意謂在軍幕任職。

⑲ 《戴經》，指戴聖《小戴》《禮記》。外族，母家或妻家的親族。《史記·樗里子甘茂列傳》：「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資治通鑑·梁簡文帝大寶元年》：「又禁人偶語，犯者刑及外族。」胡三省注：「男子謂舅家爲外家，婦人謂父母之家爲外家。外族，外家之族。」《禮記·內則》：「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學女事，以供衣服……十有五年而笄。」此謂自己因在藩鎮幕府供職，故女兒雖已十歲，仍留在外祖父母家養育。

⑳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淒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悵悵，如何可言！」康子嵇紹，十歲時康被殺。武帝咸寧五年，康之故人山濤領吏部，乃言於武帝，授祕書丞。《晉書·嵇紹傳》：紹字延祖，康之子，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請爲祕書郎。武帝詔徵之，起家爲祕書丞。此即所謂「保在故人」。稽、嵇通。此句蓋謂自己的男孩寄養在朋友家。作此啓時庭筠已六十一歲，仍有如此幼小之子女，當非原配所生。會昌元年春庭筠作《感舊陳情五十韻獻淮南李僕射》已云：「宦無毛義檄，婚乏阮修錢。」其時庭筠年四十一，原配已卒，尚未續娶。此處提到的「留於外族」的「女子」及「保在故人」的「男兒」當爲續絃所育。或解，此指庭筠自幼喪父，寄養在父之「故人」家。

② 貌，通「邈」。流離，流轉離散。庾信《哀江南賦序》：「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貌是流離，至於暮齒。」

② 晉崔豹《古今注》卷中：「《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將爲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忘餐。」後人因爲樂章焉。」

② 《水經注·江水·三峽》：「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又：「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溯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世說新語·黜免》：「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以上四句謂己如離羣之孤鶴，哀嘯之斷猿，思念子女妻室，所居之地則在鄰近巴峽之江陵。按：大中十一年正月至十三年十二月，白敏中任荆南節度使。大中十三年十一月至咸通三年，蕭鄴任荆南節度使。咸通元年徐商罷鎮襄陽徵赴闕，庭筠於是年歲杪離襄陽赴江陵。聯繫上文「纔得荊州從事」、「自頃藩牀撫鏡，校府招弓」及「叫非獨鶴，欲近商陵；嘯類斷猿，况鄰巴峽」四句，庭筠當於咸通二年在荆南節度使蕭鄴幕爲從事。

②4 蕞陋，醜陋。

②5 休明，美好清明的時代。

②6 野氏，未詳。從下文「宣武求才」看，此句當指前任宣武節度使。據《唐刺史考全編》，大中十三年至咸通元年，畢誠爲宣武節度使。「野氏辭任」，謂前任宣武節度使畢誠辭任。

②7 宣武，指桓温，謚宣武。又兼指宣武節度使。《世說新語·文學》：「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爲荊州治中。鑿齒謝朓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又，「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又《寵禮》：「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爲大司馬（桓温）所眷拔。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超爲人多髯，珣狀短小，於時荊州爲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劉孝標注引《續晉陽秋》曰：「超有才能，珣有器望，並爲温所曜。」桓温於晉穆帝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晉書·桓温傳》：「時李勢微弱，温志在立勳於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勢）乃面縛輿櫬請命……温停蜀三日，舉賢旌善。僞尚書僕射王誓、中書監王瑜、鎮東將軍鄧定、散騎常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並以爲參軍，百姓感悅。」以上所引事例，均「宣武（桓温）求才」之具體表現。此以桓温求才喻令狐綯汴幕新開，廣招人才。

②8 《晉書·孫盛傳》：「會桓温代（庾）翼，留盛爲參軍，與俱伐蜀……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温從事中郎。」緹油，古代車軾前屏泥的紅色油布。《漢書·循吏傳·黃霸》：「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

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後因以「緹油」為殊遇的標誌。

② 素尚，平素的志向。用孫盛事，蓋祈人令狐綯汴州幕，得其厚遇。

③ 蔡邕編錄，指蔡邕編撰《後漢紀》之事。初平三年，董卓被誅，邕以受卓厚恩，有傷歎之意，為王允收付廷尉。邕謝罪，乞黥首刖足，續成漢史。士大夫亦多方救援，允不聽。邕終死於獄中。事詳《後漢書·蔡邕傳》。貞期，貞明之年代、清平之世。此以蔡邕自比，希望能遇上貞明之世，得以完成著述。據上「王隱著書，先依庾亮」及「十七年之鉛槧，尚委泥沙」之語，庭筠似有重要著述尚未完成，希望依託有顯位如令狐綯者，得以完成。

④ 警欬，本指咳嗽，借指談笑。《莊子·徐無鬼》：「夫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此以「警欬」指令狐之一言薦譽。

⑤ 陶鈞，此指陶冶、造就。

⑥ 覲冒，羞慚冒昧。

上崔相公啓①

某聞石苞羈賤，早遇何曾②；魏武尊高，猥知徐晃③。其後咸成間氣④，訖立鴻勳。簡冊增輝，尊彝動彩⑤。則道惟熙載⑥，皆資甄藻之時⑦；德邁廣歌⑧，必用搜羅之道⑨。是以皇

網克序^⑩，茂範咸凝^⑪。某荆氏凡材^⑫，雕陵散質^⑬。謬傳清白^⑭，實守幽貞^⑮。矍圃彎弓，何能中鵠^⑯；丘門用賦，尋恥雕蟲^⑰。常慮荒蕪，殊非挺拔^⑱。依劉薦禰^⑲，素乏梯航^⑳；慕呂攀嵇^㉑，全無等級^㉒。分甘終老^㉓，莫有良期。既而竊仰洪鈞^㉔，來窺皎鏡^㉕。墳壚下土，敢望頌形^㉖；甕盎頑姿，寧希鑒貌^㉗？豈謂不遺孤拙，曲假生成^㉘。拔於泥滓之中，致在煙霄之上。遂使龍門奮發，不作窮鱗^㉙；鶯谷翩翻，終陪逸翰^㉚。此則在三恩重^㉛，吹萬功深^㉜。空乘變律之機^㉝，未得捐軀之兆^㉞。豈可猶希鼓鑄^㉟，更露情誠？伏念良馬嘶風，非堪伏皂^㊱；饑鷹刷羽^㊲，終恥棲籠。誠知豢養之恩，頗有飛翔之志。而又專門有暇，曾習政經^㊳；閉戶無營，因窺吏事^㊴。既辨張湯之鼠^㊵，深知子產之魚^㊶。書劍彷徨，年光倏忽。徒思效用，無以為資^㊷。倘蒙再扇薰風^㊸，仍宣厚澤。庶使晏嬰精鑒，獲脫於在途^㊹；酸蔑微班，得昇於收器^㊺。纔聞警欬，便是扶搖^㊻。

校注

① 《英華》卷六六二啓十二投知五，《全文》卷七八六載此首。崔相公，疑指崔鉉。庭筠上時相諸啓（包括代人擬者），多作於大中年間。據《新唐書·宰相表》，大中十年庭筠貶隋縣尉前，崔姓為相者共三人，即崔元式（大中元年至二年）、崔龜從（大中四年至五年）、崔鉉（大中三年至九年），據啓

文提及此崔相公前已對上啓者予以垂顧，使其得以進士登第，此次又祈其再施厚澤，似以指大中朝任相長達七年之崔鉉可能性較大（會昌年間，崔鉉亦曾爲相）。然此啓當非庭筠自己上崔相公，而係代人所擬。啓云：「竊仰洪鈞，來窺皎鏡……豈謂不遺孤拙，曲假生成。拔于泥滓之中，致在煙霄之上。遂使龍門奮發，不作窮鱗；鶯谷翩翻，終陪逸翰。」說明上啓者此前在崔相公的薦拔下，已登進士第。此與庭筠終身未登第不合。又啓內提及家世時，僅言「謬傳清白，實守幽貞」，與庭筠上他人之啓每自稱「爰田錫寵，鏤鼎傳芳」、「謬嗣盤盂」者不合。如崔相公爲崔鉉，則此啓當作於大中九年前崔仍居相位期間。

②《晉書·石苞傳》：「販鐵於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嘆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爲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嘆息，不意允之知己乃如此也。」羈賤，漂泊貧賤。石苞羈賤時遇何曾之事，《晉書·石苞傳》及《何曾傳》均未載，疑別有據。何曾，三國魏時官至司徒，曾參預司馬懿與曹爽爭權及司馬炎代魏建晉的活動。西晉初任丞相、太傅。石苞，微時曾爲御隸，魏末爲大將軍司馬師中護軍司馬，後進位征東大將軍、驃騎將軍。司馬炎稱帝，遷大司馬。《晉書》本傳記其微時事又云：「縣召爲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玄信奉使，求人爲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是石苞微賤時，郭玄信、趙元儒、許允均

預言其當至卿相公輔。此言「早遇何曾」，似是何曾對石苞曾加薦引提拔。

③《三國志·魏志·徐晃傳》：「徐晃字公明，河東揚人也。爲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晃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歸太祖。」後屢建戰功，「太祖嘆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

④間氣，謂英雄偉傑，上應天象，稟天地特殊之氣，間世而出，故稱。《太平御覽》卷三六〇引《春秋孔演圖》：「正氣爲帝，間氣爲臣，官商爲姓，秀氣爲人。」

⑤《英華》「簡冊」上有「能令」二字，「冊」一作「素」。「尊彝」上有「亦俾」二字。簡冊，此指史冊、史籍。尊、彝均爲古代酒器，因祭祀、朝聘、宴享之禮多用之，故亦泛指禮器。其上常鏤刻紀功之銘文。此謂石苞、徐晃因遇恩知、明主，故能名垂史冊、銘功尊彝，使之增輝添彩。

⑥熙載，弘揚功業。《書·舜典》：「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孔傳：「載事也。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

⑦甄藻，指甄選鑒拔人材。

⑧《書·益稷》：「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廣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孔傳：「廣，續；載，成也。」德邁廣歌，謂君主之德行超越古代被歌頌的明君。

⑨ 用，由。搜羅，指訪求羅致人材。

⑩ 克序，能夠有條不紊。

⑪ 茂範，儀刑、典範。凝，牢固。

⑫ 荆氏凡材，非荆楚之良材。《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晉書·陸機陸雲傳論》：「觀夫陸機、陸雲，實荆、衡之杞梓。杞、梓皆良材。此謙稱己非楚之良材。」

⑬ 《莊子·山木》：「莊子游乎雕陵之樊。」成玄英疏：「雕陵，栗園名也。」一說山陵名。王先謙集解引司馬彪曰：「雕陵，陵名。」散質，猶散木，無用之材。詳《謝襄州李尚書啓》「某櫟社凡材」句注。

⑭ 謂己清白傳家。「謬」者自謙之詞。

⑮ 《易·履》：「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後多以「幽貞」指隱士，亦指高潔堅貞之操守，此取後一義。

⑯ 矍圃，即矍相，古地名，故址在今山東曲阜市城內闕里西。後借指學宮中習射之場所。《禮記·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矍圃字本此。中鵠，中的，射中箭靶的中心。此以射箭不中的喻科舉考試失利。

⑰ 丘門用賦，見《謝紇干相公啓》注⑬。雕蟲，指從事不足道的小技藝。揚雄《法言·吾子》：「或問：

「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蟲，指蟲書；刻，指刻符，各爲一種書體。雕蟲，指詞章末技。唐代進士試試詩賦，士人爲參加考試，例習詩賦。

⑱ 謂己常憂如草木之荒蕪零落，沒世無聞，殊非如松柏之挺拔堅剛之材。

⑲ 依劉，指人幕府爲僚屬。《三國志·魏志·王粲傳》：「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薦禰，孔融曾上疏薦禰衡。《後漢書·文苑傳·禰衡》：「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爲文友。上疏薦之曰：「……處士平原禰衡……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使衡立朝，必有可觀。」此謂如王粲之依劉、禰衡之被薦。

⑳ 梯航，梯與船爲登山涉水的工具，此借喻引薦者。

㉑ 呂，呂安；嵇，嵇康。《晉書·嵇康傳》：「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

㉒ 等級，猶階級、臺階，與上「梯航」意近。謂思慕攀附嵇、呂一類高士，而無引進之人。

㉓ 分，甘願。

㉔ 洪鈞，喻執掌國家政權，指宰相。

㉕ 皎鏡，明鏡，喻衡鑒人材的顯宦。二句謂己仰慕崔相，希求其衡鑒品藻。

②6 墳墟下土，高起的黑色硬土。《書·禹貢》：「厥土惟壤，下土墳墟。」孔疏：「墟，音盧。《說文》：黑剛土也。」此喻才能平庸，地位低下。頒形，公佈形貌。

②7 甕盎，陶製容器，此喻才能平庸粗劣者。頑姿，愚妄的姿質。鑿貌，照形。

②8 遺，棄。孤拙，孤陋迂拙。生成，養育。

②9 《藝文類聚》卷九六引《辛氏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大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者爲龍，不上者□，故云曝腮龍門。」又一本云：「河津一名龍門，禹鑿山開門，闊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而岸不通車馬。每莫春之際，有黃鯉魚逆流而上，得過者便化爲龍。」窮鱗，指困於龍門之下不得上的鯉魚。

③0 《詩·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嚶嚶爲鳥鳴聲。唐以來常以出谷嚶鳴之鳥爲鶯，故以鶯出谷、鶯遷指登第或昇遷。「遂使」四句，謂己因崔相之衡鑿薦引，得以參加科舉考試登第，如鯉魚奮發，躍上龍門；如早鶯出谷，與鶯友齊飛。翻，《英華》一作「翾」。

③1 《國語·晉語一》：「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韋昭注：「三，君、父、師也。」在三，指敬禮君、父、師。此指師恩。

③② 《莊子·齊物論》：「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成玄英疏：「風唯一體，竅則萬殊。」吹，指風。萬，指萬竅。風吹萬竅，發出各種聲音。此喻恩澤廣被。

③③ 變律，古以十二律副十二月，變律指氣候變化。古以律管（琯）定音，亦用之測候季節變化。晉司馬彪《續漢書》：「候氣之法，於密室中，以木爲案，置十二律琯，各如其方，實以葭灰，覆以緹縠，氣至則一律飛去。」

③④ 捐軀，爲國、爲正義而犧牲。《越絕書·外傳紀策考》：「子胥至直，不同邪曲，捐軀切諫，虧命爲邦。」「空乘變律之機」，謂己雖科舉登第，如氣候之轉暖，「未得捐軀之兆」，謂尚未入仕，得到報效國家的機會。

③⑤ 鼓鑄，鼓風扇火，冶煉金屬，猶陶冶。

③⑥ 嘶風，迎風嘶鳴。伏皂，伏於槽櫪，受人豢養。謂良馬迎風嘶鳴，意在馳聘千里。

③⑦ 刷羽，以喙整刷羽毛，以便奮飛。

③⑧ 專門，專從事某事或研究某門學問。即所謂「術業有專攻」。《舊唐書·賈耽傳》：「間以衆務，不遂專門，績用尚虧，憂愧彌切。」有暇，謂有時間從事專門之學。政經，政治的常法。《左傳·宣公十二年》：「今茲人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杜預注：「經，常也。」

③⑨ 吏事，政事、官務。《新唐書·封倫傳》：「虞世基得幸煬帝，然不悉吏事，處可失宜。」

④〇《史記·酷吏列傳》：「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並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見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④一《孟子·萬章上》：「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知子產之魚，謂善於識破如子產校人之謊言。二句謂己精於吏事，長於判獄，善識欺僞。

④二資，憑藉、依靠。效用，效勞，貢獻才能。

④三薰風，初夏時和暖的東南風。句意謂倘蒙再賜恩惠。

④四見《上令狐相公啓》注⑫。獲脫於在途，謂得以免爲在途奔波之御者而升任官職。精鑒，精明的識人之鑒。

④五詳後《上蕭舍人啓》「駸蔑之逢叔向」句注。事見《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微班，微賤的班列。收器，收酒器。

④六警欬，見《上令狐相公啓》「微迴警欬之榮」句注。扶搖，本指盤旋而上的暴風，語本《莊子·逍遙遊》：「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此借指騰飛、扶搖直上。

上首座相公啓^①

某聞舉不違宗，得於王濟^②；近因其族，聞自謝玄^③。雖通人與善之規，亦前哲睦親之道^④。某謬參華緒^⑤，得庇餘陰。固已鯉庭蒙翼長之恩^⑥，阮巷辱心期之許^⑦。遂得遷肌改骨，擁本揚英^⑧。則窮鳥入懷，靡求他所；羈禽繞樹，更託何枝^⑨。昨者膏壤五秋^⑩，川途萬里。遠違慈訓^⑪，就此窮棲。將卜良期，行當杪歲^⑫。通津加歎，旅舍傷懷。相公河潤餘津，雲行廣施。調羹之味^⑬，未及宗親；育物之餘，希霑幼弱。倘或假一言之甄發^⑭，隨百蟄之昭蘇^⑮。庶令葛藟之陰^⑯，均其煦育；椒聊之實，遂彼扶疎^⑰。成鍾儀操樂之規^⑱，寬顧悌拜書之戀^⑲。下情無任。

校注

- ① 《英華》卷六六二啓十二投知五、《全文》卷七八六載本篇。首座相公，宰相中居首位者，又稱首相。《通鑑·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孔謙復言於郭崇韜曰：『首座相公萬機事繁，居第且遠，租庸簿書多留滯，宜更圖之。』」胡注：「豆盧革時爲首相。」《春明退朝錄》：「唐制宰相四人，首相爲太清宮使，次三相皆帶館職：弘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殿大學士。以此爲序。」此首座相公所指，牟懷川《關於温庭筠生平的若干考證和說明》（《上海師大學報》一九八五年二月）認爲係温造。一、

啓云「某謬參華緒，得庇餘陰。固已鯉庭蒙翼長之恩，阮巷辱心期之許，遂得遷肌改骨，擁本揚英」，說明「首座相公」乃同姓父輩，收溫庭筠爲養子。而此遠房叔伯又爲顯宦，非溫造莫屬。一一、啓云：「相公河潤餘津，雲行廣施。調羹之味，未及宗親；育物之餘，希霑幼弱。」恰合兩《唐書》所載：造爲朗州刺史時「開後鄉渠百里，灌田兩千餘頃，民獲其利」，任河陽節度使時「奏復懷州古秦渠枋口堰，以灌……四縣田五千頃。」（此前詹安泰《讀夏承燾先生的〈溫飛卿繫年〉》已據啓中語斷定此啓係上溫造），謂「溫造雖未任過宰相，大和五年七月「檢校戶部尚書、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事」（《新·傳》），其爵品即已幾與宰相相侔」。胡耀寰《關於溫庭筠（上首座相公啓）的繫年問題》（《山西師大學報》一九九五年十月）亦贊同首座相公爲溫造之說，並補引《新唐書·溫造傳》中「召爲御史大夫，方倚以相，會疾，不能朝，改禮部尚書。卒，年七十，贈尚書右僕射」等語，謂此「言溫造曾纔得相位不久，因病改官……可知啓作於溫造爲相時」，進而推斷溫造爲相當在大和八年或九年間，上啓時將近年末，啓必作於大和八年秋冬之際。【按】啓內「舉不違宗」、「近因其族」、「睦親」、「鯉庭」、「阮巷」、「宗親」、「幼弱」等語，確實給人以此「首座相公」係庭筠同姓父輩宗親之印象。然遍檢《新唐書·宰相表》、《宰相世系表》，唐代溫氏爲宰相者僅一人，即庭筠之遠祖溫彥博。至於溫造，據兩《唐書·溫造傳》，根本未擔任過宰相。胡引《新·傳》「方倚以相」之語，僅表明文宗方欲倚之爲相，並非已經正式任命爲宰相，適遇其有疾，遂改禮部尚書。唐人詩文中稱對方爲

相公者，必為實際上擔任過宰相職務者（包括正在相位者或已罷相擔任他職如節度使者），或方鎮帶檢校同平章事銜者。現存唐代文獻中，未見此兩種情況以外稱相公之例。至於「首座相公」之稱，則更為嚴格，其一，必為現任宰相；其二，必為現任四位宰相中居首位者，即帶太清宮使者。絕不可能稱非現任宰相或雖為現任宰相但非居首位者為首座相公。明確此點，即可知此啓之「首座相公」絕非温造。而據《新唐書·宰相表》及《宰相世系表》，温氏宰相僅彦博一人，故此「首座相公」亦必非庭筠之同姓宗親。而應從庭筠所歷諸朝中曾為「首座相公」即帶太清宮使之宰相中查找。此首座相公之具體情況，啓內雖未提供，但言及自身行蹤時，則有「膏壤五秋，川途萬里，遠違慈訓，就此窮棲。將卜良期，行當杪歲」等語，可資考證作啓之時間與地點，進而亦可考知此首座相公所指。庭筠大中十年因「攬擾科場」謫隋縣尉，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留署巡官。咸通元年，徐商詔徵赴闕，庭筠罷幕，自大中十年至咸通元年，首尾正五年，故云「膏壤五秋，川途萬里，遠違慈訓，就此窮棲。」「窮棲」二字說明此「五秋」中庭筠係在一地困居依人。作啓時正值歲末，庭筠將離此「五秋」「窮棲」之地另謀他就，故云「將卜良期，行當杪歲」。故可考定此啓當作於咸通元年歲末，時庭筠正欲離襄陽他往（所往之地為江陵，詳《上令狐相公啓》注①及《謝紇于相公啓》注⑤）。其時宰相有白敏中、杜審權、蔣伸、畢誠四人。其中，蔣伸大中十二年十二月拜相，杜審權大中十三年十一月拜相，畢誠咸通元年十月拜相，三相之年資位望均遠低於會昌六年五月即已拜

相，在相位長達六年，大中十三年十二月再次入相，咸通元年任中書令之白敏中。《全唐文》卷八十三懿宗《授白敏中弘文館大學士等制》云：「敏中可兼充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是爲白敏中爲「首座相公」之的證。至於啓內「相公河潤餘津，雲行廣施」二語，不過設喻贊頌其恩德廣被百姓，如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如雲行雨施，遍及各地而已，非指修建水利工程之實事也。而前舉「舉不違宗」、「近因其族」、「睦親」、「鯉庭」、「阮巷」、「宗親」、「幼弱」等語，則意在強調自己作爲後輩，曾受過白敏中的恩惠、教誨與贊許，與其有親密關係。白敏中年長庭筠近十歲（白七九二—八六一；溫八〇一—八六六），位又尊高，庭筠如此措詞，亦合乎情理。在排除同姓宗親爲首座相公之可能性後，也只能如此理解。

② 舉不違宗，推薦人材不避宗親。《左傳·襄公三年》：「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晉書·王濟傳》：「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文詞俊茂，伎藝過人……尚常山公主……起爲驍騎將軍，累遷侍中……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婚之故，咸謂才能致之……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疏，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此謂舉拔人材，不避宗親，在王濟身上可以得到驗證。

③ 《晉書·謝玄傳》：「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所重……及長，有經國才略……於時

苻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御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後玄果大敗苻堅之衆數十萬於淝水。玄係安之姪，故曰「近因其族」。

④ 與，通「舉」。與善，推舉賢才。《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舉）能。」陸親，和陸宗族。

⑤ 華緒，顯貴者之後裔。句意謂己爲唐代開國功臣溫彥博之後裔。

⑥ 《論語·季氏》：「陳元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孔鯉，字伯魚，孔子之子。「鯉庭」謂子受父訓，幼學詩禮。翼長，撫育長成。此借指自己早蒙教導訓育之恩。

⑦ 《世說新語·任誕》：「阮仲容（阮咸）、步兵（阮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掛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阮巷，指賢士所居之窮巷。心期，深交。《世說新語·賞譽》：「山公（山濤）舉阮咸爲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此以阮咸受到山濤的賞譽推薦喻己曾受白敏中之延譽稱許。

⑧ 擁本揚英，根深固而花繁茂。

⑨ 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此反用之。羈禽，離羣的鳥。

⑩ 膏壤，肥沃之土地。《史記·貨殖列傳》：「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此蓋以「膏壤」指襄陽一帶地區。或解，膏壤，同「阜壤」。《南齊書·謝朓傳》：「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遷新安王中軍記室，朓箋辭子隆曰：「……阜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東西，或以嗚悵。」膏壤五秋，指在膏壤之地的襄陽徐商幕首尾五秋，參注①按語。

⑪ 慈訓，本指父母的教誨，此泛指長輩或顯貴者的教誨。

⑫ 良期，好的期遇。杪歲，歲末。

⑬ 調羹，喻宰相治理國家政事。《書·說命》：「若作和羹，爾惟鹽梅。」二句謂首座相公治理國家政事之餘，從未將恩惠私賜宗親。

⑭ 甄發，甄拔表揚。

⑮ 百蟄，各種蟄伏冬眠的蟲。昭蘇，蘇醒。

⑯ 葛藟，植物名，又稱千歲藟，落葉木質藤本。《詩·周南·樛木》：「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左傳·文公七年》：「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

⑰ 椒聊，椒。聊爲語助詞。《詩·唐風·椒聊》：「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扶疎，枝葉繁茂紛披貌。二句以葛藟蔭庇本根，椒聊繁茂紛披爲喻，希望得到首座相公之蔭庇幫助。

⑱ 鍾儀，春秋楚人，曾被鄭人俘獲，獻於晉。晉侯見之，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釋而慰問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晉侯曰：「能樂乎？」對曰：「先人之職也，敢有二事？」與之琴，操楚音。晉侯語于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其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事見《左傳·成公九年》。此取不忘本舊之義。

⑲ 顧悌，指顧愷之。拜書之戀，指愷之拜桓温墓賦詩事。《晉書·顧愷之傳》：「桓温引爲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温薨後，愷之拜温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此只取對故主的依戀之意。

上宰相啓二首^①

某聞日麗於天，洪纖必及^②；月離於畢^③，枯槁皆蘇。斯則推彼無私，彰於大信^④。苟關於宰匠，咸仰以生成^⑤。其或潤接西郊，流金未已^⑥；光承北陸^⑦，豐蔀猶深^⑧。則亦分作窮人，甘爲棄物^⑨。歲華超越^⑩，京洛風塵^⑪。忽爾號咷，非同阮籍^⑫；泫然霑灑，不爲楊朱^⑬。略忘覩冒之辜^⑭，惟以哀矜爲主^⑮。伏念三餘簡墜^⑯，六尺伶俜^⑰。臨濟輝華，昔懸陳榻^⑱；洛陽羈旅，今造膺門^⑲。已驚於自葉流根^⑳，敢望於哀多益寡^㉑。但以謝家故墅，事屬臨川^㉒；陸氏先疇，名遷好時^㉓。同氣雖均於昭泰^㉔，連枝或累於榮枯^㉕。是以更就洪

鈞，來呈瑣質^{②⑥}。雖戴逵之弟，志向無聞^{②⑦}；而何準之兄，恩輝已遍^{②⑧}。豈苟希河潤^{②⑨}，更望餘波？投驥尾以容身^{③①}，執豚蹄而望歲^{③②}。然則迹同袁子^{③③}，質異山郎^{③④}。梓柱雲楣^{③⑤}，獨居蝸舍；綺襦紈袴，已卧牛衣^{③⑥}。若乃清旦問安，長筵稱壽，貂璫畢集^{③⑦}，少長俱來。膏沐之餘，則飛蓬作鬢^{③⑧}；銀黃之末，則青草爲袍^{③⑨}。莫不顧影包羞，填膺茹歎^{④①}。倘或王庭辨貴，許厠九疑^{④②}；京縣坐曹，令懸五色^{④③}。校於同列，未越彝章^{④④}。則衛館遺孤，常聞出涕^{④⑤}；山陽舊曲，不獨傷心^{④⑥}。誓將居必在勤，行惟鞭後^{④⑦}。潛知寄託，所望於江州^{④⑧}；必效忠貞，得酬於吏部^{④⑨}。無任惶懼之至。

校注

① 《英華》卷六六二啓十二投知五、《全文》卷七八六載此二首。二啓所上之宰相，疑爲夏侯孜或杜審權。第二啓有「既而放跡戎軒，遺策畫室。劉尹秣陵之柳，尚有清風；召公陝服之棠，空留美蔭。竊聞謠詠，即付樞衡」等語，其人曾任陝虢觀察使，並於其後人相。檢《新唐書·宰相表》及《唐刺史考全編》，夏侯孜曾於大中五年至七年任陝虢觀察使。大中十二年四月，諸道鹽鐵轉運使夏侯孜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咸通元年十月己亥，孜爲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劍南西川節度使。《英華》卷四四九《玉堂遺範·夏侯孜拜相制》：「洎甘棠政成，會府徵命，兼領臺轄之任，再居邦憲之尊……可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廷燮《唐方鎮年表考證》卷上：「（大中）十一年

兼御史中丞，兼領臺轄也；遷右丞，再居邦憲也……唐人謂棠下、某棠，皆陝虢。」故此二啓當上於大中十二年四月至咸通元年十月夏侯孜任宰相期間。又據啓一「銀黃之末，則青草爲袍」之語，知其時庭筠已爲着青袍之八、九品官，則必在大中十年貶隋縣尉、徐商留署襄陽幕巡官之後。啓二又有「加以旅途勞止，末路蕭條」之語，知其時庭筠已罷襄陽幕，故此二啓當上於咸通元年十月夏侯孜罷相之前，徐商已罷襄陽任之後的一段時間內。上啓求懇，祈孜能汲引其任職王廷或爲京縣縣尉也。又，崔鉉在會昌五年至六年間曾任陝虢觀察使，其前、其後均曾爲相，但崔鉉係罷相後出爲陝虢觀察使，與啓二「召公陝服之棠，空留美蔭。竊聞謠詠，即付樞衡」之語未合；且崔鉉大中三年再度拜相，九年罷相，此時庭筠尚未貶隋縣尉署巡官，啓有「青草爲袍」語，故時間上亦不合。另，杜審權大中十三年十二月拜相，咸通四年罷相，拜相前（大中十一年至十三年）亦曾任陝虢觀察使，與上引「召公陝服」之語似更切合，與「青草爲袍」之語亦合，故此二啓亦有可能係上杜審權之啓。參第二啓注⑦。

② 麗，附着、依附。《易·離》：「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洪纖，大小。

③ 《詩·小雅·漸漸之石》：「月離於畢，俾滂沱矣。」謂月亮行近天畢星，則預示大雨滂沱將至。故下句云「枯槁皆蘇」。離，麗也，附着。《易·說卦》：「離，麗也。」畢，星名，二十八宿之一，西方白虎七宿之第五宿，有星八顆，以其形狀象畢網（田獵用的長柄網）而得名。

④ 彼，《英華》作「披」，校：疑作「彼」。無私，指日月之光照無偏私，大小必及。《書·仲虺之誥》：「彰信兆民。」

⑤ 宰匠，宰相。生成，養育。

⑥ 《易·說卦》：「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楚辭·招魂》：「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流金，謂日之高溫熔化金屬。

⑦ 北陸，即二十八宿中之虛宿，位於北方。《左傳·昭公四年》：「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孔疏：「日在北陸，爲夏之十二月也。十二月，日在玄枵之次……於是之時，寒極冰厚，故取而藏之也。」《爾雅·釋天》：「玄枵，虛也。……北陸，虛也。」《漢書·律曆志》：「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

⑧ 豐蔀，遮蔽。《易·豐》：「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王弼注：「蔀，覆曖障光明之物也。」「其或」四句，謂大雨潤物，遍及西郊，而太陽流金鑠石之勢未已；日在北陸，時已嚴冬，遮蔽陽光猶深。

⑨ 分，甘願。窮人，不得志之人。《莊子·秋水》：「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老子》：「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⑩ 超越，迅疾。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虛舟自超越」李周翰注：「超越，輕疾貌。」此言歲月迅疾，年光倏忽。

⑪ 陸機《爲顧彥先贈婦》詩之一：「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

⑫ 非同，《全文》原作「固非」，據《英華》改，與下「不爲」對文。《晉書·阮籍傳》：「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返。」

⑬ 《淮南子·說林訓》：「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阮籍《詠懷》之二十三：「楊子泣岐路，墨子悲染絲。」泫然，出涕貌。霑灑，淚霑衣灑襟。

⑭ 忘，《全文》原作「亡」，據《英華》改。覩冒，羞愧冒昧。

⑮ 庾信《哀江南賦序》：「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爲主。」二句謂己上啓求懇，已忘却羞慚冒昧之罪，惟以祈求哀憐爲主。

⑯ 《三國志·魏志·王肅傳》：「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裴注引魚豢《魏略》：「遇言：『（讀書）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簡墜，謂久讀而書籍脫落損壞。

⑰ 《論語·泰伯》：「可以託六尺之孤。」此句「六尺」指成年男子之身軀。李山甫《下第獻所知》之一：「虛教六尺受辛苦，枉把一身憂是非。」伶俜，孤單貌。

⑱ 臨濟輝華，用郭泰與李膺同舟而渡事。《後漢書·郭泰傳》：「（泰）遊於洛，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之河上，車數千兩，林宗（泰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臨濟，即臨流同舟而濟。輝華，即光耀、榮耀。指膺厚待泰，衆

賓望之以爲神仙之事，《後漢書·徐穉傳》載，陳蕃爲太守，在郡不接賓客，惟徐穉來則特設一榻，去則懸之。《陳蕃傳》則載：「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爲置一榻，去則縣之。」二句謂夏侯孜昔曾厚待賢士，如李膺之同舟而濟，陳蕃之懸榻以待，蓋合用二事以表一意。

①⑨ 洛陽羈旅，見注①，指己羈旅長安。膺門，李膺之門。《後漢書·黨錮傳·李膺》：「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李賢注：「以魚（登龍門）爲喻也。」

②⑩ 自葉流根，謂宰相之恩澤已使自己從枝葉到本根都得到滋養。

②⑪ 哀多益寡，削減有餘以補不足。《易·謙》：「君子以哀多益寡，稱物平施。」

②⑫ 《宋書·謝靈運傳》：「太祖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加秩中二千石，在郡游放，不異永嘉。」又，「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並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橫爲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遍。遠近欽慕，名動京師。」

②⑬ 先疇，先人所遺之田地。《文選·班固〈西都賦〉》：「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吠畝。」《漢書·陸賈傳》：「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賈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顏注：「好時即今雍州好時縣。」按：「但以謝家故墅」四句，似敍庭筠之吳中舊鄉

與移居長安鄠郊。

②④ 同氣，有血統關係之親屬，指兄弟。昭泰，清明安泰（的時代）。

②⑤ 連枝，喻同胞兄弟。《洛陽伽藍記·永寧寺》：「朕之與卿，兄弟非遠，連枝分葉，興滅相依。」同氣，連枝，當指庭筠、庭皓兄弟。二句謂兄弟雖同處於清明安泰之時，而榮枯不齊之命運或有所牽累。大中十年至咸通元年，庭筠、庭皓兄弟同在襄陽徐商幕。

②⑥ 就，《全文》原作「求」，據《英華》改。洪鈞，喻指執掌國家政權的宰相。瑣質，卑微的資質，謙稱自己。

②⑦ 《晉書·戴逵傳》：「戴逵字安道……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據此，似當作「雖戴逵之兄，志尚無聞」，此作「弟」，或記憶之誤。此句當以「戴逵之弟（兄）」自喻。

②⑧ 《晉書·何準傳》：「何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交辟，並不就。兄充為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惟誦佛經，修營塔廟而已。」此似以「何準之兄」喻夏侯孜，謂其霑沐皇帝之恩輝已遍。

②9 河潤，謂恩澤及人，如河水之滋潤土地。《莊子·列禦寇》：「河潤九里，澤及三族。」

③0 投，投靠。《史記·伯夷列傳》：「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司馬貞索隱：「按：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譬顏回因孔子而名彰也。」

③1 《史記·滑稽列傳》：「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祝曰：『甌窶滿篝，污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穰田之祝辭，即所謂「望歲」，望歲之豐登也。此取「所持者狹而所望者奢」之意。

③2 袁，《英華》作「永」，校：疑作「水」。袁子，疑指袁安。《後漢書·袁安傳》注引《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按行……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爲賢，舉爲孝廉。」此句謂己貧困之情況如同袁安。

③3 山郎，漢代宿衛郎。《漢書·楊惲傳》：「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顏注引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王先謙補注曰：「此郎非尚書郎，是宿衛郎。」山郎能出錢供宮中財用，己則貧困，故曰「質異山郎」。

③4 梓柱，用梓木做的柱子。陸佃《埤雅》謂：梓爲百木長，故呼梓爲木王，蓋木莫良於梓。雲楣，有雲狀紋飾之橫梁。

③5 綺襦紈袴，綾綢襖褲。貴顯富有者所服。牛衣，供牛禦寒用之披蓋物。如蓑衣之類。《漢書·王

章傳》：「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顏注：「牛衣，編亂麻爲之。」程大昌《演繁露·牛衣》：「牛衣者，編草使暖，以被牛體，蓋蓑衣之類也。」

③⑥ 貂璫，貂尾和金、銀璫。漢代侍中、常侍之冠飾。應劭《漢官儀》卷上：「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後漢書·朱穆傳》：「貂璫之飾」李賢注：「璫以金爲之，當冠前，附以金蟬也。」此以「貂璫」指貴官。

③⑦ 《詩·衛風·伯兮》：「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膏沐，潤髮之油脂。此言貴顯者膏沐鮮潤，己則形容憔悴，鬢如飛蓬。

③⑧ 銀黃，銀印和金印，或銀印黃綬。借指高官顯爵。《漢書·酷吏傳·楊僕》：「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顏注：「銀，銀印也；黃，金印也。」《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海內髦傑，早綰銀黃。」李周翰注：「銀黃，謂銀印黃綬。」青草爲袍，謂己獨着青袍。《古詩》：「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唐貞觀三年，規定八品、九品官服青色。顯慶元年，規定深青爲八品之服，淺青爲九品之服。此言己着青袍，居於銀印黃綬的高官之末。庭筠大中十年貶隋縣尉，始爲九品官，後爲徐商留署襄陽節度使巡官，均當服青袍。李商隱爲天平節度使巡官時有《春游》詩，尾聯云：「庾郎年最少，春草如青袍。」可參證。

③⑨ 包，《英華》作「苞」。茹歎，吞咽歎息、含恨。

④〇 王庭，朝庭。《易·夬》：「揚于王庭。」辨貴，分辨貴賤，指按官品排列班序。九疑，未詳。《楚辭·離騷》：「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九疑指九疑山之神。此句或以「九疑」之神借指朝廷上之百官。句意蓋謂倘得在朝官之班列中廁身充職。

④一 京縣，京城所轄的縣。《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曹操）除洛陽北部尉「裴注引《曹瞞傳》：「太祖初人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句意謂或能在京縣作尉辦公。坐曹，官吏在衙門辦公。《漢書·薛宣傳》：「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

④二 校，較。彝章，常典。

④三 遺孤，《英華》作「孤遺」，誤倒。《文選·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李善注引《韓詩外傳》：「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死不能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

④四 晉向秀經山陽（縣名，今河南焦作市東南）舊居，聽到鄰人吹笛，不禁思念亡友嵇康、呂安，因作《思舊賦》，其序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疏，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意而歎，故作賦

云。「後嵇康之子嵇紹，因康故人山濤之薦，任祕書丞。事見《晉書·忠義傳·嵇紹》。「衛館」四句，互文見義，蓋以史魚之子、嵇康之子自比，謂己如能得夏侯孜之引薦入仕，則己當感激出涕，夏侯亦當有慰於舊交。視此二句，似庭筠早孤，曾得到夏侯家照顧。

④⑤ 居必在勤，居官必勤於政務。行惟鞭後，行爲必受督促鞭策。

④⑥ 寄託，依靠。江州，指晉謝尚。尚曾督豫州四郡，領江州刺史。此用謝尚賞識提拔袁宏事。詳第二首注①。

④⑦ 吏部，指山濤。《晉書·忠義傳·嵇紹》：「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宜加旌命，請爲祕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爲祕書丞。」山濤曾任吏部尚書，主選事，故稱「吏部」。嵇紹後以忠義殉國。《嵇紹傳》云：「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惟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故云「必效忠貞」，以酬山濤之賞薦。

某聞仁祖乘流，先知彥伯①；張憑植棹，正值劉惔②。豈惟俄頃遭逢，抑亦初終汲引。當其

羈游臨汝，旅泊丹徒^③。遐思警欬之音，杳絕煙雲之路^④。苟無直道，將委窮途^⑤。何異於懸水揚音，九弄有潺湲之曲^⑥；嚴霜戒節，兩樂含清越之儀^⑦。某融襟蟻術^⑧，造跡龍門^⑨。三千子之聲塵，曾參講席^⑩；十七年之鉛槧，夙預玄圖^⑪。而性稟半癡^⑫，機無兩可^⑬。牧堯牴而寡術^⑭，舉舜鳳以無緣^⑮。使何準之兄，皆爲杞梓^⑯；戴逵之弟，獨守蓬茅^⑰。至於詞藻辛勤，儒林積習。自期燕筇^⑱，不愧秦臺^⑲。伏以相公周輅輪轅^⑳，虞琴節奏^㉑。早振經邦之業，果敷華國之姿^㉒。伊尹安危，本同於兆庶^㉓；深源行止，必繫於興衰^㉔。既而放跡戎軒^㉕，遺榮畫室^㉖。劉尹秣陵之柳，尚有清風^㉗；召公陝服之棠，空留美蔭^㉘。竊聞謠詠，即付樞衡^㉙。是以負笈趨塵^㉚，羸糧載路^㉛。願奏書於臺席^㉜，思撰履於侯門^㉝。倘張禹尊高，猶爲戴崇說《禮》^㉞；鄭玄嚴毅，便令服慎聞《詩》^㉟。敢嘆朝飢，誠甘夕死^㊱。加以旅途勞止，末路蕭條。不無悽惻之懷，豈只羈離爲主。仰瞻旌棨^㊲，如望蓬瀛^㊳。不勝懇迫之至。

校注

① 仁祖，東晉謝尚字。彥伯，東晉袁宏字。《世說新語·文學》：「袁虎（袁宏小字）少貧，嘗爲人傭載運租。謝鎮西（尚）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

其所未嘗聞，嘆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劉孝標注引《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爲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非尚所曾聞，遂往聽之。乃遣問訊，答曰：「是袁臨汝郎（宏父勛，官臨汝令），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勝致，即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事又見《晉書·文苑傳·袁宏》。後謝尚爲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引宏參其軍事，累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乘流，即泛江。

②《晉書·張憑傳》：「初，欲詣（劉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座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嘆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事又見《世說新語·文學》。又《晉書·劉惔傳》：「惔少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爲養，雖葦門陋巷，晏如也……累遷丹楊尹，爲政清整……嘗薦吳郡張憑，憑卒爲美士，衆以此服其知人。」植棹，停舟。

③羈游臨汝，指袁宏，宏父曾爲臨汝令，旅泊丹徒，指張憑。見注①②。

④ 警欬之音，談笑之言，指尊貴者與自己的交談。屢見前注。煙雲之路，猶青雲之路。二句謂當袁、張二人微賤時，遙想尊貴者與己交談，予以垂顧，如同青雲之路杳不可即。

⑤ 直道，按正道行事者。《論語·衛靈公》：「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朱熹集注：「直道，無私曲也。」窮途，用阮籍哭窮途事，見第一首注⑫。

⑥ 懸水，指瀑布。《孔子家語·致思》：「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九弄，猶奏。二句疑用伯牙鼓琴，志在高山流水，鍾子期賞而知音事。謂獲得知音之賞。

⑦ 戒節，告知節令，猶當令。兩樂，古代樂器鍾口的兩角。《周禮·考工記·鳧氏》：「鳧氏爲鍾，兩樂謂之銑。」賈公彥疏：「樂、銑一物，俱謂鍾兩角。」清越，清亮悠揚。儀，儀式、儀態。《山海經·中山經》：「（豐山）有九鍾焉，是知霜鳴。」郭璞注：「霜降則鍾鳴，故言知也。」此以鍾知霜降而戒節，喻知音之相通。

⑧ 融襟，猶通襟、滿胸。《禮記·學記》：「蛾子時術之。」陳澧集說：「蛾，蚘蟬也。蚘蟬之子，微蟲耳，時術蚘蟬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埴。」後因以「蛾術」喻勤學。蛾，古「蟻」字。

⑨ 造跡龍門，用李膺接士爲登龍門事，見上首注⑬。此謂己造訪貴顯有名望者之門，希求延接。即上首「洛陽羈旅，今造膺門」之意。造，《英華》作「造」，通。

⑩ 見《上令狐相公啓》注⑭。曾參講席，謂己曾參預對方授徒講學之席，忝列門牆。

⑪ 見《上令狐相公啓》注⑮。

⑫ 半癡，用顧愷之事。《晉書·顧愷之傳》：「初，愷之在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

⑬ 機無兩可，缺乏模稜兩可的機巧。

⑭ 《史記·五帝本紀》：「（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張守節正義：「《帝王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而嘆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數萬羣，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力牧本黃帝之將，此云「牧堯羝」，似誤記。牧，《全文》原作「收」，據《英華》改。

⑮ 《史記·五帝本紀》：「于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二句謂已牧民寡術，舉用無緣。

⑯ 見第一啓注⑳。杞梓，喻棟樑之材。

⑰ 見第一啓注㉑。獨守蓬茅，謂窮困不仕。

⑱ 燕筍，未詳。《後漢書·邊韶傳》：「以文章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筍。』」

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然邊韶爲陳留浚儀人，與「燕筍」未合。聯繫下句，「燕筍」之意當指學問。

⑲ 秦臺，指秦鏡。臺指鏡臺。《西京雜記》卷三：「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此以「秦臺」喻衡鑒。李商隱《破鏡》：「玉匣清光不復持，菱花散亂月輪虧。秦臺一照山雞後，便是孤鸞罷舞時。」「秦臺」亦指鏡，可參證。二句蓋謂自料己之學問，無愧於衡鑒者（指科舉考試之主試者）之評鑒。

⑳ 輅，輅車，天子之乘車。周輅，周天子之乘輿。輪轅，車輪與車轅。

㉑ 《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孔子家語·辨樂解》：「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虞琴，喻皇帝恤民求治之意。節奏，調勻音樂節奏的強弱長短，喻輔佐皇帝治國安民。上句「周輅輪轅」猶國之棟樑意。

㉒ 華國，光耀國家。

㉓ 伊尹，商湯大臣，助湯滅夏桀，被尊爲阿衡。湯去世後歷佐卜丙、仲壬二王。後太甲即位，荒淫失度，被伊尹逐至桐宮，三年後迎之復位。此謂伊尹以一人繫天下百姓之安危。

②4 深源，《英華》作「淵源」，注云：「晉殷浩字淵源，唐人避諱，以深字代淵，此猶存舊字。」《晉書·殷浩傳》：「三府辟，皆不就……於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

②5 戎軒，兵車。放跡戎軒，指外任節度使、觀察使。夏侯孜在大中十二年任宰相前曾任陝虢觀察使。見前啓注①按語。

②6 遺榮，遺留榮耀。畫室，漢代殿前西閣之室，因雕畫堯、舜、禹、湯、桀、紂等古帝王像，故稱。然此「畫室」疑即「畫省」之別稱。漢代尚書省以胡粉塗壁，紫素界之，畫古烈士像，故稱「畫省」或「粉省」、「粉署」。此指夏侯孜在尚書省供職。《舊唐書·夏侯孜傳》：「人爲諫議大夫，轉給事中。十年，改刑部侍郎。十一年，兼御史中丞，遷尚書右丞……十一年二月，遷朝議大夫，守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再加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其中，刑部侍郎、尚書右丞、戶部侍郎、兵部侍郎均所謂「遺榮畫室」。

②7 《南齊書·劉瓛傳》：「劉瓛，沛國相人，晉丹楊尹恢六世孫也。祖弘之，給事中。父惠，治書御史。瓛初辟祭酒主簿。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璉亦有名，先應州舉。至是別駕東海王元曾與瓛父惠書曰：「比歲賢子充秀，州間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少篤學，博通五經。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人。丹楊尹袁粲於後堂夜集，瓛在座，粲指庭中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

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按：此句蓋謂對方仍傳承祖上之高風亮節。按：在夏侯孜與杜審權二人中，此句所言似更切合杜審權之情況。杜審權係唐太宗時名相杜如晦之六代孫，既切劉瓛爲劉惔六世孫之典，又曾在大中十三年十二月拜相前任陝虢觀察使。大中十一年，曾拜禮部侍郎，與「放跡戎軒，遺榮畫室」之語亦合。《南齊書·州郡志上》：「丹陽郡：建康、秣陵、丹陽、溧陽、永世、湖熟、江寧、句容。」故稱丹陽尹劉惔時所植之柳爲「劉尹秣陵之柳」。

⑳《公羊傳·隱公五年》：「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服，古指王畿以外的地方，自內而外，每五百里爲一服。陝服，此指陝虢觀察使所管轄之地區。棠，甘棠。《詩·召南·甘棠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孔疏、朱熹集傳並謂召伯巡行南土，布文王之政，曾舍於甘棠之下，因愛結於民心，故人愛其樹而不忍傷。美蔭，指甘棠樹枝葉繁茂，亦象徵其惠政蔭民，爲百姓所懷念。此句謂其曾任陝虢觀察使，有惠政遺愛。

㉑ 謠詠，指其任陝虢觀察使期間因有惠政，故民間謠諺歌詠其事。付樞衡，指委以宰相之重任。「即」字似更切杜審權罷陝虢觀察使後即拜相之情況。

⑳ 負笈，背着書箱，指游學外地。趨塵，趨走車塵。

㉑ 贏糧，擔負糧食。《莊子·庚桑楚》：「南榮趯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所。」

㉒ 《文心雕龍·書記》：「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此泛指

向顯貴者上書。臺席，指宰相。宰相之位，取象三臺（星名），故稱「臺席」。

③履，《英華》作「屨」。撰履，持履，謂侍奉長者。《禮記·曲禮上》：「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

③④《漢書·張禹傳》：「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悌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箏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聞知，各自得也。」戴崇，疑「戴崇」之誤。「說《禮》」，則爲見彭宣於便坐，「講論經義」之誤植爲「戴崇（崇）」。

③⑤鄭玄，東漢經學家。嚴毅，嚴正剛毅。《漢書·王嘉傳》：「嘉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服慎，當指服虔。《後漢書·儒林列傳·服虔》：「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爲虔。」虔爲東漢經學家，善《左傳》，作《春秋左氏傳解詁》。《世說新語·文學》：「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又：「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

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服慎聞《詩》，係以上二事之拼接改造。

③⑥ 《詩·周南·汝墳》：「怒如調飢。」鄭箋：「怒，思也。未見君子之時，如朝飢之思食。」此取「未見君子之時」之意。《論語·里仁》：「朝聞道，則夕死可矣。」

③⑦ 旌榮，旌旗與榮戟，係高官之儀仗。《文選·謝朓〈始出尚書省〉》：「趨事辭官闕，載筆陪旌榮。」李善注引司馬彪《續漢書》：「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皆帶劍榮戟爲前行。」

③⑧ 蓬瀛，蓬萊、瀛洲，方丈爲傳說中之海上三神山，泛指仙境。如望蓬瀛，言其可望而不可即，極狀企望之意。

爲人上裴相公啓^①

某聞瘦馬依風，悲皆感土^②；秋鷹厲吻，飢即投人^③。能知豢養之恩，頗識歸飛之兆^④。是以臺卿瀝懇，先告孫賓^⑤；越石棲身，惟親晏子^⑥。觀賢達始終之趣^⑦，察古今行止之規，必有良知^⑧，願諧依託。某伶俜弱植^⑨，憔悴孤根。詞林無渙水之文^⑩，官路乏甘林之黨^⑪。每持疎拙，久謝紛華^⑫。既而曳履侯門^⑬，經時不遇；牽裾憲府^⑭，越月而昇。九衢獨愧於迷津^⑮，五省纔霑於掌庾^⑯。相公初締鄭棟^⑰，甫潤殷林^⑱。寧知葺陋之姿，首在陶

甄之列¹⁹。拔於郎吏²⁰，委在絃歌²¹。元日縱囚²²，殊無異政；清晨探賊，未報殊恩²³。豈期遽露精誠²⁴，猶煩鼓鑄。近者私門集爨，同氣貽災²⁵。孀幼流離²⁶，關河綿邈。淚變萇弘之血²⁷，髮同園客之絲²⁸。萬里銷魂²⁹，孤燈弔影。蓋生人之大痛，行路之同悲。泉壤長辭，何緣取決³⁰？人琴併絕³¹，不得申哀。端居則有愧簪纓³²，乞告而曾無事例³³。又以孔懷酷遠³⁴，先塋非遙。永言龜告之期³⁵，遂在蠅鳴之月³⁶。倘解其所任，契彼私心³⁷。絕緬冒於官曹³⁸，獲優游於教義³⁹。孤誠所願，九死如歸⁴⁰。其或念以艱虞，難以罷免，亦有虛閒散秩⁴¹，不漏於幽微⁴²；終鮮之悲⁴³，無慚於顯晦。伏增哀迫懇款之至。

校注

① 《英華》卷六六二啓十二投知五、《全文》卷七八六載此首。啓係代人上裴相公，請求罷其所任縣令之職，或改任虛閒之散秩，以處理兄弟遭難、孀幼流離之家庭變故。裴相公，當爲裴休。《新唐書·宰相表》：大中六年「八月，禮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裴休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如故。」大中十年「十月戊子，休爲檢校戶部尚書、同平章事、宣武節度使。」啓內未及裴休罷相出鎮宣武之事，又有求懇其「解其所任」或安排「虛閒散秩」之語，當是裴休任宰相期間所上。又據啓內提及「相公初締鄭棟，甫潤殷林……拔於郎吏，委在絃歌」之事，以及上啓者在任縣令期間之政事，說明此人在大中六年八月裴休拜相後不久即被任命爲縣令，至上此啓當已歷數年，故啓當上於裴休爲

相之後期，約大中九年的「蠓鳴之月」（四月）。

② 瘦，《英華》作「疲」。《古詩十九首》之一：「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杜甫《瘦馬行》：「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硃兀如堵牆。」感土，懷念故土。

③ 厲吻，磨礪喙角。投人，投向豢養它的主人。

④ 歸飛，往回飛。《詩·小雅·小弁》：「弁彼鸞斯，歸飛提提。」鄭玄注：「樂乎彼雅鳥，出食在野，其飽，羣飛而歸提提然。」

⑤ 臺卿，指趙岐。孫賓，指孫賓碩。《三國志·魏志·閻溫傳》裴松之注引《魏略·勇俠傳·孫賓碩》載：漢桓帝時宦官常侍唐衡權侖人主，京兆郡功曹趙息因得罪唐衡弟，其從父仲台及諸趙尺兒以上皆殺之。息從父岐爲皮氏長，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褲，常於市中販胡餅。賓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見岐，疑其非常人，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即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乃載岐驅歸，載著別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并辟，輾轉仕進，至郡守、刺史、太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青州刺史。按：古稱中央政府官員爲臺官、臺官。《宋書·百官志上》：「漢制：公卿御史中丞以下，遇尚書令、僕、丞、郎，皆辟車豫相迴避，臺官過，乃得去。」趙岐後官太僕，故尊

稱其爲「臺卿」。瀝懇，披露誠心、竭誠相告。

⑥ 《史記·管晏列傳》：「越石父賢，在縲繼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詘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縲繼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繼之中。」晏子於是延人爲上客。」以上連用遭家難、陷縲繼典，正與下文「私門集賢」數語相應。

⑦ 始終，自始至終、一貫。

⑧ 良知，知己。羅隱《秋日寄狄補闕》：「不爲良知在，驅車已出關。」

⑨ 弱植，喻身世寒微，勢孤力單。

⑩ 渙水之文，自然流暢、有文采的文章。《易·渙》：「象曰：風行水上，渙。」即風行水上，渙然成文之意。

⑪ 《後漢書·黨錮傳序》：「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甘陵之黨，此指仕進上可作奧援的朋黨。

⑫ 紛華，繁華，指官場上的榮華富貴。

⑬ 《漢書·鄒陽傳》：「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曳裾王門，指在王侯權貴之門作食客。此言「曳履」，義同，因避複（下句有「牽裾」字），故改「裾」爲「履」。

⑭ 《三國志·魏志·辛毗傳》載，曹丕欲自冀州遷十萬戶至河南，羣臣上諫，不聽。辛毗再諫，曹丕不答而入內。毗牽其衣裾切諫，後終減去五萬戶。「牽裾憲府」，似指在御史臺爲官犯顏直諫。

⑮ 謂雖置身九衢大道，已則獨愧於迷失道路。

⑯ 五省，晉及南朝（宋、齊、梁、陳）、北魏中央政府設五官署，即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祕書省、集書省，合稱「五省」。掌庾，掌管穀倉。唐太倉署有令三人，從七品下；丞二人，從八品下；監事八人，掌廩藏之事。此言已纔霑掌倉庾之事之微祿。

⑰ 初締鄭棟，指春秋時鄭國子產始執掌鄭國政權。締，造。鄭棟，鄭國大廈之棟梁。公孫僑，字子產，鄭簡公二十三年起爲卿執政，歷定、獻、聲公三朝。時晉、楚爭霸，鄭國弱小，處兩強之間，賴子產周旋得宜，保持無事。事詳《左傳》、《史記·鄭世家》。

⑱ 甫潤殷林，謂傳說剛爲武丁（殷高宗）之相。《書·說命上》：「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訥誨，以輔臺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潤殷林，即取霖雨潤澤萬物之意。二句謂裴休初拜相。

①9 蕞陋，渺小鄙陋。陶甄，陶冶培植。陶人作陶器謂之甄。二句謂己首先得到宰相的陶冶培植。

②0 郎吏，郎署的屬吏。或謂指郎官，恐非。唐代尚書省六部諸曹郎中，正五品上，係清要之職。此上

啓者「委在絃歌」，僅爲縣令，其前似不可能已任郎中之職。拔於郎吏，謂在郎署屬吏中提拔出來。

②1 委在絃歌，謂委以縣令之職。宓子賤，春秋魯人，孔子弟子，曾爲單父宰，彈琴而治。事詳《呂氏春秋·察賢》。參詩集卷八《送淮陰孫令之官》「先知處子賢」句注。處、宓同。

②2 元旦，元旦。縱囚，暫時釋放在獄罪囚還家與親人團聚，限期還獄。《後漢書·獨行傳·戴封》：「遷中山相，時諸縣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新唐書·刑法志》：「六年，親錄囚徒，開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此類縱囚之事，歷代常有，故謙稱「殊無異政」，而意在表明己爲縣令，爲政寬仁。

②3 《後漢書·百官志五》：「凡縣……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本注曰：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案察奸宄，以起端緒。」《後漢書·循吏傳·王渙》：「州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奸猾，積爲人患。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清晨探賊事未詳。二句意蓋謂己爲縣令，雖亦探捕盜賊，然未收成效，故云「未報殊恩」。

②4 精，《英華》作「情」。

②5 私門，猶家門，集斃，禍患叢生。同氣，指兄弟。《易·乾》：「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貽災，招致災禍。

②6 孀幼流離，指兄弟之孀妻幼子流離失所。據下文「泉壤長辭，何緣取決？」人琴併絕，不得申哀」等語，其兄弟當因事獲罪，含冤被殺。

②7 《左傳·哀公三年》：「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探。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莊子·外物》：「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萇弘為春秋時周敬王大夫，事王卿士劉文公卷。孔子曾就其問樂。晉公族內閔，弘助晉大夫范吉射、中行寅，晉卿趙鞅以責周，周為之殺弘。事詳《國語·周語下》。《拾遺記》則謂弘為周靈王時人，為周人所殺，既死，流血成石，或言成碧，不見其尸。

②8 園客，指商山四皓之一東園公。秦末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避秦亂，隱商山，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稱商山四皓。事載《史記·留侯世家》。句意謂因憂愁悲痛，頭髮變得像東園公一樣白。

②9 銷魂，《英華》作「魂銷」。

③0 取決，得到訣別的機會。句意謂兄弟已長歸泉下，連訣別的機會也沒有。

③1 人琴併絕，用嵇康被殺事。《晉書·嵇康傳》：「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

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視「人琴俱絕」二句及「泉壤長辭」二句，上啓者之兄弟當因獲罪被殺。

③② 端居，平常居處。簪纓，古代官員的冠飾簪笄與帽帶。

③③ 事例，成例，可以作為依據的前例。

③④ 孔懷，甚相思念。《詩·小雅·常棣》：「死喪之威，兄弟孔懷。」鄭玄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酷，甚。

③⑤ 龜告，龜卜，灼龜甲視裂痕占吉凶所得的兆告。《左傳·昭公五年》：「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此指卜占的喪葬之期。

③⑥ 蝮鳴，蛙鳴。《周禮·秋官·序官》：「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鄭玄注：「蝮，今御所食蛙也。」《淮南子·時則訓》：「蝮蝮鳴，丘蟪出。」高誘注：「蝮，蝦蟇也。」《禮記·月令》：「（孟夏之月）蝮蝮鳴。」蝮鳴之月，指四月。

③⑦ 解其所任，解除其現任的縣令之職。契，合。

③⑧ 緬冒，同「覲冒」，厚顏蒙受。《周書·文帝紀上》：「覲冒恩私，遂階榮寵。」

③⑨ 優游，悠閒自得。《詩·大雅·卷阿》：「伴奂爾游矣，優游爾休矣。」教義，禮教、名教的要義。

④⑩ 《楚辭·離騷》：「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管子·小匡》：「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

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

④ 虛閒散秩，不擔任繁劇實務的閑散官職。《新唐書·李適之傳》：「適之懼不自安，乃上宰執求散職，以太子少保罷，欣然自以爲免禍。」

④ 幽微，謙稱自己地位低微不顯。

④ 《詩·大雅·蕩》：「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上鹽鐵侍郎啓^①

某聞珠履三千，猶憐墜履^②；金釵十二，不替遺簪^③。苟興求舊之懷^④，不顧窮奢之飾。亦有河南撰刺，徵彼通家^⑤；號略遺書，期於倒屣^⑥。志亦求於義合，理難俟於言全^⑦。某管蒯凡姿^⑧，邾滕陋族^⑨。釋耕耘於下邑，觀禮樂於中都^⑩。然素勵顓蒙^⑪，常就比興^⑫。未逢仁祖，誰知風月之情^⑬；因夢惠連，或得池塘之句^⑭。莫不冥搜刻骨^⑮，默想勞神。未嫌彭澤之車^⑯，不嘆萊蕪之甑^⑰。其或嚴霜墜葉，孤月離雲。片席飄然，方思獨往^⑱；空亭悄爾，不廢閑吟。強將麋鹿之情^⑲，欲學鴛鴦之性^⑳。遂使幽蘭九畹，傷謠詠之情多^㉑；丹桂一枝，竟攀折之路斷^㉒。豈直牛衣有淚^㉓，蝸舍無煙^㉔。此生而分作窮人，他日而惟稱餓隸^㉕。頃者萍蓬旅寄，江海羈遊。達姓字於李膺^㉖，獻篇章於沈約^㉗。特蒙俯開嚴重^㉘，不

陋幽遐^⑲。至於遠泛仙舟^⑳，高張妓席，識桓溫之酒味^㉑，見羊祜之襟情^㉒。既而哲匠司文，至公當柄^㉓。猶困龍門之浪，不逢鶯谷之春^㉔。今者俯及陶鎔^㉕，將裁品物^㉖。輒申丹慊^㉗，更竊清陰^㉘。倘一顧之榮，將迴於咳唾^㉙；則陸沈之質，庶望於騫翔^㉚。永言進退之塗，便決榮枯之分。如翩翩賀燕，巢幙何依^㉛；穀鯁齊牛，爨鐘將遠^㉜。苟難窺於數仞^㉝，則永墜於重泉。空持擁篲之情^㉞，不識叫閭之路^㉟。不任懇迫之至。

校注

①《英華》卷六六一啓十二投知五、《全文》卷七八六載此首。鹽鐵侍郎，指裴休。據啓文，此鹽鐵侍郎先歷節鎮，後知貢舉，繼以侍郎司鹽鐵，上此啓時又將爲相。檢《新唐書·宰相表》、孟二冬《登科記考補正》，庭筠所歷諸朝知貢舉者及宰相中，宦歷與此完全相符者惟裴休一人。據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會昌元年至三年，裴休任江西觀察使；會昌三年至大中元年，任湖南觀察使；大中二年至三年，任宣歙觀察使。又據《唐才子傳·曹鄴》，大中四年，裴休以禮部侍郎知貢舉。此後，「累官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轉兵部侍郎，領使如故」（《舊唐書·裴休傳》）。題稱「鹽鐵侍郎」，啓內又提及「俯及陶鎔，將裁品物」，啓當是大中六年八月稍前，即裴休以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行將拜相之時所上。此啓所透露的庭筠行跡有三點：一、裴休外任節鎮時，庭筠曾往拜謁並獻詩文，受到裴休款待。據庭筠現存詩文，在裴休任觀察使的江西、湖南、宣歙三地中，庭筠行

蹤所及者惟有湖南一地。庭筠《次洞庭南》佚句云：「自有晚風推楚浪，不勞春色染湘煙。」亦可證其年春庭筠曾至洞庭湖南。其《湘東宴曲》云：「湘東夜宴金貂人，楚女含情嬌翠嚬……重城漏斷孤帆去，惟恐瓊籤報天曙。」湖南觀察使治所潭州在湘水之東，故稱「湘東」。詩中描寫的湘東夜宴情景，當即啓內所敘「頃者萍蓬旅寄，江海羈遊。達姓字於李膺，獻篇章於沈約。特蒙俯開嚴重，不陋幽遐。至於遠泛仙舟，高張妓席。識桓温之酒味，見羊祜之性情」的情景。詩文互證，知會昌三年至大中元年裴休觀察湖南期間，庭筠曾謁見獻詩文並受款待。而會昌四年及六年，庭筠均在長安，有《車駕西遊因而有作》、《會昌丙寅豐歲歌》可證。大中元年春庭筠曾兩次寄詩給岳州刺史李遠，其中《春日寄岳州李員外二首》透露出二人新近曾有晤別。可以推知其謁見裴休當在大中元年春。這從啓述此事後緊接「既而哲匠司文」也可看出兩件事之間相隔的時間不會太久。一一、裴休大中四年以禮部侍郎知貢舉時，庭筠曾應進士試未第，此即啓文所謂「既而哲匠司文，至公當柄。猶困龍門之浪，不逢鷲谷之春。」三、此次上啓，是祈望裴休再予垂顧薦譽，「倘一顧之榮，將迴於咳唾；則陸沈之質，庶望於鸞翔」，當與明春（大中七年春）應進士試有關，此點還可從《上封尚書啓》、《上杜舍人啓》等啓中得到印證，詳有關諸啓箋證。

②《史記·春申君列傳》：「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墜履，丟失的鞋。賈誼《新書·論誠》：「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履決，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履。及至於隋，

左右問曰：「王何曾惜一踣履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踣履哉！思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此以惜墜失之舊履喻憐惜舊人。

③ 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遺簪，喻舊物或故交。《韓詩外傳》卷九載：孔子出游，遇婦人遺失髮簪而哀哭，孔子弟子勸慰之，婦人曰：「非傷亡簪也，吾所以悲者，蓋不忘故也。」替，廢棄。

④ 《書·盤庚上》：「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⑤ 《後漢書·孔融傳》：「融幼有異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勅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嘆息。」

⑥ 《三國志·魏志·王粲傳》：「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號略，未詳。周文王弟號叔（一說號仲）封地稱東號，地在今河南滎陽，蔡邕係陳留圉（今河南杞縣南）人，二地相距較近。倒屣，反穿鞋。移書，即傳所謂「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⑦ 言全，語言周密全面。

⑧ 菅蒯，茅草之類。《左傳·成公九年》：「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此以「菅蒯」喻己資質凡庸。

⑨ 邾，春秋時小國，地在今山東鄒縣境。滕，春秋時小國，地在今山東滕縣境。《孟子·梁惠王下》：「滕，小國也，間於齊、楚。」

⑩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公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箏》、《南籥》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中都，指京都。

⑪ 顛蒙，愚昧。勵顛蒙，以愚昧而自勵。

⑫ 耽比興，謂酷愛作詩，耽玩比興之義。

⑬ 仁祖，東晉謝尚字。事詳《上宰相啓二首》之二注①。此以謝尚比裴休，以袁宏自喻。風月之情，指袁宏月夜吟詩之風情。

⑭ 鍾嶸《詩品》中引《謝氏家錄》云：「康樂（謝靈運襲封康樂公）每對惠連（靈運族弟），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嘗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此或以「惠連」喻指其弟溫庭皓。《唐摭言》卷十《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溫庭

皓，庭筠之弟，辭藻亞於兄，不第而卒。」

⑮ 冥搜，深思苦想，此指作詩。

⑯ 彭澤，指陶淵明。晉安帝義熙元年八月，淵明曾爲彭澤令八十餘日。十一月，程氏妹喪於武昌，自免去職，作《歸去來兮辭》。其序云：「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餽無儲粟。」想像歸家後情景有云：「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巾車，有幃幕之車。

⑰ 《後漢書·獨行傳·范冉》，范冉字史雲，爲萊蕪長，後遭黨人禁錮，生活清貧，然窮居自若，言貌無改，時有民謠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二句謂己不以生活貧困爲懷。

⑱ 片席，指帆席、船帆。獨往，猶孤獨往來，謂超脫萬物，獨行己志。《文選·江淹〈雜體詩·效許詢自序〉》：「遭此弱喪情，資神任獨往。」李善注：「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

⑲ 麋鹿之情，指隱居山林，與麋鹿爲伍之草野優游性情。

⑳ 鴛鴦，《全文》原作「鴛鴦」，非，據《英華》改。鴛鴦，同「鴛鴦」，喻朝官。朝官班行整肅有序，備受拘束，與「麋鹿之情」正相反。

㉑ 詠，《英華》作「詠」，誤。屈原《離騷》：「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衆女嫉余之蛾眉兮，

謠詠謂余以善淫。「謠詠，造謠毀謗。」

②② 《晉書·郤詵傳》：「(武帝)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折桂路斷，喻科舉登第人仕之路斷絕。

②③ 《漢書·王章傳》：「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決，涕泣。」餘詳《上宰相啓二首》之一注③④。

②④ 崔豹《古今注·魚蟲》：「蝸牛……殼如小螺，熱則自懸於葉下。野人結圓舍，如蝸牛之殼，故曰蝸舍。」蝸舍，簡陋的房舍。

②⑤ 分，命定。餓隸，飢餓之徒隸。《漢書·敘傳下》：「(韓)信惟餓隸，(黥)布實黥徒。」

②⑥ 用孔融謁見李膺事，見注⑤。達姓字，投名刺也。

②⑦ 《南史·劉勰傳》：「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又，沈約曾稱賞王筠、何遜、謝舉、何思澄之詩文。《南史·何遜傳》：「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爲名流所稱如此。」其時獻篇章於沈約者當不止劉勰一人。二句以李膺、沈約比裴休，擬之爲當世名流文宗。

②⑧ 嚴重，地位高威勢重之顯宦。俯開嚴重，謂其垂加延納。

②9 幽遐，僻遠。謙稱自己居於僻遠，見識鄙陋。

③0 仙舟，用李膺與郭泰同舟而濟，衆竄望之若神仙事，見《上宰相啓二首》之一注⑱。此連下句，當指裴休邀庭筠泛舟遊宴。

③1 《晉書·孟嘉傳》：「後爲征西桓温參軍，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燕龍山，僚佐畢集。時佐吏併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嘉好飲，愈多不亂。」此以桓温喻裴休，以孟嘉自喻，謂曾受休設宴款待。

③2 《晉書·羊祜傳》：「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嘗慨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又，「嘗與從弟琇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土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疎廣是吾師也。」凡此，皆「羊祜之襟情」也。此以羊祜喻裴休，贊其襟懷高遠。李商隱《爲滎陽公上宣州裴尚書（休）啓》云：「以公美（裴休字）之才之望，固合早還廊廟，速泰寰區，而辜負明時，優游外地，豈是徐公多風亭月觀之好，爲復孟守專天生成佛之求？」亦贊其襟懷性情之高遠冲淡。

③3 哲匠，指明達而富於才能之大臣。司文，主持文柄，即主持科舉考試。大中四年，裴休以禮部侍郎知貢舉。《唐才子傳·曹鄴》：「曹鄴字業之，桂林人，累舉不第，爲《四怨三愁五情詩》，時爲舍人韋

慤所知，力薦於禮部侍郎裴休，大中四年張溫琪榜中第。「至公，科舉時代對主考官之敬稱。唐劉虛白《獻主文》：「不知歲月能多少，又著麻衣待至公。」當柄，主持文柄，與上「司文」義同。

③④ 龍門，見《上崔相公啓》：「遂使龍門奮發，不作窮鱗」句注。猶困龍門之浪，謂鯉魚未登龍門化龍，喻進士試未登第。下句「不逢鶯谷之春」義同。鶯谷，見《上崔相公啓》：「鶯谷翩翩，終陪逸翰」句注。據「既而」四句，大中四年春裴休以禮部侍郎知貢舉時，庭筠曾參加進士試未第。

③⑤ 俯及，低首而可及，言其近。陶鎔，陶鑄鎔煉，喻培育造就人才。此借指宰相之位。

③⑥ 品物，猶萬物。《易·乾》：「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將裁品物，亦喻即將爲相。

③⑦ 丹慊，赤誠。

③⑧ 句意謂更祈蒙其蔭庇。

③⑨ 《戰國策·燕策二》有經伯樂一顧而馬價十倍之說，後遂以「一顧」喻受人引舉稱揚或提攜知遇。謝朓《和王主簿怨情》：「生平一顧重，宿昔千金賤。」咳唾，稱美對方之言語，此指對自己的揄揚之語。

④⑩ 陸沈，本指隱居者猶陸地無水而沉，此指沈埋不爲人知。王維《送從弟蕃遊淮南》：「高義難自隱，明時寧陸沈。」騫，通「騫」，騫翔，高舉飛翔。喻仕進得意。黃滔《代鄭郎中上令狐相啓》：「相公憐其拙滯，忽此騫翔，疊降恩輝，薦留手筆。」

④① 《淮南子·說林訓》：「大廈成而燕雀相賀。」謂燕雀因大廈落成棲身有所而互相慶賀。「賀燕」用此。巢幙，同「巢幕」。《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杜預注：「言至危。」此句「巢幕」取棲託之義，不取「至危」之義。句意謂己如飛翔盤旋之燕，無所依託。

④② 《孟子·梁惠王上》：「王（指齊宣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見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也。」觳觫，恐懼戰慄貌。釁鐘，古代殺牲口以血塗鐘行祭。此句謂己如恐懼戰慄之齊牛，得以遠離被殺以釁鐘之命運。

④③ 《論語·子張》：「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難窺於數仞，謂不得列於門牆。

④④ 擁篲，持掃帚掃顯貴者之門，以期汲引。《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

④⑤ 叫闐，謂因途窮而向朝廷申訴。屈原《離騷》：「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闔闔而望予。」叫闔「語本此」。揚雄《甘泉賦》：「選巫咸兮叫帝闔。」劉良注：「帝闔，天門也。」杜甫《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昭代將垂老，途窮乃叫闔。」

上封尚書啓^①

某跡在泥塗^②，居無紹介^③。常思激勵^④，以發湮沉^⑤。素秉顛愚，夙就比興。因得誅茅絕頂，薙草荒田^⑥。默想勞神，冥搜刻骨。遂使崇朝覽鏡^⑦，壯齒成衰；暇日欹冠，玄髮變白^⑧。望將蕪菲^⑨，來貢文明^⑩。伏遇尚書秉甄藻之權^⑪，盡搜羅之道^⑫。誰言凡拙，獲預恩知^⑬。華省崇嚴，廣庭稱獎^⑭。自此鄉間改觀^⑮，瓦礫生姿。雖楚國求才，難陪足跡^⑯；而丘門託質，不負心期^⑰。一旦推轂貞師^⑱，渠門錫社^⑲。顧惟孤拙，頻有依投^⑳。今者正在窮途，將臨獻歲^㉑。曾無勺水，以化窮鱗^㉒。俯念歸荑，猶憐棄席^㉓。假劉公之一紙^㉔，達彼春卿^㉕；成季布之千金^㉖，霑於下士。微迴咳唾，即變昇沉。羈旅多虞，窮愁少暇。不獲親承師席，躬拜行臺^㉗。輕冒尊嚴^㉘，伏增惶懼。

校注

① 《英華》卷六六二啓十二投知五、《全文》卷七八六載此首。【顧學頡曰】從啓中所言情狀考之，封尚書當即封敖。《舊唐書·封敖傳》云：「封敖字碩夫……元和十年登進士第，累辟諸侯府。大和中，入朝爲右拾遺。會昌初，以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拜中書舍人。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

勝，不務奇澀……宣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大中二年，典貢部，多擢文士……四年，出爲興元尹、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使，歷左散騎常侍。十一年，拜太常卿。出爲淄青節度使。人爲戶部尚書，卒。」敖于大中二年典貢部，多擢文士。兩《唐書》庭筠傳均云大中初，庭筠數試進士，不第。此啓云（略）。知封敖典貢舉時，庭筠曾得其稱獎，但何以未被錄取，原因不得而知。此稱「尚書」，又云「不獲躬拜行臺」。唐初，置行臺尚書令、行臺大總管等。行臺，指在京師之外開府治事之意。因知此啓必作於封敖任節度使時。「尚書」蓋其檢校官；「行臺」，指其節度使所在地。此時庭筠羈旅窮途，向之乞援，亦可憫矣！據《唐會要》、《通鑑》等書所載，大中四至八年，封敖任山南西道節度使，故此啓約作於此數年內。（《温庭筠交游考》）按顧考封尚書爲封敖甚是，惟未考出其爲檢校某部尚書之年月，並聯繫啓內「假劉公之一紙，達彼春卿」等語，故對上啓之具體年月及上啓之目的尚未細考。檢《新唐書·封敖傳》：「大中中，歷平盧、興元節度使。初，鄭涯開新路，水壞其棧，敖更治斜谷道，行者告便。蓬、果賊依雞山，寇三川，敖遣副使王贊（弘）捕平之，加檢校吏部尚書。」《資治通鑑·宣宗大中五年》：十月，「蓬、果羣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川。以果州刺史王贊弘充三川行營都知兵馬使以討之。」《通鑑·大中六年》：二月，「王贊弘討雞山賊，平之。」知王贊弘討平雞山事在大中六年二月，封敖之加檢校吏部尚書當在此後。李商隱《爲興元裴從事賀封尚書加官啓》有「伏以蓬、果兇徒，遂爲逋寇……一舉而張角師殲，再戰而孫恩黨盡」及「伏承天恩，榮加寵

秩」之語，所指即因平雞山加檢校吏部尚書之事。故此啓當上於大中六年二月以後。啓又有「今者正在窮途，將臨獻歲。曾無勺水，以化窮鱗。俯念歸荑，猶憐棄席。假劉公之一紙，達彼春卿；成季布之千金，霑於下士。微迴咳唾，即變昇沉」等語，知其時正當歲暮，明春禮部進士試在即，祈求封敖寫信致主持禮部試之「春卿」，「微迴咳唾」，片語薦譽，使自己得以登第。聯繫大中六年庭筠又有《上鹽鐵侍郎啓》、《上杜舍人啓》等，均爲應明春禮部進士試而作，而大中八年春庭筠無應進士試之跡，可以推斷此啓當上於大中六年歲暮。又，啓內有「伏遇尚書秉甄藻之權，盡搜羅之道。誰言凡拙，獲預恩知。華省崇嚴，廣庭稱獎」之語，知大中二年封敖以禮部侍郎主貢舉之前，庭筠曾獲敖之公開獎譽，其後「雖楚國求才，難陪足跡」，參加考試而未登第，然座主門生之誼自存，故稱己爲「丘門託質」，稱敖爲「師席」。此與大中四年應進士試未第，而此前曾蒙裴休延接款待之情形頗爲相似。說明大中二年、四年兩次進士試失利，似與主考官封敖、裴休對庭筠之個人態度關係不大，或因其時士林輿論及當權者對庭筠之看法有關。

② 塗，《全文》原作「途」，此從《英華》。塗、途二字通用，然「泥塗」字例作「塗」。《左傳·襄公三十年》：「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泥塗，污泥，喻卑下的地位。

③ 紹介，介紹。古代賓主之間傳話人稱「介」。古禮，賓至，須介傳話。介不止一人，相繼傳話，故稱

紹介。引申爲引進之義。《戰國策·趙策三》：「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平原君趙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此謂已平居而無引進之人。

④ 激勵，指自我激發鼓勵。

⑤ 發，起。湮沉，埋沒沉淪。

⑥ 誅茅，芟除茅草。庾信《哀江南賦》：「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沈約《郊居賦》：「或誅茅而剪棘，或既西而復東。」薙，除草。《舊唐書·李元諒傳》：「芟林薙草，斬荆棘，俟乾，盡焚之。方數十里，皆爲美田。」按：庭筠《書懷一百韻》詩敘其鄆郊居所時亦有「築室連中野，誅茅接上腴」之語，所指當爲一事。

⑦ 崇朝，終朝，整個清早。崇，通「終」。《詩·鄘風·蝮蝥》：「朝濟于西，崇朝其雨。」毛傳：「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

⑧ 欹，歪斜、傾斜。髻，《英華》校：一作「髻」。髻，兒童下垂之髮。玄髻，猶黑髮。

⑨ 望，《英華》作「妄」。蕪菲，叢生的雜草和蔓菁。謙稱自己才識淺陋。

⑩ 文明，文采光明。《易·乾》：「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孔疏：「天下文明者，陽氣在田，始生萬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此指文明之時代。

⑪ 甄藻，謂鑑別人材。秉甄藻之權，謂掌握鑑拔人材之權，指封敖以禮部侍郎知貢舉。

⑫ 搜羅，指搜尋羅致人材。

⑬ 恩知，恩遇。

⑭ 華省，清貴者之省署，此指尚書省。廣庭，猶大庭廣衆。

⑮ 謂自蒙封敖知遇獎譽，本鄉里的人頓時改變對自己的看法。

⑯ 楚材晉用，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此反用其事。喻己雖參加科舉考試，却未能陪奉追隨登第諸才士的足跡。蓋指大中二年應進士試落第。

⑰ 丘門，孔丘門下，指師門。《論語·先進》：「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論衡·問孔》：「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列子·仲尼》：「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庭筠在封敖主持禮部試時應舉，故以「丘門」自居。託質，猶託身。心期，心之期望。二句謂能託身封敖門下，已不負自己的期望。

⑱ 推轂，推車前進。帝王任命將帥的隆重禮遇。《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易·師》：「師貞，丈人吉，無咎。」貞師，以嚴明的紀律統率軍隊。推轂貞師，謂被皇帝委以統率軍隊的重任。指外任山南西道節度使。

⑲ 渠門，兩旗相交以爲軍門。一說旗名。《國語·齊語》：「渠門赤旗，諸侯稱順焉。」韋昭注：「賈侍

中云：「……渠門，亦旗名。」昭謂：「……渠門，兩旗所建，以爲軍門，若今牙門也。」錫社，猶錫土，賜土封國。唐之節度使相當於古之諸侯國，故云。

⑳ 頻，《英華》作「頓」。

㉑ 窮途，用阮籍泣途窮事。《晉書·阮籍傳》：「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獻歲，進入新的一年，歲首正月。《楚辭·招魂》：「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王逸注：「獻，進；征，行也。言歲始來進，春氣奮揚，萬物皆感氣而生。」梁元帝《纂要》：「正月孟春……亦曰獻歲。」（《初學記》卷三引）

㉒ 窮鱗，失水之魚，喻處於困境者。化窮鱗，兼用魚化龍事。《辛氏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每莫春之際，有黃鯉魚逆流而上，得過者便化爲龍。」此切己正準備參加明春進士試，祈望一登龍門。二句慨嘆自己處於困絕之境，無人援助。

㉓ 《詩·邶風·靜女》：「自牧歸荑，洵美且異。」歸，通「饋」，贈送。荑，茅之始生。鄭箋：「洵，信也。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荑，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淮南子·說山訓》：「文公棄荏席，咎犯辭歸。」此以「歸荑」喻己之「信美而異」「可以配人君」，以「棄席」喻己曾受封赦之知遇。

㉔ 《晉書·劉弘傳》：「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

書，賢于十部從事。」

②春卿，指禮部長官。周代春官爲六卿之一，掌邦禮，後因稱禮部爲春官。唐代自開元二十四年起，以禮部侍郎主持科舉考試，因稱禮部侍郎主貢舉者爲春卿。李賀《送沈亞之歌》：「雄才寶礦獻春卿，煙底鷺波乘一葉。春卿拾才白日下，擲置黃金解龍馬。」大中七年知貢舉者爲崔瑤，見《登科記考》。

②《史記·季布樂布列傳》：「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假劉公之一紙「四句，謂祈求憑藉封敖的一紙書信，薦己於主持考試的禮部長官之前，以實現封敖曾許過的千金之諾，使自己得以霑溉。」
③行臺，臺省在外者稱行臺。魏、晉時行臺爲出征時隨其所駐之地設立的代表中央政府的政務機構。此指節度使府署。

④嚴，《全文》原作「顏」，音誤，據《英華》改。

投憲丞啓^①

某聞古者窮士求知，孤臣薦拔，或三歲未嘗交語^②，或一言便許忘年^③。奇偶之間^④，彼何相遠？則運租船上，便獲甄才^⑤；避雨林中，俄聞託契^⑥。此又無由自致，不介而親者也。某洛水諸生^⑦，甘陵下黨^⑧。曾遊太學，不識承宮^⑨；偶到離庭，始逢種暘^⑩。懸蘆照字^⑪，

編葦爲資^⑫。遂竊科名^⑬，纔霑祿賜。常恐澗中孤石，終無得地之期^⑭；風末微姿^⑮，未卜棲身之所。侍郎議合機彖^⑯，望逼台衡^⑰。每敘羣才^⑱，常推直道。昨日攝齊丘里^⑲，撰刺膺門^⑳。伏蒙清誨垂私^㉑，温言假煦^㉒。內惟孤賤，急被輝華。覺短羽之陵飈^㉓，似窮鱗之得水。今者方祇下邑^㉔，又隔嚴扃^㉕。誰謂避秦^㉖，翻同去魯^㉗。佇見漢朝朱博，由憲長以登庸^㉘；願同晉室徐寧，因縣僚而遷次^㉙。下情無任。

校注

① 《英華》卷六六二啓十二投知五、《全文》卷七八六載此首。憲丞，指唐代御史臺副長官御史中丞，姓名未詳。按：此啓疑點頗多。題稱「投憲丞」，而啓文既稱「憲長」，又稱「侍郎」，稱謂不一，疑「侍郎」之稱有誤。否則，以侍郎而兼御史中丞，尚罕其例。此其一。啓言自己「遂竊科名，纔霑祿賜」，不但已科舉考試登第，且已霑祿爲官，此與庭筠終身未登第絕不相合。此其二。啓云「今者方祇下邑」、「因縣僚而遷次」，似可解爲大中十年貶隋州隨縣尉之事，然此前庭筠並未「竊科名」、「霑祿賜」。此其三。因疑此啓非庭筠自己投獻憲丞之作，而係代人所擬。其人曾得到某憲丞之垂顧，並已登科第，霑祿爲官。此啓係其人任某縣縣僚，赴任前所上。

② 三歲未嘗交語，用嵇康、孫登事。《世說新語·棲逸》劉孝標注引《文士傳》云：「（康）從（登）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詳參《上蕭舍人啓》「某聞孫登之獎嵇康」句注。

③ 一言便許忘年，《初學記》卷十八引晉張隱《文士傳》：「禰衡有逸才，少與孔融交。時衡未滿二十，而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忘年殷勤。」《北史·序傳》：「寬當時位望，又與大師年事不侔。初見，言未及終，便改容加敬……每於私室接遇，恒盡忘年之歡。」此皆「忘年」事，而於「一言」未盡切，當用《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所載駸蔑事。詳《上蕭舍人啓》「駸蔑之逢叔向」句注。

④ 奇偶，指遭遇的坎坷或順利。

⑤ 用袁宏在運租船上詠詩受到謝尚賞識事，詳《上宰相啓二首》之二注①。

⑥ 《後漢書·郭泰傳》：「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于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郭泰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託契，託交，彼此信賴投合。

⑦ 洛水諸生，指東漢都城洛陽所設太學之學生。東漢順帝時太學有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質帝時太學生達三萬人。

⑧ 詳《爲人上裴相公啓》「官路乏甘陵之黨」句注。

⑨ 《三輔黃圖》：「漢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長安志》引《關中記》：「漢太學，明堂，皆在長安南安門之東，杜門之西。」《東觀漢記》卷十四《承宮傳》：「承宮，字少子，琅邪姑幕人。少孤，年八歲，人令

牧豕。鄉里徐子盛明《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官過其廬下，見諸生講誦，好之，因棄而聽經。主怪不還，行索，見官，欲答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精舍門下拾薪，執苦數年，遂通經。」

⑩ 詳《上蔣侍郎啓二首》之二「倘或洛陽種鬻，猶記姓名」句注。

⑪ 晉王嘉《拾遺記·後漢》：「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說開闢以前。」後因以「燃藜」指夜讀或勤學。此言「燃藜照字」則是燃藜荻夜讀。《顏氏家訓·勉學》：「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燈燭難辦，常買荻尺寸照之，燃明夜讀。」

⑫ 《莊子·列禦寇》：「河上有家貧恃葦蕭而食者。」陸德明釋文：「緯，織也；蕭，荻蒿也。織蕭以爲畚而賣之。本或作「葦」。」編葦爲資，編織蘆葦爲器以維持生計。資，賴以生活的來源。

⑬ 科名，科舉功名。韓愈《答陳生書》：「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此言應科舉考試登第成名。

⑭ 左思《詠史》之二：「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此用其意，而易「松」爲「石」。得地，得地勢。

⑮ 風末，陣風之末。風末微姿，似指弱羽、弱小的鳥。

⑯ 議，《英華》校：一作「義」。機，事物之關鍵、樞紐。彖爲《周易》中斷卦之辭。機彖，事物之關鍵與

對它的判斷。

①⑦ 台衡，指宰相之位。台，三台星；衡，玉衡，北斗杓三星。皆位於紫微宮帝座前。

①⑧ 敍，按規定的等級次第授官。敍羣才，對衆多才士量才授官。按：據此句，似受啓者係任吏部侍郎之職。然「敍羣才」亦可泛解，不必定指敍才授官。

①⑨ 攝齊（N），亦作「攝齋」，提起衣襪，表示恭敬。《論語·鄉黨》：「攝齊升堂，鞠躬如也。」朱熹集注：「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丘里，孔丘的里居。與下「膺門」均指憲丞之門。

②⑩ 膺門，李膺之門。《後漢書·黨錮傳·李膺》：「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撰刺膺門，用孔融事，詳《上鹽鐵侍郎啓》「亦有河南撰刺」句注。

②⑪ 清誨，對人教誨的敬辭。垂私，垂愛。

②⑫ 煦，溫暖。

②⑬ 短羽，形容自己如鳥之翅短力微，不能奮飛遠舉。陵飈，乘迅疾的狂風直上。

②⑭ 祇，用同「祗」，適。下邑，猶小縣。陸雲《吳故丞相陸公誄》：「和羹未飪，宰茲下邑。」此指自己將去任縣僚的小縣。

②⑮ 嚴扃，森嚴高大的門戶，指憲丞府邸。

②6 避秦，陶潛《桃花源記》：「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此句承「方祗下邑」，謂己赴小縣任職非同於避秦。「避秦」兼切避離秦地（長安）。

②7 《孟子·孟章下》：「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此承「又隔嚴扃」，以「去魯」表達對憲丞的依戀。

②8 朱博，西漢成、哀時人。《漢書·薛宣朱博傳》：「哀帝……拜博爲御史大夫……以博代（孔）光爲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憲長，指御史大夫。《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登庸，本爲選拔任用之意，後多指登相位。此言憲丞亦將如漢之朱博，由憲長而登庸爲相。蓋祝頌之詞。

②9 《世說新語·賞譽》：「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劉孝標注引《徐江州本事》曰：「徐寧字安期，東海剡人。通朗有德素，少知名。初爲興縣令。譙國桓彝有人倫鑒識，嘗去職無事，至廣陵尋親舊……見一空宇，有似廨署，彝訪之，云：『興縣廨也，令姓徐名寧。』……聊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與寧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彝即敘之。累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此言己亦望能如晉代徐寧之得遇知己，由縣僚而遷升。遷次，謂依次提升官職。

上裴舍人啓^①

某自東道無依^②，南風不競^③，如擠井谷，若泛滄溟^④。莫知投足之方^⑤，不識棲身之所。孫嵩百口，繫以存亡^⑥；王尊一身，困於賢佞^⑦。伏念濟絕氣者，命爲神藥；起僵屍者，號曰良醫^⑧。自頃常奉緒言，每行中慮^⑨。猥將瑣質，貯在宏襟^⑩。今則阮路興悲^⑪，商歌結恨^⑫，牛衣夜哭^⑬，馬柱晨吟^⑭。一笈徘徊^⑮，九門深阻^⑯。敢持幽款^⑰，上訴隆私^⑱。伏以舍人十一兄^⑲，法上聖之規，行古人之道。俯敦中外^⑳，不陋幽沈。跡在層霄，足有排虛之計^㉑；身居大艖，寧無濟溺之方^㉒？伏在庭除^㉓，希聞警欬。下情無任。

校注

① 《英華》卷六六一啓十二投知五、《全文》卷七八六載此首。【顧學頡曰】裴舍人疑爲裴坦……據此啓所云「如擠井谷，若泛滄溟」、「濟絕氣」、「起僵屍」，及「一笈徘徊、九門深阻」等語，似即與大中末庭筠以擾亂科場被貶事有關。庭筠稱裴爲十一兄，平時且有交往；及科場事發，裴可能因避嫌，溫無法與之相見，只得上此啓求救。按：大中十一年四月，裴坦以職方郎中知制誥，授中書舍人，故稱裴舍人。《溫庭筠交游考》【按】裴舍人指裴坦無疑。啓稱「舍人十一兄」，《太平廣記》卷四九八引《玉泉子》，裴助稱其父坦爲「十一郎」，可證此裴舍人即裴坦。坦大和八年登進士第，「令狐綯

當國，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新唐書·裴坦傳》），事當在大中十年十月裴休罷相之前。按照唐人習慣稱謂，他官知制誥者亦可稱「舍人」，裴坦大中十年十月之前已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自亦可稱「裴舍人」。此啓有「阮路興悲，商歌結恨。牛衣夜哭，馬柱晨吟。一笈徘徊，九門深阻」及「伏在庭除」等語，說明其時庭筠仍困居長安。而「如擠井谷」、「濟絕氣，起僵屍」、「濟溺」等形容自己處於困絕之境的用語，亦透露其時「攬擾場屋」事發，已臨極艱危的局面。啓內未及貶尉事，當作於大中十年貶尉前夕。

② 《左傳·僖公三十年》載，晉、秦合兵圍鄭，鄭文公使燭之武說秦穆公，曰：「君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鄭國在秦國之東，接待秦國出使東方諸國的使臣，故稱東道主。此言已無可依託的主人。

③ 《左傳·襄公十八年》：「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南風不競，謂南風聲音微弱不振。自喻力量微弱，處境艱危。

④ 如擠井谷，謂被推而墜於深井深谷，永不得上。若泛滄溟，謂如在大海上飄蕩，無所棲止。

⑤ 投足之方，猶置身之處。唐滕倪《留別吉州太守宗人邁》：「千里未知投足處，前程便是聽猿時。」方，地，處。

⑥ 《後漢書·趙岐傳》：「岐遂逃難四方……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

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戶，孰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遂以俱歸。」參見《爲人上裴相公啓》「是以臺卿瀝懇，先告孫賓」二句注引《魏略·勇俠傳·孫賓碩》。孫嵩、孫賓石、孫賓碩，實爲一人。

⑦《漢書·王尊傳》載，尊擢安定太守，捕誅豪強張輔，「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奸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人傍郡界。豪強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遷益州刺史……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遂爲東平相……（東平王）太后奏尊爲相倨慢不臣……尊竟坐免爲庶人。」後又因劾奏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阿附宦官石顯，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塗污宰相，摧辱公卿」，左遷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後爲京兆尹，御史大夫奏尊暴虐不改，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縣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謂「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己，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朝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孫嵩」四句，祈望能有孫嵩這樣的義俠之士，以一家百口之存亡拯救自己於困絕之境，慨歎自己如王尊之屢遭誣毀黜退。

⑧《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載其治愈「五日不知人」之趙簡子疾，死未半日之虢太子，均所謂「濟絕氣」

「起僵屍」之神藥良醫。

⑨ 緒言，已發而未盡之言論。《莊子·漁父》：「曩昔先生有緒言而去。」成玄英疏：「緒言，餘論也。」中慮，中心所思慮。

⑩ 襟，《英華》作「衿」，通。

⑪ 用阮籍哭窮途事，見《上封尚書啓》「正在窮途」句注。

⑫ 商歌，悲涼的歌。商聲悲切淒涼，故稱。《淮南子·道應訓》：「甯戚飲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甯戚飲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裴駟集解引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而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飢，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公召與語，說之，以爲大夫。」此以處境窮困淒涼之寧戚自況。

⑬ 牛衣夜哭，用王章困厄事。《漢書·王章傳》：「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決，對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

⑭ 馬柱晨吟，事未詳。《晉書·王尼傳》：「王尼……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母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南裴遐迭屬河南功曹及洛陽令曹據

請解之，據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賚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嘆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人，遂坐馬廄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免爲兵。」與「柱」「晨吟」未切。俟查考。

⑮ 笈，書箱。一笈徘徊，謂己負笈游學，徘徊於京城貴顯之門而無所遇合。

⑯ 九門，猶宮禁。古代宮室制度，天子設九門。九門深阻，謂皇帝高居深宮，門禁森嚴，欲訴無由。

⑰ 幽款，衷腸，內心深處的誠意。

⑱ 隆私，大恩、厚誼。此指裴坦。

⑲ 一，《全文》原作「六」，據《英華》改。參注①按語引《玉泉子》裴勛稱其父坦爲「十一郎」。十一係裴坦之行第。

⑳ 中外，家庭內外，指家人與外人。班昭《女誡》：「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敦，厚待。

㉑ 排虛，推開虛空的雲氣。

㉒ 艫，大船。服虔《通俗文》：「吳船曰艫，晉船曰舶，長二十丈，載六七百人者是也。」《玄應》一切經音義引濟溺，拯救溺水者。

㉓ 庭除，庭階。

上蕭舍人啓^①

某啓：某聞孫登之獎嵇康^②，駿蔑之逢叔向^③，蓋亦仙凡自隔，豈惟流品相懸^④。雖三秀鮮華^⑤，終難苟得；而一言輝發^⑥，因此相期。曷嘗不仰企前修，追懷逸躅^⑦。豈期陋質，偶竊貞規^⑧。某器等餅筭^⑨，居惟嶺嶠^⑩。徒然折簡^⑪，非孔門之詞^⑫；率爾中科，忝劉繇之第^⑬。殷劓協律^⑭。（闕）。頃因同籍，遂及論文。竊示裏言^⑮，奉揚嚴旨^⑯。張司空汲引，先及陸機^⑰；楊丞相銓衡，竟遺劉炫^⑱。實亦義同得祿，榮甚登門^⑲。伏以舍人川瀆降靈^⑳，星辰効祉^㉑。所冀陶鈞之日，不忘簪履之餘^㉒。報不先期，竊比齊門座客^㉓；情非自外，欲爲顧氏家丞^㉔。徒自捐軀，安能報德。下情伏增依託。

校注

① 《英華》卷六六二啓十二投知五、《全文》卷七八六載此首。【顧學頡曰】大中五、六年，蕭姓爲舍人者有蕭鄴、蕭實，其時庭筠正在長安，則以投鄴或實爲較合。杜牧《樊川集》卷二有《早春閣下寓直蕭九舍人亦直內署因寄書懷四韻》，岑仲勉謂杜詩作於大中六年，蕭九以蕭鄴爲近是，岑說是。則温詩所投，或亦即其人。（《温庭筠交游考》）【按】據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蕭鄴大中元年二月至二年九月，大中五年正月至八年十二月，曾兩人翰林。第二次於五年七月至六年七月期間，

曾任中書舍人。又，蕭真大中四年七月至十年八月在翰林，其間六年五月至八年五月任中書舍人。故單從庭筠在長安之時間及二蕭任舍人之時間考慮，則蕭鄴、蕭真均有可能。若進一步聯繫日後咸通二年庭筠曾居蕭鄴荆南節度使幕及《投翰林蕭舍人》七律，則此啓或以上蕭鄴爲近是。然細審啓文，此啓實非庭筠自上蕭舍人，而係代人所擬。其一，啓有「率爾中科，忝劉繇之第」之語，上啓者顯已科舉登第，與庭筠終身未第之情況不合（貶隋縣尉時，其身份仍爲「鄉貢進士」，以後未再應試）。其二，啓又云「楊丞相銓衡，竟遺劉炫」，則是登第後銓選官職時落選，故云「義同得祿」，庭筠既未登第，自亦無吏部銓選落選之經歷。其三，啓謂自己「居惟嶺嶠」，尤與庭筠之郡望籍貫里居無一相合。庭筠郡望太原，舊居吳中，在長安鄠郊長期居住。詩文中從未透露有居嶺南之跡。綜上數端，殆可定此啓係代人所擬。啓又云「頃因同籍，遂及論交」，則上啓者與鄴均爲嶺南人。此節《新唐書·蕭鄴傳》未載。蕭鄴曾撰《嶺南節度使韋公（正貫）神道碑》，爲正貫之外姪。

②《世說新語·棲逸》：「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劉孝標注引《文士傳》云：「康從登三年，將別，登曰：『君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晉書·嵇康傳》：「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此曰「獎嵇康」，只取孫登稱其才高一端。

③《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黶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黶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以是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二句以孫登、叔向喻蕭舍人，以嵇康、黶蔑自指。

④流品相懸，官階的等級品類相去甚遠。此承上「黶蔑之逢叔向」。叔向爲晉之大夫，黶蔑則爲「微班」。上句「仙凡自隔」承「孫登之獎嵇康」。

⑤鮮，《英華》作「靈」，校：一作「鮮」。三秀，靈芝草的別名。靈芝草一年開花三次，故稱「三秀」。《楚辭·九歌·山鬼》：「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王逸注：「三秀，謂芝草也。」此句又承「仙凡自隔」，靈芝爲仙品，故云「終難苟得」。

⑥一言，即注③所引《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中之「一言而善」。輝發，光輝發揚。

⑦逸躅，高逸的足跡（喻言行事跡）。

⑧貞規，貞正的規範。

⑨《左傳·昭公七年》：「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智，守不假器，禮也。」《論語·子路》：「噫！斗筲之

人，何足算也！「挈瓶之智、斗筲之器，喻才智短淺，器量狹窄。挈，餅，汲水用的小瓶。筲，竹製容器，盛一斗二升。

⑩ 嶺嶠，指嶺南地區。嶺，特指五嶺。《史記·南越列傳》：「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嶺。」韓愈《送鄭尚書序》：「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嶠，亦可特指五嶺。《後漢書·馬援傳》：「援將樓船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進擊……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嶺嶠連文，即泛指嶺南。

⑪ 折簡，折半之簡。《通鑑·嘉平三年》引魚豢《魏略》：「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胡三省注：「漢制：簡長二尺，短者半之。蓋單執一札謂之簡。折簡者，折半之簡，言其禮輕也。」然此句之「折簡」似非「折半之簡」之義，疑指「斷簡」。《宋書·禮志三》：「夫《禮記》殘缺之書，本無備體，折簡敗字，多所闕略。」徒然折簡，言已讀書徒然勤苦，至於簡冊殘損斷折，猶「韋編三絕」之意。

⑫ 《漢書·藝文志》：「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句意謂己之詩賦文章，尚未達到孔氏門人的標準。

⑬ 率爾，急遽突然貌，有出乎意料之義。中科，科舉考試中選登第。韓愈《贈張童子序》：「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此句「中科」指禮部試中第。《後漢書·劉寵傳》：「弟方……有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禮，兄弟齊名稱。」李賢注引《吳志》曰：「平

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以千里，不亦可乎？」《三國志·吳志·劉繇傳》略同。

⑭《韓詩外傳》卷三：「昔者舜甑盤無臙，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工不以巧獲罪。」型、礪通，古代盛湯羹之瓦器。此言「殷礪」，當指商代之礪，未詳出處。協律，符合樂律。此句下有闕文。

⑮裏，《英華》作「衷」，校：一作「裏」。《左傳·莊公十四年》：「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裏言，不通內言於外。此句「裏言」似指宮廷內之言。

⑯嚴旨，指聖旨。

⑰《晉書·陸機傳》：「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張華薦之諸公。」張華元康六年進司空，故稱張司空。華位望崇高，為晉初文壇領袖，喜獎掖文士。其所稱引交接者如陸機兄弟、左思、成公綏等均一時之選。此句言已受到蕭舍人的汲引推薦。

⑱楊丞相，指隋代楊素。隋文帝代周，加素上柱國。後代蘇威為尚書右僕射，與高穎共掌朝政。事詳《隋書·楊素傳》。銓衡，考核選拔人才。《隋書·高祖紀上》：「公水鏡人倫，銓衡庶職。能官流

詠，遺賢必舉。」劉炫，隋代學者。《隋書·劉炫傳》：「炫雖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爲縣司責其賦役。茲自陳于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吏部竟不詳試……炫性躁競，頗俳優，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爲執政所醜，由是官涂不遂。」

①9 登門，「登龍門」之省，詳《投憲丞啓》「投刺膺門」句注。

②0 謂舍人爲川瀆之神靈降生而爲人。

②1 効祉，呈祥。謂舍人爲天上星辰下世呈祥。

②2 簪履之餘，遺簪棄履，喻故舊。事見《韓詩外傳》卷九、賈誼《新書·諭誠》。詳《上鹽鐵侍郎啓》注②、注③。

②3 齊門座客，指稷下學士。《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裴駟集解引劉向《別錄》：「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

②4 《英華》卷六七二徐陵《與顧記室書》：「伏覲謁帝承明，緒言多次，服矜遺老，曲賜滄濯。則殿下前時妄澤，匪復偏私。遂吳良延薦之恩，無王丹所舉之謬。吾得方辭武騎，永附梁賓，雖愧家丞，庶呈秋實。緣弟深眷，故此敬憑。干謁非宜，益懷悚慨。徐陵白。」竊比「四句，謂己欲依蕭之門下爲座客家丞也。家丞，主管家事者。」

上學士舍人啓二首^①

某聞七桂希聲，契冥符於淥水^②；兩樂孤響，接玄暎於清霜^③。感達真知，誠參神妙^④。其有不待奔傾之狀^⑤，寧聞擊考之功^⑥。亦有芝砌流芳^⑦，蘭扃襲馥^⑧。已因雕陵之彈^⑨，猶驚衛國之弦^⑩。而暗達明心，潛申讜議^⑪。重言七十，俄變於榮枯^⑫；曲禮三千^⑬，非由於造詣^⑭。始知時難自意，道不常艱。某苟鐸搖車^⑮，邕琴人爨^⑯。委悴信人之末^⑰，摧殘膳宰之前^⑱。不遇知音，信爲棄物。伏以學士舍人陽葩擧秀^⑲，夏采含章^⑳。靜觀行止之規^㉑，已作陶鈞之業。遂使枯魚被澤^㉒，病驥追風。永辭平坂之勞^㉓，免作窮途之慟^㉔。恩如可報，雖九死而奚施？軀若堪捐，豈三思而後審？下情無任。

校注

① 《英華》卷六六二啓十二投知五、《全文》卷七八六載此二首。學士舍人，指官中書舍人而充翰林學士者。此學士舍人未標姓氏，從二啓所述庭筠自身境遇有「已因雕陵之彈，猶驚衛國之弦」、「苟鐸搖車，邕琴人爨，委悴信人之末，摧殘膳宰之前」、「免作窮途之慟」、「潛虞末路，未有良期」等語推斷，當在晚年處境艱困時。又有「今乃受薦神州，爭雄墨客，空持硯席，莫識津塗」之語，說明其時庭筠已被京兆府推薦參加明春禮部進士試，作此啓乃祈望學士舍人予以薦引，則啓當上於大中十

年貶隋縣尉之前。再聯繫《上蕭舍人啓》及庭筠咸通二年在蕭鄴荆南節度使幕爲從事等情況，此學士舍人可能即大中五年七月至六年七月任中書舍人仍充翰林學士之蕭鄴。考庭筠大中六年、七年均曾應禮部進士試（見《上鹽鐵侍郎啓》、《上封尚書啓》注①），此啓作於五年七月以後或六年七月以前均有可能，而以上於六年之可能性較大。

② 七桂，指琴。桂，指桂琴（桂木製作的琴）。孟郊《答晝上人止讒作》：「俗侶唱《桃葉》，隱士鳴桂琴。」琴上古五絃，至周增爲七絃，「七桂」蓋即七絃桂琴之省稱。古以琴爲雅樂，故云「希聲」。《老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王弼注：「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冥符，默契、暗合。《淥水》，古曲名。《文選·馬融〈長笛賦〉》：「中取度於《白雪》、《淥水》。」李周翰注：「《白雪》、《淥水》，雅曲名。」

③ 兩樂，古代樂器鍾口的兩角。《周禮·考工記·鳧氏》：「鳧氏爲鍾，兩樂謂之銑。」賈公彥疏：「樂、銑一物，俱謂鍾兩角。古之樂器應律之鍾，狀如今之鈴不圓，故有兩角也。」玄暎，《英華》作「玄映」，即玄英，指冬天。《爾雅·釋天》：「冬爲玄英。」邢昺疏：「言冬之氣和則黑而清英也。」孤響，猶清越的聲響。《山海經·中山經》：「（豐山）有九鍾焉，是知霜鳴。」郭璞注：「霜降則鍾鳴，故言知也。」以上四句，謂琴聲與《淥水》之曲暗合，鍾聲與冬霜之降相應。

④ 謂心之所感能自然達於真知，心之赤誠能入於神妙感應。

⑤ 奔傾，奔瀉，形容琴聲。

⑥ 擊考，撞擊敲打（鍾）。

⑦ 《晉書·謝安傳》：「（謝玄）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砌，階。事又見《世說新語·言語》。

⑧ 蘭扃襲馥，疑用「夢蘭」之典。《左傳·宣公三年》：「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生穆公，名之曰蘭。」蘭扃，蘭戶。襲馥，猶傳芳。以上二句形容自己清貴的家世出身。

⑨ 《莊子·山木》：「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此句只取鵲困於彈之意，喻己遭人彈擊，處於困境。

⑩ 《戰國策·楚策》：「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有間，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創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聞弦聲引而高飛，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聲引而高飛，故瘡裂而隕

也。」此謂己如驚弓之雁，故創未愈，驚心未去。「衛」當作「魏」，音同致誤。

⑪ 讜議，正直的言論。二句謂己之困境已暗達於學士舍人明察之心，暗中申明公道正論。

⑫ 《莊子·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成玄英疏：「重言，長老鄉閭尊重者也。」陸德明釋文：「重言，謂爲人所重者之言也。」王先謙集解：「其託爲神農、黃帝、堯、舜、孔、顏之類，言足爲世重者，又十有其七。」此句似用陸解之意，謂學士舍人爲人所重之言，可頃刻之間使人由枯變榮。「七十」似當作「十七」，或因與下句「三千」對文而倒文。

⑬ 《曲禮》、《儀禮》之別名。《儀禮·士昏冠禮》：「儀禮」賈公彥疏：「且《儀禮》亦名《曲禮》，故《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注云：『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其中事儀三千，言儀者見行事有威儀，言曲者見行事有屈曲，故有二名也。」

⑭ 詣，《英華》作「請」。造詣，拜訪。《晉書·陶潛傳》：「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任華《與京兆杜中丞書》：「亦嘗造詣門館，公相待甚厚，談笑怡如。」造請，登門晉見。《史記·酷吏列傳》：「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作「造詣」或「造請」均可通。二句似謂學士舍人禮遇甚殷，並非由於我登門拜謁的結果。

⑮ 《晉書·荀勗傳》：「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人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鐸，古代樂器，狀似鈴鐺。此用其事而稍加變化，謂己如珍

貴的鐸鈴被用作牛車上搖晃作響的鈴鐺，喻才非所用。

- ①⑥ 晉干寶《搜神記》卷十三：「吳人有燒桐而爨者，（蔡）邕聞火烈聲，曰：「此良材也。」因請之，削之爲琴，果有美音。」宋范曄《後漢書·蔡邕傳》：「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裁而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此喻良材遭殘。

- ①⑦ 委悴，委頓憔悴。信，《英華》作「信」，旁注：疑。信人，古代主管駕馬車的小臣。《詩·鄘風·定之方中》：「命彼信人，星言夙駕。」毛傳：「信人，主駕者。」此承「荀鐸」句，言珍貴鐸鈴委頓憔悴於駕車的人之前。

- ①⑧ 膳宰，膳夫，掌宰割牲畜及膳食之事。《儀禮·燕禮》：「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此承「邕琴」句，謂桐木良材被膳夫白白摧殘。

- ①⑨ 陽葩騫秀，春天鮮豔的花卉中最爲特出者。庾闡《弔賈誼文》：「陽葩熙冰。」

- ②⑩ 《周禮·天官·序官》：「夏采下士四人。」鄭玄注：「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夏采含章，夏天雄性山雞羽毛具有五色斑斕的花紋。

- ②⑪ 行止，猶行爲舉動。二句謂學士舍人之行爲舉動，已經顯現出行將爲相之業績。

- ②⑫ 《莊子·外物》：「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

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枯魚被澤，喻己困境受恩遇救。」

②③ 《戰國策·楚策四》：「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跗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羈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者，何也？欣見伯樂之知己也。」平坂，指登上坂頂。句謂學士舍人如伯樂之知千里馬，解已鹽車負重之困。

②④ 用阮籍哭窮途事，屢見前注。

某步類壽陵①，文慚渙水②。登高能賦，本乏材華③；獨立聞《詩》④，空尊詣道⑤。在蜀郡而惟希狗監⑥，沂河流而未及龍門⑦。常嘆美玉在山，但揚異彩⑧；更恐崇蘭被徑，每隔殊榛⑨。徒自沉埋⑩，誰能攀擷⑪？一旦雕於敏手⑫，佩以幽襟⑬，免使琳慚⑭，寧貽蕙嘆⑮。潛虞末路⑯，未有良期。今乃受薦神州⑰，爭雄墨客。空持硯席，莫識津塗。既而臨汝運租，先逢謝尚⑱；丹陽傳教，取覓張憑⑲。輝華居何準之前⑳，名第在冉耕之列㉑。俄生藻繡㉒，便出泥沙㉓。誰言獻輅車軫，先期畢命㉔；猶懼吹竽樂府，未稱知音㉕。倘更念毛

輜^{②⑥}，終思翼長^{②⑦}。贖彼在途之厄^{②⑧}，仍遺生芻^{②⑨}；脫於鳴坂之勞^{③⑩}，兼貽半菽^{③⑪}。平生企望，終始依投。不任感恩干冒之至。

校注

- ① 《莊子·秋水》：「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步，直匍匐而歸耳。」李白《古風》之三十五：「壽陵失故步，笑殺邯鄲人。」此謙稱自己的詩文單純模仿，缺乏創造。
- ② 文慚渙水，見《爲人上裴相公啓》「詞林無渙水之文」句注，謂自己的文章無風行水上，渙然成文的自然流暢風格。又，《文選·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游睢、渙者，學藻績之綵。」李善注：「《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傳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繡日月華蟲，以奉宗廟御服焉。」
- ③ 材，《英華》作「才」。《韓詩外傳》卷七：「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漢書·藝文志》：「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句意謂己本乏登高能賦之資質才華。
- ④ 《論語·季氏》：「陳元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 ⑤ 尊，《英華》作「遵」。詣道，猶聞道。《論語·里仁》：「朝聞道，夕死可矣。」詣，到達。

⑥《史記·司馬相如傳》：「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遊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奏之天子，天子大悅。」此言望有人薦引。

⑦《辛氏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禹鑿山開門，闊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而岸不通車馬。每莫春之際，有黃鯉魚逆流而上，得過者便化爲龍。」此言已參加科舉考試未登第。沂，逆流而上。此非用登李膺之門事。

⑧《荀子·勸學》：「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陸機《文賦》：「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此喻己空有才華文彩，却如美玉沉埋，不得自見。

⑨崇蘭，叢蘭。《楚辭·離騷》：「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又《招魂》：「光風轉蕙，汜崇蘭些。」殊，異。榛，叢木。謂己品格高潔如幽蘭披徑，却恐被叢生之荆棘所阻隔，無人採擷。

⑩沈埋，承上「美玉在山」，言無人發現。

⑪攀擷，采摘，承上「崇蘭被徑。」

⑫雕於敏手，謂美玉被巧手的玉工精雕細琢。

⑬佩以幽襟，謂將蘭花佩戴在幽潔的衣襟上。

⑭ 琳，美玉。

⑮ 蕙，蕙蘭。葉似草蘭而稍瘦長，暮春開花，一莖可發八九朵。「琳」、「蕙」即上之「美玉」、「崇蘭」。

⑯ 潛虞，暗自擔憂。

⑰ 受薦神州，謂作爲京兆府解送的鄉貢進士準備參加明春的禮部進士試。庭筠自開成四年以來，曾多次爲京兆府作爲鄉貢進士薦送應進士試。

⑱ 詳《上宰相啓二首》之二注①。

⑲ 詳《上宰相啓二首》之二注②。

⑳ 詳《上宰相啓二首》之一「何準之兄，恩輝已遍」句注。

㉑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論語·先進》：「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子路。文學：子游、子夏。」又《雍也》：「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此謂已居于門下弟子之列。

㉒ 藻繡，指華美的文章。

㉓ 出泥沙，謂脫離困境。

㉔ 《後漢書·文苑傳下·趙壹》：「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乃作《解擯》。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

免。壹乃移書謝恩曰：「昔原大夫（指趙盾）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秦越人還號太子結脈，世著其神。設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精脯出乎車軛，鍼石運乎手爪，今所賴者，非直車軛之精脯，手爪之鍼石也。乃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真所宜傳而著之。」輅，車軛上用來挽車的橫木。車軛，車上的欄木。此謂自己遇到趙盾這樣的仁人，免得在對方車子未到之前便先結束生命。蓋感激學士舍人之救援及時。

②5 《韓非子·內儲說上》：「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句意謂担心自己濫竽充數，無真才實學。未稱知音，算不上懂音樂、會樂器，以喻無真才實學。

②6 毛輶，喻己之輕微。《詩·大雅·烝民》：「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鄭箋：「輶，輕。」翼長，翼之使長。

②8 在途之厄，指千里馬服鹽車上太行的困厄處境。詳第一首注②3。

②9 生芻，鮮草。《詩·小雅·白駒》：「生芻一束，其人如玉。」陳奐傳疏：「芻所以養白駒，託言禮所以養賢人。」

③0 鳴坂之勞，詳第一首注②3。

③1 半菽，半菜半糧，指粗劣的飯食。《漢書·項籍傳》：「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

上杜舍人啓^①

某聞物乘其勢，則簞汜畫塗^②；才戾於時，則荷戈人棘^③。必由賢達之門，乃是坦夷之逕。是以陸機行止，惟繫張華^④；孔闓文章，先投謝朓^⑤。遂得名高洛下，價重江南^⑥。惟彼歸蕘^⑦，同於拾芥^⑧。某弱齡有志，中歲多虞。模孝綽之辭，方成賤奏^⑨；竊仲任之論，始解言談^⑩。猶恨日用殊多，天機素少^⑪。揆牛涔於巨浸^⑫，持蟻垤於維嵩^⑬。曾是自強，雅非知量^⑭。李郢秀奉揚仁旨，竊味昌言^⑮。豈知沈約扇中，猶題拙句^⑯；孫賓車上，欲引凡姿^⑰。進不自期，榮非始望。今者末塗怊悵，羈宦蕭條。陋容須託於媒揚^⑱，沈痼宜蠲於醫緩^⑲。亦曾臨鉛信史，鼓篋遺文^⑳。頗知甄藻之規^㉑，粗達顯微之趣^㉒。倘使閣中撰述，試傳名臣^㉓；樓上妍媸，暫陪諸隸^㉔。微迴木鐸^㉕，便是雲梯。敢露誠情，輒干牆仞^㉖。

校注

① 《英華》卷六六二啓十二投知五、《全文》卷七八六載此首。【顧學頴曰】溫集卷九有《華清宮和杜舍人》詩（編著者按：此張祜詩）。杜舍人即杜牧。牧，大中五年考功郎中知制誥。六年，授中書舍人……據啓，知李郢（杜牧亦有贈李詩）從中作介，使溫上啓於杜，求人史館任職，約作於大中六、

七年。（《溫庭筠交游考》）【按】杜舍人係杜牧。裴延翰《樊川文集序》：「上（宣宗大中）五年冬，仲舅（杜牧）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明年冬，遷中書舍人。」張祜有《華清宮和杜舍人》，杜舍人亦指杜牧。杜牧卒於大中六年十二月，故此啓即有可能作於大中六年冬。如按唐人稱他官知制誥者亦可稱「舍人」的習慣，也有可能作於六年冬稍前，即官考功郎中知制誥時。啓云：「是以陸機行止，惟繫張華；孔闡文章，先投謝朓。遂得名高洛下，價重江南。惟彼歸黃，同於拾芥。」以張華、謝朓擬杜舍人，亦可證此杜舍人爲文壇領袖人物，非杜牧不足以當之。上此啓之目的，蓋祈杜牧藉其在文壇之聲望地位爲己延譽，以求應試登第。此啓亦爲大中七年春應進士試而作。

② 《文選·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水斷蛟龍，陸剗犀革，忽若簪汜畫塗。」簪汜畫塗，謂用掃帚掃灑水之地，用刀劃開泥路，極言其易。《英華》《簪汜》誤作「噍紀」。

③ 戾，違。荷戈入棘，喻行進艱難。

④ 詳《上蕭舍人啓》《張司空汲引，先及陸機》二句注。行止，猶行藏，指出與處。《論語·述而》：「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二句謂陸機之行藏出處，取決於張華之贊譽。

⑤ 《南史·謝朓傳》：「朓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朓好獎人才，會稽孔覲粗有才筆，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孔覲，或誤作「孔

覲」，《南史》本傳作「孔覲」。庭筠此啓作「孔闔」，實即「孔覲」。

⑥ 名高洛下，指陸機；價重江南，指孔覲。

⑦ 《詩·邶風·靜女》：「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孔穎達疏：「言始爲荑，終爲茅，可以供祭祀，以喻始爲女能貞靜，終爲婦有法則，可以配人君。」此以「歸荑」喻科舉登第。

⑧ 《漢書·夏侯勝傳》：「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拾芥，拾取地上的草芥，極言其輕而易取。

⑨ 《梁書·劉孝綽傳》：「父繪……齊世掌詔誥。孝綽年未志學，繪常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並命駕先造焉，昉尤相賞好……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每諷誦傳寫，流聞絕域。」

⑩ 仲任，漢王充字。《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爲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李賢注引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人吳始得之，恒祕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又引《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此言「竊仲任

之論，始解言談」，當指蔡邕得《論衡》，「恒祕玩以爲談助」之事。二句均謙稱自己爲文多事模仿，缺乏獨創。

⑪ 日用，日常應用。《易·繫辭上》：「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孔穎達疏：「言萬方百姓恒日日賴用此道而得生，而不知道之功力也。」天機，猶靈性。《莊子·大宗師》：「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⑫ 牛涔，牛足印中的水。《淮南子·汜論訓》：「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鱸鮪。」高誘注：「涔，雨水也。」巨浸，大湖。句謂以牛蹄印中的淺水去度量大湖。

⑬ 蟻垤，蟻穴上堆起的浮土。《詩·大雅·崧高》：「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崧，此指嵩山。嵩，崧通。句謂拿蟻穴上的浮土跟嵩山相比。

⑭ 《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知量，知道自己的器量。

⑮ 【顧學頡曰】「秀」字下疑脫「才」字。【按】此處疑有脫誤。杜牧大中四年有《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詩，顧氏謂「秀」字下疑脫「才」字，近是。仁旨，皇帝的仁愛旨意。昌言，善言，正當的言論。《書·皋陶謨》：「禹拜昌言曰：『兪！』」孔穎達疏：「禹乃拜受其當理之言。」

⑯ 疑誤記王融見賞柳惲詩因書扇之事爲沈約。《南史·柳惲傳》：「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惲立性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爲詩云：『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

琅邪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當因前有「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之事而將憚詩爲王融所賞書扇誤爲沈約也。《南史·謝舉傳》載舉「年十四，嘗贈沈約詩，爲約所賞」，然無書扇之事。此謂杜牧稱賞己之詩句。

①⑦ 孫賓，指孫賓碩。詳《爲人上裴相公啓》「是以臺卿瀝懇，先告孫賓」二句注。凡姿，指趙岐，此借指自己。

①⑧ 謂醜陋的容顏須依託媒人的褒揚。

①⑨ 謂久治不愈的痼疾當靠醫緩這樣的良醫來消除。《左傳·成公十年》：「公（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肅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肅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

②⑩ 臨鉛信史，用鉛粉摹寫信史。鼓篋，擊鼓開篋，古時人學的一種儀式。《禮記·學記》：「人學鼓篋，孫其業也。」鄭玄注：「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遺文，前人遺留下來的文章。

②⑪ 甄藻，鑑別人才或文章。此指評鑑文章。

②⑫ 顯微，顯微闡幽之省。顯示深微之事理。《易·繫辭下》：「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

②⑬ 謂讓自己在館閣中試爲名臣撰寫傳記。按：杜牧開成、大中年間，曾兩爲史館修撰，大中三年曾奉

詔爲循吏章丹撰碑。

②4 妍媸，美醜。諸隸，諸隸役侍從。事未詳。

②5 木鐸，以木爲舌之銅質大鈴，古代宣佈政教法令時鳴鐸以引起注意。《論語·八佾》：「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此以「木鐸」指稱杜牧，因其職司草擬制誥，正所以宣明政教。

②6 《論語·子張》：「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牆仞，指杜牧之門牆。

上吏部韓郎中啓①

某識異旁通，才無上技②。幸傳丕訓，免墜清芬③。衡軛相逢，方悲下路④；弦弧未審，可異前朝⑤。郭翻無建業先疇⑥，稽紹有滎陽舊宅⑦。故人爲累，僅得豬肝⑧；薄技所存，殆成雞肋⑨。分陰屢轉，尺涕難收。仲宣之爲客不休⑩，諸葛之娶妻怕早⑪。居惟數畝，不足棲遲⑫；智效一官⑬，靡能霑沃。荒涼散社⑭，流寓窮途。高堂之甕社難充⑮，下澤之津蹊可見⑯。竊以棄茵懷舊，尚動深仁⑰；投釣言情，猶牽末契⑱。敢將幽懇，來問平衡⑲。昇平相公⑳，簡翰爲榮，巾箱永祕㉑。頗垂敦獎，未至陵夷㉒。倘蒙一話姓名，試令區處㉓。分鐵官之瑣吏，厠鹽醬之常僚㉔。則亦不犯脂膏㉕，免藏縑素㉖。豈惟窮猿得木，涸鮒投泉㉗。然後幽獨有歸，永託山濤之分㉘；赫曦無恥，免干程曉之門㉙。進退彷徨，不知所喻。

校注

①《英華》卷六六二啓十二投知五、《全文》卷七八六載此首。吏部韓郎中，疑爲韓琮。琮長慶四年登進士第。曾爲王茂元涇原節度使府幕僚、陳許節度使府節度判官。後任司封員外郎。約大中五年，擢爲戶部郎中。李商隱有《爲舉人獻韓郎中啓》。大中八年，琮任中書舍人。《東觀奏記》卷中：「廣州節度使紇干息貶慶王府長史分司東都制，舍人韓琮之詞。」事在大中八年。大中十二年，任湖南觀察使。現存郎官石柱題名吏部郎中無韓琮，但其中既有殘缺，柳仲郢（會昌四至五年任吏部郎中）以下六行又漫漶不能辨識，則琮或於戶部郎中之後（大中五年之後）、中書舍人之前（大中八年之前）曾任吏部郎中之職。啓有「昇平相公，簡翰爲榮，巾箱永祕。頗垂敦獎，未至陵夷。倘蒙一話姓名，試令區處，分鐵官之瑣吏，厠鹽醬之常僚」，蓋祈望吏部韓郎中於某丞相前「一話姓名」，得以一露微祿，任鹽鐵轉運使下屬之常僚。此相公必兼任鹽鐵轉運使者。合之「昇平相公」之稱謂，必指裴休。休居長安昇平坊，故《劇談錄》、《唐語林》稱其爲「昇平裴相國」、「昇平裴相公」。又休有休平、休明之義，指天下太平。不敢稱「休」之名，故以「昇平相公」代指之。據《新唐書·宰相表》，大中六年八月，以禮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裴休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如故；大中八年十一月罷使。則此啓當上於大中六年八月到八年十一月休以宰相兼領鹽鐵轉運使期間，與前面推斷的琮於大中五年任戶部郎中後曾任吏部郎中，時間上正相吻合。可進一步證明此

吏部韓郎中即韓琮。琮大中五年任戶部郎中，其時休任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琮係休之下屬，故庭筠上啓祈其於休前「一話姓名」，予以薦引。大中六年八月休任相之前，庭筠已有《上鹽鐵侍郎啓》，祈其援助，啓當爲七年春參加進士試而上。此啓當是七年進士試不第後，復求韓琮在休前薦引自己爲「鐵官之瑣吏」、「鹽醬之常僚」。

② 旁通，遍通，廣泛通曉。《易·乾》：「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孔穎達疏：「言六爻發越揮散，旁通萬物之情也。」元稹《李拭授宗正卿等制》：「僉以虔度文學儒素，旁通政經。」才，《英華》作「材」。

③ 《書·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孔傳：「當闡大周公之大訓。」此指先人之重大訓導。陸機《文賦》：「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清芬，喻高潔之德行。

④ 《文選·曹冏〈六代論〉》：「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李善注：「衡軛，車之衡軛也。言王者之御羣臣，猶人之御牛馬，故以衡軛喻焉。畢志其內，未得騁其駿足也。」衡，車轅前的橫木；軛，架在馬頸上用以拉車的曲木。此言駿馬被束縛於衡軛之內，路上相逢，方悲自己未能騁其逸足而徒困於末路。

⑤ 弦弧，在曲木上張弦成弓，喻製作弓箭。《易·繫辭下》：「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庾信《賀平鄴都表》：「至於文離武落，剡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其揆一矣。」

⑥《晉書·郭翻傳》：「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建業，晉都城，即建康，今南京市。先疇，先人留下的田地。此言京城無先人留下的田產。

⑦《晉書·嵇紹傳》：「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齊王）冏被誅。初，兵交，紹奔散赴官，有持弩在東閣下者，將射之，遇有殿中將兵蕭隆，見紹姿容長者，疑非凡人，趣前拔箭，於是得免。遂還滎陽舊宅。」稽、嵇同。此言故居有舊宅。即《寄盧生》「遺業荒涼近故都」。

⑧《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徒列傳序》：「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勅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此謂僅得故人微薄資助。

⑨薄技，指詩文創作。《三國志·魏志·武帝紀》「備因險拒守」裴注引司馬彪《九州春秋》：「時王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脩……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

⑩《三國志·魏志·王粲傳》：「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獻帝西遷，粲徙長安……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

⑪《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亮子瞻，嗣爵」裴注引《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爲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亮成婚當在躬耕隴畝之時，故云「娶妻怕早」。此句似謔言己早娶且妻醜。

⑫棲遲，游息。《詩·陳風·衡門》：「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⑬《莊子·逍遙遊》：「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此二句謂自己之才智僅能擔當一官，不能使家人霑溉受益。

⑭社，《英華》作「杜」，形近致誤。《莊子·人間世》：「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曰：「已矣，勿言之矣！」是散木也……是不材之木，無所可用。」句意謂己如無所可用之散木，處於荒涼之地。

⑮「甕社」之「社」與上「散社」之「社」重複，疑有誤。或當作「甕盎」，指藏糧食的容器。句意蓋謂家無擔石之儲。

⑯下澤，即下澤車，一種宜於在沼澤地上行駛的短轂輕便車。《後漢書·馬援傳》：「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津溪，渡口蹊徑，猶道路。此謂己一生平庸的道路已可見。

①7 棄茵，即棄席。詳《上令狐相公啓》「棄茵微物，尚軫晉君」二句注。深仁，深厚的仁愛之心。

①8 投釣，猶垂釣。末契，指地位高者對地位低者的交誼。事未詳。或疑用東漢郅憚事。詳《文選·

應瑒》與從弟君苗君胄書》「郅憚投竿」注引《東觀漢記》。投竿指出仕。然於「猶牽末契」未切。

①9 平衡，權衡國政使得其平，指宰相之職。劉禹錫《上中書李相公啓》：「六轡在手，平衡在心。」

②0 昇平相公，指裴休。休居長安昇平坊，故稱。又「休」有休平、休明之義，指天下太平，故稱休為「昇

平相公」。

②1 簡翰，指書信。巾箱，本指放置頭巾之小箱，後亦用以存放書卷、信件、文件等物。此謂裴休曾賜

信件，自己深感榮幸，祕藏巾箱。庭筠有《上鹽鐵侍郎啓》，係裴休任宰相前所上，此「簡翰」可能是

裴休的復信。

②2 敦獎，厚獎。陵夷，衰頹沒落。二句謂裴休在回信中頗加獎譽，使自己的處境不至於衰頹沒落。

②3 區處，處理，籌畫安排。《漢書·循吏傳·黃霸》：「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

區處。」

②4 鐵官、鹽醬，均指鹽鐵轉運使。唐代中葉後特置，以管理食鹽專賣為主，兼掌銀銅鐵錫之采冶，為

握國家財權之重要官職。裴休自大中四年至六年，先後以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轉兵部侍

郎領使如故。大中六年八月至八年十一月，又以宰相領使，担任此職長達五年，頗著治績，為唐代

後期著名理財重臣。事具詳兩《唐書》本傳。

②5 不犯脂膏，即脂膏不潤，不曾侵佔百姓的財富。《東觀奏記·孔奮傳》：「奮在姑臧四年，財物不增，惟老母極膳，妻子但菜食。或嘲奮曰：『直脂膏中，亦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

②6 縑素，細絹。此句似隱用「胡威絹」之典。《三國志·魏志·胡威傳》裴注引《晉陽秋》載，胡威少有志向，厲操清白。父質爲荊州刺史，威往省。告歸，質賜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俸祿之餘，故以爲汝道路糧耳。」威始受之。「免藏縑素」，蓋謂不傷廉潔，不必藏匿縑素也。或用《漢書·成帝紀》：「時國中少繒帛，代之許謙盜絹二匹，守者以告，帝匿之。」蓋謂無盜絹之事，可免匿其情事也。

②7 涸鮒投泉，乾涸車轍中之鮒魚得以投身於泉水，喻困境遇救。「涸轍之鮒」，事出《莊子·外物》。詳《上學士舍人啓》之二「遂使枯魚被澤」句注。

②8 《晉書·山濤傳》：「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又《嵇紹傳》：「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宜加旌命，請爲祕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爲祕書丞。」幽獨，指微弱孤獨之嵇紹。此借以自指。歸，依靠。分，情。

②9 《三國志·魏志·程昱孫曉傳》：「曉嘉平中爲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於是遂罷校事

官。」有《嘲熱客詩》，譏謔好交游馳逐之輩。「赫曦」，炎暑熾盛貌。《嘲熱客詩》云：「今世襍穢子，觸熱到人家……傳語諸高明，熱行宜見訶。」此即所謂「赫曦無恥，免干程曉之門」也。意謂如能得鹽鐵之瑣吏，已亦可免於蒙恥干權貴之門矣。

上蕭舍人啓^①

某啓：某聞周公當國，東伐淮夷^②；陸抗持權，北臨江漢^③。或陳師鞠旅^④，或築室反耕^⑤。然後王府圖功^⑥，台庭陟恪^⑦。猶垂壯烈，尚播雄圖。屬者邊塞失和，羌豪俶擾^⑧。煙塵驟起，烽燧相連^⑨。犬牙秦雍之疆^⑩，蠶尾河汾之地^⑪。雖登壇授鉞^⑫，屢選中權^⑬；而禁暴安人，殊無上策。相公手捐相印，腰佩兵符，威不搴旗，信惟盈缶^⑭。莫不周勤體物^⑮，煦嫗垂仁^⑯。足食足兵，俄成於富庶^⑰；惟風及雨，立致於生成^⑱。今者再振萬機，重宣五教^⑲。方從易簡^⑳，及表優崇^㉑。凡列陶鎔，咸增抃賀。從此罇彝著德^㉒，鐘鼎流芳^㉓。四海遐瞻，共卜歸還之兆^㉔；一陽初建，便當霖雨之期^㉕。某忝預恩知，實踰倫等^㉖。

校注

① 《英華》卷六六六啓十六雜啓下，《全文》卷七八六載此首。【按】題曰「上蕭舍人」，文中却無一語涉及舍人之職事，而是稱「相公」，且屢用「周公當國」、「台庭」、「相印」、「陶鎔」、「霖雨」等指稱宰相之

詞語。啓先云「相公手捐相印，腰佩兵符」，後云「今者再振萬機，重宣五教」，顯係先已爲相，出鎮邊地，後又重登相位者。庭筠另有《上蕭舍人啓》，係大中五至六年間代人上蕭鄴之啓，此啓之題或涉前題而誤。細審啓文，所上之對象當爲大中朝兩任宰相之白敏中。據兩《唐書》紀、傳、表及《通鑑》，白敏中於會昌六年宣宗即位後不久即拜相，至大中五年三月，出爲邠寧節度使。《新唐書·白敏中傳》：「會党項數寇邊，（崔）鉉言宜得大臣鎮撫，天子向其言，故敏中以司空、平章事兼邠寧節度、招撫、制置使。」《宰相表》：大中五年「三月，敏中爲特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招討南山、平夏党項行營兵馬都統制置使，并南北路供軍使兼邠寧慶等州節度使。」《通鑑·大中五年》：「上以南山、平夏党項久未平，頗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大臣鎮撫。三月，以敏中爲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討党項行營都統制置等使，南北兩路供軍使兼邠寧節度使。」此即啓文所謂「羌豪傲擾」、「相公手捐相印，腰佩兵符」，亦即篇首「周公當國，東伐淮夷；陸抗持權」所喻指。《新·傳》又云：「次寧州，諸將已破羌賊。敏中即說諭其衆，皆願棄兵爲業。」此即啓所謂「威不舉旗，信惟盈缶」。大中六年四月，徙劍南西川節度使。十一年正月，徙荆南節度使。懿宗即位，敏中又於大中十三年十二月丁酉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度入相。咸通二年卒。啓文「今者再振萬機，重宣五教」，即指其事。啓又云「四海遐瞻，共卜歸還之兆；一陽初建，便當霖雨之期」。啓必上於大中十三年十二月聞敏中重新入相消息，而敏中尚未啓程歸京之時，離冬至不久。時庭

筠尚在襄陽徐商幕。題或當作《上司徒白相公啓》或《賀司徒白相公啓》。

②《書·大誥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史記·魯周公世家》：「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史記·周本紀》：「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淮夷，古代居於淮河流域之部族。此以周公伐淮夷喻指白敏中征討党項。

③《三國志·吳志·陸抗傳》：「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威固守其城……身率三軍，凭圍對肇……肇衆凶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歡心，加拜都護。」裴注引《漢晉春秋》曰：「羊祜既歸，增修德信，以懷吳人。陸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敗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於是吳、晉之間，餘糧棲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獵，吳獲晉人先傷者，皆送而相還。」此即所謂「北臨江漢」，指既能有效制止晉軍南侵，又能保持邊境之和平安寧局面。此亦以陸抗掌握兵權、制晉人侵喻白敏中制置邠寧防止党項人侵之有方。《通鑑·大中五年》：「上頗知党項之反，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之，或妄誅殺，党項不勝憤怒，故反。乃以右諫議大夫李福爲夏綏節度使。」

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勵，党項於是遂安。」此平夏党項之情況。遣白敏中鎮撫平夏、南山党項，亦選儒臣代邊帥之貪暴者之政策措施。用陸抗事，甚爲切合。

④《詩·小雅·采芑》：「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鄭箋：「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鞠，告戒。鞠旅，猶誓師。此句上承「東伐淮夷」。《新唐書·西域傳上·党項羌》：「宣宗四年，內掠邠、寧，詔鳳翔李業、河東李拭合節度兵討之，宰相白敏中爲都統。帝出近苑，或以竹一箇植舍外，見纔尺許，遠且百步，帝屬一矢曰：「党羌窮寇，仍歲暴吾鄙，今我約，射竹中則彼當自亡，不中，我且索天下兵翦之，終不以此賊遺子孫。」左右注目。帝一發竹分，矢徹諸外，左右呼萬歲。不閱月，羌果破殄，餘種竄南山。」

⑤《左傳·宣公十五年》：「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杜預注：「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此句上承「陸抗持權，北臨江漢」。《三國志·吳志·陸抗傳》：「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爲慚。」又載其上疏，力主「富國強兵，力農畜穀」，「暫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衅伺隙」。餘參見注③。凡此均所謂「築室反耕」，作長期拒守之計。《新唐書·白敏中傳》於「諸將已破羌賊，敏中即說諭其衆，皆願棄兵爲業」下接云：「乃自南山並河按屯保，迴繞千里。又規蕭關通靈、威路，使爲耕戰具」，此亦「築室反耕」之事也。

- ⑥ 王府，指帝王收藏財物或文書之府庫。張說《郭代公元振》詩：「大勳書王府，窄命淪江路。」
- ⑦ 台庭，宰相的門庭。陟恪，登敬。《左傳·昭公七年》：「王使邲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杜注：「陟，登也；恪，敬也；帝，天也；叔父，謂襄公。命，如今之哀冊。」孔疏：「如今之哀冊者，漢、魏以來，賢臣既卒，或贈以本官印綬，近世或更贈以高官，褒德敘哀，載之於策。」二句謂然後方能於王府書勳，卒後褒贈。
- ⑧ 《通鑑·大中四年》：九月，「党項爲邊患，發諸道兵討之，連年無功，戍饋不已。」此即所謂「邊塞失和，羌豪俶擾。」羌，指党項。《新唐書·西域傳上·党項》：「党項，漢西羌別種。」豪，酋，首領。俶擾，開始擾亂。《書·胤征》：「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孔傳：「俶，始；擾，亂。」按：党項擾邊非自此時方開始，此句「俶擾」義同擾亂。
- ⑨ 烽燧，古代邊防報警信號，白日放煙爲烽，夜間舉火爲燧。
- ⑩ 犬牙，謂地界相接如犬牙交錯。秦雍，指關中地區。唐代關中地區，《禹貢》爲雍州之域，舊爲秦地。
- ⑪ 蠶尾，蝎子尾巴。此用作動詞，猶言荼毒、殘害。河汾，指今山西西南一帶地區。
- ⑫ 登壇受鉞，指設壇拜將，授予統軍之權。《史記·淮陰侯列傳》：「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古代大

將出征，君主授以斧鉞，表示授以兵權，稱授鉞。張衡《東京賦》：「授鉞四七，共工是除。」

- ⑬ 中權，本指中軍制定謀略。《左傳·宣公十二年》：「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杜注：「中軍製謀，後以精兵爲殿。」亦指中軍，此指中軍統帥。庾信《周車騎大將軍賀婁公神道碑》：「以君智略，人主中權。」《新唐書·西域傳上·党項》：「至開成末，種落愈繁，富賈人齎繒寶鬻羊馬，藩鎮乘其利，疆市之，或不得直，部人怨，相率爲亂，至靈、鹽道不通。武宗以侍御史爲使招定，分三印，以邠、寧、延屬崔彥曾，鹽、夏、長澤屬李鄴，靈武、麟、勝屬鄭賀，皆緋衣銀魚，而功不克。」

- ⑭ 謂威不在舉旗征討殺戮，而惟以誠信服人。《新唐書·白敏中傳》：「次寧州，諸將已破羌賊，敏中即說諭其衆，皆願棄兵爲業。」《通鑑·大中五年》：「敏中軍於寧州。壬子，定遠城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於三交谷。敏中奏党項平。辛未，詔：「平夏党項，已就安帖。南山党項，聞出山者迫於飢寒，猶行鈔掠。平夏不容，窮無所歸；宜委李福存諭，於銀、夏境內授以閒田……羸由邊將貪鄙，致其怨叛，自今當更擇廉良撫之。若復致侵叛，當先罪邊將，後討寇虜。」……八月，白敏中奏南山党項亦請降。時用兵歲久，國用頗乏，詔並赦南山党項，使之安業。」此當即所謂「威不舉旗，信惟盈缶。」

- ⑮ 體物，生成萬物。《禮記·中庸》：「體物而不可遺。」鄭玄注：「體，猶生也。」或解：體物，體察物情。
- ⑯ 煦嫗（yū），《英華》作「嘔喻」。《禮記·樂記》：「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煦嫗，撫育，

長養。

⑰《論語·顏淵》：「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子路》：「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⑱ 生成，長成。句意謂如好風時雨，立即導致萬物的成長。

⑲ 萬機，指紛繁的政務。《書·皋陶謨》：「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後多作「萬機」。五教，五常之教，指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種倫理道德教育。《書·舜典》：「汝作司徒，敬敷五教。」振萬機、宣五教，均指宰相之職。「再」、「重」，指再任宰相。《新唐書·懿宗紀》：大中十三年十二月「丁酉，令狐綯罷，荆南節度使白敏中爲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⑳ 《易·繫辭上》：「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則天下之理得矣。」易簡，此指爲政平易簡約。

㉑ 優崇，優待而尊崇之。《三國志·魏志·王肅傳》：「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此指白敏中再度入相時受到皇帝的優禮尊崇，如加「守司徒」。

㉒ 罇，同「尊」。尊、彝均爲古代酒器，亦泛指禮器。尊、彝上銘刻紀功德的文字，故云「著德」。

㉓ 鐘、鼎等青銅器上多銘刻紀事銘功的文字，以流傳後世，故云「鐘鼎流芳」。《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李善注引《墨子》：「琢之盤盂，銘於鐘鼎，傳於後世。」

②₄ 歸還，指回到朝廷（重登相位）。曰「遐瞻」，曰「卜」，說明上啓時敏中尚未歸京。

②₅ 《易·復》「後不省方」孔疏：「冬至一陽生，是陽動而陰復歸於靜也。」冬至日陰氣盡而陽氣開始復生，故云「一陽初建」。此謂其時正當冬至節氣之時，亦頌稱白敏中重新人相將給政局帶來新的生機。霖雨，喻給百姓以恩惠。《書·說命上》：「爰立（傳說）作相。命之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②₆ 語意未完，此下疑有脫文。「忝預恩知，實踰倫等」，謂過去曾受白敏中的恩惠知遇，超越常倫。按理以下應有今日之祝賀祈望語，否則不合書啓常規。

爲前邕府段大夫上宰相啓^①

某聞樂氏垂恩，延於十世^②；屈生罹譴，不過三年^③。雖行一切之科，宜聽九刑之訴^④。某謬因門蔭^⑤。獲忝朝私^⑥。雖位以恩遷，而官由政舉^⑦。累經重事，皆立微勞。頃年初忝邕南^⑧，頗常釐弊^⑨。事皆條奏，不敢曠官^⑩。冰蘖自居^⑪，膏腴不染^⑫。南蠻俶擾^⑬，邊徼先聞^⑭。始事詳觀，飛章備述。黃伯選根基深固^⑮，溪洞酋豪^⑯。準詔懷來^⑰，署之軍職。李蒙妄因非罪^⑱，忽使誅鋤。某離任之初，濫稱遺愛^⑲。伍營校隊^⑳，千里農商^㉑，叫噪盈途，牽留截鐙^㉒。爰從初任，以至罷還，不戮一夫，聞於衆聽。其後既經焚蕩，又遣統臨^㉓。

糠粃不充，菅蓬自覆^{②④}。曾無祿賜，惟抱憂危。至無尺絹貫緡^{②⑤}，以爲歸費。及蒙罪狀，煥在絲綸^{②⑥}。以爲徒忝官常，曾無制置^{②⑦}。且經營甫爾，物力未周，拜疏將行，替人俄至^{②⑧}。仰恩波而不泆^{②⑨}，駐官局以何由^{③⑩}？懦怯請兵，才非將帥。今者九州徵發^{③⑪}，萬里喧騰，憑賊請鋒^{③⑫}，已至城下。則以三千土著，衆寡何如^{③⑬}？兩任經年，曾無掩襲^{③⑭}。雖有煙塵之候，不踰朝貢之州。無勞北軍，已自抽退^{③⑮}。伏念至德、建中之際^{③⑯}，長蛇大豕之間^{③⑰}，願報國恩，盡廢家族^{③⑱}。松楸未拱^{③⑲}，帶礪猶存^{④⑰}。顧慚無用之軀，旋漏不私之貸^{④⑱}。僑居乞食^{④⑲}，蓬轉萍飄。生作窮人，死爲醜鬼^{④⑲}。伏惟相公，業開伊、呂^{④⑲}，朗鏡臨人；運值堯、湯，平衡宰物^{④⑲}。伏乞錄其勳舊，假以生成。免令家廟豐碑^{④⑲}，尚垂蟲篆^{④⑲}；私庭陋巷，長設雀羅^{④⑲}。戀闕傷魂，臨途結欷^{④⑲}。無任懇迫。

校注

① 《英華》卷六六六啓十六雜啓下、《全文》卷七八六載此首。前邕府段大夫，指前邕管經略使段文楚。《新唐書·方鎮表六》：「天寶十四載，置邕州管内經略使，領邕、貴、橫、欽、澄、賓、嚴、羅、淳、灋、山、田、籠十三州，治邕州。」按：段文楚爲段秀實之孫，曾先後兩任邕管經略使。第一次約大中九年至十二年二月。《舊唐書·宣宗紀》：大中十二年二月，以前邕管經略招討處置使、朝議郎、

邕州刺史、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段文楚爲昭武校尉、左金吾衛將軍」。《唐刺史考全編》謂其始任之年約大中九年。第二次爲咸通二年七月至三年二月。《通鑑·咸通二年》：七月，「（李）弘源坐貶建州司戶。（段）文楚時爲殿中監，復以爲邕管經略使。」又，《咸通三年》：二月，「邕管經略段文楚坐變更舊制，左遷威衛將軍、分司。」《新唐書·南蠻傳中·南詔傳下》：「詔殿中監段文楚爲（邕管）經略使，數改條約，衆不悅，以胡懷玉代之。」大夫，御史大夫，段文楚第二次任邕管經略使時所帶憲銜（第一次爲御史中丞）。段文楚大中十二年二月離邕管任後，繼任者爲李蒙（大中十二年至咸通二年）、李弘源（咸通二年）。啓內敘及段初任邕管、離任及繼任者李蒙妄誅當地豪酋之事，及再臨邕管、被罷與其後「僑居乞食，蓬轉萍飄」之困窘處境，祈求宰相「錄其勲舊，假以生成」。啓內又提及「今者九州徵發，萬里喧騰，憑賊請鋒，已至城下」，指咸通五年，「康承訓至邕州，蠻寇（指南詔侵擾）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見《通鑑·咸通五年三月》）。故此啓之寫作時間，當在咸通五年三月以後。關於此啓所涉及之段文楚第二次任邕管經略使之情況，《通鑑·咸通二年》有較具體記載：「秋，七月，南詔攻邕州，陷之。先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經略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之，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百許人。文楚人爲金吾將軍，經略使李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時蒙已卒，經略使李弘源至鎮纔十日，無兵以禦之。」

城陷，弘源與監軍脫身奔巒州。二十餘日，巒去，乃還。弘源坐貶建州司戶。文楚時爲殿中監，復以爲邕管經略使。至鎮，城邑居人什不存一。文楚，秀實之孫也。」餘詳下文各有關諸句注。

- ② 樂氏垂恩，延於十世：樂氏，指樂書，即樂武子，春秋晉大夫。初領下軍，後代卻克爲中軍元帥。晉厲公六年，率師伐鄭，楚兵救鄭，大敗楚師於鄢陵。晉由此威震諸侯，卒謚武子。事詳《左傳·宣公十二年》、《成公十八年》。垂恩十世之事未詳。《左傳·襄公二十一年》載，晉范宣子殺叔向之弟羊舌虎等而囚叔向。祁奚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後因以「十世宥」謂功臣後裔即使有罪，也應予寬恕。與「垂恩」、「延於十世」之意切合。疑兼用叔向之事。按：段文楚爲唐德宗時著名忠臣段秀實之孫。《文苑英華》卷八七一載唐德宗《贈太尉段秀實紀功碑》，柳宗元有《段太尉逸事狀》，兩《唐書》有傳。段秀實以笏擊叛臣朱泚遇害後，德宗「乃詔有司冊贈太尉，謚曰忠烈，賜實封五百戶，莊宅各一所，嗣子授三品正員官，諸子各授五品正員官」（《紀功碑》）。此句隱含朝廷當垂恩及於十世，寬宥段文楚之過之意。

- ③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任，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鴟飛入賈生舍……乃爲賦以自廣……後歲餘，賈生徵

見。「賈誼長沙三年之貶，爲文人耳熟能詳之典，屈原雖亦有被疏及爲頃襄王怒遷之事，然史籍並無「罹譴三年」之記載，此句「屈生」疑「賈生」之誤，蓋緣屈、賈二人合傳連稱又均有遭貶之事而誤記。此句亦隱寓段文楚左遷威衛將軍分司爲時已歷三年。

④ 科，法規。九刑，古代的九種刑罰。《漢書·刑法志》：「周有亂政而作九刑。」顏師古注引韋昭曰：「謂正刑五（按：即墨、劓、剕、宮、大辟），及流、贖、鞭、扑也。」《周禮·秋官·司刑》：「掌五刑之灋。」賈公彥疏：「九刑者，鄭注《堯典》云：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似用後解，以其有「宥」刑也。

⑤ 門蔭，指因祖父段秀實之功得蔭其門而爲官。《新唐書·段秀實傳》：「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謚曰忠烈……長子三品，諸子五品，並正員官。」文楚爲其孫，當亦襲其祖蔭。

⑥ 朝私，朝廷的恩典。

⑦ 舉，成功。

⑧ 指初任邕管經略使，詳注①。

⑨ 釐弊，改革舊弊。其中當包括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三道發兵戍守邕管之事，詳注①。

⑩ 條奏，逐條上奏。曠官，空居官位。

⑪ 冰蘗，亦作「冰蘗」。蘗，即黃蘗、黃柏，性寒味苦。冰蘗自居，喻居官寒苦而有操守。劉言史《初下

東周贈孟郊》：「素堅冰蘖心，潔持保賢貞。」

⑫ 即「脂膏不潤」之意，詳《上吏部韓郎中啓》「則亦不犯脂膏」句注。

⑬ 南蠻，指南詔。倣擾，《全文》原作「倣優」，「優」字當涉「倣」字偏旁而誤，據《英華》改。倣擾，擾亂。《新唐書·南蠻傳中·南詔下》：「安南都護李鄴屯武州，咸通元年，爲蠻所攻，棄州走。……明年，攻邕管，經略使李弘源兵少不能拒，奔巒州。」又，宣宗大中十三年，南詔酋龍自稱皇帝，國號大禮，改元建極，遣兵陷播州。見《通鑑》。此雖大中十二年二月段文楚初鎮邕管離任後發生之事，亦可窺見大中末年南詔勢盛，邊徼遭受「倣擾」之情形。

⑭ 邊徼，邊境。《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南至牂柯爲徼。」司馬貞索隱引張揖曰：「徼，塞也。以木柵水爲蠻夷界。」

⑮ 黃伯選，邕管當道士著豪酋。

⑯ 溪洞，古代稱西南少數民族（包括今稱苗族、侗族、壯族）及其聚居地區。《隋書·煬帝紀下》：「高涼通守洗瑤舉兵作亂，嶺南溪洞多應之。」

⑰ 準詔，依照詔書爲準繩，遵照詔旨。懷來，招來。陸賈《新語·道基》：「附遠寧近，懷來萬邦。」字亦作「懷徠」。

⑱ 李蒙，繼段文楚任邕管經略使者，詳注①。

①9 遺愛，指為政有恩惠功德於當地百姓。

②0 伍營，指軍營。古代軍隊編制，士兵五人為伍。亦泛指部伍、軍隊。校，古代軍隊建制，亦泛指部隊。

②1 商，《全文》原作「桑」，據《英華》改。千里農商，謂管內地方千里的農夫商人。

②2 牽留，挽留。截鐙，攔截馬鐙表示挽留。馮贇《雲仙雜記·截鐙留鞭》：「姚崇牧荊州，受代日，闔境民泣，撫馬首截鐙留鞭，以表瞻戀。」

②3 既經焚蕩，指咸通二年七月南詔攻陷邕州後焚掠一空之事，即《通鑑》所謂「城邑居人什不存一」。統臨，統領管轄。又遣統臨，指咸通二年七月段文楚第二次被任命為邕管經略使。

②4 粃，米麥的粗屑。糠粃，泛指粗劣的糧食。菅蓬，茅草蓬草。

②5 尺絹貫緡，一尺絹一貫錢。緡，本指穿錢的繩索，亦指成串的銅錢。

②6 煥，明白、昭然。絲綸，指皇帝的詔書。《禮記·緇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蒙罪狀，當指李蒙「利闕額衣糧以自入」之貪污罪狀，詳注①引《通鑑·咸通二年》。

②7 官常，官之常職。《周禮·天官·大宰》：「以八灋治官府……四曰官常，以聽官治。」制置，規劃、處理。「徒忝官常，曾無制置」，當是詔書中所稱李蒙失職瀆職之罪。

②8 替人，接人，接替的官吏。

②9 浹，遍及。

③0 官局，官署。

③1 徵發，徵調軍隊。《通鑑·咸通四年》：三月，「南蠻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鄭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朝廷召義武節度使康承訓詣闕，欲使之代愚……四月……康承訓至京師，以爲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四道兵萬人與之俱。」又《咸通五年》：三月，「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此當指咸通五年徵發八道兵之事。九州，猶全中國。

③2 憑，憤怒。

③3 何如，《全文》原作「如何」，據《英華》乙改。

③4 兩任，指自己前後兩次擔任邕管經略使。掩襲，指南詔突然襲擊邕州之事。

③5 謂已兩鎮邕管期間，從未勞朝廷從北面（指中原各地）徵調軍隊，而南詔已自抽軍而退。

③6 至德、建中之際，指肅宗至德安史之亂、德宗建中朱泚之亂期間。

③7 長蛇大豕，猶長蛇封豕。《左傳·定公四年》：「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杜預注：「言吳貪害如蛇豕。」此喻反叛的藩鎮。

③8 縻，本指牛韁繩，此指牽繫。《新唐書·段秀實傳》：「肅宗在靈武……署秀實兼懷州長史，知州事，

兼留後。時師老財匱，秀實督餽係道，募士市馬以助軍……朱泚反……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巖面，匍匐走……遂遇害。」盡廢家族，謂將全家族人的性命均繫於國家命運。

③9 謂秀實墓上的松楸尚未大到兩手合圍。

④0 《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裴駰集解引應劭曰：「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帶，衣帶也；厲，砥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國乃絕耳。」此言當年皇帝褒獎功臣的誓言猶存。

④1 無用之軀，段文楚自指。貸，赦免。二句謂雖為功臣之後，却已得不到皇帝毫無偏私的寬赦。

④2 僑居，寄居他鄉。

④3 醜，《英華》作「羞」，校：一作「醜」。

④4 伊、呂，伊尹，商之開國功臣；呂望，周之開國功臣。

④5 平衡，權衡國政使得其平，指宰相之職。

④6 古代有顯爵高位者方能建家廟。《新唐書·段秀實傳》：「大和中，子伯倫始立廟。有詔給鹵簿，賜度支綾絹五百，以少牢致祭。」豐碑，紀功頌德的高大石碑。

④7 蟲篆，本指蟲書。成公綏《隸書體》：「蟲篆既繁，草藁近譌。適之中庸，莫尚于隸。」此指蟲子垂絲

如同篆字。蓋謂家廟中豐碑爲蟲絲所纏繞。

④私，《全文》原作「秋」，據《英華》改。作「秋庭」意泛，且與上句「家」字對未工。私庭，猶私家之庭院。長設雀羅，謂私居荒涼冷落，門無賓客。《史記·汲鄭列傳論》：「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

④9 結欬，鬱結憂嘆。

上崔大夫啓①

伏承已踐埋輪②，光膺弄印③。夙承知遇，欣賀伏深。大夫二十三兄，銑社光輝④，珠庭宅慶⑤。居方可裕⑥，秉直無徒⑦。誠宜便捨珪符⑧，來調鼎鼐⑨。而乃芝田挺秀，不許於三農⑩；蕙畝流芳⑪，寧同於百卉？伏想嵇山靈爽，鏡水澄明⑫，仰止尊高⑬，居然勝絕。隱貧居而坐聞絲管，謂仙家而行有旌旗⑭。竊料已飾廉車⑮，行離郡界。高風在律，爽氣盈軒⑯。未窮皋壤之秋⑰，已領江山之秀。瞻望恩顧，攀結倍深。

校注

①《英華》卷六六六啓十六雜啓下，《全文》卷七八六載此首。崔大夫，名未詳。據啓內「已踐埋輪，光膺弄印」、「誠宜便捨珪符，來調鼎鼐」、「嵇山靈爽，鏡水澄明」、「竊料已飾廉車，行離郡界」等語，其

人蓋任浙東觀察使，已內徵爲御史大夫，將離郡回京者。又據「大夫二十三兄」之語，其人排行爲二十三。然檢《唐刺史考全編》，自開成四年至咸通八年，歷任浙東觀察使者爲蕭俶（開成四年至會昌二年）、李師稷（會昌二年至四年）、元晦（會昌五年至大中元年）、楊漢公（大中元年至二年）、李拭（大中二年）、李褒（大中三年至六年）、李訥（大中六年至九年）、沈詢（大中九年至十二年）、鄭處晦（大中十三年至咸通元年）、王式（咸通元年至二年）、鄭裔綽（咸通三年至四年）、楊嚴（咸通五年至八年）。其間起訖替代基本承接，然無一爲崔姓者，亦無自浙東觀察使內徵爲御史大夫者。再由開成四年上溯至元和初，歷任浙東觀察使亦班班可考，任期承接，無一崔姓者。頗疑題有誤，或他人之作誤植於庭筠名下者。然明刊配殘宋本《英華》卷六六六載溫庭筠雜啓三首，此爲第三首，可見如屬他人之作誤植，則自北宋時已然（或即《英華》在編錄時誤植）。岑仲勉《唐人行第錄》云：「全文七八六溫庭筠《上崔大夫啓》稱二十三兄，節度浙東，名待考。」復由元和初上溯，惟大曆十一年七月至十四年，崔昭爲浙東觀察使。《全文》卷五二三崔元翰《判曹食堂壁記》：「越中號爲中府，連帥治所……故太子少師皇甫公（溫）來臨是邦……後二歲而御史大夫崔公（昭）爲之。」卷四四三李舟《爲崔大夫請人奏表》：「移鎮浙東。臣自至越州，旋經歲序。」又《爲崔大夫請人奏表》：「臣一昨初承國喪（指代宗逝世）……請赴山陵，伏承批答，上遵遺旨，不許奔會。」似與崔姓爲浙東觀察使、御史大夫者合。然其「大夫」之稱，當是任浙東觀察使時所帶憲銜，非徵入任御史大夫之

實職，則終與此啓首二句不合。故據現有資料，對此啓之作者及寫作時間只能存疑。

- ② 《後漢書·張綱傳》：「綱常感激，慨然嘆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惟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梁冀）、河南尹不疑（直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位……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後以「埋輪」為不畏權貴、直言敢諫之典。沈約《奏彈王源》：「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已踐埋輪，已實踐埋輪之志，指其廉察浙東期間，敢於打擊豪強。

- ③ 《史記·張丞相列傳》：「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光膺弄印，謂崔榮膺御史大夫之任命。蓋由浙東觀察使徵人為御史大夫。
- ④ 二十三，係崔大夫之排行。銑社，未詳。銑，最有光澤之金屬。《爾雅·釋器》：「絕澤謂之銑。」《說文》：「銑，金之澤者。」社或取其眾多聚集之義。

- ⑤ 珠庭，飽滿的天庭，星相家以為主貴之相。庾信《周大將軍趙公墓誌銘》：「凝脂點漆，日角珠庭。」《新唐書·李珣傳》：「日角珠庭，非庸人相。」宅，舍。

⑥ 居方，猶居正，謂遵循正道。裕，寬大、寬容。《易·繫辭下》：「益，德之裕也。」韓康伯注：「能益物者，其德寬大也。」

⑦ 徒，《全文》原作「從」。此從《英華》。秉直，猶持正，依直道而行。無徒，無徒衆黨羽。

⑧ 珪符，《全文》作「圭符」。珪、圭本可通用，然字本作「珪符」，此從《英華》。珪符，古代封爵授土時，授珪以爲信。《左傳·哀公十四年》：「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杜預注：「珪，守邑符信。」《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此以「珪符」指浙東觀察使之符信印綬。

⑨ 調鼎鼐，謂調和五味於鼎鼐，喻宰相治理天下。此祝頌之辭，非謂其徵人爲相。

⑩ 芝田，傳說中神仙種靈芝之田。曹植《洛神賦》：「爾迺稅駕乎蘅皋，秣駟乎芝田。」三農，古稱居住於平地、山區、水澤三類地區的農民，此泛稱農夫。許，期望。此謂崔如仙家之靈芝挺秀開花，非農夫可種。蓋贊其非凡品。

⑪ 屈原《離騷》：「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此謂百畝蕙草傳芳，豈同於普通的花卉。喻意同上。

⑫ 嵇山，指會稽山，在今浙江紹興市東南，傳爲夏禹大會諸侯計功之所，故名，《越絕書·外傳記越地傳》：「（禹）更名茅山曰會稽。」靈爽，神靈明爽。鏡水，即鏡湖，在今浙江紹興市會稽山北麓，東漢會稽太守馬臻主持修建之大型水利工程，以水平如鏡，故名。

⑬ 《詩·小雅·車鞿》：「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以稽（嵇）山之高，喻崔之尊高，表己之敬仰。下句「居然勝絕」承「鏡水澄明」而言，謂鏡湖風景絕佳。

⑭ 謂，《全文》作「調」，據《英華》改。二句蓋謂崔在越州，既如隱於貧居而又能坐聞絲竹管絃之樂，謂是仙家生活而又行有旌旗儀仗之榮耀。亦即既有隱逸仙家之樂趣，又充分享受富貴榮華的生活。行有旌旗，指觀察使出行時的旌旗儀仗。

⑮ 廉車，觀察使所乘的車。唐代稱觀察使為「廉察」。廉，通「覘」，考察、查訪。郡界，指越州會稽郡的郡界。

⑯ 時值秋天，故曰「高風」、「爽氣」。律，節氣、時令。古以樂律與曆附會，用十二律對應十二月。在律，謂正合乎其所對應的月份。軒，車。

⑰ 《莊子·知北游》：「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然而樂與！」謝朓《拜中書記室辭隨王箋》：「皋壤搖落，對之惆悵。」二句謂崔在越州雖未歷窮秋，却已盡領江山之秀麗。

榜國子監^①

右前件進士所納詩篇等，識略精微^②，堪裨教化；聲詞激切^③，曲備風謠^④。標題命篇^⑤，時所難著。燈燭之下，雄詞卓然。誠宜榜示衆人，不敢獨專華藻^⑥。並仰榜出，以明無私。

仍請申堂，並榜禮部^⑦。咸通七年十月六日，試官温庭筠榜。

校注

①《唐才子傳》卷八邵謁傳、《全文》卷七八六載此首。榜，張掛榜文或告示。國子監，唐代最高學府，共分六學，即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國子學、太學、四門學與弘文、崇文兩館之主要生徒，爲通向科舉入仕之主要學館。《唐摭言》卷一謂：「開元以前，進士不由兩監（指長安、洛陽的國子監）者，深以爲恥。」又《會昌五年舉格節文》云：「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客外州府舉士人等修明經進士業者，並隸名所在監及官學，仍精加考試。所選人數，其國子監明經，舊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請送二百人；進士，依舊格送三十人。」《通典·選舉三·歷代制下》：「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認爲「仲冬」應從《唐摭言》作「十月」，參以此榜文，是。庭筠此榜文，係咸通七年任國子助教期間作爲該年國子監的試官，將經過考試報送到禮部，準備參加來年春天進士考試者所作的詩篇張榜公示，而寫的榜文告示。兩《唐書·温庭筠傳》均未載其曾爲國子助教事。然胡賓王《邵謁詩序》云：「（謁）尋抵京師隸國子，時温庭筠主試，乃榜三十餘篇以振公道。」《唐詩紀事》卷六十七李濤下亦載：「温庭筠在太學博士，主秋試，濤與衛丹、張郃等詩賦，皆榜於都堂。」庭筠弟庭皓有《唐國子助教温庭筠墓誌》（誌文今佚）署咸通七年。均可證庭筠咸通七年曾任國子助教，主秋試。本篇爲庭筠所作詩文可編年者之最後一篇。

此後不久，即貶方城尉，旋即去世。

② 進士，指國子監經過考試選拔出來準備參加來春禮部進士試的生徒。即鄉貢進士。識略精微，識見才略，精深微妙。

③ 聲詞，聲韻言詞。激切，激烈直率。《漢書·賈山傳》：「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諍之路也。」

④ 曲備風謠，完全具備了《詩經》中十五國風反映民情的品質。【顧學頤曰】觀榜文有「聲詞激切」及「時所難著」之語，或是邵謁詩篇諷刺時政，而庭筠榜之，遂觸忌而遭廢耶？（《新舊唐書溫庭筠傳訂補》）陳尚君《溫庭筠早年事迹考辨》、梁超然《溫庭筠考略》（載《漳州師院學報》一九九四年第三期）亦從其說並多有補證。【陳尚君曰】《唐才子傳》卷九「溫憲」條謂：「詞人李巨川草薦表，盛述憲先人之屈，辭略曰：『蛾眉先妬，明妃爲出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上讀表惻然稱美。時宰相亦有知者，曰：『父以竄死，今孽子宜稍振之，以厭公議，庶幾少雪譏之恨。』上領之。」李巨川草表事，本於《唐摭言》卷十，後段不詳所出，辛文房當別有據。此處明言庭筠爲負冤竄死。據《寶刻叢編》著錄，庭筠墓誌撰於咸通七年，是庭筠之卒距榜詩都堂不超過兩個月。其貶死的最明顯原因，當即爲榜詩觸及時諱。可能與楊收有關。溫憲及第在龍紀元年，上距庭筠死已二十年，公議尚且難厭，可見這件冤案當時頗令人注目。惜事實久湮，只能推知其大概。【梁超然曰】從邵謁

今存的作品可知他們作品情況的一斑。如《歲豐》一詩……對豪強的抨擊，沉痛而激烈，語氣尖刻……《論政》一詩則對時政進行了深刻的譏刺……溫庭筠把這一類「聲詞激切」的作品榜之於堂，自然會招執政者的忌恨。宰相楊收是被當時民謠譏諷為「錢財總被「收」」的有劣跡的貪官豪富……「楊收怒之，貶為方城尉」，這是很自然的。【按】聯繫邵謁等人反映現實、抨擊時政之作，對照榜文中「聲詞激切，曲備風謠。標題命篇，時所難著」之評語，推斷庭筠之貶死與榜國子監生徒之詩一事有關，洵為近乎情理之推測。榜文中所稱「前件進士所納詩篇」，係指考試合格之士子所納的省卷，為禮部規定只舉進士者必須交納的詩文，時間一般為考試前一年冬天。所納者為「舊文」，即作者從自己擅長的文體中選出一部分佳作納獻於禮部，故須張榜公佈，以示國子監秋試選拔之公平。

⑤ 標題命篇，從設置題目到寫作成文。

⑥ 專，獨自佔有。

⑦ 申堂，申報尚書省。唐尚書省署居中，東有吏、戶、禮三部，西有兵、刑、工三部。左、右僕射總轄各部，稱都省，其總辦公處稱都堂。榜禮部，在禮部張榜公佈。

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一 乾牒子

陳義郎^①

陳義郎，父彝爽，與周茂方皆東洛福昌人，同於三鄉習業。彝爽擢第，歸娶郭愔女。茂方名竟不就，唯與彝爽交結相誓。唐天寶中，彝爽調集，授蓬州儀隴令。其母戀舊居，不從子之官。行李有日，郭氏以自織染縑一匹裁衣，欲上其姑，誤爲交刀傷指，血霑衣上。啓姑曰：「新婦七八年温清晨昏，今將隨夫之官，遠違左右，不勝咽戀。然手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誤傷血痕，不能澣去。大家見之，即不忘息婦。」其姑亦哭。彝爽固請茂方同行。其子義郎纔二歲，茂方見之，甚於骨肉。及去儀隴五百餘里，磴石臨險，巴江浩渺。攀蘿遊覽，茂方忽生異志，命僕夫等先行：「爲吾郵亭具饌。」二人徐步自牽馬行。忽於山路斗拔之所，抽金錘擊彝爽，碎顙，擠之於浚湍之中，佯號哭云：「某內逼，北迴，見馬驚踐長官殂矣，今將何之？」一夜會喪，爽妻及僕御致酒感慟。茂方曰：「事既如此，如之何？况天下四方人

一無知者，吾便權與夫人乘名之官，且利一政俸祿，速可歸北，即與發哀。」僕御等皆懸厚利，妻不知本末，乃從其計。到任，安帖其僕。一年已後，謂郭曰：「吾志已成，誓無相背。」郭氏藏恨，未有所施。茂方防虞甚切。秩滿移官，家於遂州長江。又一選，授遂州曹掾。居無何，已十七年，子長十九歲矣。茂方謂必無人知，教子經業，既而欲成。遂州秩滿，挈其子應舉。是年東都舉選，茂方取北路，令子取南路，茂方意令覘故園之存沒。途次三鄉，有鬻飯媪留食，再三瞻矚。食訖，將酬其直。媪曰：「不然，吾憐子似吾孫姿狀。」因啓衣篋，出郭氏所留血污衫子以遺，泣而送之。其子秘於囊，亦不知其由與父之本末。明年下第，歸長江。其母忽見血迹衫子，驚問其故，子具以三鄉媪所對。及問年狀，即其姑也。因大泣，引子於靜室，具言之：「此非汝父，汝父爲此人所害。吾久欲言，慮汝之幼，吾婦人，謀有不臧，則汝亡父之冤無復雪矣，非惜死也。今此吾手留血襦還，乃天意乎！」其子密礪霜刃，候茂方寢，乃斷吭，仍挈其首詣官。連帥義之，免罪。即侍母東歸。其姑尚存，且敘契闊。取衫子驗之，噓歔對泣。郭氏養姑三年而終。

校注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二二二引《乾驥子》。

陽城^①

陽城，貞元中與三弟隱居陝州夏陽山中。相誓不婚，啜菽飲水，莞篔布衾，熙熙怡怡，同於一室。後遇歲荒，屏迹不與同里往來，懼於求也。或採桑榆之皮，屑以爲粥，講論詩書，未嘗暫輟。有蒼頭曰都兒，與主協心，蓋管寧之比也。里人敬以哀，饋食稍豐，則閉戶不納，散於餓禽。後里人竊令於中戶致糠覈十數杯，乃就地食焉。他日，山東諸侯聞其高義，發使致五百緡，城固拒却。使者受命不令返，城乃標於屋隅，未嘗啓緘。無何，有節士鄭俶者，迫於營舉，投人不應，因途經其門，往謁之。俶戚容瘵貌，城留食旬時。問俶所之，及其瘠瘁之端，俶具以情告。城曰：「感足下之操，城有諸侯近貺物，無所用，輒助足下人子終身之道。」俶固讓，城曰：「子苟非妄，又何讓焉？」俶對曰：「君子既施不次之恩，某願終志後爲奴僕償之。」遂去。俶東洛塋事罷，杖歸城，以副前約。城曰：「子奚如是，苟無他俶^②？同志爲學可也，何必云役己以相依？」俶泣涕曰：「若然者，微軀何幸。」俶於記覽苦不長，月餘，城令諷《毛詩》，雖不輟，尋讀，及與之討論，如水投石也。俶大慚。城曰：「子之學，與吾弟相昵不能舍，有以致是邪？今所止阜北，有高顯茅齋，子可自玩習也。」俶甚

喜，遽遷之。復經月餘，城訪之，與論《國風》，俶雖加功，竟不能往復一辭。城方出，未三二十步，俶縊於梁下。供餼童窺之，驚以告城，城慟哭若裂支體，乃命都兒將酒奠之。乃作文親致祭，自咎不敏：「我雖不殺俶，俶因我而死。」自脫衣，令僕夫負之，都兒行檣楚十五。仍服總麻，厚瘞之。由是爲縉紳之所推重。後居諫議大夫時，極諫裴延齡不合爲國相，其言至懇。《唐史》書之。及出守江華都，日炊米兩斛，魚羹一大鬻，自天使及草衣村野之夫，肆其食之。並置瓦甌櫛杓，有類中衢罇也。

校注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一六七引《乾驥子》。

② 俶，乾隆十八年黃晟槐蔭草堂刻本作「繫」。

李丹^①

郎中李丹，典濠州，蕭復處士寄家楚州白田，聞丹之義，來謁之。且無傭保，棹小舟，唯領一舛歲女僮。時方寒，衣復單弊，女僮尤甚，坐於客次。女僮門外求火燎手，且持其靴去，客吏忽云：「郎中屈處士！」復即芒屨而入。丹揖之坐，略話平素。復忽悟足禮之闕，矍然乃

起謝曰^②：「某爲饑凍所迫，高堂慈母處分，令人關投親知。無奴僕，有一小女僮，便令將隨參謁。朝至此，僮駭恐懼公衙，失所在。客吏已通，取靴不得，去就疏脫，惟惶悚而已。」丹曰：「靴與履皆一時之禮。古者解襪登席，即徒跣以爲禮。靴，胡服也，始自趙武靈王，又有何典據？此不足介君子懷，但請述所求意。」遂留從容，復頤旨趨，乃云：「足下相才，他日必領重事。」於是遣使於白田，饋遺復母甚厚，又餞復以匹馬束帛。復後竟爲相。

校注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一七〇引《乾驥子》。

② 謝，原作「丹」，據四庫本《廣記》改。起謝，乾隆十八年黃晟刻本作「啓丹」。

武元衡^①

武黃門之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狂酒，逼元衡大觥，不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動。沐訖，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

校注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一七七引《乾驥子》。

閻濟美^①

閻濟美，前朝分司卿許與定分，一志不爲。某三舉及第。初舉，劉單侍郎下雜文落第。二舉，坐王侍郎雜文落第。某當是時，年已蹭蹬，常於江徼往徑山欽大師處問法。是春，某既下第，又將出關，因獻座主六韻律詩曰：「謇諤王臣直，文明雅量全。望爐金自躍，應物鏡何偏？南國幽沈盡，東堂禮樂宣。轉令遊藝士^②，更惜至公年。芳樹歡新景，青雲泣暮天。唯愁鳳池拜，孤賤更誰憐？」座主覽焉，問某：「今年何者退落？」具以實告，先榜落第。座主赧然變色，深有遺才之嘆。乃曰：「所投六韻，必展後效。足下南去，幸無疑將來之事。」某遂出關。秋月，江東求薦，名到省後，兩都置舉，座主已在洛下。比某到洛，更無相知。便投迹清化里店。屬時物翔貴，囊中但有五緡，策蹇驢而已。有舉公盧景莊已爲東府首薦，亦同處焉，僕馬甚豪，與某相揖，未交一言。久乃問某曰：「閻子自何至止？」對曰：「從江東來。」敬奉不敢怠。景莊一旦際暮醉歸，忽蒙問某行第，乃曰：「閻二十。」「消息絕好，景莊大險。」某對曰：「不然。必先大府首薦，聲價已振京洛。如某遠地一送，豈敢望有成哉！」景莊曰：「足下定矣。」十一月下旬，遂試雜文。十二月三日，天津橋放雜文榜，

景莊與某俱過。其日苦寒。是月四日，天津橋作鋪帖經，景莊尋被絀落。某具前白主司曰：「某早留心章句，不工帖書，必恐不及格。」主司曰：「可不知禮闈故事，亦許詩贖。」某致詞後，紛紛去留。某又遽前白主司曰：「侍郎開獎勸之路，許作詩贖帖，未見題出。」主司曰：「賦天津橋望洛城殘雪詩。」某只作得二十字。某詩曰：「新霽洛城端，千家積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陽殘。」已聞主司催約詩甚急，日勢又晚，某告主司：「天寒水凍，書不成字。便聞主司處分，得句見在將來。」主司一覽所納，稱賞再三，遂唱過。其夕，景莊相賀云：「前與足下並鋪，試《蜡日祈天宗賦》，竊見足下用魯丘對衛賜。據義，衛賜則子貢也。足下書「衛賜」作「駟」馬字，唯以此奉憂耳。」某聞是說，反思之，實作「駟」馬字，意甚惶駭。此榜出，某濫忝第。與狀頭同參座主，座主曰：「諸公試日，天寒急景，寫札雜文，或有不如此法。今恐文書到西京，須呈宰相，請先輩等各買好紙，重來請印，如法寫淨送納，抽其退本。」諸公大喜。及某撰本却請出，「駟」字上朱點極大。座主還闕之日，獨揖前曰：「春間遺才^③，所投六韻，不敢暫忘，聊副素約耳。」

校注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一七九引《乾驥子》。

② 轉，原作「輪」，據《唐詩紀事》卷三十六所引閻獻座主張謂詩六韻及黃氏刻本《廣記》改。

③ 遺，原作「遣」，據《唐詩紀事》卷三十六所引及黃氏刻本《廣記》改。

嚴振^①

德宗鑾駕之幸梁、洋，中書舍人齊映爲之御。下洋州青源川，見旌旗蔽野，上心方駭，謂泚兵有諳疾路者，透秦嶺而要焉。俄見梁帥嚴振，具纓鞬拜御馬前，具言君臣亂離，嗚咽流涕。上大喜，口敕昇獎，令振上馬前去，與朕作主人。映身本短小，聲氣抑揚，乃曰：「嚴振合與至尊導馬，御膳自有所司。」頃之，上次洋州行在。召映，責以儒生不達時變，煙塵時須姑息戎帥。映伏奏曰：「山南士庶，祇知有嚴振，不知有陛下。今者天威親臨，令巴蜀士民知天子之尊，亦足以盡振爲臣子之節。」上深嘉歎。振聞，特拜謝映。時議許映。

校注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引《乾闥子》。

鮮于叔明^①

劍南東川節度鮮于叔明，好食臭蟲，時人謂之蟠蟲。每散令人採拾得三五升，即浮之微熱

水中，以抽其氣盡。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餅而啖，其味實佳。

校注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二百一引《乾暎子》。

權長孺^①

長慶末，前知福建縣權長孺，犯事流貶。後以故禮部相國德輿之近宗，遇恩復資，留滯廣陵多日。賓府相見皆鄙之。將詣闕求官，臨行，羣公飲餞於禪智精舍。狂士蔣傳知長孺有嗜人爪癖，乃於步健及諸傭保處薄給酬直，得數兩削下爪。或洗濯未清，以紙裹，候其酒酣，進曰：「侍御遠行，無以餞送。今有少佳味敢獻。」遂進長孺。長孺視之，忻然有喜色，如獲千金之惠。涎流于吻，連撮噉之。神色自得，合坐驚異。

校注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二百一引《乾暎子》。

裴弘泰^①

唐裴均之鎮襄州，裴弘泰爲鄭滑館驛巡官，充聘于漢南。遇大宴，爲賓司所漏。及設會，均令走屈鄭滑裴巡官。弘泰奔至，均不悅，責曰：「君何來之後？」大涉不敬。酌後至，酒已投糾籌。」弘泰謝曰：「都不見客司報宴，非敢慢也。叔父捨罪，請在座銀器，盡斟酒滿之，器隨飲以賜弘泰，可乎？」合座壯之，均亦許焉。弘泰次第揭座上小爵，以至觥船，凡飲皆竭，隨飲訖，即置於懷，須臾盈滿。筵中有銀海，受一斗以上，其內酒亦滿。弘泰以手捧而飲，飲訖，目吏人，將海覆地，以足踏之，捲抱而出，即索馬歸驛。均以弘泰納飲器稍多，色不懌。午後宴散，均又思弘泰之飲，必爲酒過度所傷，憂之。迨暮，令人視飲後所爲。使者見弘泰戴紗帽，於漢陰驛廳，箕踞而坐，召匠秤得器物，計二百餘兩。均不覺大笑，明日再飲。回車日，贈遺甚厚。

校注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二二三三引《乾驥子》。

蕭俛^①

唐貞元中，蕭俛新及第。時國醫王彥伯住太平里，與給事鄭雲逵比舍住。忽患寒熱，早詣彥伯求診候，誤入雲逵第。會門人他適，雲逵立於中門。俛前趨曰：「某前及第，有期集之役，忽患。」具說其狀。逵命僕人延坐，爲診其臂曰：「據脈候是心家熱風。雲逵姓鄭，若覓國醫王彥伯，東鄰是也。」俛赧然而去。

校注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二四二引《乾驥子》。

苑誦^①

唐尚書裴胄鎮江陵，常與苑論有舊^②。論及第後更不相見，但書札通問而已。論弟誦方應舉^③，過江陵，行謁地主之禮。客因見誦名，曰：「秀才之名，雖字不同，且難於尚書前爲禮，如何？」會誦懷中有論舊名紙，便謂客將曰：「某自別有名。」客將見日晚，倉皇遽將名人。胄喜曰：「苑大來矣。」屈人誦半庭^④，胄見貌異。及坐，揖曰：「足下第幾？」誦對曰：「第

四。「胄曰：「與苑大遠近？」」訕曰：「家兄。」又問曰：「足下正名何？」對曰：「名論。」又曰：「賢兄改名乎？」訕曰：「家兄也，名論。」公庭將吏，於是皆笑。及引坐，乃陳本名名訕。既逡巡於便院，俄而遠近悉知。

校注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二四二引《乾驥子》。

② 論，原作「訕」，涉題內「訕」字而誤，據下文及黃刻本《廣記改》。

③ 弟，原作「第」，涉上文「第」字而誤，據黃刻本《廣記》改。

④ 半，黃刻本《廣記》作「至中」。

寶父^①

扶風寶父，年十二，諸姑累朝國戚，其伯檢校工部尚書交，閑廐使宮苑使，於嘉會坊有廟院。又親識張敬立任安州長史，得替歸城。安州土出絲履，敬立齋十數輛散甥姪。競取之，唯父獨不取。俄而所餘之一輛，又稍大，諸甥姪之剩者，父再拜而受之。敬立問其故，父不對。殊不知殖貨有端木之遠志。遂於市鬻之，得錢半千，密貯之，潛於鍛爐作二枝小錘，利其刃。五月初，長安盛飛榆莢，父掃聚得斛餘。遂往詣伯所，借廟院習業，伯父從之。父夜

則潛寄褒義寺法安上人院止，晝則往廟中，以二鍤開隙地，廣五寸，深五寸，密布四千餘條，皆長二十餘步，汲水漬之，布榆莢於其中。尋遇夏雨，盡皆滋長。比及秋，森然已及尺餘。千萬餘枝矣。及明年，榆栽已長三尺餘，又遂持斧伐其併者，相去各三寸，又選其條枝稠直者，悉留之。所間下者，二尺作圍束之，得百餘束。遇秋陰霖，每束鬻值十餘錢。又明年，汲水於舊榆溝中。至秋，榆已有大者如雞卵。更選其稠直者，以斧去之，又得二百餘束，此時鬻利數倍矣。後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僅千餘莖，鬻之，得三四萬餘錢。其端大之材，在廟院者，不啻千餘，皆堪作車乘之用。此時生涯已有百餘，自此弊帛布裘百結，日歎食而已。遂買蜀青麻布，百錢箇疋，四尺而裁之，雇人作小袋子。又買內鄉新麻鞋數百輛，不離廟中。長安諸坊小兒及金吾家小兒等，日給餅三枚，錢十五文，付與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實其內，納焉。月餘，槐子已積兩車矣。又令小兒拾破麻鞋，每三輛，以新麻鞋一輛換之。遠近知之，送破麻鞋者雲集，數日，獲千餘量。然後鬻榆材中車輪者，此時又得百餘千。雇日傭人，於崇賢西門水澗，從水洗其破麻鞋，曝乾，貯廟院中，又坊門外買諸堆棄碎瓦子，令功人於流水澗洗其泥滓，車載積於廟中。然後置石嘴碓五具，剉碓三具，西市買油靛數石，雇庖人執爨，廣召日傭人，令剉其破麻鞋，粉其碎瓦，以疎布篩之，合槐子油靛，令

役人日夜加功爛擣，候相乳尺，悉看堪爲挺，從白中熟出，令工人併手團握，例長三尺已下，圓徑三寸，垛之得萬餘條，號爲法燭。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尺燼重桂，巷無車輪，又乃取此法燭鬻之，每條百文。將燃炊爨，與薪功倍，又獲無窮之利。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餘畝坳下潛污之地，目曰「小海地」，爲亭旗之內衆穢所聚，又遂求買之，其主不測，又酬錢三萬。既獲之，於其中立標懸幡子，於遶池設六七鋪，製造煎餅及糰子，召小兒擲瓦礫擊其幡標，中者以煎餅糰子啗。不逾月，兩街小兒競往，計萬萬，所擲瓦已滿池矣。遂經度，造店二十間，當其要害，日收利數千，甚獲其要。店今存焉，號爲寶家店。又嘗有胡人米亮，因饑寒，又見，輒與錢帛，凡七年不之問。異日又見亮，哀其饑寒，又與錢五千文。亮因感激而謂又曰：「亮終有所報大郎。」又方閒居，無何，亮且至，謂又曰：「崇賢里有小宅出賣，直二百千文，大郎速買之。」又西市櫃坊，鑲錢盈餘，即依直出錢市之。書契日，亮語又曰：「亮攻於覽玉，嘗見宅內有異石，人罕知之。是搗衣砧，真于闐玉，大郎且立致富矣。」又未之信，亮曰：「延壽坊召玉工觀之。」玉工大驚曰：「此奇貨也，攻之當得腰帶鈔二十副，每副直錢三千貫文。」遂令琢成，果得數百千價。又得合子、執帶、頭尾諸色雜類，鬻之，又計獲錢數十萬貫。其宅并元契，又遂與米亮，使居之以酬焉。又李晟太尉宅前有一小宅，相傳

凶甚，直二百十千，又買之，築圍打牆，拆其瓦木，各塚一處。就耕之術^②，太尉宅中傍其地，有小樓常下瞰焉。晟欲併之爲擊毬之所。他日，乃使人向又欲買之。又確然不納，云：「某自有所要。」候晟休沐日，遂具宅契書請見晟，語晟曰：「某本置此宅，欲與親戚居之，恐俯逼太尉甲第，貧賤之人，固難安矣。某所見此地寬閒，其中可以爲戲馬，今獻元契，伏惟俯賜照納。」晟大悅，私謂又：「不要某微力乎？」又曰：「無敢望。猶恐後有緩急，再來投告令公。」晟益知重。又遂搬移瓦木，平治其地如砥，獻晟。晟戲馬，荷又之所惠。又乃於兩市選大商產巨萬者，得五六人，遂問之：「君豈不有子弟要諸道及在京職事否？」賈客因^③語又曰：「大郎忽與某等致得子弟庇身之策^④，某等其率草粟之直二萬貫文。」又因懷諸賓客子弟名謁晟，皆認爲親故，晟忻然覽之，各置諸道膏腴之地重職，又又獲錢數萬。崇賢里有中郎將曹遂興，堂下生一大樹，遂興每患其經年枝葉有礙庭宇，伐之又恐損堂室，又因訪遂興，指其樹曰：「中郎何不去之？」遂興答曰：「誠有礙耳，因慮根深本固，恐損所居室宇。」又遂請買之：「仍與中郎除之，不令有損，當令樹自去。」中郎大喜。乃出錢五千文以納中郎。與斧斫匠人議伐其樹，自梢及根，令各長二尺餘斷之，厚與其直，因選就衆材及陸博局數百，鬻於木行，又計利百餘倍。其精幹率是類也。後又年老無子，分其見在財等

與諸熟識親友。至其餘千產業，街西諸大市各千餘貫，與常住法安上人經營，不揀時日供擬，其錢亦不計利。又卒時年八旬餘，京城和會里有邸，弟姪宗親居焉，諸孫尚在。

校注

① 錄自乾隆十八年黃晟槐蔭草堂刻本《太平廣記》卷二四三引《乾驥子》。

② 術，談刻本、四庫本作「後」。

③ 因，四庫本作「共」。

④ 策，四庫本作「地」。

裴樞^①

河東裴樞，字環中。季父耀卿，唐玄宗朝位至丞相，開元二十一年奏開河漕以贍國用^②，上深嘉納之。親姨夫中書舍人薛邕，時有知貢舉之耗，元日因來謁樞親，乃曰：「幾姊有處分親故中舉人否^③？」其親指樞。邕整容端手板對曰：「三十六郎自是公共積選之才，不待處分矣。伏恐別有子弟。」樞即應聲曰：「媿子失言。」因舉酒瀝地誓曰：「薛姨夫知舉，樞當絕迹匿形，不履人世。」其親決責，令拜謝邕，樞竟不屈。永泰二年，賈至侍郎知舉，樞一舉而

登選。後大曆二年，薛邕方知舉。樞及第後歸丹陽里，不與雜流交通。及韋元甫除此州，計到郡之明日，合來拜其親。元甫至丹陽之明日，專使送衣服書狀信物，樞怒言不納。後三日，元甫親擁騎到樞別業，樞戒其僕不令報，久停元甫車徒不得進。元甫不怒，但云：「裴君太褊，某乍到須與軍吏監軍相識，遽此深責，未敢當也。」親乃遣女奴傳語，延元甫就廳事置酒，元甫陳以公事，樞方出歡話。

校注

-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二四四引《乾闥子》。
- ② 奏，原作「春」，據黃氏刻本《廣記》改。
- ③ 處，原爲闕文，據黃氏刻本《廣記》補。

張登^①

唐南陽張登，制舉登科。形貌枯瘦，氣高傲物。裴樞與爲師友。樞爲司勳員外，舉公羣至投文，樞才詆訶瑕謫。登自知江陵鹽鐵會計，到城直入司勳廳，冷笑曰：「裴三十六大有可笑事。」樞因問登可笑之由。登曰：「笑公驢牙郎搏馬價，此成笑耳。」

校注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二五七引《乾闥子》。

劉義方^①

唐劉義方，東府解送試《貂蟬冠賦》，韻脚以「審之厚薄」。義方賦成，云：「某於「厚」字韻，有一聯破的。」乃吟曰：「懸之有壁，有類乎兜鍪；戴之無頭，又同乎席帽莫后反。」無不以爲歡笑。

校注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二六一引《乾闥子》。

鄭羣玉^①

唐東市鐵行有范生，卜舉人連中成敗，每卦一縑。秀才鄭羣玉短於呈試^②，家寄海濱，頗有生涯，獻賦之來，下視同輩^③，意在必取。僕馬鮮華，遂賫緡三千，並江南所出，詣范生。范喜於異禮，卦成乃曰：「秀才萬全矣。」羣玉之氣益高。比入試，又多賫珍品，烹之坐享，以

至繼燭。見諸會賦，多有寫淨者，乃步於庭曰：「吾今下筆，一字不得生，鐵行范生，須一打二十^④。」突明，竟掣白而去。

校注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二六一引《乾驥子》。

② 秀才，原闕文，據黃刻本《廣記》補。

③ 同輩，原闕文，據黃刻本《廣記》補。

④ 打，原闕文，據黃刻本《廣記》補。

梅權衡^①

唐梅權衡，吳人也，人試不持書策，人皆謂奇才。及府題出《青玉案賦》，以「油然易直子諒之心」爲韻，場中競講論如何押「諒」字。權衡於庭樹下，以短筆畫地起草。日晡，權衡詩賦成。張季遐前趨，請權衡所納賦押「諒」字，以爲師模。權衡乃大言曰：「押字須商量，爭應進士舉？」季遐且謙以薄劣，乃率數十人請益。權衡曰：「此韻難押。諸公且廳上坐，聽某押處解否。」遂朗吟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諒。犬蹲其傍，鷓拂其上。」權衡又講：「青玉案者，是食案。所以言犬蹲其傍，鷓拂其上也。」衆大笑。

校注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二六一引《乾驥子》。

王諸^①

大曆中，邛州刺史崔勵親外甥王諸，家寄綿州，往來秦蜀，頗諳京中事。因至京，與倉部令史趙盈相得，每籌左綿等事^②。盈並爲主之。諸欲還，盈固留之。中夜，盈謂諸曰：「某長姊適陳氏，唯有一笄女。前年，長姊喪逝，外甥女子，某留撫養。所惜聰惠，不欲托他人。知君子秉心，可保歲寒。非求於伉儷，所貴得侍巾櫛。如君他日禮娶，此子但安存，不失所，即某之望也。成此親者，結他年之好耳。」諸對曰：「感君厚意，敢不從命。固當期於偕老耳。」諸遂備纁幣迎之。後二年，遂挈陳氏歸于左綿。是時，勵方典邛商，諸往覲焉。勵遂責諸浪迹，又恐年長不婚，諸具以情白舅。勵曰：「吾小女寬柔，欲與汝重親，必容汝舊納者。」陳氏亦曰：「豈敢他心哉！但得衣食粗充，夫人不至怪怒，是某本意。」諸遂就表妹之親。既成姻，崔氏女便令取陳氏，同居相得，更無分毫失所。勵令其子鏗與諸江陵卜居，兼將金帛下峽而去。三月諸發。五月，勵受替，遂盡室江陵而行。諸與鏗方買一宅修葺，

停午，諸忽夢陳氏被髮來，哀告諸曰：「某，他鄉一賤人。崔氏夫人本許終始，奈何三峽舟中沐髮，使人聳某，令於崩湍中而卒，永葬魚鼈腹中。」哀泣霑襟。俄而鏗於東廂寐，亦夢陳氏訴冤：「崔夫人不仁，致我性命三峽。」鏗與諸偶坐，方訝其事，其夜，二人夢復如前。鏗甚慚，謂諸曰：「某娘情性不當如是，何有此冤！且今日江頭望信，若聞陳氏不平安，此則必矣。」後數日，果有信，說陳氏溺三峽。及勵到諸家，諸泣說前事。崔氏爲其兄所責，不能自明，遂斷髮暗鳴而卒，諸亦蕩遊他處。數年間，忽於夏口，見水軍營之中門東廂，見一女人，姿狀即陳氏也。諸流眄久之。其婦又殷勤瞻矚，問僮僕云：「郎君豈不姓王？」僮走告諸，及白姨弟，令詢其本末。陳氏曰：「實不爲崔氏所擠，某失足墜於三峽，經再宿，泊屍於磧，遇鄂州迴易小將梁璨，初欲收葬，後因吐無限水，忽然而蘇。某感梁之厚恩，遂妻梁璨，今已誕二子矣。」諸由是疑負崔氏之冤，人羅浮山而爲頭陀僧矣。

校注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二八〇引《乾驥子》。

② 「籌左」，原作「霽在」，據黃氏刻本《廣記》改。

道政坊宅^①

道政里十字街東，貞元中有小宅，怪異日見，人居者必遭大凶禍。時進士房次卿假西院住，累月無患，乃衆誇之云：「僕前程事可以自得矣。咸謂此宅凶，於次卿無何有。」李直方聞而答曰：「是先輩凶於宅。」人皆大笑。後爲東平節度李師古買爲進奏院。是時東平軍每賀冬正^②，常五六十人，鷹犬隨之。武將軍吏烹庖屠宰，悉以爲常。進士李章武初及第，亦負壯氣，詰朝訪太史丞徐澤，遇早出，遂憩馬於其院。此日東平軍士悉歸，忽見堂上有偃背衣黝緋老人，目且赤而有淚，臨階曝陽。西軒有一衣暗黃裙白袴襠老母，荷擔二籠，皆盛亡人碎骸及驢馬等骨，又插六七枚人肋骨於其髻爲釵，似欲移徙。老人呼曰：「四娘子何爲至此？」老母應曰：「高八丈萬福。」遽云：「且辭八丈移去，近來此宅大蹀聒，求住不得也。」章武知音親說此宅本凶。或云章武因此珣粉黛耳^③。

校注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三四一引《乾驥子》。

② 軍，原作「君」，據黃氏刻本《廣記》改。

③ 珮，沈氏鈔本《廣記》作「而」，四庫本《廣記》作「瑁」，均非，疑當作「釧」，鎖也。「釧粉黛」，藏嬌之謂。

華州參軍^①

華州柳參軍，名族之子。寡慾，早孤，無兄弟。罷官於長安閑遊。上巳日，曲江見一車子，飾以金碧，半立淺水之中。後簾徐褰，見摻手如玉，指畫令摘芙蓉。女之容色絕代，斜睨柳生良久。柳生鞭馬從之，即見車子入永崇里。柳生訪其姓^②，崔氏，女亦有母。有青衣，字輕紅。柳生不甚貧，多方賂輕紅，竟不之受。他日，崔氏女有疾，其舅執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之：「請爲子納焉。」崔氏不樂，其母不敢違兄之命。女曰：「願嫁得前時柳生足矣。必不允，某與外兄終恐不生全。」其母念女之深，乃命輕紅於薦福寺僧道省院達意。柳生爲輕紅所誘，又悅輕紅。輕紅大怒曰：「君性正粗，奈何小娘子如此待於君，某一微賤，便忘前好，欲保歲寒其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拜，謝不敏然。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娘子不樂適王家，夫人是以偷成婚約，君可兩三日內就禮事。」柳生極喜，自備數百千財禮，期內結婚。後五日，柳挈妻與輕紅於金城里居。及旬月外，金吾到永崇，

其母王氏泣云：「某夫亡，子女孤弱^③，被侄不待禮會，強竊女去矣。兄豈無教訓之道？」金吾大怒，歸答其子數十。密令捕訪，彌年無獲。無何，王氏歿，柳生挈其妻與輕紅自金城里赴喪。金吾之子既見，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於外姑王氏處納采娶妻，非越禮私誘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歿，無所明，遂訟於官。公斷王家先下財禮，合歸王家。金吾子常悅慕表妹，亦不怨前橫也。經數年，輕紅竟潔己處焉。金吾又亡，移其宅於崇義里。崔氏不樂事外兄，乃使輕紅訪柳生所在，時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輕紅與柳生爲期，兼賚看圃豎，令積糞堆與宅垣齊，崔氏女遂與輕紅躡之，同詣柳生。柳生驚喜，又不出城，只遷羣賢里。後本夫終尋崔氏女，知羣賢里住，復興訟奪之。王生情深，崔氏萬途求免，託以體孕，又不責而納焉。柳生長流江陵，二年，崔氏女與輕紅相繼而歿。王生送喪，哀慟之禮至矣。輕紅亦葬於崔氏墳側。柳生江陵閑居，春二月，繁花滿庭，追念崔氏女，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聞扣門甚急，俄見輕紅抱妝奩而進，乃曰：「小娘子且至。」聞似車馬之聲，比崔氏女人門，更無他見。柳生與崔氏女敘契闊，悲歡之甚。問其由，則曰：「某已與王生訣，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專，必果夙願。」因言曰：「某少習樂，箜篌中頗有功。」柳生即時買箜篌，調弄絕妙。二年間，可謂盡平生矣。無何，王生舊使蒼頭過柳生之門，見輕

紅，驚，不知其然。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問閭里，又云流人柳參軍，彌怪，更伺之。輕紅亦知是王生家人，因具言於柳生，匿之。王氏蒼頭却還城，具以其事言於王生。王生聞之，命駕千里而來。既至柳生之門，於隙窺之，正見柳生坦腹於臨軒榻上，崔氏女新妝，輕紅捧鏡於其側。崔氏勻鉛黃未竟，王生門外極叫，輕紅鏡墜地，有聲如磬。崔氏與王生無憾，遂入。柳生驚，亦待如賓禮。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與王生從容言事，二人相看不喻，大異之。相與造長安，發崔氏所葬驗之，即江陵所施鉛黃如新，衣服肌肉，且無損敗，輕紅亦然。柳與王相誓，却葬之，二人入終南山訪道，遂不返焉。

校注

-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三四二引《乾闥子》。
- ② 「訪其姓」，原作「知其大姓」，據沈氏鈔本《廣記》改。
- ③ 弱，原闕文，據黃刻《廣記》補。沈氏鈔本作「獨」。

李僖伯^①

隴西李僖伯，元和九年任溫縣，常爲予說：元和初調選時，上都興道里假居。早往崇仁里

訪同選人，忽於興道東門北下曲，馬前見一短女人，服孝衣，約長三尺以來，言語聲音，若大婦人。咄咄似有所尤。即云：「千忍萬忍，終須決一場，我終不放伊。」彈指數下云：「大奇，大奇。」僖伯鼓動後出，心思異之，亦不敢問。日旰，及廣衢，車馬已鬧，此婦女爲行路所怪，不知其由。如此兩日，稍稍人多，只在崇仁北街居。無何，僖伯自省門東出，及景風門，見廣衢中人鬧已萬萬，如東西隅之戲場，大圍之。其間無數小兒環坐，短女人準前，布幕其首，言詞轉無次第，羣小兒大共嗤笑。有人欲近之，則來拏攬，小兒又退。如是日中，看者轉衆。短女人方坐，有一小兒突前牽其幕首，布遂落，見三尺小青竹挂一觸體，饒然。金吾以其事上聞。

校注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三四三引《乾闥子》。

張弘讓^①

元和十二年，壽州小將張弘讓，娶兵馬使王暹女。淮西用兵方急，令狐通爲刺史。弘讓妻重疾累月，每思食，弘讓與具。後不食，如此自夏及秋，乍進乍退，弘讓心終不怠。冬十月，

其妻忽思湯餅。弘讓與具之，工未竟，遇軍中給冬衣，弘讓遂請同志王士徵妻爲饌。弘讓乃去。士徵妻饌熟，就牀欲進。忽見弘讓妻自額鼻中分半，一手一股在牀，流血殷席。士徵妻驚呼，告營中。軍人妻諸鄰來共觀之，競問莫知其由。俄而吏報通，使人檢視。其日又非昏暝，一婦素無嫌怨，遂爲吏所錄。弘讓奔歸，及喪所。忽聞空中婦悲泣云：「某被大家喚將看兒去，煩君多時。某不得已，君終不見棄。大家索君懇求耳。」先是弘讓營居後小圃中有一李樹，婦云：「君今速爲某造四分食，置李樹下，君則向樹下哀祈，某必得再履人世也。」弘讓依其言陳饌，懇祈拜之。忽聞空中云：「還汝新婦！」便聞王氏云：「接我力。」弘讓如其言接之，俄覺赫然半屍簿下，弘讓抱之。遽聞王氏云：「速合牀上半屍。」比弘讓拳曲持半屍到牀，王氏聲聲云：「勘其剖處，無所參差。」弘讓盡力與合之，令等其舊。王氏云：「覆之以衾，無我問三日。」弘讓如其教。三日後，聞呻吟，乃云：「思少饘粥。」弘讓以飲灌其喉，盡一杯。又云：「具無相問。」七日則泯如舊，但自項及脊徹尻，有痕如刀傷。前額及鼻，貫胸腹亦然。一年平復如故。生數子。此故友龐子肅親見其事。

校注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三四四引《乾闥子》。

寇鄴^①

元和十二年，上都永平里西南隅有一小宅，懸榜云：「但有人敢居，即傳元契奉贈，及奉其初價。」大曆年，安太清始用二百千買得，後賣與王妯，傳受凡十七主，皆喪長。布施與羅漢寺，寺家賃之，悉無人敢入。有日者寇鄴，出入於公卿門，詣寺求買。因送四十千與寺家，寺家極喜，乃傳契付之。有堂屋三間，甚庠，東西廂共五間，地約三畝，榆楮數百株。門有崇屏，高八尺，基厚一尺，皆炭灰泥焉。鄴又與崇賢里法明寺僧普照爲門徒。其夜，掃堂獨止，一宿無事。月明，至四更，微雨。鄴忽身體拘急，毛髮如磔，心恐不安。聞一人哭聲，如出九泉。乃畢聽之^②，又若在中天。其乍東乍西，無所定。欲至曙，聲遂絕。鄴乃告照曰：「宅既如此，應可居焉。」命照公與作道場。至三更，又聞哭聲。滿七日，鄴乃作齋設僧。方欲衆僧行食次，照忽起，於庭如有所見。遽厲聲逐之，喝云：「這賊殺如許人！」繞庭一轉，復坐曰：「見矣見矣！」遂命鄴求七家粉水解穢。俄至門崇屏，灑水一杯，以柳枝撲焉。屏之下四尺，開土忽頽圯，中有一女人，衣青羅裙，紅褲、錦履、緋衫子，其衣皆是紙灰，風拂盡飛於庭，即枯骨籍焉。乃命織一竹籠子，又命鄴作三兩事女衣盛之，送葬渭水之沙洲。仍

命勿回頭，亦與設酒饌。自後小大更無恐懼。初，郭汾陽有堂妹，出家永平里宣化寺。汾陽王夫人之頂謁其姑，從人頗多，後買此宅，往來安置。或聞有青衣不謹，遂失青衣，夫人令高築崇屏，此宅因有是焉。亦云，青衣不謹洩漏遊處，由是生葬此地焉。

校注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三四四引《乾驥子》。

② 畢，黃氏刻本作「卑」。

梁仲朋^①

葉縣人梁仲朋，家住汝州西郭之街南。渠西有小莊，常朝往夕歸。大曆初，八月十五日，天地無氛埃。去十五六里，有豪族大墓林，皆植白楊。是時，秋影落木，仲朋跨馬及此。二更，聞林間槭槭之聲，忽有一物自林飛出。仲朋初謂是驚棲鳥，俄使人仲朋懷，鞍橋上坐。月照若五斗栲栳大，毛黑色，頭便似人，眼眈如珠。便呼仲朋為弟，謂仲朋曰：「弟莫懼^②。」頗有羶羯之氣，言語一如人。直至汝州郭門外，見人家未寐，有燈火光，其怪歛飛東南上去，不知所在。如此仲朋至家多日，不敢向家中說。忽一夜更深月上，又好天色，仲朋遂召

弟妹於庭命酌，或嘯或吟，因語前夕之事。其怪忽從屋脊上飛下，來謂仲朋曰：「弟說老兄何事也？」於是小大走散，獨留仲朋，云：「爲兄作主人。」索酒不已。仲朋細視之，頸下有瘦子，如生瓜大，飛翅是雙耳，又是翅，鼻烏毛斗髻，大如鵝卵。飲數斗酒，醉於杯筵上，如睡着。仲朋潛起，礪闊刃，當其項而刺之，血流迸灑，便起云：「大哥，大哥，弟莫悔。」却映屋脊不復見，庭中血滿。三年內，仲朋一家三十口蕩盡。

校注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三六二引《乾闥子》。

② 「莫」字原無，據黃氏刻本《廣記》補。

王愬^①

建中三年，前楊府功曹王愬，自冬調選，至四月，寂無音書。其妻扶風竇氏憂甚。有二女，皆國色。忽聞門有賣卜女巫包九娘者過其巷，人皆推占事中，遂召卜焉。九娘設香水訖，俄聞空中有一人下，九娘曰：「三郎來，與夫人看功曹有何事，更無音書？早晚合歸？」言訖而去。經數刻，忽空中宛轉而下，至九娘喉中曰：「娘子酬答何物？阿郎歸甚平安。今

日在西市絹行舉錢，共四人長行，緣選場用策子，被人告，所以不得見官。」作行李次，密書之。五月二十三日初明，愬奄至宅。竇氏甚喜，坐訖，便問：「君何故用策子，令選事不成？又於某月日西市舉錢，共四人長行？」愬自以不附書，愕然驚異。妻遂話及女巫之事，即令召巫來，曰：「勿憂^②。來年必得好官。今日西北上有人牽二水牛，患脚，可勿爭價買取，旬月間應得數倍利。」至時，果有人牽跛牛過，即以四千買之^③，經六七日，甚肥壯，足亦無損。同曲磨家，二牛暴死，卒不可市，遂以十五千求買。初，愬宅在慶雲寺西，巫忽曰：「可速賣此宅。」如言貨之，得錢十五萬。又令於河東月儼一宅，貯一年已來儲。然後買竹作粗籠子，可盛五六斗者，積之不知其數。明年初，連帥陳少遊議築廣陵城，取愬舊居，給以半價。又運土築籠，每籠三十文，計資七八萬。始於河東買宅，神巫不從包九娘而自至，曰：「某姓孫，名思兒，寄住巴陵，欠包九娘錢，今已償足，與之別歸，故來辭耳。」吁嗟久之，不見其形。竇氏感其所謀，謂曰：「汝何不且住？不然，吾養汝爲兒，可乎？」思兒曰：「娘子既許，某更何愁？可爲作一小紙屋，安於堂檐，每食時，與少食即足矣。」月餘，遇秋風飄雨，中夜長嘆。竇氏乃曰：「今與汝爲母子，何所中外？不然，向吾牀頭櫃上安居，可乎？」思兒又喜。是夕移人，便問拜兩娣。不見形，但聞其言。愬長女好戲，因謂

曰：「娣與爾索一新婦。」於是紙畫一女，及布綵績，思兒曰：「請如小娣裝索。」其女亦戲曰：「依爾意。」其夜言笑，如有所對，即云：「新婦參二姑姑。」愬堂妹事韓家，住南堰，新有分媿，二女作綉鞋，欲遺之。方命青衣裝，思兒笑。二女問笑何事，答曰：「孫兒一足腫，難著綉鞋。」竇氏始惡之，思兒已知。更數日，乃告辭。云：「且歸巴陵。蒙二娣與娶新婦，便欲將去。望與令造一船子^④，長二尺已來，令娣監將香火，送至楊子江，爲幸足矣。」竇氏從其請，二女又與一幅絹，畫其夫妻相對。思兒着綠秉板，具小船上拜別。自其去也，二女皆若神不足者。二年，長女家外兄，親禮夜卒於帳門。以燭照之，其形若黃葉爾。小女適張初，初嫁亦如其娣。愬終山陽郡司馬。

校注

-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三六三引《乾驥子》。
- ② 勿，原作「忽」，據黃刻本《廣記》改。
- ③ 之，原作「買」，屬下句，據黃刻本改。
- ④ 望，原作「愬」，據沈氏鈔本《廣記》改。

曹朗^①

進士曹朗，文宗時任松江華亭令。秩將滿，於吳郡置一宅。又買小青衣，名曰花紅云。其價八萬，貌甚美，其家皆憐之。至秋受代，朗乃將其家人人吳郡宅^②。後逼冬至，朗緣新堂修理未畢，堂內西間，貯炭二百斤。東間窗下有一榻，新設茵席。其上有修車細蘆蓆十領。東行南廈，西廊之北一房充庫；一房即花紅及乳母；一間充厨。至除前一日，朗姊妹乃親皆辦奠祝之用。鐺中及煎三升許油，旁堆炭火十餘斤。妹作餅，家人並在左右，獨花紅不至。朗親意其惰寢，遂召之至，又無所執作。朗怒笞之，便云頭痛。忽有大磚飛下，幾中朗親。俄又一大磚擊油鐺，於是驚散，厨中食器亂在階下。日已晚，俱入西舍，遂移入堂，並將小兒。及扃堂門，子母相依而坐，汗流如水，不諭其怪。朗取炭數斤燃火，俄又空中轟榻之聲，火又空中上下。忽見東窗下牀上，有一女子，可年十四五，作兩髻，衣短黃襦褲，跪於牀，以效人碾茶。朗走起擒之，繞屋不及。逡巡，匿蘆蓆積中。朗又踏之，啾然有聲，遂失所在。坐以至旦^③，雞鳴，方敢開門。乳母，花紅熟寢於西室，朗召玉芝觀顧道士作法。數日，有人長吁曰：「吾是梁苑客枚皋，前因節日，求食於此。君家不知云何見捕？」朗具茶

酒，引之與坐^④。皋謂朗曰^⑤：「吾元和初遊上元瓦棺閣，第二層西隅壁上題詩一首。」朗苦請。皋曰：「方心事無悰，幸相悉，他日到金陵可自錄之。足下之崇，非吾所爲。其人不遠，但問他人，當自知。」朗遂白顧道士，捨之。里中有女巫朱二娘，又召令占。巫悉召家人出，唯花紅頭痛未起，巫強呼之出，責曰：「何故如此，娘子不知，汝何不言？」遂拽其臂，近肘有青脈寸餘隆起，曰：「賢聖宅於此，夫人何故驚之？」花紅拜，唯稱不由己。朗懼，減價賣之，歷三家，皆如此，遂放之，無所容身，常於諸寺紉針以食。後有包山道士申屠千齡過，說花紅本是洞庭山人戶共買人家一女，令守洞庭山廟。後爲洞庭觀拓北境二百餘步，其廟遂除，人戶賣與曹時用。廟中山魅無所依，遂與其類巢於其臂。東吳人盡知其事。

校注

-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三六六引《乾驥子》。
- ② 朗乃，原作「令朗」，據沈氏鈔本《廣記》改。
- ③ 「坐以」二字原闕，據黃刻補。
- ④ 坐，原作「求」，據沈氏鈔本《廣記》改。
- ⑤ 謂朗，原作「近文」，據沈氏鈔本及黃刻本《廣記》改。

孟媪^①

彭城劉頗常謂子婿進士王勝話：三原縣南董店，店東壁，貞元末有孟媪，年一百餘而卒。店人悉曰「張大夫店」。頗自渭北入城，止於媪店。見有一媪，年只可六十已來，衣黃紬大裘，烏幘，跨門而坐焉。左衛李胄曹，名士廣，其媪問廣何官，廣具答之。其媪曰：「此四衛耳，大好官。」廣即問媪曰：「何以言之？」媪曰：「吾年二十六，嫁與張督爲妻。督爲人多力善騎射，郭汾陽之總朔方，此皆部制之郡：靈、夏、邠、涇、岐、蒲是焉。吾夫張督爲汾陽所任，請重衣賜，常在汾陽左右。督之貌酷相類吾。督卒，汾陽傷之，吾遂僞衣丈夫衣冠，投名爲督弟，請事汾陽。汾陽大喜，令替闕，如是又寡居一十五年。自汾陽之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屢奏兼御史大夫。忽思瑩獨，遂嫁此店潘老爲婦。邇來復誕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二兒也，頗每心記之。與子婿王勝話人間之異者。

校注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二六七引《乾闥子》。

薛弘機^①

東都渭橋銅駝坊，有隱士薛弘機，營蝸舍渭河之隈^②。閉戶自處，又無妻僕。每秋時，鄰樹飛葉入庭，亦掃而聚焉，盛以紙囊，逐其強而歸之。常於座隅題其詞曰：「夫人之計，將徇前非且不可，執我見不從於衆亦不可。人生實難，唯在處中行道耳。」居一日，殘陽西頽，霜風入戶。披褐獨坐，仰張邴之餘芳。忽有一客造門，儀狀瓌古，隆準龐眉，方口廣顙，巖然四皓之比。衣早霞裘，長揖薛弘機曰：「足下性尚幽遁^③，道著嘉肥。僕所居不遙，向慕足下操履，特相詣。」弘機一見相得，切磋今古，遂問姓氏。其人曰：「藏經姓柳。」即便歌吟。清夜將艾，云：「漢興，叔孫爲禮，何得以死喪婚姻而行二載制度？吾所感焉。」歌曰：「寒水停圓沼，秋池滿敗荷。杜門窮典籍，所得事今多。」弘機好《易》，因問。藏經則曰：「《易》道深微，未敢學也。且劉氏《六說》，只明《詩》、《書》、《禮》、《樂》及《春秋》，而亡於《易》，其實五說，是道之難。」弘機甚喜此論，言訖辭去，窅颯有聲。弘機望之，隱隱然丈餘而沒。後問諸鄰，悉無此色。弘機苦思藏經，又不知所。尋月餘，又詣弘機。弘機每欲相近，藏經輒退。弘機逼之，微聞朽薪之氣。藏經隱，至明年五月又來，乃謂弘機曰：「知音難逢，日月

易失。心親道曠，室邈人遐。吾有一絕相贈，請君記焉。詩曰：「誰謂三才貴，余觀萬化同。心虛嫌蠹食，年老怯狂風。」吟訖，情意搔然，不復從容。出門而西，遂失其踪。是夜惡風發屋拔樹。明日，魏王池畔有大枯柳，爲烈風所拉折，其內不知誰人藏經百餘卷，盡爛壞。弘機往收之，多爲雨漬斷，皆失次第。內唯無《周易》。弘機嘆曰：「藏經之謂乎！」建中年事。

校注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四一五引《乾闥子》。

② 東都無渭水、渭橋，此似有意露虛構之跡。

③ 遁，原作「道」，據黃氏刻本《廣記》改。

何讓之^①

唐神龍中，盧江何讓之赴洛。遇上巳日，將陟老君廟，瞰洛中遊春冠蓋。廟之東北二百餘步，有大丘三四，時亦號後漢諸陵，故張孟陽《七哀詩》云：「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膺膺。」原陵即光武陵。一陵上獨有枯柏三四枝，其下盤石，可容數十人坐。見一翁，姿貌有異常輩，眉鬢皓然，著寶幪巾襦褲，幘烏紗，抱膝南望，吟曰：「野田荆棘春，閨閣綺羅新。出沒頭上

日，生死眼前人。欲知我家在何處，北邙松柏正爲鄰。」俄有一貴戚，金翠車輿，如花之婢數十，連袂笑樂而出徽安門，抵榆林店。又睇中橋之南北，垂楊拂于天津，繁花明于上苑，紫禁綺陌，軋亂香塵。讓之方嘆棲遲，獨行踽踽，已訝前吟翁非人。翁忽又吟曰：「洛陽女兒多，無乃孤翁老去何！」讓之遽欲前執，翁倏然躍入丘中。讓之從焉。初入丘，曠黑不辨，其逐翁已復本形矣。遂見一狐跳出，尾有火焰如流星。讓之却出玄堂之外，門東有一筵已空。讓之見一几案，上有硃蓋筆硯之類。有一帖文書，紙盡慘灰色，文字則不可曉解。略記可辨者，其一云：「正色鴻燾，神思化代。窮施后乘，光負玄設。嘔淪吐萌，垠倪散截。迷腸郗曲，霽零霾曠^②。雀毀龜冰，健馳御屈。拿尾研動，株株啫啫。涓用秘功，以嶺以穴。施薪伐藥，莽樅萬茁。嘔律則祥，佛倫惟薩。牡虛無有，頤咽蕊屑。肇素未來，晦明興滅。」其二辭曰：「五行七曜，成此閏餘。上帝降靈，歲旦涖徐。蛇蛻其皮，吾亦神攄。九九六六，束身天除。何以充喉，吐納太虛。何以蔽蹠，霞袂雲裾。哀爾浮生，櫛比荒墟。吾復麗氣，還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濟忽諸。」題云《應天狐超異科策八道》。後文甚繁，難以詳載。讓之獲此書帖，喜而懷之，遂躍出丘穴。後數日，水北同德寺僧志靜來訪讓之，說云：「前日所獲丘中文書，非郎君所用，留之不祥。其人近捷上界之科，可以禍福中國，郎君必

能却歸此，他亦酬謝不薄。其人謂志靜曰：「吾已備三百縑，欲贖購此書。」如何？」讓之許諾。志靜明日挈二百縑送讓之，讓之領訖，遂詒志靜，言其書以爲往還所借，更一兩日當徵之，便可歸本。讓之復爲朋友所說云：「此僧亦是妖魅，奈何欲還之？所納絹但諱之可也。」後志靜來，讓之悉諱云：「殊無此事，兼不曾有此文書。」志靜無言而退。經月餘，讓之先有弟在東吳，別已逾年，一旦其弟至焉，與讓之話家私中外，甚有道。長夜則兄弟聯牀。經五六日，忽問讓之：「某聞此地多狐作怪，誠有之乎？」讓之遂話其事，而誇云：「吾一月前曾獲野狐之書文一帖，今見存焉。」其弟固不信，寧有此事，讓之至遲旦揭篋，取此文書帖示弟，弟捧而驚嘆，即擲于讓之前，化爲一狐矣。俄見一美少年，若新官之狀，跨白馬南馳疾去。適有西域胡僧賀云：「善哉！常在天帝左右矣。」少年嘆讓之相給，讓之嗟異。未幾遂有敕捕，內庫被人盜貢絹三百匹，尋踪及此。俄有吏掩至，直挈讓之囊檢焉，果獲其縑，已費數十匹。執讓之赴法^③。讓之不能雪，卒弊枯木。

校注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四四八引《乾闥子》。

② 原注：麪，音朦。零，音乙林反。噎，人聲。

③ 赴，原作「越」，據黃氏刻本《廣記》改。

哥舒翰^①

天寶中，哥舒翰爲安西節度，控地數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之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吐蕃總殺盡，更築兩重濠。」時都知兵馬使張擢上都奏事，值楊國忠專權黷貨，擢逗遛不返，因納賄交結。翰續入朝奏，擢知翰至，懼，求國忠拔用。國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劍南西川節度使。敕下，就第辭翰。翰命部下捽於庭，數其事，杖而殺之，然後奏聞。帝却賜擢尸，更令翰決尸一百。

校注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四九五引《乾闥子》。

趙存^①

馮翊之東窟谷，有隱士趙存者。元和十四年，壽逾九十，服精朮之藥，體甚輕健。自云：父諱君乘，亦享遐壽。嘗事兗公陸象先，言兗公之量，固非凡可以測度。兗公崇信內典，弟景融竊非曰：「家兄溺此教，何利乎？」象先曰：「若果無冥道津梁，百歲之後，吾固當與汝等，

萬一有罪福，吾則分數勝汝。」及爲馮翊太守，參軍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性仁厚，於是與府寮共約戲賭。一人曰：「我能旋笏於廳前，硬努眼眶，衡揖使君，唱喏而出，可乎？」衆皆曰：「誠如是，甘輸酒食一席。」其人便爲之，象先視之如不見。又一參軍曰：「爾所爲全易，吾能於使君廳前，墨涂其面，着碧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趨而出。」羣寮皆曰：「不可！誠敢如此，吾輩當斂俸錢五千，爲所輸之費。」其二參軍便爲之，象先亦如不見。皆賽所賭以爲戲笑。其第三參軍又曰：「爾之所爲絕易，吾能於使君廳前，作女人梳妝，學新嫁女拜舅姑四拜，則如之何？」衆曰：「如此不可。仁者一怒，必遭叱辱。倘敢爲之，吾輩願出俸錢十千，充所輸之費。」其第三參軍遂施粉黛，高髻笄釵，女人衣，疾入，深拜四拜。象先又不以爲怪。景融大怒曰：「家兄爲三輔刺史，今乃成天下笑具。」象先徐語景融曰：「是渠參軍兒等笑具，我豈爲笑哉！」初，房瑄嘗尉馮翊。象先下孔目官党芬，於廣衢相遇，避馬遲，瑄拽芬下，決脊數十下。芬訴之，象先曰：「汝何處人？」芬曰：「馮翊人。」又問：「房瑄何處官人？」芬曰：「馮翊尉。」象先曰：「馮翊尉決馮翊百姓，告我何也？」瑄又入見，訴其事，請去官。象先曰：「如党芬所犯，打亦得，不打亦得；官人打了^②，去亦得，不去亦得。」後數年，瑄爲弘農湖城令，移攝閔鄉。值象先自江東徵人，次閔鄉。日中遇瑄，留迨至天黑，瑄不敢

言。忽謂瑄曰：「攜衾裯來，可以宵話^③。」瑄從之，竟不交一言。到闕日，薦瑄爲監察御史。景融又曰：「比年房瑄在馮翊，兄全不知之。今別四五年，因途次會，不交一詞，到闕薦爲監察御史，何哉？」公曰：「汝不自解。房瑄爲人，百事不欠，只欠不言。今則不言矣，是以爲用之。」班行間大伏其量矣。

校注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四九六引《乾驥子》。

② 打，原作「官」，據黃氏刻本《廣記》改。

③ 宵，原作「賓」，據黃氏刻本《廣記》改。

邢君牙^①

貞元初，邢君牙爲隴右臨洮節度，進士劉師老、許堯佐往謁焉。二客方坐，一人儀形甚異，頭大足短，衣麻衣而入。都不待賓司引報，直人見君牙，拱手於額曰：「進士張汾不敢拜。」君牙從戎多年，殊不以爲怪。乃揖汾坐^②，曾不顧堯佐、師老^③。俄而有吏過，按宴設司欠失錢物。君牙閱歷簿書，有五十餘千散落，爲所由隱漏。君牙大怒，方令分拆去處。汾乃

拂衣而起曰：「且奉辭。」牙謝曰：「某適有公事，略須決遣④，未有所失於君子⑤，不知遽告辭，何也？」汾對曰：「汾在京之日，每聞京西有邢君，上柱天，下柱地，今日於汾前，與設吏論三五十千錢⑥，此漢爭中？」君牙甚怪，便放設吏，與汾相親。汾謂君牙曰：「某在京應舉，每年常用二千貫文，皆出往還。劍南韋二十三⑦，一日之內，客有數等。上至給舍，即須法味；中至補遺，即須煮雞豚或生或鱠⑧。」既而指師老，堯佐云：「如舉子此公之徒，遠相訪，即膳胡而已。何不如此耶？」堯佐矍然。逡巡，二客告辭而退，君牙各贈五緡。張汾，灑掃內廳安置，留連月餘，贈五百緡。汾却至武功，堯佐方卧病在館，汾都不相揖。後二年及第，又不肯選，遂患腰脚疾。武元衡鎮西川⑨，哀其龍鍾，奏充安撫巡官，仍攝廣都縣令，一年而歿。

校注

-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四九六引《乾闥子》。
- ② 坐，原無此字，據黃氏刻本《廣記》補。
- ③ 「堯佐」下原有「汾會」二字，據沈氏鈔本《廣記》及上下文義刪。
- ④ 決，原作「次」，據黃氏鈔本《廣記》改。

- ⑤ 未，原作「來」，據黃氏刻本《廣記》改。
- ⑥ 「論」下原有「牙」字，據四庫本《廣記》刪。
- ⑦ 「張」字原爲闕文，據黃刻本《廣記》補。
- ⑧ 「雞豚」原爲闕文，據黃刻本《廣記》補。
- ⑨ 「西」，原作「四」，據黃氏刻本《廣記》改。

韋乾度^①

韋乾度爲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牛僧孺以制科敕首^②，除伊闕尉。臺參，乾度不知僧孺授官之本，問何色出身。僧孺對曰：「進士。」又曰：「安得人畿？」僧孺對曰：「某制策連捷，忝爲敕頭^③。」僧孺心甚有所訝，歸以告韓愈，愈曰：「公誠小生，韋殿中固當不知；愈及第十有餘年，猖狂之名，已滿天下，韋殿中尚不知之。子何怪焉！」

校注

- ① 錄自《太平廣記》卷四九七引《乾驥子》。
- ② 敕，原作「刺」，顯爲形誤兼聲誤，徑改。
- ③ 敕，原作「刺」，顯誤，徑改。

附錄

傳記資料

舊唐書·文苑傳下·溫庭筠

溫庭筠者，太原人，本名岐，字飛卿。大中初，應進士。苦心硯席，尤長於詩賦。初至京師，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詞。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誠，令狐綯之徒，相與痛飲，酣醉終日，由是累年不第。徐商鎮襄陽，往依之，署爲巡官。咸通中，失意歸江東，路由廣陵，心怨令狐綯在位時不爲成名。既至，與新進少年狂遊狹邪，久不刺謁。又乞索於楊子院，醉而犯夜，爲虞候所擊，敗面折齒，方還揚州訴之。令狐綯捕虞候治之，極言庭筠狹邪醜跡，乃兩釋之。自是汙行聞於京師。庭筠自至長安，致書公卿間雪冤。屬徐商知政事，頗爲言之。無何，商罷相出鎮，楊收怒之，貶爲方城尉。再遷隋縣尉，卒。子憲，以進士擢第。弟庭皓，咸通中爲徐州從事。節度使崔彥魯爲龐勛所殺，庭皓亦被害。庭筠著述頗多，而詩賦韻格清拔，文士稱之。

新唐書·温廷筠傳

彦博裔孫廷筠，少敏悟，工爲辭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温李」。然薄於行，無檢幅。又多作側辭豔曲，與貴胄裴誠、令狐滈等蒲飲狎昵。數舉進士不中第。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廷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其爲，授方山尉。徐商鎮襄陽，署巡官。不得志，去歸江東。令狐綯方鎮淮南，廷筠怨居中時不爲助力，過府不肯謁。丐錢揚子院，夜醉，爲邏卒擊折其齒。訴於綯。綯爲劾吏，吏具道其汙行，綯兩置之。事聞京師，廷筠徧見公卿，言爲吏誣染。俄而徐商執政，頗右之，欲白用。會商罷，楊收疾之，遂廢卒。本名岐，字飛卿。弟廷皓，咸通中，署徐州觀察使崔彥曾幕府。龐勛反，以刃脅廷皓，使爲表求節度使。廷皓給曰：「表聞天子，當爲公信宿思之。」勛喜。歸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勛索表，倨答曰：「我豈以筆硯事汝邪？其速殺我。」勛熟視笑曰：「儒生有膽耶！吾動衆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囚之，更使周重草表。彥曾遇害，廷皓亦死，詔贈兵部郎中。

唐才子傳·温庭筠

庭筠字飛卿，舊名岐，并州人。宰相彦博之孫也。少敏悟，天才雄贍，能走筆成萬言。善鼓琴吹笛，云：「有絃即彈，有孔即吹，何必爨桐與柯亭也。」側詞豔曲，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温李」。才情綺麗，尤工律賦。每試，押官韻，燭下未嘗起草，但籠袖憑几，每一韻一吟而已，場中曰「温八吟」，又謂八叉手成八韻，名「温八叉」，多爲鄰鋪假手。然薄行無檢幅，與貴胄裴誠、令狐滈等飲博。後夜嘗醉詬狹邪間，爲邏

卒折齒，訴不得理。舉進士，數上又不第。出入令狐相國書館中，待遇甚優。時宣宗喜歡歌《菩薩蠻》，絢假其新撰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於人。絢又嘗問「玉條脫」事，對以出《南華經》，且曰：「非僻書，相公變理之暇，亦宜覽古。」又有言曰：「中書省內坐將軍。」譏絢無學。由是漸疏之。自傷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徐商鎮襄陽，辟巡官。不得志，遊江東。大中末，北山沈侍郎主文，特召庭筠試於簾下，恐其潛救。是日不樂，逼暮，先請出，仍獻啓千餘言。詢之，已占授八人矣。執政鄙其爲，留長安中待除。宣宗微行，遇於傳舍。庭筠不識，傲然詰之曰：「公非司馬、長史流乎？」又曰：「得非六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後謫方城尉。中書舍人裴坦當制，忸怩含毫久之，詞曰：「孔門以德行居先，文章爲末。爾既早隨計吏，宿負雄名，徒誇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庭筠之官，文士詩人爭賦詩祖餞，惟紀唐夫擅場，曰：「鳳凰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却累身。」唐夫舉進士，有詞名。庭筠仕終國子助教，竟流落而死。今有《漢南真稿》十卷，《握蘭集》三卷，《金荃集》十卷，《詩集》五卷，及《學海》二十卷。又《採茶錄》一卷，及著《乾驥子》一卷，序云「不爵不觥，非魚非炙，能說諸心，庶乎乾驥之義」等，并傳於世。

舊唐書·文苑傳下·李商隱

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文思清麗，庭筠過之。而俱無持操，恃才詭激，爲當涂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

雲谿友議

《雲谿友議》卷中《白馬吟》：平曾以憑人傲物，多犯諱忌，竟沒於縣曹，知己嘆其運蹇也……後温庭筠爲賦，亦警刺，少類於平曾，而謫方城，乃詩曰：「侯印不能封李廣，別人丘隴似天山。」舉子紀唐夫有詩送之。時，温庭筠作尉，紀唐夫得名，蓋因文而致也，詩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凰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且飲綠醕消積恨，莫言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猶隔千山與萬津。」

唐摭言

《唐摭言》卷十一《無官受黜》：開成中，温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細行，以文爲貨，識者鄙之。無何，執政間復有惡奏庭筠攪擾場屋，黜隨州縣尉。時中書舍人裴坦當制，忸怩含毫久之。時有老吏在側，因訊之昇黜，對曰：「舍人合爲責辭，何者？人策進士，與望州長馬一齊資。」坦釋然，故有「澤畔」、「長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詩人爭爲辭送，唯紀唐夫得其尤。詩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凰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且飲綠醕銷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猶隔千山與萬津。」又卷十三《敏捷》：温庭筠燭下未嘗起草，但籠袖灑几，每賦一韻，一吟而已。故場中號爲温八吟。又：山北沈侍郎主文年，特召温飛卿於簾前試之。爲飛卿愛救人故也。適屬翌日飛卿不樂，其日晚請開門先出，仍獻千餘字。或曰潛救八人矣。

玉泉子

《玉泉子》：溫庭筠有詞賦盛名，初從鄉里舉，客游江淮間，楊子留後姚勛厚遺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為狹邪所費。勛大怒，笞而逐之，以故庭筠不中第。其姊趙頤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常切齒於勛。一日廳有客，溫氏偶問：「誰氏？」左右以勛對之。溫氏遽出廳事，執勛袖大哭。勛殊驚異，且持袖牢固不可脫，不知所為。移時，溫氏方曰：「我弟年少宴游，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迄今遂無有成，安得不由汝致之？」遂大哭。久之，方得解脫。勛歸憤訝，竟因此得疾而卒。

金華子

《金華子》卷上：段郎中成式……牧廬陵日……為廬陵頑民妄訴，逾年方明其清白，乃退隱於峴山。時溫博士庭筠，方謫尉隨縣，廉帥徐太師商留為從事，與成式甚相善，以其古學相遇。常送墨一錠與飛卿，往復致謝。遞搜故事者九函，在禁集中。為其子安節娶飛卿女。安節仕至吏部郎中，沂王傅，善音律，著《樂府》行於世。

北夢瑣言

《北夢瑣言》卷二《宰相怙權》：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己……或云曾以故事訪於溫岐，對以其事出《南華》，且曰：「非僻書也。或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之，乃奏岐有才無行，不宜與第。會宣宗私行，為溫岐所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詩云：「固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

第二篇。」又卷四《溫李齊名》：溫庭雲字飛卿，或云作「筠」字，舊名岐，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曰「溫李」。才思豔麗，工於小賦。每人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爲鄰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而士行有缺，縉紳薄之。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末第進士對之，庭雲乃以「玉條脫」續焉。宣宗賞焉。又藥名有「白頭翁」，溫以「蒼耳子」爲對，他皆此類也。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其新撰密進之，戒令勿他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疏之。溫亦有言云：「中書堂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宗好微行，遇於逆旅。溫不識龍顏，傲然而詰之曰：「公非司馬、長史之流？」帝曰：「非也。」又謂曰：「得非大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謫爲方城縣尉，其制詞曰：「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爲末。爾旣德行無取，文章何以補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云云。竟流落而死也。杜幽公自西川除淮海，溫庭雲詣韋曲杜氏林亭，留詩云：「卓氏壚前金綫柳，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爲兩地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幽公聞之，遺絹一千匹。吳興沈徽云：「溫舅曾於江淮爲親表檣楚，由是改名焉。」庭雲又每歲舉場，多借舉人爲其假手（一作「多爲舉人假手」）。沈詢侍郎知舉，別施鋪席授庭雲，不與諸公鄰比。翌日，簾前謂庭雲曰：「向來策名者，皆是文賦託於學士，某今歲場中並無假託學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意也。

東觀奏記

《東觀奏記》卷下：勅：「鄉貢進士溫庭筠，早隨計吏，夙著雄名。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隋州隋縣尉。」舍人裴坦之詞也。庭筠，字飛卿，彥博之裔孫也。詞賦詩篇，冠絕一時。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連舉進士，竟不中第，至是謫爲九品吏。進士紀唐夫喚庭筠之寃，贈之詩曰：「鳳凰詔下雖承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人多諷誦。上，明主也，而庭筠反以才廢。制中自引騷人、長沙之事，君子譏之。前一年，商隱以鹽鐵推官死。商隱字義山，文學宏博，牋表尤著於人間。自開成二年昇進士第，至上（指宣宗）十二年，竟不昇於王庭。而庭筠亦恹恹不涉第□□□者。豈以文學爲極致，已靳於此，遂於祿位有所愛邪？不可得而問矣。

南部新書

《南部新書》庚：令狐相綯，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恡其力，繇是遠近皆趨之，至有姓胡冒令狐者。進士溫庭筠戲爲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太平廣記

《太平廣記》卷一七四引《尚書故實》：會昌毀寺時，分遣御史檢天下所廢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察者（不記名），巡檢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以下者，多袖之而歸，人謂之「蘇扛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好。遽曰：「無以過「密陀僧」也。」

南楚新聞

《南楚新聞》卷二：太常卿段成式，相國文昌子也。與舉子温庭筠親善。咸通四年六月卒，庭筠聞居輦下。

胡賓王《邵謁集序》

胡賓王《邵謁集序》：（謁）尋抵京師隸國子，時温庭筠主試，乃榜三十餘篇以振公道。

唐詩紀事·李濤

《唐詩紀事》卷六十七《李濤》：温庭筠任太學博士，主秋試。（李）濤與衛丹、張邵等詩賦，皆榜於都堂。

同時人寄贈詩

張枯《送温飛卿赴方城》

張枯《送温飛卿赴方城》（一作《贈李修源》）：方城新尉曉衙參，却是傍人意未甘。昨（一作盡）夜與君思賈誼，長沙（一作瀟湘）猶在洞庭南。（《全唐詩》卷五一）按：温貶方城尉在咸通七年，時張枯已卒。

紀唐夫《送温庭筠尉方城》

紀唐夫《送温庭筠尉方城》：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皇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却累

身。且盡（一作飲）綠醪銷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路，猶隔（一作有）千山與萬津。（《全唐詩》卷五四二）

魚玄機《冬夜寄溫飛卿》、《寄飛卿》

魚玄機《冬夜寄溫飛卿》：苦思（一作憶）搜詩（一作思）燈下吟，不眠長夜怕寒衾。滿庭木葉愁風起，透幌紗窗惜月沈。疏散未閑終遂願，盛衰空見本來心。幽棲莫定梧桐處，暮雀啾啾空繞（一作繞竹）林。（《全唐詩》卷八〇四）

又《寄飛卿》：階砌亂蛩鳴，庭柯煙露清。月中鄰樂響，樓上遠山明。珍簾涼風著，瑤琴寄恨生。嵇君懶書札，底物慰秋情？（《全唐詩》卷八〇四）

李商隱《聞著明凶問哭寄飛卿》、《有懷在蒙飛卿》

李商隱《聞著明凶問哭寄飛卿》：昔嘆讒銷骨，今傷淚滿膺。空餘雙玉劍，無復一壺冰。江勢翻銀漢（一作礫），天文露玉繩。何因攜庾信，同去哭徐陵？（《全唐詩》卷五三九）

又《有懷在蒙飛卿》：薄宦頻移疾，當年久索居。哀同庾開府，瘦極沈尚書。城綠新陰遠，江清返照虛。所思惟翰墨，從古待雙魚。

段成式《寄溫飛卿箋紙》、《嘲飛卿七首》、《柔卿解籍戲呈飛卿三首》

段成式《寄溫飛卿箋紙》：予在九江造雲藍紙，既乏左伯之法，全無張永之功，輒送五十板。三十六鱗充使

時，數番猶得裏相思。待將袍襖重鈔了，盡寫襄陽播捺（一作掘拓）詞。（《全唐詩》卷五八四）

又《嘲飛卿七首》：（其一）曾見當壚一箇人，人時裝束好腰身。少年花蒂多芳思，只向詩中寫取真。

（其二）醉袂幾侵魚子纈，飄纓長冒鳳皇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其三）翠蝶密偎金

又（一作匕）首，青蟲危泊玉釵梁。愁生半額不開靨，只為多情團扇郎。（其四）柳煙梅雪隱青樓，殘日黃

鸞語未休。見說自能裁袖複，不知誰更著幃頭？（其五）愁機懶織同心苣，悶繡先描連理枝。多少風流

詞句裏，愁中空詠早環詩。（其六）燕支山色重能輕，南陽水澤鬪分明。不須射雉先張翳，自有琴中威鳳

聲。（其七）半歲愁中鏡似荷，牽環撩鬢却須磨。花前不復抱瓶渴，月底還應琢刺歌。

又《柔卿解籍戲呈飛卿三首》：（其一）長擔犢車初入門，金牙新醞盈新罇。良人爲漬木瓜粉，遮却紅

腮交午痕。（其二）最宜全幅碧鮫綃，自製春羅等舞腰。未有長錢求鄴錦，且令裁取一團嬌。（其三）出

意挑鬟一尺長，金爲鈿鳥簇釵梁。鬱金種得花茸細，添入春衫領裏香。

史志書目著錄及各本序跋提要

崇文書目

《崇文書目》卷三：《乾驥子》三卷，温庭筠撰。又卷五：《握蘭集》三卷，温庭筠撰。《金荃集》十卷，

温庭筠撰。

新唐書·藝文志

《新唐書·藝文志三·小說類》：溫庭筠《乾驥子》三卷。又《採茶錄》一卷。《藝文志四·別集類》：溫庭筠《握蘭集》三卷。又《金筌集》十卷。《詩集》五卷。《漢南真藁》十卷。又有《漢上題襟集》十卷，段成式、溫庭筠、余知古。

通志·藝文略

《通志·藝文略六》：《乾驥子》一卷，溫庭筠撰。《藝文略八》：溫庭筠《握蘭集》三卷。《金筌集》十卷。《漢南真藁》十卷，詩五卷。

陸游《跋溫庭筠詩集》

陸游《跋溫庭筠詩集》：先君舊藏此集，以《華清宮詩》冠篇首，其中有《早行》詩，所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者，久已墜失。得此集於蜀中，則不復見《早行》詩矣。感嘆不能自己。淳熙丙申重陽日，某識。（《渭南文集》卷二十六）

遂初堂書目

《遂初堂書目》《乾驥子》。《溫飛卿集》。

郡齋讀書志

《郡齋讀書志》卷三下：《乾驥子》三卷。序謂：「語怪以悅賓，無異饌味之適口，故以乾驥命篇。」卷

四下下：《金荃集》七卷，外集一卷。解題云：右唐温庭筠也。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宰相彦博之裔。詩賦清麗，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温李」。然薄於行，多作側辭豔曲。累舉不第，終國子助教。宣宗嘗作詩賜宮人，句有「金步搖」，遣場中對之，庭筠對以「玉跳脫」。上喜其敏，欲用之。以嘗作詩忤時相令狐綯，終廢斥云。

直齋書錄解題

《直齋書錄解題·小說類》：《乾驥子》三卷，唐温庭筠飛卿撰。序言：「不爵不觥，非魚非炙，能悅諸心，聊甘衆口，庶乎乾驥之義。」驥與「饌」同字，從肉，見古禮經。又《詩集類上》：《温飛卿集》七卷，唐方城尉温庭筠飛卿撰。

宋史·藝文志

《宋史·藝文志七》：温庭筠《漢南真稿》十卷，又《集》十四卷，《握蘭集》三卷，《記室備要》三卷，《詩集》五卷，又《温庭筠集》七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乾驥子》一卷，温庭筠。又卷下：《温飛卿集》八卷，庭筠。

高鐘《温庭筠詩集序》

高鐘《温庭筠詩集序》：唐八百年以上之詩，遇知八百年以下之人，注且解焉。或謂某句用古人某

事，出某處，載某書。是雖閱覽博物者之能，亦必其人之精神，至今日而當一出，非草草分文析字，煩言碎辭者比。晦菴之于《毛詩》，邵庵之于杜律，豈不注，豈不解，人尚議其略略然，鏡考指明，未極洞心潭思。後數十年，有會稽曾謙氏出，浮英華，湛道德，闔戶三年，注昌谷一集。其立長吉于旁，推心代口，一一詰之，而一一通之。後悠閒年餘，再闔戶而竝注八又一集。更立飛卿于前，雕瑑訓故，機駭譎軼，俾吻爽又耀光明焉。我儀圖之苟微，其人比良遷、董、兼麗卿、雲，包書林，鼓俶儻，結典籍而爲罟，馭儒墨而爲禽，烏能獵其大荒而歸尺幅。語有之：「讀萬卷書，行盡天下山水。」方囚捉幽異，拗弄光彩，抉奧于此書之中。霽然陽開，豁天下後世眼子一亮，事何容易？良以所注者古人之書，畢竟自成一書。是則注者有功于作者。子雲之後，自有子雲。果能以叔敖爲長吉者，亦能以侯芭解長吉；以叔敖爲飛卿者，更能以侯芭解飛卿也。譚子曰：「作詩者，一情獨往，萬象俱開。口忽能吟，手忽能書，即手口原聽我胸中之所流。手口不能測，即胸中原聽我手口之所止。胸中不可強，而因以候於造化之毫釐，而或相遇于風水之來去，詩安往哉？」予則曰：詩焉往哉？有曾謙氏之注，而飛卿之詩不往，飛卿之詩益靈。一字靈，則一句皆靈；一句靈，並一篇皆靈；一篇靈，並全卷皆靈。至所爲，昇降於樂府古詩之先，周旋於律絕填詞之下，壯采高舉，奇音寡和。其詩其品，有元集，有本傳，可流覽而盡，不復贅也。迺有松交先生，風流彼美，儒雅人歸，力能挽兵燹罷効之區，比于一同。且恣其公餘，賞飛卿之詩於浮膏俗燄外，鑒曾謙氏之解於窮愁著述中。予知天下有心人如先生者定不多也。（明曾益《溫八又集注》卷首）

沈潤《温庭筠詩集序》

沈潤《温庭筠詩集序》：詩盛於唐。唐自開元後，峭稱孟、賈，豔稱温、李。分家各擅，俱極詩宗。後之論者，乃謂孟、賈寒、瘦，温、李之詞，復過靡曼，或乖大雅。因以有中、晚之限。是誠不然。詩自《三百》外，《白雲謠》《西母》《大風歌》《沛帝》，雖篇章簡鮮，已俱挾動宕之辭，爲豔郁之祖矣。嗣是平子繹講衍之思，景純發縹緲之論，顏、謝建鑣於前，任、沈揚鈴於後。益莫不藻體蕤蔚，麗韻續燁，豔詎自飛卿始哉！況詩以賦情比物，苟非緬大塊之浩瀼，縱川原之幽黝，合今古之寥邈，攬雲嵐之曠變，以及秘房名榭，雜卉珍華，禽昆詭異，神鬼玄冥，怪輯廣垓，博淹羣誌，夫何以洩吾詩人纏綿抑頓之情，使後之讀者淫、淫而感，感而思，思而得夫昔日沉吟蕩軼之懷、牢騷寄託之致者乎？豔曷足病詩？詩之豔，又曷足爲温、李病也？然固有辨。世多不知學詩，而好學豔。比音赴節，掇拾膚末，侈矜奇麗，訕者至比之浮瓜斷梗。是豔之弊。殆學豔者之能累温、李，猶學寒瘦者之能累孟、賈，而竝非温、李之以晚唐而降也。温、李雖當時竝稱，然温尤落楮煙霏，觸毫露濡。春髻秋蟾，供其妍媚；漢舞秦碣，湊其嵌嵌。韻有八叉之捷，才逾擊鉢之敏。夫豔極難，豔而敏尤難。敏矣豔矣，俱咳吐典墳，經緯風雅。羅盈萬之書於胸中，縱鍾獨之慧於紙上，飛卿可易望項背哉！近會稽曾子益憫詩學之廢墜，傳賦心之攻苦。先注長吉集，掖啓末學，復詳注飛卿全詩，極其該覈。匪第爲飛卿功，竝將進學豔者溯源星宿，不終誤於浮瓜斷梗，爲功於詩學大矣。余故於其注之行也，深嘉焉而爲之弁。（同上）

顧予咸《溫庭筠詩解序》

顧予咸《溫庭筠詩解序》：詩詞何昉乎？始《風》繼《騷》也。讀「懷春」「贈芍」之章，香豔撩人；披「墜露」「落英」之句，駘宕奪目。洎文園鬻金之賦，彭澤《閒情》之篇，樹幟千古。迨李唐則青蓮神駿，少陵沉鬱，長吉孤峭，摩詰嘯詠輞川，香山豪吟池上，尚矣。若飛卿溫先生，性蹀跳，氣遒上，才華邁奮，骀麟不遇，或遇矣終軻。是則文人之才高乃窮，窮乃工，工乃傳，傳矣，久乃益新。雞彝龍勺，器古彌珍焉。

《八叉集》胸貯萬斛，筆吐千葩，檀心屑肌，蘭芬襲裾，妖冶如楚妹酣舞，嫵媚如宓妃凌波，藻瞻如金谷名花。而綺辭壯采，如洞庭張樂，翠屏列釵；又如鹿園莊嚴，菩薩寶髻，鬢髮珠璣，纓組纍纍也。至歌謠諸作，直追古樂府，可以挾閩仙，泣山鬼，邀明月，遏行雲，即遊魚秣駟聽之，色飛矣。子雲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飛卿唐晚格律，不無稍降乎？夫受才如卉木，或爲亭亭松，或爲娟娟竹。即絕代傾城，何必昭陽飛燕？若太真海棠睡足，文君芙蓉臉際，至今豔稱之。飛卿名齊商隱，時號「溫李」，詞壇傑也。雖唐晚，奚多讓初、中哉！說者曰：「飛卿落魄疏縱，爲虞侯所辱，文人無行若此。」不知入宮見妬，才色盡然。如青蓮負謗於永璘，少陵被擯於嚴武，長吉受錮於父名。才奇則傲，傲則忤。李、杜不因傲且忤不傳，何獨苛於飛卿哉！會稽曾益，南豐嫡裔，注其集。閱之，博而核，詳而有體，表章力居多。昔朱晦菴欲注杜集而未果，曾子以史學僥爲之。三十年前注長吉集，行海內。李、溫俱以詩雄於唐，茲集出，益不朽云。（同上）

顧嗣立《温飛卿詩集箋注後記》

顧嗣立《温飛卿詩集箋注後記》：昔先考公令山陰時，邑人曾君，名益，字謙，注温庭筠詩四卷，曰《八叉集》。先考功謂其用心良苦，特鳩工剞劂，流傳一時。後歷銓曹歸里，葺治雅園，寄情詩酒。間嘗繙閱曾注，惜其闕佚頗多，援引亦不免穿鑿，重為箋注，廣搜博考，援筆記纂。凡夫割剝支離，舛錯附會之說，輒復隨手刪削。未畢事，而先考功歿世。時嗣立甫五歲耳。在苒迄今，年過三十，濩落一無成就，惴惴焉惟以隕越先業是懼。去年秋，從長安歸，檢校篋中，得先考功遺筆。傷前緒之未竟，撫卷不勝泫然。用是鍵戶校勘，會稗經史百家，以至稗官小說，釋典道藏諸書，無不櫛括采拾，所增者復得十之三四，而曾注中如《漢皇迎春詞》之誤釋高祖，《邯鄲郭公詞》之誤釋令公，譌謬不一，痛為芟汰，又約計十之五六。凡此一皆本先考功之意，不敢妄生臆見。因自傷少遭孤露，不獲親承庭訓，縱竭區區固陋，未能發明萬一，顧猶藉是編得以時誦先考功之清芬，非獨欲訂正曾注之失也。續輯既成，依宋本分為《詩集》七卷，《別集》一卷，復采《英華》、《絕句》中定為《集外詩》一卷，而續注焉。案《唐·藝文志》載庭筠有《握蘭集》三卷，又《金筌集》十卷，《詩集》五卷，《漢南真稿》十卷。明焦竑《經籍志》亦同。今所見宋刻止《金筌集》七卷，《別集》一卷，《金筌詞》一卷，并無《八叉》之目，更題之曰《飛卿詩集》，從其字也。時康熙三十六年歲在丁丑春正月，長洲顧嗣立謹書於閭丘小圃之秀野草堂。（《温飛卿詩集》卷末）

四庫全書總目·溫飛卿集箋注九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四·溫飛卿集箋注九卷》：明曾益撰，顧予咸補輯，其子嗣立又重訂之。凡注中不署名者，益原注；署「補」字者，予咸注；署「嗣立案」者，則所續注也。益字子謙，山陰人。其書成於天啓中。予咸字小阮，長洲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至吏部考功司員外郎。嗣立字俠君，康熙壬辰進士，由庶吉士改補中書舍人。曾注謬譌頗多，如《漢皇迎春詞》乃詠漢成帝時事，而以漢皇爲高祖；《邯鄲郭公詞》爲北齊樂府舊題，郭公者，傀儡戲也。舊本譌「詞」爲「祠」，遂引東京郭子儀祠，以附會「祠」字之譌。嗣立悉爲是正。考據頗爲詳核，然多引白居易、李賀、李商隱詩爲注，雖李善注《洛神賦》「遠遊履」字，引繁欽《定情詩》爲證，古人本有此例。然必謂《夜宴謠》「裂管」字「翕然聲作如管裂」句，《曉仙謠》「下視九州」字，用賀「遙望齊州九點煙」句；《生襟屏風歌》「銀鴨」字，用商隱「睡鴨香鑪換夕薰」句，似乎不然，是亦一短也。《唐·藝文志》載庭筠《握蘭集》三卷、《金荃集》十卷、《詩集》五卷，《漢南真稿》十卷。《宋志》亦同。陳振孫《書錄解題》作《飛卿集》七卷。又陸游《渭南集》有《溫庭筠集跋》，稱其父所藏舊本，以《華清宮》詩爲首，中有《早行》詩。後得蜀本，則《早行》詩已佚。《文獻通考》則云：溫庭筠《金荃集》七卷、《別集》一卷。是宋刻已非一本矣。曾本合爲四卷，名曰《八叉集》，以作賦之事名其詩，頗爲杜撰。嗣立此注，稱從所見宋刻，分《詩集》七卷、《別集》一卷，以還其舊。疑即《通考》所載之本。又稱采《文苑英華》、《萬首絕句》所錄爲《集外詩》一卷。較曾本差爲完備，然總非唐本之舊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温飛卿集箋注九卷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一·温飛卿集箋注九卷》：唐温庭筠撰，明曾益注，國朝顧予咸補，其子嗣立又重訂之。凡益之原注，不署名；予咸注，署「補」字；嗣立所加者，則自題名。庭筠詩亞於李商隱，而隸事博奧，則相近。三人踵成此注，亦十得六七。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温飛卿集七卷別集一卷（校宋本）、又温庭筠詩集七卷別集一卷（明刊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温飛卿集七卷別集一卷》（校宋本）：唐温庭筠撰，陳南浦校過，有題記云：「庚寅春花朝，假錢遵王鈔宋本重勘。錢本舊有題記云：「乙酉小春，從錢子健校本對過一次。子健□□□處，取宋本校正者。」又記云：「馮定遠云：何慈公家有北宋本，為何士龍取去，散為輕煙矣。」案：宋本名《温庭筠詩集》，一卷至七卷目錄連列不分。卷一《湘宮人歌》下即次《黃曇子歌》，不在別集之末。

又《温庭筠詩集》七卷《別集》一卷（明刊本）：此亦馮氏藏本，有寶伯（馮武字寶伯，號簡緣）題記云：「太歲戊子季冬之月望後一日，校練一過。此本不甚精好。先君子曾獲宋刻本，為友人借去，不復得歸。今更存一鈔本，頗勝此也。」卷首有簡緣、馮氏藏本二朱記。

善本書室藏書志·温庭筠詩集七卷別集一卷（錢遵王精鈔宋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十五《温庭筠詩集》七卷《別集》一卷（錢遵王精鈔宋本）：庭筠字飛卿，舊名岐，并州人，宰相彦博之孫。舉進士，數上不第，仕終國子助教。有《漢南真稿》十卷、《握蘭集》三卷、《金荃集》

十卷、《詩集》五卷、《學海》三十卷、《採茶錄》一卷、《乾驥子》一卷。《文獻通考》載溫庭筠《金荃集》七卷、《別集》一卷，與此合。常熟瞿鏞《田裕齋書目》云：「宋本名《溫庭筠詩集》，卷一《湘宮人歌》下即次《黃鸝子歌》，不在《別集》末。」與此又合。舊爲述古堂寫本，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詩題低五格。遵王題曰：「世傳溫、李爲側豔之詞，今誦其「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及「魚鹽橋上市，燈火雨中船」諸句，豈獨以六朝金粉爲能事者？解對「金跳脫」，正不必讀《南華》第二篇矣。」

文祿堂訪書記·金荃集七卷別集一卷

《文祿堂訪書記》卷四《金荃》七卷《別集》一卷：唐溫庭筠撰。清毛文光校汲古閣刻本，有張紹仁學安執經堂印。毛氏手跋曰：「宋本《溫庭筠詩集》，照馮定遠先生閱本燈下對畢。前庚子春二十有一日，觀庵先生與先季父省庵同校訂於汲古閣下。今康熙庚子仲秋，予從俟思弟處假歸，再勘一過。先季父校於六十年之前，余校六十年之後，年庚相符，春秋略異，真奇事也。文光識於道東軒雙桂花下。」

皕宋樓藏書志·溫庭筠詩集五卷（明鈔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十：《溫庭筠詩集》五卷，明鈔本，毛豹孫舊藏。

明弘治己未李熙刻本《溫庭筠詩集序》

明弘治己未（十二年）李熙刻本《溫庭筠詩集》序：唐宋名家詩梓行者多矣，李、杜、韓、柳、歐、王、黃、蘇之作，載諸文集中，故已遍行於天下。近歲《韋蘇州集》刻於陝，許郢州《丁卯集》刻於潤，陸放翁《澗谷

詩選《刻於杭，陳履常詩刻於漢中郡，其他未暇盡舉。然播誦人口而流傳四方，欣動騷人詞客之志，模效體裁，屬辭比賦，以鳴國家太平風教民物之盛者，亦豈小補之哉！唐温飛卿詩，說者病其風花綺麗，或有累其正氣，與李商隱、李長吉輩時號西崑體，詩至此為文章之一厄，故不齒列於開元、天寶盛唐諸集中，是豈作者之罪哉！文章與時高下，亦氣運使然耳。諸君子亦所謂同工而異曲者矣。今讀飛卿之《飛》，清遠柔婉，雖曰綺麗，而畔於理者蓋寡。比之長吉之詭、商隱之僻，則又庭筠之所無也。是惡可以弗傳邪？集凡七卷，別集一卷，共詩若干首。予得之同年進士顧君華玉，顧得之羅君子文，羅得之江西右族。華玉與予言子文，嘗道其人，輯有魏、晉以下名人詩七十餘家，皆鈔本，求盡錄之，若有靳容者。予聞而隘之，用是鋟梓，以與章、許諸集並行於世，使其人見之，蓋將翻然有感於是集之行，且不以藏於私家之為貴，而以遠諸天下為功矣。異時俾諸詩散佈而傳四方，謂非温集為之倡也乎！姑書以俟。（以下闕）

按：李熙刻本每半頁九行，行十八字。黑口，上下黑魚尾。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錄》卷十二集部《温庭筠詩集》七卷條：「前有弘治己未建業李熙序。」此本現藏國家圖書館。卷末有馮長武跋，已見前錄。

明毛氏汲古閣刻五唐人集本《金荃集》毛晉題識

明毛氏汲古閣刻五唐人集本《金荃集》七卷《別集》一卷毛晉題識：飛卿本名岐，并州祈人，宰相彥博

之裔，與李義山、段柯古等號西崑三十六體，而溫、李尤著。相傳有《方城令詩集》五卷、《漢南真稿》十卷、《握蘭》、《金荃》等集，今不盡傳。僅見宋刻《金荃集》七卷、《別集》一卷，參之邇來分體本子，略有不
同。其小詞亦名《金荃集》，尚容嗣鑄。湖南毛晉識。

按：汲古閣刻《金荃集》每半葉九行，行十九字。國家圖書館藏毛文光校並跋本，跋文已見前錄。

明姜道生刻《唐方城令溫庭筠詩集序》

明姜道生刻《唐方城令溫飛卿詩集》十卷：序云：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并州人……今有詩集五卷、《漢南真藁》十卷、《握蘭》、《金荃》等集並傳。

按：姜道生刻本每半頁九行，行十九字，係分體本，次第爲五言古、七言古、雜言、五言律、五言排律、六言排律、七言律、七言排律、五言絕、七言絕。雖未標卷數，而實以體裁分爲十卷。詩之前有《錦鞵賦》一首。有五言律補遺二十三首、五言排律補遺四首、七言絕補遺一首、七言律補遺十六首。合計補遺四十四首。卷末題：雲陽姜道生重生父校刊，金沙王鏞叔聞父全校，晉陵董遇明良甫父訂補。書藏北大圖書館。此本與明刻本溫庭筠詩集十卷、補遺一卷（補遺配清鈔）卷數、行款、文字相同（藏國家圖書館）。分爲五言古（十四題）、七言古（四十五題）、雜言（五題）、五言律（八十五題）、五言排律（十三題）、六言律（一題）、七言律（七十題）、七言排律（一題）、五言絕（五題）、七言絕（二十八題）。補遺亦包括五言律、五言排律、七言絕、七言律四體。

明馮彥淵家鈔本《温庭筠詩集》馮武跋

明馮彥淵家鈔本《温庭筠詩集》七卷《別集》一卷：馮武跋：「此是照宋刻繕寫，點畫無二，取較時本，迥不相同。虞山馮武識。」

按：此本每半頁十行，行十八字，黑口，上黑魚尾。卷首目錄頁右方書：「海虞馮武校訖。」此本藏國家圖書館。

清席啓富刻《唐人百家詩·温庭筠詩集》傅增湘校後記

清康熙席啓富刻唐人百家詩《温庭筠詩集》七卷《別集》一卷《集外詩》一卷：傅增湘校後記：「馮鈔本行格與此同，中縫作「温詩几」及「温別集」，歸安姚氏藏。宣統□□人京師圖書館。癸丑六月沅叔……記。」

按：此本現藏國家圖書館。目錄前有宋本指圓朱文：海虞馮武校訖（避朱由校諱）。其集外詩一卷，共收詩五十一題，六十三首，題下分別注明「以下見《文苑英華》」、「以下七首見《歲時雜詠》」、「見郭茂倩《樂府詩集》」、「見《雲溪友議》」。

温庭筠繫年

唐德宗貞元十七年辛巳（八〇二）一歲。生於吳中。

庭筠爲唐初開國功臣温彦博之裔孫（夏承燾《温飛卿繫年》謂是彦博六世孫，黃震雲《温庭筠雜考三題》謂是彦博七世孫，似以黃說爲是）。彦博貞觀四年遷中書令，封虞國公。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故庭筠《書懷百韻》詩自注云：「予先祖國朝公相，晉陽佐命，食采於并、汾也。」其世系約爲彦博——振——翁歸——續——曦——西華——瑒——庭筠。

庭筠之籍貫，《舊唐書·文苑傳·温庭筠》謂太原人，《新唐書·温大雅傳》附廷筠傳則謂并州祁人。此當是庭筠的祖籍與郡望。庭筠之實際出生地當爲吳中。顧學頡《新舊唐書温庭筠傳訂補》云：「唐無名氏《玉泉子》：『温庭筠有詩賦盛名。初將從鄉里舉，客游江淮間。』按庭筠詩中，言其故鄉太原者絕少，而言江南者反甚多。恐幼時已隨家客游江淮，爲時且必甚長。茲錄其詩於下：『淮南游客馬連嘶，碧草迷人歸不得』（《錢唐曲》）；『江南戍客心』（《邊笳曲》）；『却笑江南客，梅落不歸家』（《勅勒歌塞北》）；『丹陽布衣客』（《裴公挽歌詞》）；『飄然蓬頂東歸客』（《南湖》）；『吳客捲簾閑不語』（《偶題》）；『輕橈便是東歸路』（《渭上題》）；『鄉思巢枝鳥』（開成五年呈友人詩。按用『越鳥巢南枝』事）；『羨君東去見殘梅，唯有王孫獨未回』（《送盧處士游吳越》）；又詩題有《春日將欲東歸……》及《東歸有懷》。據以上諸詩，自稱

曰「江南客」，至江南曰「歸」曰「回」，兩《唐書》本傳亦曰「歸江東」。飛卿在江南日久，儼以江南為故鄉矣。（在吳、越所作詩甚多，亦可證其在江南之久。）「所舉詩例，除少數（如「丹陽布衣客」、「吳客捲簾閑不語」）屬誤解外，其他均意思明白。然顧氏泥於舊史太原人之記載，僅言「在江南日久，儼以江南為故鄉矣」，未能遽指江南即為温之故鄉。陳尚君《温庭筠早年事跡考辨》乃據《感舊陳情五十韻獻淮南李僕射》「嵇紹垂髫日，山濤筮仕年。琴尊陳座上，紈綺拜牀前。鄰里纔三徙，雲霄已九遷」數聯，謂李紳元和三年歸無錫縣家居，庭筠時年八歲，其家居與李紳為比鄰，認為庭筠占籍應在無錫附近。此說雖對「鄰里纔三徙」一句有誤解（此句用孟母三遷典故，乃贊頌李紳從小得到其母的良好教育。《新唐書·李紳傳》：「紳六歲而孤，哀等成人，母盧，躬授之學。」），但謂庭筠家居無錫，較顧氏之「儼以江南為故鄉」，不但肯定其家居江南，地點亦更為具體。然「其家與李紳為比鄰」之說既因誤解詩句而致，則當更求具體確切之地。

從庭筠所作詩歌看，其舊鄉當在吳中松江附近，太湖之濱。先言吳中之大範圍。《書懷百韻》詩云：「是非迷覺夢，行役議秦吳。」秦指長安，吳指吳地。《春日將欲東歸寄新及第苗紳先輩》、「東歸」即歸吳地。然吳地範圍甚大，無錫亦可包括在內。故家居吳地何處，仍需進一步考證。按詩集八有《送盧處士》（一作生）游吳越云：「羨君東去見殘梅，唯有王孫獨未回。吳苑夕陽明古堞，越宮春草上高臺。」詩一作張籍詩。佟培基《全唐詩重出誤收考》云：「張籍祖居吳地，有其舊宅，其《送陸暢》詩有「共踏長安街裏

塵，吳州獨作未歸身。昔年舊宅今誰住，君過西塘與問人。」此重出詩有客游在外未能東歸之嘆，非庭筠口吻。「張籍有舊宅在吳地，不能因此否定庭筠舊鄉亦在吳中。庭筠詩集卷七有《處士盧岵山居》、卷八有《寄盧生》，與《送盧處士（一作生）游吳越》之盧處士（或盧生）應同爲一人。《寄盧生》云：「遺業荒涼近故都，門前堤路枕平湖。綠楊陰裏千家月，紅藕香中萬點珠。此地別來雙鬢改，幾時歸去片帆孤。他年猶擬金貂換，寄語黃公舊酒壚。」盧某游吳越，庭筠有詩送之；既至吳越，又有詩寄之。而《寄盧生》首聯寫景，又與卷八《東歸有懷》「晴川通野陂，此地昔傷離。一去跡常在，獨來心自知」數句相合。所謂「遺業」，即「門前」，亦即舊居；而「野陂」，亦即「平湖」；「東歸」，即東歸吳中舊鄉。「遺業荒涼近故都」，此「故都」即春秋時吳國之舊都，唐之蘇州。故知庭筠之舊居當在蘇州附近。庭筠舊鄉在吳中，《溪上行》一詩亦可得到證明：「綠塘漾漾煙濛濛，張翰此來情不窮。雪羽襍糝立倒影，金鱗撥刺跳晴空。風翻荷葉一向白，雨濕蓼花千穗紅。心羨夕陽波上客，片時歸夢釣船中。」晉張翰爲吳郡吳人，因秋風起而憶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遂命駕東歸。此詩作於會昌元年秋東歸行將抵達吳中舊鄉時。以張翰自況，不但切東歸舊鄉，且說明其舊鄉亦在吳中也。其具體所在雖難確考，但從下列詩中亦可知其大概。卷七《盧氏池上遇雨贈同遊者》後幅云：「寂寞閑望久，飄灑獨歸遲。無限松江恨，煩君解釣絲。」松江恨，即思故鄉鱸魚不得之恨，亦即欲歸故鄉而不得之恨。卷四有《寄湘陰閻少府乞釣輪子》：「篷聲夜滴松江雨，菱葉秋傳鏡水風。」卷五《寄裴生乞釣鉤》：「今日太湖風色好，却將詩句乞漁鉤。」二詩均會昌初東歸吳中

期間作，其中提到「松江」（即吳淞江）、「太湖」，可推知庭筠之舊居當在蘇州附近，濱太湖、傍吳淞江之處。

庭筠在吳中有「遺業」，自是父輩時已居此。然則其何時離開吳中，亦當作一大體推測。《寄盧生》前二聯想像故居門前堤路平湖、綠楊明月、紅藕飄香之景象，對故鄉景物之記憶極為清晰，且提到故鄉之舊酒家，此自非童幼時即離家所能有之記憶。《東歸有懷》亦清楚憶及昔日在晴川通野陂之處告別故鄉之「傷離」情景，其離鄉當不在幼年時。尤可注意者，庭筠青年時代（約在大和初）出塞之作中，猶自稱「江南客」、「江南戍客」（見前引《邊笳曲》、《勅勒歌塞北》），似其時庭筠仍家居江南吳中之地。然則其離吳中長期寓居長安，或在出塞之後。庭筠之出生地及青少年時代雖在吳中，但最遲在開成五年，即已寓居長安鄠郊。《書懷百韻》詩題稱「開成五年秋以抱疾郊野」，詩云「窮郊獨向隅」、「事迫離幽墅」，所指均在長安西南鄠郊之別墅，詩對鄠郊別墅之整個環境景物且有相當具體之描寫。其他詩凡題稱「郊居」、「鄠杜郊居」、「有廬」者亦均指鄠郊別墅。其始居鄠郊之年代可能更早（約大和中）。而直到咸通二年居荆南蕭鄴幕時所作之《渚宮晚春寄秦地友人》寫思歸之情時依然透露出其時家仍居鄠郊。由荆南歸長安後，直至貶方城之前，當亦仍居於此。故庭筠一生，青少年時代居於出生之吳中，壯歲以後，除出塞、游蜀、東歸吳中、游越及其他羈游、寄幕外，大部分時間寓居鄠郊。

庭筠之生年，有多種異說。歧說之產生，又多緣於對其《感舊陳情五十韻獻淮南李僕射》之「淮南李

僕射」所指有不同的考證結論所致。茲簡述如下：

一、淮南李僕射爲李蔚說。此說爲顧嗣立所持。王達津亦主其說，並謂李蔚係書法家，故有「書迹臨湯鼎」之句；「閑宵陪雍時，清暑在甘泉」，指李蔚官太常卿，陪同皇帝祭祀之事，庭筠約生於長慶四年（八二四）。此說與庭筠弟庭皓撰《唐國子助教溫庭筠墓誌》署咸通七年直接矛盾。李蔚始任淮南節度使在咸通十一年，時庭筠已去世四年。

二、淮南李僕射爲李德裕說。此說爲顧學頡、夏承燾所持。顧謂《舊紀》開成五年九月以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詩即德裕自淮南入朝時飛卿獻德裕之作，與詩之題官正合，故詩有「既矯排虛翅，將持造物權。萬倫（當作靈）思鼓鑄，羣品待陶甄」之語，言其即將入相。德裕曾三官西浙觀察使，《漢書·地理志》注：「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粵雜處。」則西浙固可稱百粵，而與「冰清臨百粵」之語合。曾分司東都，即所謂「風靡化三川」。又曾爲滑州刺史及淮南節度使，即詩所謂「梁園」、「淮水」也。與德裕宦蹟正合。（《溫庭筠感舊陳情五十韻獻淮南李僕射舊注辨誤》）夏謂「視草絲綸出，持綱雨露懸」，「白麻紅燭夜，清漏紫微天」一段，乃指其穆宗初召充翰林學士；「冰清臨百粵，風靡化三川。委寄崇推轂，威儀壓控弦」一段，則指其爲鄭滑節度使、雲南招撫使，在蜀「西拒吐蕃，南平蠻蠻」。與書懷百韻詩同爲開成五年作，而此詩在後。《百韻》詩有「收迹異桑榆」句，謂未逮老境，然至少必已三十左右。自開成五年逆數三十年，當生於元和間。元和共十五年，姑折中爲七年。（《溫

飛卿繫年》此說各種文學史頗采之，今之研究者亦多有從其說者，然「淮南李僕射」實非李德裕，生年更出於估算，非有實據。陳尚君《溫庭筠早年事跡考辨》指出：「以李德裕為贈詩對象……明顯不合者，至少有三：德裕分司東都，為時僅十餘天，旋遭貶去，不能說「風靡化三川」，此其一。德裕兼雲南招撫使，官廨駐成都，是為蜀地；三鎮浙西，乃越地，漢以前自交趾至會稽一帶，百粵雜處，確有其事，而唐人所謂百粵，例指嶺南……罕有稱越、蜀為百粵之例。德裕會昌前，未涉足嶺南，「冰清臨百粵」句，無從着落。此其二。詩中「梁園提轂騎，淮水換戎旃」，謂李自梁、宋一帶調鎮淮南。鄭滑節度轄地與梁、宋相接，只是很少用梁園指代。姑謂此處可代，而德裕自鄭滑任到移鎮淮南，相隔八年之久，用一「換」字，似嫌唐突。此其三。德裕時負盛名，庭筠如贈詩給他，不應錯舛如此。」又云：「尤應確定的，是《感舊》詩的投贈時間。詩中自注：「余嘗忝京兆薦，名居其副。」即《書懷》自注：「予去秋試京兆，薦名居其副」一事，在開成四年秋。《感舊》另一自注：「二年抱疾，不赴鄉薦試有司」，指受薦名的當年和次年均未赴選……後段復云：「旅食逢春盡，羈游為事牽」，當為暮春客游淮南時作。開成五年春（八四〇）庭筠無法預卜是年秋能否赴試，故此詩至早也應作於次年會昌元年（八四一）春末。據《舊唐書·武宗紀》，開成五年九月，李德裕自淮南節度使人京為相，此時，庭筠卧疾郊野。及至贈詩時，德裕已離淮南逾半年。唐人重官稱，尤重官職，干謁詩絕不會用較低的舊銜稱謂。」辨「淮南李僕射」之非李德裕，理由證據極為周詳，可視為定論。李德裕說最不可通者為對「冰清臨百粵，風靡化三川」之解釋。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粵雜

處，則嶺南、浙東固可稱百粵（陳謂百粵罕有稱越者稍疏），然浙西則從未有稱百粵之例。且二句曰「臨」曰「化」，顯指其為臨民治民之地方最高長官，非閑職如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者可稱「風靡化三川」也。又，鄭滑亦不可以梁園指代，宣武、鄭滑，唐代為兩節度使，界限分明。且元和七年之生年亦因推其大約生於元和年間折半而得，非有任何實據。此說因影響較大，為諸多文學史及研究者所採用，故詳引其說并陳尚君辨正之說。

三、淮南李僕射為李珣說。此說為黃震雲所持，見其《溫庭筠的籍貫及生卒年》一文，略云：「閑宵陪雍時，清暑在甘泉」，李珣當過太常卿，管祭祀宗廟山川。陪雍時，當指此。「冰清臨百粵，風靡化三川」，李珣在八四〇年出為桂州刺史、桂管經略使，再貶昭州刺史，地在嶺南道……古百粵地。「梁園提穀騎，淮水換戎旃」，梁園……漢屬司隸部河南郡……李珣由河南尹、河陽節度使除授檢校尚書右僕射遷鎮淮南……根據「嵇紹垂髻日，山濤筮仕年。琴尊陳座上，紉綺拜牀前」的詩意，庭筠八歲拜謁年已四十的李僕射。檢《唐方鎮年表》李珣八四九年鎮淮南。《舊唐書·李珣傳》載錄時年六十五歲。由此回推，庭筠生於八一七年（照《宣宗本紀》說，李珣死於六年七月，從享年六十九歲來算，得提前到八一六年）。「此說無論是對詩句的解釋或對生年的推算，均有明顯錯誤。如以李珣任河南尹、河陽節度使釋「梁園提穀騎」，就是明顯的牽合迂曲之解。梁園例指汴州，唐為宣武節度使府所在，與河南府或河陽節度使均風馬牛不相及。對生年的推算是以李珣鎮淮南時年六十五回推三十二年（二人初見時相差的歲

數），得出庭筠生於八一七年，更嫌迂曲牽強。而其視為確證的「閑宵陪雍時」二句指李珣為太常卿，他人則無此仕歷之說，實為對詩意之誤解，此二句非謂任太常安排祭祀，而係指以詞臣身份陪奉皇帝出游。故此說亦可排除。

四、淮南李僕射為李紳說。此說為陳尚君所創，見其《温庭筠早年事跡考辨》一文。略云：「檢《舊唐書·武宗紀》，德裕淮南卸職後，「以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吏部尚書，汴州刺史李紳代德裕鎮淮南。」會昌二年（八四二）二月，李紳自淮南入相。同書一七三《李紳傳》，「武宗即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知淮南節度大使事。」是李紳也可稱為「淮南李僕射」，其任職起訖時間，與庭筠贈詩時間也可吻合。以李紳仕歷與《感舊》中的敘述相參，確鑿無疑地表明李紳為受贈詩者。試以新、舊《唐書·李紳傳》有關記載與《感舊》詩作一比證。《舊·傳》：「能為歌詩，鄉賦之年，諷誦多在人口。」《新·傳》：「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正是《感舊》「賦成攢筆寫，歌出滿城傳」的注脚。《舊·傳》：「元和初（八〇六），登進士第，釋褐國子助教。穆宗召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均在禁署，時號三俊。」長慶元年（八二一）三月，改司勳員外郎、知制誥。三年二月，超拜中書舍人。」《感舊》自「既矯排虛翹」以下，即指這段經歷。《舊·傳》載，李紳在朝與李逢吉對立，逢吉勾結宦官王守澄，利用敬宗年幼，「言紳在禁署時嘗不利於陛下」，敬宗「不能自執，乃貶紳端州司馬。」《感舊》「耿介非持祿，優游是養賢。冰清臨百粵」，謂紳立朝耿直持正，遭權奸排擠而遠貶。「冰清」喻潔身無過。《新·傳》：「開成初，鄭覃以紳為河南尹。河南多惡

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戶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風靡化三川」即謂此。唐河南府治洛陽，爲秦三川郡故地。《舊·傳》：「開成元年，檢校戶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節度、宋亳汴穎觀察等使。」至武宗即位，徙淮南節度，兩地均帶軍職。《感舊》云：「梁園提榷騎，淮水換戎旃」，地點職銜均吻合無差。梁園，西漢梁孝王所築兔園，在汴州附近，時歸宣武軍轄。參照兩《唐書·李紳傳》及卞孝萱先生《李紳年譜》，李紳初仕情況是：元和元年（八〇六）登第後，旋即東歸。途經潤州，鎮海軍節度使李錡留爲掌書記。次年十月，李錡謀反被殺，李紳以不附錡而免罪，歸無錫縣家居，直到元和四年，受詔爲校書郎入京。此後任國子助教等職，均在長安。庭筠家居江南，冲年拜謁李紳，不會遠離鄉土。李紳初仕數年間，在江浙一帶留住甚久。從「琴書陳上座」看，時正賦閑。今姑定庭筠見李紳在元和三年（八〇八），李紳時年三十七歲，辭掌書記職家居（李紳《龍宮寺碑》：「元和三年，余罷金陵從事，河東薛公萃招游越中。」其子李浚《慧山寺家山記》載李錡敗，「遂退歸慧山寺僧房」）。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男（指嵇紹）年八歲，未及成人。」庭筠《上令狐相公啓》：「嵇氏則男兒八歲，保在故人。」庭筠以嵇紹自比，時年約八歲，比李紳年幼近三十歲。嵇紹、山濤之比，言年歲懸殊，甚爲恰當。以此逆推庭筠生年，約在德宗貞元十七年，即公元八〇一年。「陳說在諸說之中，詩、史互證，完全符合，最具說服力。傅璇琮主編之《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唐才子傳校箋》即采陳說。唯陳文中有幾點顯屬誤解，需作修正。其一，「鄰里纔三徙」句，非謂庭筠家居與李紳爲比鄰，而係用孟母三徙之典，贊頌李紳之母教育有方，不能因此得出

庭筠舊居在無錫的結論。吳中離無錫不遠，李紳元和三年離潤州幕家居時，庭筠自可趨前拜訪。其二，「冰清臨百粵」，非指其無罪而貶端州司馬，乃指其任浙東觀察使，官聲清廉。詩之敘事，至「耿介非持祿，優游是養賢」二句已作一小收束，以下所敘乃李紳重新得到朝廷信任，為一方臨民長官之仕歷。陳文所引《漢書·地理志》「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粵雜居之地」之語，正可證浙東會稽之地可稱百粵。「臨百粵」與「化三川」對文，所任皆地方長官，兩任之間僅隔一「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之短期宦歷，故緊相承接。若以「冰清」句指貶端州司馬，則其間橫隔自長慶四年（八二四）至開成元年（八三六）之十二年宦歷，了不相屬矣。其三，「優游是養賢」句，當包括貶端州司馬後量移江州刺史、遷滁、壽二州刺史、初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等一系列經歷。又，庭筠生於貞元十七年，尚可從詩中「婚乏阮修錢」之句得到證明。《晉書·阮籍附子脩傳》：「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作此詩時為會昌元年（八四一），以生於貞元十七年（八〇一）順推，時年四十一，正符阮修「年四十餘」之數。

五、牟懷川《温庭筠生年新證》一文雖亦認為《感舊陳情五十韻獻淮南李僕射》係呈獻李紳之作，但考庭筠之生年則據其《上裴相公啓》中「至於有道之年，猶抱無辜之恨」之語為證。認為此裴相公為裴度，啓上於開成四年首春。「有道之年」指生而不舉有道科死而始稱郭有道之郭泰死時年四十二，借指作啓時庭筠自己的年歲。自開成四年（八三九）上推四十二年，庭筠當生於貞元十四年（七九八）。然《上裴相公啓》非開成四年首春上裴度之啓，而係大中六年八月以後上裴休之啓。辨詳拙文《温庭筠文

箋證暨庭筠晚年事跡考辨》。故牟說亦不能成立。

唐德宗貞元十八年壬午（八〇二） 二歲，在吳中。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癸未（八〇三） 三歲，在吳中。 杜牧生。

唐德宗貞元二十年甲申（八〇四） 四歲。在吳中。

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

乙酉（八〇五） 五歲。在吳中。

唐順宗永貞元年

唐憲宗元和元年丙戌（八〇六） 六歲，在吳中。

唐憲宗元和二年丁亥（八〇七） 七歲。在吳中。

唐憲宗元和三年戊子（八〇八） 八歲。在吳中。 初謁李紳於無錫。

唐憲宗元和四年己丑（八〇九） 九歲。在吳中。

唐憲宗元和五年庚寅（八一〇） 十歲。在吳中。

唐憲宗元和六年辛卯（八一） 十一歲。在吳中。

唐憲宗元和七年壬辰（八一二） 十二歲。在吳中。 李商隱生。

唐憲宗元和八年癸巳（八一三） 十三歲。在吳中。

唐憲宗元和九年甲午（八一四） 十四歲。在吳中。

唐憲宗元和十年乙未（八一五） 十五歲。在吳中。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丙申（八一六） 十六歲。在吳中。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丁酉（八一七） 十七歲。在吳中。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戊戌（八一八） 十八歲。在吳中。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己亥（八一九） 十九歲。在吳中。

唐憲宗元和十五年庚子（八二〇） 二十歲。在吳中。

唐穆宗長慶元年辛丑（八二一） 二十一歲。在吳中。

唐穆宗長慶二年壬寅（八二二） 二十二歲。在吳中。

唐穆宗長慶三年癸卯（八二三） 二十三歲。在吳中。

唐穆宗長慶四年甲辰（八二四） 二十四歲。在吳中。

唐敬宗寶曆元年乙巳（八二五） 二十五歲。在吳中。

唐敬宗寶曆二年丙午（八二六） 二十六歲。在吳中。

唐文宗大和元年丁未（八二七） 二十七歲。在吳中。

唐文宗大和二年戊申（八二八） 二十八歲。

庭筠出塞之游至遲當在本年及明年。陳尚君《温庭筠早年事跡考辨》云：「庭筠出塞是由長安出發，沿渭

川西行，取回中道出蕭關，到隴首後折向東北，在綏州一帶停留較久。估計在邊塞時間，在一年以上。」所作詩有《西游書懷》、《回中作》、《過西堡塞北》、《勅勒歌塞北》、《還水謠》、《塞寒行》、《邊笳曲》等。所歷時間自頭一年之「高秋辭故國」到第二年的「芙蓉老」即夏秋間。在綏州一帶停留較久，或曾短期游幕。」大和二年九月至四年二月，夏綏節度使爲李寰。《勅勒歌塞北》有「却笑江南客，梅落不歸家」之句，《邊笳曲》有「江南戍客心，門外芙蓉老」之句，「江南客」、「江南戍客」均係自指，透露此時庭筠家仍居江南吳中，且已有妻室。

庭筠大和四至五年游蜀，六年起行跡多在長安，此後事跡大體可考。故將出塞繫於游蜀之前。

唐文宗大和三年己酉（八二九）二十九歲。

本年夏秋間，猶在夏綏。

本年十一月，南詔入侵西川。十二月攻入成都。止西郭十日，掠女子工伎數萬南去。

唐文宗大和四年庚戌（八三〇）三十歲。

約本年秋，庭筠有人蜀之行。人蜀途中，有《過分水嶺》、《利州南渡》詩。

本年十月，李德裕由義成節度使調任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唐文宗大和五年辛亥（八三一）三十一歲。

本年春在成都，有《錦城曲》。在西川期間，與某蜀將有交往，此人在大和三年十二月「蠻人成都」時「頗著功勞」（見十年後所作《贈蜀將》題下自注）。在成都期間，似與西川幕中文士有交往，或有欲入西

川幕之企求。

暮春後離成都順岷江南下，至新津（屬蜀州，在成都西南）有《旅泊新津却寄一二知己》，當是寄西川幕中文士相知者。

據庭筠《書懷百韻》詩「羈游欲渡瀘」之句，似此次蜀游順岷江南下抵戎州（今四川宜賓）後，曾欲渡瀘水（今金沙江，即長江自宜賓以上至雲南交界處的一段）南去而未成行。

抵戎州後，似未由原路折回成都再返長安，而是順長江東下出峽，道荆、襄回京。至黔巫一帶，與崔某晤別（二十年後，有《送崔郎中赴幕》詩云：「一別黔巫似斷弦，故交東去更淒然。心游目送三千里，雨散雲飛二十年。」）。又有《巫山神女廟》詩，詩云：「古樹芳菲盡」，時將入夏。此次蜀游，四年秋由長安出發，五年暮春在巫山一帶，已歷三季。

唐文宗大和六年壬子（八三二）三十二歲。在長安。

本年秋有《送渤海王子歸本國》，夏承燾《温飛卿繫年》謂此渤海王子係大和六年來朝之大明俊。（顧學頡《温庭筠交游考》則謂係開成四年來朝之大延廣，其回國或在五年。）

唐文宗大和七年癸丑（八三三）三十三歲。在長安。

本年二月，李德裕由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有《鬢髮歌》，題下注：「李相伎人吹。」此「李相」指李德裕。詩有「黑頭丞相」語，德裕此次拜相時年

四十七，尚在壯歲，故云。德裕好鬻策，寶曆元年秋任浙西觀察使時有《霜夜對月聽小童薛陽陶吹鬻策歌》，劉禹錫、白居易、元稹均有和作。

唐文宗大和八年甲寅（八三四）三十四歲。在長安。

本年正月，有《贈鄭徵君家匡山首春與丞相贊皇公游止》。「丞相贊皇公」指李德裕。

唐文宗大和九年乙卯（八三五）三十五歲。旅游淮上。

庭筠《上裴相公啓》云：「既而羈齒侯門，旅游淮上。投書自達，懷刺求知。豈期杜摯相傾，臧倉見嫉。守土者以忘情積惡，當權者以承意中傷。直視孤危，橫相陵阻。絕飛馳之路，塞飲啄之塗。射血有冤，叫天無路。」

無名氏《玉泉子》云：「溫庭筠有詞賦盛名。初從鄉里舉，客游江淮間，揚子留後姚勛厚遺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爲狹邪所費。勛大怒，笞而逐之，以故庭筠不中第。其姊趙顥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輒切齒于勛。一日廳有客，溫氏獨問：「誰氏？」左右以勛對之。溫氏遽出廳事，執勛袖大哭。勛殊驚異，且持袖牢固不可脫，不知所爲。移時，溫氏方曰：「我弟年少宴游，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迄今遂無有成，安得不由汝致之？」遂大哭，久之，方得解脫。勛歸憤訝，竟因此得疾而卒。」

《北夢瑣言》卷四《溫李齊名》：「吳興沈徽云：「溫舅曾於江淮爲親表檟楚，由是改名焉。」

顧學頤《溫庭筠交游考·姚勛》：「《通鑑》開成四年五月，「上以鹽鐵推官檢校禮部員外郎姚勛，能鞠

疑獄，命權知職方員外郎。右丞韋温不聽，上奏稱：「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勛檢校禮部郎中，依前鹽鐵推官。」據此，知姚勛確為鹽鐵官（揚子留後，即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的分設機構）。答逐庭筠事，當在開成四年之前。」其《温飛卿傳論》引《通鑑》定飛卿游江淮在大和末（八三五）。

按：顧氏定庭筠游江淮在大和末，近是，茲從之。《玉泉子》與《北夢瑣言》均言其游江淮為親表所笞逐或檟楚，《玉泉子》且將此事與此後庭筠長期不中第聯繫起來。而庭筠《上裴相公啓》則言此次游江淮拜謁地方長官，為其屬下之小人所嫉妒，相傾，并受到「守土者」之「忘情積惡」以及「當權者」之「承意中傷」。從而導致「絕飛馳之路，塞飲啄之塗」的後果。所敘情事并不相同，而後果則同。如「旅游淮上」事在大和九年，則其時之「守土者」（淮南節度使）為牛僧孺，而「承意中傷」之「當權者」或即與僧孺同黨之宰相李宗閔。

本年十一月，甘露之變發生。

唐文宗開成元年丙辰（八三六） 三十六歲。

本年七月前，因李翱之薦，始從太子永游。庭筠曾從太子永游，有所作《莊恪太子挽歌詞二首》為證。其從游的起始時間及薦舉者，陳尚君《温庭筠早年事跡考辨》作過如下推斷：「庭筠入東宮游，疑出於李翱薦舉。《謝襄州李尚書》說：「某櫟社凡材，蕪鄉散質，殊乏績效，堪奉恩明。曷當紫極牽裾，丹墀載筆。顧循虛淺，實過津涯。豈知畫舸方游，俄升於桂苑；蘭扃未染，已捧於紫泥。此皆寵自昇堂，榮因

著錄，勵鴻毛之眇質，搏羊角之高風。」大和至咸通間，堪稱「襄陽李尚書」者，僅李翱一人（其間李程、李景讓曾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均不帶尚書職，景讓自襄州轉官禮部尚書，不能稱「襄州李尚書」）。此啓謝李翱薦己「升於桂苑」、「丹墀載筆」，核以庭筠生平，如此榮耀事，只有隨太子游相稱。「畫舸方游」，謂資歷尚淺，亦合。李翱大和九年出鎮襄州，次年七月前卒。庭筠入東宮陪游，當始於開成元年（八三六）。從挽歌看，可能三年九月始離去。」所考大體可信（李景讓曾帶檢校戶部、兵部尚書銜，但其大中六至十年鎮襄陽期間，庭筠無「昇於桂苑」之事）。按：「桂苑」即桂宮，本長安宮苑名，係漢武帝后妃所居之宮。漢成帝爲太子時，曾居此宮，故此啓以「桂苑」借指太子宫。「蘭扇未染，已捧於紫泥」，《新唐書·百官志》，東宮官有內直局，郎二人、丞二人，掌符璽、衣服、繖扇、几案、筆硯、垣牆。「捧紫泥，似指掌符璽筆硯之事，或泛指在太子宫爲文字之役。這與庭筠之文士身份亦相稱。

本年夏或稍後之某年夏，有《題豐安里王相林亭二首》。豐安里，唐長安坊名。王相，指王涯，甘露之變中爲宦官所殺。

唐文宗開成二年丁巳（八三七）三十七歲。在長安。仍從太子永游。

本年正月，李商隱登進士第。

唐文宗開成三年戊午（八三八）三十八歲。

在長安。本年九月前，仍從太子永游。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三年，九月「壬戌，上以皇太子慢游敗度，欲廢之，中丞狄兼謨垂涕切諫。是夜，移太子於少陽院。」十月「庚子，皇太子薨於少陽院，謚曰莊恪。」同書《文宗二子傳》對此事有更詳細之記載：「莊恪太子永，文宗長子也。母曰王德妃。大和四年正月，封魯王。六年，上以王年幼，思得賢傅輔導之……因以戶部侍郎庾敬休守本官，兼魯王傅；太常卿鄭肅守本官，兼王府長史；戶部郎中李踐方守本官，兼王府司馬。其年十月，降詔冊爲皇太子。上自即位，承敬宗盤游荒怠之後，恭儉惕慎，以安天下，以晉王謹愿，且欲建爲儲貳。未幾晉王薨，上哀悼甚，不復言東宮事者久之。今有是命，中外慶悅。後以王起，陳夷行爲侍讀。開成三年，上以皇太子宴游敗度，不可教導，將議廢黜，特開延英，召宰臣及兩省御史臺五品已上、南班四品已上官對。宰臣及衆官以爲儲后年小，可俟改過，國本至重，願寬宥。御史中丞狄兼謨上前雪涕以諫，詞理懇切。翌日，翰林學士六人洎神策軍軍使十六人又進表陳論，上意稍解。其日一更，太子歸少陽院，以中人張克己、柏常心充少陽院使；如京使王少華、判官袁載和及品官、白身、內園小兒、官人等數十人連坐至死及剝色、流竄。」初，上以太子稍長，不循法度，昵近小人，欲加廢黜，迫於公卿之請乃止。太子終不悛改，至是暴薨（按：太子卒於十月十六日）。時傳云：太子德妃之出也，晚年寵衰。賢妃楊氏，恩渥方深，懼太子他日不利於己，故日加誣譖，太子終不能自辨明也。太子既薨，上意追悔。四年，因會寧殿宴，小兒緣幢，有一夫在下，憂其墮地，有若狂者。上問之，乃其父也。上因感泣，謂左右曰：「朕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遂召樂官劉楚材、宮人張十等責之，曰：「陷吾

太子，皆爾曹也。今已有太子（按：是年十月，立敬宗子陳王成美爲太子），更欲踵前邪？」立命殺之。」
庭筠於太子卒後葬驪山北原時有《莊恪太子挽歌詞二首》，中有「鄴客辭秦苑」、「西園寄夢思」等語，可證其曾從太子永游。

庭筠從太子永游之時間雖僅二年餘，但却留下一系列與此事有關之詩文，除《上襄州李尚書啓》及《莊恪太子挽歌詞二首》外，尚有《洞戶二十二韻》（詳參牟懷川《溫庭筠從游莊恪太子考論》，載《唐代文學研究》第一輯）、《雍臺歌》、《生襟屏風歌》（詳參詹安泰《讀夏承燾先生〈溫飛卿繫年〉》）。此外，《題望苑驛》、《四皓》二詩亦與莊恪太子事有關，詳《溫庭筠全集校注》卷四、卷五對此二詩之詮釋。

唐文宗開成四年己未（八三九）三十九歲。在長安。

本年三月，裴度卒。有《中書令裴公挽歌詞二首》。從二詩尾聯「從今虛醉飽，無復汗車茵」、「空嗟薦賢路，芳草滿燕臺」看，庭筠似曾游於門下，受其知遇。約本年或稍後之某年夏，又有《裴晉公林亭》。

本年秋，參加京兆府試，薦名居第二，然竟被黜落罷舉，不能參加明春之禮部進士試。《書懷百韻》詩云：「文囿陪多士，神州試大巫。對雖希鼓瑟，名亦濫吹竽。」自注：予去秋試京兆，薦名居其副。《感舊陳情五十韻獻淮南李僕射》云：「未知魚躍地，空愧《鹿鳴》篇。」自注：余嘗忝京兆薦，名居其副。稷下期方至，漳濱病未

痊。自注：二年抱疾，不赴鄉薦試有司。「二年」，指受薦名之開成四年及五年。《書懷百韻》詩題亦云：「開成五年秋，以抱疾郊野，不得與鄉計偕至王府」。《唐摭言》卷二《等第罷舉》開成四年有溫岐（即溫庭筠，似此

時尚未改名。

《贈蜀將》約作於本年秋。

唐文宗開成五年庚申（八四〇）四十歲。在長安。

因「等第罷舉」，未能參加本年春之禮部進士試。四月，作《自有扈至京師已後朱櫻之期》，借以抒發未能參加今春進士試之遺憾。本年秋，因故未能「赴鄉薦，試有司」。詳四年所引詩注。二年不赴鄉薦，試有司之真正原因當是遭人毀謗，詳《書懷百韻》。

冬，作《書懷百韻》。題稱「將議遐適，隆冬自傷，因書懷奉寄」，詩云「行役議秦吳」，表明將有自長安赴吳中舊鄉之遠行。

《郭處士擊甌歌》當作于武宗會昌朝之前，姑繫於此。郭處士指郭道源，善擊甌，武宗朝爲鳳翔府天興縣丞，充太常寺調音律官，見段安節《樂府雜錄》。

唐武宗會昌元年辛酉（八四一）四十一歲。自長安赴吳中舊鄉。

本年春，有《送陳嘏之候官兼簡李（黎）常侍》。

約仲春時，自長安啓程赴吳中。行前有《春日將欲東歸寄新及第苗紳先輩》。

約暮春時，經泗州下邳縣，有《過陳琳墓》。自邳縣南行至盱眙縣，有《旅次盱眙縣》。春末抵達揚州，向淮南節度使李紳呈獻《感舊陳情五十韻》。詩云「旅食逢春盡，羈游爲事牽」，又云「冉弱營中柳，披

敷幕下蓮，儻能容委質，非敢望差肩。」有希企人幕之意，與《過陳琳墓》「欲將書劍學從軍」之語正合。因欲入淮南幕，故在揚州羈留時間較長。有《過孔北海墓二十韻》，《淮揚志》：孔融墓在府治高士坊。詩有「墓平春草綠」之句，係暮春初抵揚州時作。又有《送淮陰孫令之官》，曰「楊柳煙」，曰「青葙」，時在春夏間。而《法雲雙檜》（一作《晉朝柏樹》）、《經故祕書崔監揚州南塘舊居》，均秋令作。透露庭筠在揚州可能羈留至秋，始渡江歸吳中舊鄉。

渡江後，有《溪上行》云：「綠塘漾漾煙濛濛，張翰此來情不窮。雪羽襍褻立倒影，金鱗撥刺跳晴空。風翻荷葉一片白，雨濕蓼花千穗紅。心羨夕陽波上客，片時歸夢釣船中。」用張翰歸吳中舊鄉典，正切己之歸吳。寫景切秋令。

是年秋，歸抵吳中舊居。《東歸有懷》云：「晴川通野陂，此地昔傷離。一去跡常在，獨來心自知。鷺眠茭葉折，魚靜蓼花垂。無限高秋淚，扁舟極路歧。」曰「高秋」「蓼花」，時令、寫景與《溪上行》合。首聯寫舊居景象，亦與前此所作《寄盧生》「遺業荒涼近故都，門前堤路枕平湖」所寫舊居景象相合。

下列諸詩，均會昌元年秋歸吳中舊鄉途中所作：

《開聖寺》，寺在潤州丹陽，詩有「出寺馬嘶秋色裏」之句，係秋令作。

《和盤石寺逢舊友》、《盤石寺留別成公》。前詩有「月溪逢遠客，煙浪有歸舟」及「水關紅葉秋」之句，後詩有「浪連吳苑」、「一夜林霜」之語。寺當離蘇州不遠，寫景均切秋令。

唐武宗會昌二年壬戌（八四二）四十二歲。春赴越中，秋後返吳中。

本年春赴越中，途經杭州，有《錢塘曲》，詩有「錢塘岸上春如織」之句。又曰「淮南游客」，蓋用淮南小山《招隱士》之典。又有《蘇小小歌》，末句云「門前年年春水綠」，與《錢塘曲》時令相同。《河濱神》（孤廟對寒潮）有「西陵風雨蕭蕭」、「早梅香滿山郭」之句，疑亦會昌二年初春赴越中途經蕭山時作。

春抵越州。有《南湖》七律。南湖即鏡湖。詩有「野船着岸偃春草」之句，說明春天已在越州。

在越中，有《題竹谷神祠》、《題賀知章故居疊韻作》。又有《宿一公精舍》，此「一公」指僧一行，在天台國清寺有其當年曾居之精舍。三詩寫景均秋令景象。又《荷葉杯》（鏡水夜來秋月）亦會昌二年秋作于越州。

約本年秋，自越中折返吳中舊鄉。《江上別友人》為返途經錢塘江別友人之作，詩有「蕭陵」字，指蕭山。又有「秋色滿葭菼」之句。《題蕭山廟》有「馬嘶秋廟空」之句，當與《江上別友人》同時作。

本年七月，劉禹錫卒，庭筠有《祕書劉尚書挽歌詞二首》。

唐武宗會昌三年癸亥（八四三）四十三歲。春暮由吳中啓程返長安。

春有《寄裴生乞釣鉤》，詩有「今日太湖風色好」之句，說明其時庭筠居太湖濱之吳中舊鄉。時令在春天。上年秋又有《寄湘陰閻少府乞釣輪子》，腹聯云「篷聲夜滴松江雨，菱葉秋傳鏡水風」，松江即吳淞江，鏡水即鏡湖，說明其時詩人已由越返吳。又，樂府有《吳苑行》，亦春令作。

約春暮，離吳中舊鄉北歸。途經常州，作《蔡中郎墳》。至潤州，作《更漏子》詞云：「背江樓，臨海月。城上角聲嗚咽。堤柳動，島煙昏，兩行征雁分。京口路，歸帆渡，正是芳菲欲度。銀燭盡，玉繩低，一聲村落雞。」曰「背江樓」，曰「歸帆渡」，說明係自京口北渡長江時作，時值「芳菲欲度」之暮春。

《傷溫德彝》七絕約作於本年，詳參詹安泰《讀夏承燾先生〈溫飛卿繫年〉》。

唐武宗會昌四年甲子（八四四） 四十四歲。在長安。

本年十月，武宗幸鄆縣校獵，庭筠閒居鄆郊，有《車駕西游因而有作》：「宣曲長楊瑞氣凝，上林狐兔待秋鷹。誰將詞賦陪雕輦，寂寞相如卧茂陵。」

本年八月，昭義鎮劉稹叛平。庭筠之《湖陰詞》或有感於此而賦，作年當在五年春。

唐武宗會昌五年乙丑（八四五） 四十五歲。在長安。

《漢皇迎春詞》或是年春在長安作。詩有「豹尾竿前趙飛燕」之句，或借指武宗所寵王才人。

唐武宗會昌六年丙寅（八四六） 四十六歲。在長安。

本年春，有《會昌丙寅豐歲歌》。武宗三月二十三日逝世，此詩有「村南娶婦桃花紅」之句，當為武宗逝世前作。詩對劉稹平定後時平年豐景象加以歌頌。

唐宣宗大中元年丁卯（八四七） 四十七歲。春游湖湘。

庭筠《上鹽鐵侍郎啓》云：「頃者萍蓬旅寄，江海羈游，達姓字於李膺，獻篇章於沈約。特蒙俯開嚴

重，不陋幽遐。至於遠泛仙舟，高張妓席。識桓溫之酒味，見羊祜之襟情。既而哲匠司文，至公當柄，猶困龍門之浪，不逢鶯谷之春。今日俯及陶鎔，將裁品物。輒申丹慊，更竊清陰。」此「鹽鐵侍郎」先歷節鎮，後知貢舉，繼以侍郎司鹽鐵，上此啓時又將爲相。檢孟二冬《登科記考補正》，庭筠所歷諸朝中，宦歷與此完全相合者惟裴休一人。啓中提到裴休外任節鎮時，庭筠曾於羈旅中前往拜謁並獻詩文，得到裴休款待。據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裴休於會昌元年年至三年，任江西觀察使；會昌三年至大中元年末，任湖南觀察使；大中二年至三年，任宣歙觀察使。而在裴休任觀察使之江西、湖南、宣歙三地中，庭筠足跡曾至者惟湖南一地。其《次洞庭南》詩佚句云：「自有晚風推楚浪，不勞春色染湘煙。」可證某年春庭筠曾至洞庭湖南。裴休任湖南觀察使期間，會昌三年庭筠方自吳中舊鄉歸長安，會昌四、五、六年亦均在長安，六年春有《會昌丙寅豐歲歌》，故《次洞庭南》當作於大中元年春，時裴休仍在湖南觀察使任。庭筠《湘東宴曲》云：「湘東夜宴金貂人，楚女含情嬌翠嚬。玉管將吹插鈿帶，錦囊斜拂雙麒麟。重城漏斷孤帆去，惟恐瓊籤報天曙。萬戶沉沉碧樹圓，雲飛雨散知何處？堤外紅塵蠟炬歸，樓前澹月連江白。」湖南觀察使治所潭州（今湖南長沙市）在湘水之東，故稱「湘東」，詩中描寫的湘東泛舟夜宴情景，正與《上鹽鐵侍郎啓》所稱「遠泛仙舟，高張妓席」者吻合。詩、文互證，知大中元年春，庭筠曾至潭州謁見裴休並獻詩文，受到裴休款待。

此次湖湘之游，除《次洞庭南》、《湘東宴曲》外，途經岳州時曾與任州刺之李遠晤別，有《春日寄岳州

李員外二首》，又有《寄岳州李外郎遠》。

唐宣宗大中二年戊辰（八四八）四十八歲。在長安。

本年春，封敖知貢舉。庭筠應禮部進士試未第。庭筠《上封尚書啓》（啓上於大中六年歲末）云：「伏遇尚書秉甄藻之權，盡搜羅之道。誰言凡拙，獲遇恩知。華省崇嚴，廣庭稱獎。自此鄉間改觀，瓦礫生姿。雖楚國求才，難陪足迹；而丘門託質，不負心期。」《舊唐書·封敖傳》：「宣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大中二年，典貢部。」庭筠在考試前雖曾受到封敖公開稱獎，但進士試仍然落第。

本年九月，李德裕由潮州司馬再貶崖州司戶。庭筠有《題李相公勅賜錦屏風》，對宣宗貶逐功臣、刻薄寡恩有所諷慨。其時，李商隱有《舊將軍》，三年春有《李衛公》，亦諷宣宗之貶功臣，傷德裕之遠謫。

唐宣宗大中三年己巳（八四九）四十九歲。在長安。

唐宣宗大中四年庚午（八五〇）五十歲。在長安。

本年春，裴休以禮部侍郎知貢舉。庭筠應進士試未第。

庭筠《上鹽鐵侍郎啓》云：「既而哲匠司文，至公當柄。猶困龍門之浪，不逢鶯谷之春。」據《唐才子傳·曹鄴》：「累舉不第，爲《四怨三愁五情詩》，雅道甚古。時爲舍人韋慤所知，力薦於禮部侍郎裴休，大中四年張溫琪榜中第。」

本年趙嘏在渭南尉任。庭筠《和趙嘏題岳寺》作於趙嘏任渭南尉期間。岳指西岳華山。

《送崔郎中赴幕》約作於本年。庭筠大和五年與崔某在黔巫一帶分別，詩有「一別黔巫似斷絃」、「雨散雲飛二十年」之句。自大和五年（八三一）下推二十年，詩約作於本年。

又，《山中與諸道友夜坐聞邊防不寧因示同志》，夏承焘《温飛卿繫年》引《通鑑》大中四年八月「党項爲邊患，發諸道兵討之，連年無功，戍饋不已」，謂詩約在此一二年內作。《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復引本年九月吐蕃「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殺其丁壯，剽其羸老及婦人，以掣貫嬰兒爲戲，焚其室廬，五千里間，赤地殆盡」，謂「此與温詩所言「邊防不寧」事合，且「風卷蓬根」亦秋九月之景象」，繫此詩於大中四年九月。然大中年間，庭筠似無山中習道之跡象。詩似早年作。西北邊防不寧，文、武、宣各朝皆有之，不獨大中四年也。

唐宣宗大中五年辛未（八五二）五十一歲。在長安。

本年三月，有《春暮宴罷寄宋壽先輩》。宋壽，大中五年登進士第。題稱壽「先輩」而不稱其官職，當是登第後未授官時作。

唐宣宗大中六年壬申（八五三）五十二歲。在長安。

本年春，有《上翰林蕭舍人》七律。蕭舍人爲蕭鄴。

本年八月，裴休以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裴休拜相之前，庭筠有《上鹽鐵侍郎啓》；拜相後，有《上裴相公啓》。或謂此「裴相公」係裴度，啓上於開成四年首春，非。辨詳拙文《温庭筠

文箋證暨庭筠晚年事跡考辨》。

本年四月，杜棕自西川節度使調任淮南節度使。約六月，庭筠有《題城南杜邠公林亭》，題下自注：「時公鎮淮南，自西蜀移節。」詩云：「卓氏墟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爲兩地分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北夢瑣言》卷四謂：「幽公聞之，遺絹一千疋。」

歲末，有《上封尚書啓》云：「今者正在窮途，將臨獻歲。曾無勺水，以化窮鱗。俯念歸荑，猶憐棄席。假劉公之一紙，達彼春卿；成季布之千金，即變升沈。」祈求時任山南西道節度使之封敖給明春主持禮部進士試之「春卿」（禮部侍郎崔瑤）寫信推薦自己，以求進士試登第。

《上杜舍人啓》作於本年。杜舍人指杜牧，是年冬任中書舍人，此前以考功郎中知制誥，皆可稱「舍人」。牧卒於年末。

《上蔣侍郎啓二首》係上吏部侍郎蔣係之啓。係任吏部侍郎在大中八年任山南西道節度使之前的數年內。啓內有「既而文圃求知，神州就選……今則商飈已扇，高壤蕭衰，楚貢將來，津塗悵望」及「謹以常所爲文若干首上獻」等語，則啓亦爲應進士試前向顯宦行卷以求延譽而上。參以上裴休、杜牧、封敖諸啓，此啓亦爲大中六年秋所上。

又有《上學士舍人啓》二首，可能爲上蕭鄴之啓，鄴大中五年七月至大中七年六月期間，曾以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啓二有「今乃受薦神州，爭雄墨客，空持硯席，莫識津塗」等語，用語與上蔣係之第二啓

類似，當亦同爲大中六年秋所上。

《北夢瑣言》卷四：「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其（按：指温庭筠）新撰進之，戒令勿他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疏之。」《唐五代文學編年史》謂：「庭筠與令狐綯交往，爲撰《菩薩蠻》詞在令狐綯爲宰相時（大中四年至十三年），確年難考，今姑記於此。」

唐宣宗大中七年癸酉（八五三） 五十三歲。在長安。

本年春崔瑤以禮部侍郎知貢舉，庭筠應進士試未第（參六年《上封尚書啓》等）。

落第後有《上吏部韓郎中啓》。吏部韓郎中指韓琮。琮大中五年爲戶部郎中，大中八年爲中書舍人。其爲吏部郎中當在大中六、七年間。啓云：「昇平相公，簡翰爲榮，巾箱永祕，頗垂敦獎，未至陵夷。倘蒙一話姓名，試令區處，分鐵官之瑣吏，廁鹽醬之常僚，則亦不犯脂膏，免藏縑素。」「昇平相公」指裴休（休有休平、昇平之義，又居昇平坊），大中八年十月前以宰相領鹽鐵使。六年八月休爲相前後，庭筠均有啓上裴休。此必七年禮部試落第後請韓琮在休前薦舉自己，以求得鹽鐵使之屬官。此或因琮曾爲戶部郎中，係裴休之下屬之故。

《訪知玄上人遇暴經因有贈》作於大中八年知玄歸故山之前，姑繫於此。

《上蕭舍人啓》（某聞孫登之獎嵇康）係代人所擬，蕭舍人指蕭鄴，啓約上於大中五至七年間，姑繫於此。

唐宣宗大中八年甲戌（八五四）五十四歲。游河中幕。

是年春，庭筠游河中節度使徐商幕。有《河中陪帥游亭》詩。按：李商隱會昌四年有《奉同諸公題河中任中丞新創河亭四韻之作》，所詠河亭係河中節度留後任畹新建，亭建於黃河浮橋中央之島上。溫詩中無新建河亭之跡象，當作於商隱詩之後。大中七至十年，徐商任河中節度使。庭筠最遲開成末即與徐商結識，大中十年至咸通元年，又在徐商襄陽幕爲巡官。則此詩所謂「帥」，或即徐商。詩有「柳花飄蕩」語，當作於暮春。大中九年庭筠參加進士試，故此詩當八年暮春作。《題河中紫極宮》或亦八年秋作於河中。其游河中幕或自春至秋。

唐宣宗大中九年乙亥（八五五）五十五歲。在長安。

是年春，庭筠應禮部進士試未第。

《新唐書·溫廷筠傳》：「數舉進士不中第。思神速，多爲人假手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廷筠不樂，上書千餘字，然私占授已八人。」《唐摭言》卷十三《敏捷》：「山北沈侍郎主文年，特召溫飛卿於簾前試之，爲飛卿愛救人故也。適屬其日飛卿不樂，其日晚請開門先出，仍獻啓千餘字，或曰潛救八人矣。」《北夢瑣言》卷四：「庭雲每歲貢場，多爲舉人假手。沈詢侍郎知舉，別施鋪席授庭雲，不與諸公鄰比。翌日，簾前謂庭雲曰：「向來策名者，皆是文賦託於學士，某今歲舉場並無假託，學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意也。」趙璘《因話錄》卷六：「大中九年，沈詢以中書舍人知舉。」知大中九年沈詢知舉時，庭

筠曾應進士試落第。此爲庭筠最後一次應進士試。

本年三月，吏部博學宏詞科考試，庭筠爲京兆尹柳熹之子翰假手作賦。

夏承燾《温飛卿繫年》大中九年：「舊書紀，此年三月試宏詞，舉人漏泄題目，爲御史臺所劾。裴諗改國子祭酒，郎中周敬復罰兩月俸料，考試官刑部郎中唐枝出爲處州刺史，監察御史馮顓罰俸一月，其登科十人並落下。」《東觀奏記》下記此甚詳，其事實起於飛卿。奏記云：「初，裴諗兼上銓，主試宏、技兩科。其年爭名者衆應宏選，落進士苗台符、楊嚴、薛訢、李詢古、敬翊以下一十五人就試。諗寬裕仁厚，有題不密之說。落進士柳翰，京兆府柳熹之子也。故事，宏詞科止三人，翰在選中。不中者言翰於諗處先得賦（題），託詞人温庭筠爲之。翰既中選，其聾聒不止，徹於宸聽。」《唐摭言》卷十一謂飛卿「卒以攬擾科場罪，爲執政黜貶」，又謂其「以文爲貨」，當指此。」

《秋日旅舍寄義山李侍御》，張采田《玉谿生年譜會箋》謂此詩「蓋寄義山東川者」。按：義山大中五年冬至九年冬在東川節度使柳仲郢幕。此詩當作於大中六至九年之某年秋。

《爲人上裴相公啓》約作於本年四月。

《上崔相公啓》亦係代人所擬，其下限在本年崔鉉罷相之前。

唐宣宗大中十年丙子（八五六）五十六歲。貶隋縣尉，旋居襄陽幕。

《唐摭言》卷十一《無官受黜》：「開成中，温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細行，以文爲貨，識者鄙之。無

何，執政間復有惡奏庭筠攬擾場屋，貶隋州縣尉。時中書舍人裴坦當制，忸怩含毫久之。時有老吏在側，因訊之升黜，對曰：「舍人合爲責辭。何者？人策進士，與望州司馬一齊資。」坦釋然，故有「澤畔長沙」之比。」

《東觀奏記》卷下：「勅：『鄉貢進士溫庭筠早隨計吏，夙著雄名。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秋毫之思。可隨州隨縣尉。』舍人裴坦之詞也。庭筠字飛卿，彥博之裔孫也。詞賦詩篇冠絕一時，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連舉進士，竟不中第。至是謫爲九品吏。進士紀唐夫嘆庭筠之冤，贈之詩曰：『鳳凰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人多諷誦。上，明主也，而庭筠反以才廢。制中自引騷人長沙之事，君子譏之。前一年，商隱以鹽鐵推官死。商隱字義山，文學宏博，牋表尤著於人間。自開成二年升進士第，至上（指宣宗）十二年，竟不升於王廷，而庭筠亦恹恹不涉第□□□□者，豈以文學爲極致，已斬於此，遂於祿位有所愛耶？不可得而問矣。」

《金華子雜編》卷上：「段郎中成式，博學精敏，文章冠於一時……牧廬陵日……爲廬陵頑民妄訴，逾年方明其清白，乃退隱於峴山。時溫博士庭筠，方謫尉隨縣，廉帥徐太師商留爲從事，與成式甚相善，以其古學相遇，常送墨一挺與飛卿，往復致謝，遞搜故事者九函，在禁集中。爲其子安節娶飛卿女。」

按：庭筠貶隨縣尉之年，如據《東觀奏記》之記載，當在大中十三年。因李商隱於大中十二年以鹽鐵推官死，其事在庭筠貶隨縣尉之「前一年」，則庭筠之貶當在大中十三年。故夏承燾《溫飛卿繫年》即據

此書庭筠之貶爲隋縣尉於大中十三年，《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從之。然庭筠既以執政惡奏其攪擾場屋（當指其大中九年吏部宏詞試時爲柳熹之子柳翰代筆作賦之事，也可能兼指其應進士試時「潛救八人」之事）而獲譴，則其謫隋縣尉之時間當離事發後不遠。試看宏詞試漏泄題目事發後，對裴諗等有關責任官吏之處分甚嚴，即可見對此案中代人假手作賦、「攪擾場屋」之庭筠之處分必不至於延至事隔四年之後的大中十三年。問題的關鍵在於裴坦草貶制究在何時。裴坦爲中書舍人，雖在大中十一年四月至十三年十一月期間，但十一年四月之前，已爲職方郎中、知制誥。《新唐書·裴坦傳》：「令狐絢當國，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由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貽駭，以爲唐興無有此辱。人爲坦羞之。」此事當據《東觀奏記》卷中：「以楚州刺史裴坦爲知制誥，坦罷職赴闕，宰臣令狐絢擢用，宰臣裴休以坦非才，不稱是選，建議拒之，力不勝。坦命既行，至政事堂謁謝丞相。故事，謝畢，便於本院上事，四輔送之，施一榻，壓角而坐。坦巡謁執政，至休廳，多輪感謝，休曰：「此乃首台繆選，非休力也。」立命肩輿便出，不與之坐。兩閣老吏云：「自有中書，未有此事也。」人多爲坦羞之。」可見裴坦之任職方郎中、知制誥，當在大中十年十月裴休罷相之前，而唐人習慣，他官知制誥者亦可稱舍人，或謂行中書舍人事，上引《新唐書·裴坦傳》稱時任職方郎中、知制誥之裴坦爲「舍人」，可資佐證。故裴坦草庭筠貶制之時間，完全可以在大中十年十月之前已爲職方郎中、知制誥時。而大中十年春，徐商已

由河中節度使調任山南東道節度使，如庭筠大中十年十月前被貶隋縣尉，與徐商留署襄陽巡官，時間亦正相吻合。

庭筠貶隋縣尉在大中十年，其《上首座相公啓》亦提供了內證。啓有云：「昨者膏壤五秋，川途萬里，遠違慈訓，就此窮棲。將卜良期，行當杪歲。」明言自己近五年來在遠離京城的膏壤之地「就此窮棲」，眼下已值歲末，行當離此他適，另卜良遇。對照庭筠生平行蹤，所謂「膏壤五秋」的「窮棲」，只能指居襄陽徐商幕這段時間的生活（自大和初至咸通七年，其生平行蹤大體可考，除居襄陽幕外，別無京城外五秋窮棲之生活經歷）。其離襄陽幕之時間，當在咸通元年歲杪，即徐商罷鎮襄陽內徵以後。自咸通元年逆數「五秋」，正大中十年。然則庭筠之貶隋縣尉，當在大中十年。此啓所上之「首座相公」，指白敏中。敏中大中十三年十二月自荆南再次入相，懿宗《授白敏中弘文館大學士等制》：「敏中可兼充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唐制宰相四人，首相例兼太清宮使。白敏中在同時四相（另三相爲杜審權、蔣伸、畢誠）中，年資位望最高，故此「首座相公」指白敏中。或謂此「首座相公」指溫造。但溫造根本沒有當過宰相，更不用說是首相。唐人詩文稱「首座相公」或「首相」、「首輔」者，必爲現任宰相中之居首位者，絕不可能稱從未當過宰相者爲「首座相公」。此與稱「相公」者可以是曾任宰相現已卸任者，甚至是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鎮者乃至方鎮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不同。至於《東觀奏記》有關庭筠貶官時間之記載，因與庭筠《上首座相公啓》所提供的第一手材料不合，只能存疑。

貶隋縣尉前，有《上裴舍人啓》。裴舍人即裴坦，時任職方郎中、知制誥。

至襄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留署巡官。事載兩《唐書》本傳及《金華子雜編》等，已見上引。隋州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所轄。徐商與庭筠早已結識，徐商鎮河中時，庭筠曾游其幕。庭筠此次適貶其屬郡爲縣尉，故徐商予以照顧，留使府署爲巡官。

據戴偉華《唐方鎮文職幕僚考》，大中十年至咸通元年徐商鎮襄陽期間，幕府文職僚屬有温庭筠（巡官）、韋蟾（掌書記）、温庭皓（庭筠弟，幕職不詳）、王傳（觀察判官）、李鷲（副使）、盧鄩（幕職不詳）、元繇（帶御史中丞銜，幕職不詳）。段成式則於大中十二年起游襄陽幕，與幕中諸文士詩文唱和。余知古則以進士從諸人游。段成式後輯諸人唱和之作爲《漢上題襟集》十卷。

唐宣宗大中十一年丁丑（八五七） 五十七歲。在襄陽幕。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戊寅（八五八） 五十八歲。在襄陽幕。

是年春，李億登進士第，爲狀元。庭筠《送李億東歸》作於此前某年春在長安時。

段成式隱於峴山，游襄陽幕。上元日（正月十五）有《觀山燈獻徐尚書三首并序》，序云「尚書東莞公（指徐商）鎮襄之三年」。本年歲暮，李商隱卒於鄭州。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己卯（八五九） 五十九歲。在襄陽幕。

在襄陽幕期間，與段成式詩文唱和。現存詩有《答段柯古見嘲》，文有《答段成式書七首》，又有《和

元繇襄陽公宴嘲段成式詩》、《光風亭夜宴妓有醉毆者》及《錦鞵賦》。以上詩、文、賦，當作於大中十二年至十三年段成式游襄陽幕期間。

《燒歌》作於大中十年至咸通元年居襄陽幕期間之某年春。

歲末，白敏中自荆南節度使征人再次拜相。庭筠有《上司徒白相公啓》（題擬，原題《上蕭舍人啓》，顯誤。考辨詳見《溫庭筠文箋證暨庭筠晚年事跡考辨》）。啓有「今者再振萬機，重宣五教」，即指其再次拜相事。又有「四海遐瞻，共卜歸還之兆，一陽初建，便當霖雨之期。」啓當上於大中十三年十二月聞白敏中再次拜相消息後不久，敏中尚在荆南未歸朝時。

唐懿宗咸通元年（八六〇）六十歲。在襄陽幕。歲杪赴江陵。

本年十一月之前，徐商罷鎮襄陽，詔徵赴闕，爲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李鷲《徐襄州碑》：「大中十四年，詔徵赴闕。」是年十一月改元咸通。

庭筠罷襄陽幕。歲杪，有《上首座相公啓》，首座相公指白敏中。啓有「昨者膏壤五秋，川途萬里。遠違慈訓，就此窮棲。將卜良期，行當杪歲。通津加歎，旅舍傷懷。」所謂「膏壤五秋」、「就此窮棲」，即指在襄陽幕爲巡官首尾五秋。「將卜良期，行當杪歲」，表明歲末將離襄陽他往，另卜良期。

《上宰相啓二首》或爲上夏侯孜之啓。啓一有「銀黃之末，則青草爲袍」之語，其時庭筠已爲着青袍之八、九品官，當在謫隋縣尉爲徐商留署襄陽幕巡官時。啓二有「加以旅途勞止，末路蕭條」之語，其時

庭筠或已罷襄陽幕。夏侯孜本年十月己亥罷相出鎮西川，啓二當上於此前。

唐懿宗咸通二年辛巳（八六一）六十一歲。在荆南節度使蕭鄴幕。

本年春，自襄陽抵江陵，在荆南節度使蕭鄴幕爲從事。

《上令狐相公啓》云：「敢言蠻國參軍，纔得荆州從事。自頃藩牀撫鏡，校府招弓。《戴經》稱女子十年，留於外族；稽氏則男兒八歲，保在故人。藐是流離，自然飄蕩。叫非獨鶴，欲近商陵；嘯類斷猿，況鄰巴峽……今者野氏辭任，宣武求才。倘令孫盛緹油，無慚素尚。蔡邕編錄，偶獲貞期。微迴警欬之榮，便在陶鈞之列。」此啓上於本年令狐綯自河中節度使移任宣武節度使時。「敢言蠻國參軍，纔得荆州從事」二語，上句用郝隆爲桓温參軍事。《世說新語·排調》：「郝隆爲桓公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復作一首云：『媿隅躍清池。』桓曰：『媿隅是何物？』」答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時桓温「爲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晉書》本傳），駐節荆州。古稱長江流域中游荆州一帶爲「蠻荆」。下句用王粲依劉表事。《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至荆州依劉表。」兩句均用古人在荆州爲從事之典，借指己爲荆州從事，可謂精切不移。庭筠另有《上紇干相公啓》（題有誤，唐無紇干姓爲相者），有「間關千里，僅爲蠻國參軍；荏苒百齡，甘作荆州從事」之語，亦可資佐證。故此二啓之「荆州從事」、「蠻府（國）參軍」乃實指自己在荆州幕府爲從事。聯繫《上令狐相公啓》「嘯類斷猿，况鄰

巴峽」之語，更可證其時庭筠居於鄰近巴峽之江陵（此句用《水經注·江水·三峽》「高猿長嘯，屬引淒異」，「朝發白帝，暮到江陵」之典）。若謂「以荊州從事代署襄陽巡官之事」，則不切矣。荆、襄雖鄰接，然爲二鎮，不可借代。《上首座相公啓》明言自己在「膏壤」之地「窮棲」「五秋」之後「將卜良期，行當杪歲」，將離襄陽另卜良期，其所往之地即荊州，其所任之職即荊州從事。大中十三年十二月白敏中離荊南節度使任入朝爲相後，繼任者爲蕭鄴（大中十三年十二月至咸通三年在任）。庭筠早在大中六年即有《上翰林蕭舍人》七律，末聯云：「每過朱門愛庭樹，一枝何日許相容？」表現出強烈的依投願望，故此次罷襄幕後即赴荊州依蕭鄴。庭筠當於咸通元年歲杪啓程，於二年春初抵江陵，在蕭鄴幕爲從事。

在荊南幕之同僚有段成式、盧知道、沈參軍等人。《唐文拾遺》卷三十二盧知道《盧鴻草堂圖後跋》云：「咸通初，余爲荊州從事，與柯古（段成式字）同在蘭陵公（蕭鄴）幕下。」

在荊南幕期間，有《答段柯古贈葫蘆管筆狀》，其中有「庭筠累日來……荊州夜嗽」之語，當在荊幕時作。今人或列於襄幕時，或收入新輯之《漢上題襟集》中，殆誤。又有《和沈參軍招友生觀芙蓉池》，詩有「楚澤」字，當荊幕唱和之作。《細雨》有「楚客秋江上，蕭蕭故國情」之語，係咸通二年秋荊幕思鄉之作。

《西江貽釣叟鸞生》有「春朝」及「梅謝楚江頭」等語，或爲咸通二年春在荊幕作。又有《游南塘寄知者》詩，詩有「楚水」及「杜陵秋思」語，題有「南塘」字，與《渚宮晚春寄秦地友人》詩意及詩語合，與《和沈參軍招友生觀芙蓉池》之「南塘煙霧枝」語亦合，係咸通二年秋荊幕作。《渚宮晚春寄秦地友人》詩有「覺

雁野塘水」、「秦原」、「灞浪」及「思歸」語，係咸通二年春荆幕思歸之作，說明其時庭筠家居仍在鄂郊。《送人東歸》有「郢門山」字，寫景切秋令，係本年秋荆幕送人東歸之作。《寄渚宮遺民弘里生》係與段成式宴別後寄贈之作，「渚宮遺民」指段成式，其父文昌起即居荊州。「弘里」謂其弘顯故里也。

唐懿宗咸通三年壬午（八六二）六十二歲。春仍在荆幕。夏末秋初已在長安或洛陽。

《和段少常柯古》有「野梅江上晚，堤柳雨中春」之句，其時仍居荆幕，而段成式已入為太常少卿。

《和太常段少卿東都修行里有嘉蓮》有「故持重豔向西風」之句，寫景值夏末秋初。而據《南楚新聞》，段成式卒於咸通四年六月。故此詩當作於咸通三年六月末或七月初。味詩意，庭筠此時已回長安，或即作於洛陽。

唐懿宗咸通四年癸未（八六三）六十三歲。閑居長安。

本年六月，段成式卒。《太平廣記》卷三五—引《南楚新聞》：「太常（少）卿段成式，相國文昌子也，與舉子温庭筠親善。咸通四年六月卒。庭筠閑居輦下。是歲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大雪（下略）。」

《舊唐書·温庭筠傳》：「咸通中，失意歸江東，路由廣陵，心怨令狐綯在位時不為成名。既至，與新進少年狂遊狹邪，久不刺謁，又乞索於揚子院，為虞候所擊，敗面折齒，方還揚子訴之。令狐綯捕虞候治之，極言庭筠狹邪醜跡，乃兩釋之。自是汙行聞於京師。庭筠自至長安，致書公卿間雪冤。」《新唐書·温庭筠傳》：「不得志，去歸江東。令狐綯方鎮淮南，庭筠怨居中時不為助力，過府不肯謁。丐錢揚子院。」

夜醉，爲邏卒擊折其齒，訴於絢。絢爲劾吏，吏具道其汙行，絢兩置之。事聞京師，廷筠遍見公卿，言爲吏誣染。」

按：據《舊唐書·令狐綯傳》：「（咸通）三年冬，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其到揚州任當已在咸通四年初。庭筠之歸江東，路由廣陵，爲虞候所擊敗面折齒之事，如確有其事，當發生在四年春令狐綯到任之後至最遲本年六月庭筠已在長安閑居的一段時間內。然此事頗有可疑之處：其一、此事不見於晚唐五代各種筆記小說之記載。兩《唐書》關於此事之記載相當詳細具體，按常理說，當有所本，然竟不見當時記載。其二、此事在庭筠現存詩文中，也找不到任何有力之佐證。顧學頡《新舊〈唐書〉溫庭筠傳訂補》舉《春日將欲東歸寄新及第苗紳先輩》證其歸江東，舉《上裴相公啓》證其旅游淮上受辱，均誤。詩爲會昌元年春自長安東歸吳中舊鄉前作，苗紳係會昌元年進士。啓爲大中六年八月裴休拜相後所上，啓中所言「旅游淮上」乃大和九年事，均與兩《唐書》所載咸通中失意歸江東路由廣陵事無涉。其三、此事在情節上與大和末游江淮爲姚勛所答逐之事頗多相似之點，如均有游狹邪之情節，均與從揚子院得厚遺或索錢有關，又均受到答辱。以六十三歲之老翁，即使風流成性，游狹邪之事容或有之，何至乞索於揚子院，遭虞候之擊而敗面折齒，在同一地點重演三十年前之荒唐行迹而竟忘却己已爲此付出長期之沉重代價？殊令人難以理解。更重要的是：咸通四年自江陵歸江東路由廣陵之記載與咸通三年夏末秋初在長安或洛陽作之《和太常段少卿東都修行里有嘉蓮》直接衝突。如咸通

三年夏末秋初已在長安或洛陽，咸通四年初豈能忽又由江陵歸江東？即使撇開此詩不論，時間上亦存在問題。設令庭筠春天啓程回江東，至廣陵當已在春暮甚至夏初。至廣陵後「狂遊狹邪」、「久不刺謁」，又過若干時日。至乞索揚子院遭折辱而訴之令狐綯，綯處置其事，又需時日，然後庭筠方由廣陵返長安，二地相距二千七百餘里，至少需時四五十日。而至遲在本年六月，庭筠已「閑居輦下」，然則在時間上又豈敷分配？頗疑兩《唐書》對此事之記載，乃是誤讀《上裴相公啓》的結果，以爲啓中所云「旅遊淮上」乃咸通中事，將啓內「射血有冤」、「靡能昭雪」理解爲上書公卿間雪冤，而又雜采《玉泉子》遊狹邪遭笞逐之情節，從而添出這樣一段找不到出處與佐證，充滿疑點的情節。史傳編撰者在缺乏傳主可靠材料的情況下，往往因誤讀傳主詩文而誤載傳主事跡，不但温庭筠，同時代的李商隱也有這種情形。

唐懿宗咸通五年甲申（八六四）六十四歲。閑居長安。

本年有《爲前邕府段大夫上宰相啓》。前邕府段大夫，指段文楚，唐德宗時著名忠臣段秀實之孫，曾兩任邕管經略使。第一次約大中九年十二月。第二次爲咸通二年七月至三年二月。御史大夫爲其第二次臨邕管時所帶憲銜。啓內提及其初任邕管、離任，再任邕管、罷任及其後「僑居乞食，蓬轉萍飄」之困境，希望宰相「錄其勳舊，假以生成」。並敘及「今者九州徵發，萬里喧騰，憑賊請鋒，已至城下」之情事，指咸通五年，「康承訓至邕州，蠻寇（指南詔侵擾）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通鑑》）。故此啓應作於咸通五年。段文楚咸通三年二月左遷威衛將軍分司，此時或仍在

東都。

唐懿宗咸通六年乙酉（八六五）六十五歲。在長安。約六月以後，因宰相徐商之薦，任國子監助教。

庭筠曾任國子監助教，見其大中七年十月六日《榜國子監》署名，及其弟廷皓所撰《唐國子助教溫庭筠墓誌》。其始任國子助教之時間，可能在本年六月以後。《舊唐書·溫庭筠傳》：「庭筠自至京師，致書公卿間雪冤。屬徐商知政事，頗爲言之。」《新·傳》亦謂：「俄而徐商執政，頗右之，欲白用。」據《新唐書·宰相表》，咸通六年六月，徐商爲相。庭筠之爲國子助教，當因徐商之薦。《新唐書·百官志》：國子監「助教五人，從六品上，掌佐博士分經教授。」《題韋籌博士草堂》約作於本年或七年十月前。

唐懿宗咸通七年丙戌（八六六）六十六歲。在長安。任國子監助教，主秋試。冬，貶方城尉，旋卒。

本年春，有《休澣日西掖謁所知因成長句》，當爲任國子監助教期間謁徐商之作。「西掖」指中書省。視「休澣日」語，庭筠當時已在朝中任職。考之庭筠生平，唯一在朝任職之時間即咸通六、七年任國子助教時。詩有「春晚婉」語，當作於咸通七年春。

本年秋，以國子監助教身份主國子監秋試。十月六日，將考試合格之士子所納詩賦榜示於衆，準備報送禮部，參加明春進士試。榜文云：「右前件進士所納詩篇等，識略精微，堪裨教化；聲詞激切，曲備風謠。標題命篇，時所難著。燈燭之下，雄詞卓然。誠宜榜示衆人，不敢獨專華藻。並仰榜出，以明無

私。仍請申堂，並榜禮部。咸通七年十月六日，試官温庭筠榜。「榜文中所稱「前件進士所納詩篇」，係指考試合格的士子所納之省卷，為禮部規定凡舉進士者必須交納之詩文，時間一般為考試前一年之冬天。所納者係「舊文」，即作者從自己擅長的各種文體中選出一部分佳作納獻於禮部。故這批作品既要在進行秋試之國子監公佈，又要在禮部榜示。也就是說，榜示者並非國子監秋試時按統一命題作的詩文，這類作品因受考試題目的限制，不可能有多少佳作，更無所謂「標題命篇，時所難著」的情況。而舉子從平日所作舊文中選送者，方可能如榜文所稱之「識略精微，堪裨教化；聲詞激切，曲備風謠」、「雄詞卓然」。明乎此，方能弄清庭筠因此榜文及榜示之舊文引起之嚴重後果。

胡賓王《邵謁集序》云：「（謁）尋抵京師隸國子，時温庭筠主試，乃榜三十餘篇以振公道。」《唐才子傳》卷九《邵謁傳》亦云：「苦吟，工古調，咸通七年抵京師，隸國子監。時温庭筠主試，憫擢寒苦，乃榜謁詩三十餘篇以振公道。」《唐詩紀事》卷六十七《李濤傳》云：「温飛卿任太學博士，主秋試，濤與衛丹、張郃等詩賦，皆榜於都堂。」知此次所榜有邵謁、李濤、衛丹、張郃等士子之詩賦。

顧學頡《新舊〈唐書〉温庭筠傳訂補》云：「細玩兩書本傳「頗為言之」、「欲白用」文意，徐商為相時，庭筠必曾補官，否則，「楊收疾之，遂貶」、「遂廢」之語蹈空矣。如本閑居無官，楊收又何以疾而廢之耶……庭筠七年十月在國子監，而楊收罷相在八年……其為楊收所疾當在七年十月之後，八年楊罷相之前。况榜文有「聲詞激切」、「時所難著」之語，或是邵謁所為詩篇諷刺朝政，而庭筠榜之，遂觸忌而遭廢耶？」

又引《唐才子傳》卷九《溫憲傳》云：「溫憲，庭筠之子也。龍紀元年李瀚榜進士及第。出爲山南節度使府從事，大著詩名。詞人李巨川草薦表，盛述憲先人之屈，辭略曰：「蛾眉見妬，明妃爲出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上讀表惻然稱美。時宰相亦有知者，曰：「父以竄死，今孽子宜稍振之，以厭公議，庶幾少雪忌之恨。」上領之。」陳尚君《溫庭筠早年事跡考辨》從顧說，謂庭筠貶死之最明顯原因，當即爲榜詩觸及時諱。梁超然《溫庭筠考略》聯繫邵謁《歲豐》詩對豪強之抨擊、《論政》詩對時政之譏刺作進一步具體論證。此處需強調指出，「父以竄死」一語，明確指出庭筠係被貶竄而死，故《舊·傳》「楊收怒之，貶爲方城尉」之記載是可信的，證以紀唐夫《送溫庭筠尉方城》詩，其事更爲確鑿。而「再貶隋縣尉，卒」之記載則誤。貶隋縣尉在大中十年，係因「攪擾場屋」而貶，已見前。庭筠之卒，在咸通七年，其弟庭皓撰《唐國子助教溫庭筠墓誌》署咸通七年可證。十月六日猶在國子監爲助教，而最遲本年末即卒，可見從榜示詩賦到被貶、到竄死，前後時間不過兩個多月，其罹禍之速之烈可以想見。據「竄死」語，庭筠可能即卒於貶所方城。

庭筠弟庭皓，大中十年至咸通元年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幕從事。咸通七年至九年，爲武寧軍節度使崔彥曾團練巡官。九年冬，龐勛反，殺崔彥曾，以刃脅庭皓，使爲表求節度使，庭皓拒之，曰：「我豈以筆硯事汝邪？」其速殺我。」十年四月，爲龐勛所殺。兩《唐書》有傳。

子溫憲，屢舉進士不第，曾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府從事，府主楊守亮頗重之，命李巨川草薦表，盛述其

先人之屈，龍紀元年（八八九）方登進士第。憲有詩名，咸通中與許棠、張喬、鄭谷等號稱「咸通十哲」。事見《唐摭言》卷十、《唐才子傳》卷九。

有姊適趙顥，見《玉泉子》。又有姊或妹適吳興沈氏，見《北夢瑣言》卷四。

女適段成式子安節。見《南楚新聞》、《金華子雜編》卷上。